遍地月光

刘庆邦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最新长篇力作。

小说写的是“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少年黄金种出身于地主家庭，父母遭受批斗死去，金种与弟弟银种和叔叔黄鹤图生活在一起。他们生活在屈辱之中，随时都会被村干部、贫下中农欺侮。金种先后追求村里的两个姑娘，但是由于出身不好，到头来只是一场梦幻。由于实在无法生存下去，金种想方设法逃离杜老庄，前两次逃跑都被当作盲流遣返，最后一次逃跑总算成功了。改革开放以后，发了大财的金种带着“妻子”又回到了杜老庄。金种给了村里人很多钱，可是人们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很快发现他的“妻子”是假的。金种去给父母上坟，想起这些年所受的无数苦难，不禁大声痛哭，长跪不起……



ISBN 978-7-5302-0952-3



定价：28.00元



遍地月光

刘庆邦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遍地月光/刘庆邦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0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ISBN 978-7-5302-0952-3

Ⅰ. 遍…　Ⅱ. 刘…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979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刘庆邦长篇小说系列
遍地月光
BIANDI YUEGUANG
刘庆邦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
*
890×1270　32 开本　13 印张　31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52-3
I·923　定价：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第一章

一

半夜里，下雨了。没有打闪，没有打雷，也没有刮风，皮钱大的雨点子说落就落了下来。这是夏天的雨，比春雨和秋雨显得精力充沛些，有激情些。这体现在它果断，垂直度好，打击力强，不管落到哪里，都能激起应有的反响，谁想不吭不哈都不行。雨点落在地上，是玻璃珠子砸地的声音。雨点落在水塘里，是用带倒刺的锥子往水里扎蛤蟆的声音。雨点落在阔大的桐树叶子上，发出的是不断敲击羊皮鼓并把鼓面子击破的声音。雨点落在一向沉默持重的石磙上，石磙如被无数指头抓了痒痒，触痒不禁似的，也切切磋磋起来。雨水的普遍性无与伦比，它自上而下，见缝插针，每一个地方都不放过。如此一来，满世界都呼呼作响，全是浇注的声音。若是白天，人们能从门口的天空看见从上面扯下来的浑白的水幕。水幕落在地上，溅起的细碎水珠倒卷帘一般，形成半人高的水雾。这是夜晚，前半夜天本来就黑得很密实，什么都看不见，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但不能把黑暗有半点儿冲破，相反，泼墨样的雨水只能使黑暗更具有物质性、笼罩性和

压迫性。多是茅草屋组成的伏在地上的平原村庄，像是被喧嚣的大雨踏得更扁，并被浓重的黑暗抹杀掉了，回到了荒无人烟的混沌时代。

其实每间草屋里都有活着的动物。除了人，饲养室里有牛马驴，猪圈里有猪，鸡窝里有鸡，各家各户还有蚊子、苍蝇、跳蚤、臭虫和老鼠等等。雨下来时，各类动物只动了动，很快归于平静。马张了张鼻翅，接着吃草。猪哼了两声，对下雨表示过不满，没耽误继续睡觉。母鸡撒娇似的呻吟一声，公鸡及时抓住向母鸡示爱的机会，赶紧向母鸡身边靠拢。作为动物之一种，人对下雨早就习惯了，不管是下小雨，还是下大雨；不管是白天下，还是夜里下，他们都能接受，不再像身系兽皮草裙的原始人类那样惶恐。庄稼人靠天吃饭，对下雨是敏感的。雨点刚点过三两声，他们说下雨啦，就翻身下床，摸黑从院子里往灶屋抱柴火。这地方的人靠柴火烧锅做饭，柴火一旦被雨水淋湿，做饭的事就成了问题。雨点稍密集一些，有妇女点亮煤油灯，举着灯往屋顶上照，见哪里悬下明明的水珠，并开始往下滴水，就用瓦盆或尿罐放在下面接漏。屋顶不漏的人家，男人和女人心里稍微安稳些。他们的脑子醒了一会儿，眼睛并没有睁开。他们知道，人的眼睛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全凭借光。在无光可借的情况下，人的眼睛跟猪的腚眼子也差不多，开着合着都没用，什么都看不见。这会儿发挥作用的主要感官是耳朵，他们听出来了，雨下得不算小，门口的粪窑子里恐怕已经有了积水。这样的雨下到天明才好呢，最好到天明也不要停，下它个一天一夜，沟满河平。那样的话，队长也许不会打上工铃了，社员们就不用出工了，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

不出工的可能性是有了，可谁都不敢太松心，不敢睡得太死。铁铃壳子在队长家门前的刺槐树上吊着，铃锤子在铃壳子的

裤裆里预备着，拉铃锤子的绳子在树干上拴着，队长随时都会把上工铃拉响。下雨的声响这么大，会影响到铃声的传播，铃声会小些。倘若队长照样把上工铃拉响，他们听不见就不好了。战天斗地和改天换地的口号谁都知道，下雨下雪天出工一点都不稀罕。春天下雨时，他们戴着帽壳，披着蓑衣，到地里栽红薯秧子。秋天下雨时，他们打着赤脚，踏着泥巴，去地里用钉耙出红薯。冬天下大雪时，队长组织他们把雪收集起来，用抬筐往麦子地里抬。到了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他们总可以歇息一下了吧？不，公社和大队要求他们过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他们更得斗志昂扬，打着红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到田里修大寨田，或到河坡里兴修水利。六月里，田里的活儿更多些，豆子芝麻要锄，玉米谷子也要锄。前面的野草刚锄掉，后面的野草又疯长起来，还得回头再锄。可是，雨水打得人睁不开眼，地里水泡泡的禁不住脚，锄地是没法锄了。在这般大雨滂沱的天气条件下，队里会安排社员们干什么活儿呢？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一些人到饲养室里铡草，一些人到仓库筛选种子。如果不安排这些活儿，有可能把全体贫下中农集中到队部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斗私批修，或者抓抓阶级斗争，随便拉来一个地主分子斗一斗。这几样活儿比较起来，他们乐于斗地主，斗地主轻松一些，好玩一些，工分挣得也容易些。

他们一只耳朵听着雨声，还得腾出一只耳朵从雨声的缝隙里捕捉铃声。只要铃声一响，他们就得赶紧爬起来，冒雨冲出门去，准备听从队长的指挥。谢天谢地，这天早上队长没有打铃。窗口透进些许微光，社员们都没有听到上工的铃声。这下他们终于可以把身子放平，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水汽扑进屋里，把溽热驱散，屋里变得有些凉快。有的男人心情一好，下面一蓬勃，便执住身边的女人，欲行男女之事。有

的女人不同意在下雨天做那种事。按当地的说法，天为阳，地为阴；天为公，地为母。天上往地上下雨之时，便是天地交合之时。雨下得越大，表明他们交合得越痛快，越淋漓。雨是什么，雨就是天公往地母身子里射的精，下的种。过一段时间，天就得给地下点儿种。下了种，土地受了孕，有了生机，就长花，长草，长庄稼，也长虫子。天的种子下得稀，地里的东西就长得稀。天若是长时间不与地交合，不给地下种，那可不得了，地里什么都不长，寸草都不生，只剩下赤地千里。在天给地大面积下种期间，微不足道的男人应当收敛些，不要赶那个热闹，不要也忙着给同样微不足道的女人下种。须知天地无处不在，你下种的事被天地知道了，生下的孩子就不得全乎，不是瞎子，就是聋子。但有的别筋头男人不听这一套，也不计什么后果，只图眼前高兴。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婆是自己的一块地，天能随时往地里下种，他们为什么不能随时往老婆肚子里下种！天怎么了，天给地下种前，什么时候征求过地的意见，什么时候取得地的同意，还不是想下就下，想下多少就下多少！如同地总是被动地接受天给自己下种，女人想拒绝男人下种也很困难，窗外大雨下个不停，不一会儿，男人到底把女人制服，并把下种的工具插进女人储备种子的地方去了。

下雨之前，金种在家门口的水塘边铺了一领苇席，自己睡在那里。他们家只有一间坯座草顶的小屋，小屋有门无窗，相当闷热。门前是一条过人的路，没有院子和院墙，完全是敞开式的。路南边三四步远就是水塘。水塘边长有一棵楮树，生有一些参差不齐的苇子。塘里有生产队里放养的鱼，塘面浮着一层刺菱角的花叶。天气转热以后，金种就不在家里睡了。收麦打麦期间，他和别的社员一起，天天睡在场院里。队里并没有派他看场，他睡在场院里也没有工分，但他还是一天不落地去。队长不反对他睡

在场院里，他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像是得到了一种让人欣慰的待遇。现在麦子打完了，垛起了麦秸垛，宽阔的打麦场也犁了起来，种上了茭草，他不能再到场院里睡。过一段时间，等玉米结了穗，红薯棵子鼓了堆，队里需要派人看护庄稼时，他可以到地里去睡。而这一个多月里，只要不下雨，他只能一个人睡在自己家门口的空地上。

他们家只有一张床，弟弟银种和叔叔黄鹤图睡在床上。夏天天太热，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堆刚出锅的热红薯。他不愿跟两堆“热红薯”挤在一张床上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方面，叔叔黄鹤图是一个地主分子，他要跟地主分子划开界限，与黄鹤图能不接触，就尽量不接触。说实在话，他对叔叔早就看不惯。说看不惯还是说轻了，他对叔叔何止是看不惯，可说是反感，讨厌，甚至仇恨。杜老庄的贫下中农没人喊叔叔的名字黄鹤图，他们给叔叔起的外号叫猪八戒，简称八戒。庄里的大人小孩都是喊叔叔八戒。叔叔眼细脖子粗，说话哼啦吧唧，三锥子扎不出一个屁来，的确和猪八戒的形象、做派有接近的地方。你不佩服贫下中农的智慧和起外号的能力不行，他们提纲挈领，一下子就抓住了叔叔的特点。叔叔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不仅欣然接受了贫下中农给他起的外号，谁喊八戒他都答应，还进一步按八戒的形象和行为要求自己，塑造自己，装傻卖乖，把自己变得更像一头两条腿的猪，更加憨态可掬。往猪的方向发展的叔叔在庄里占了不少便宜，避免了不少批斗。可叔叔一回到家里，猪脸就拉长了，猪嘴就撅高了，在他和弟弟面前摆出长辈的架势，压迫、剥削他和弟弟。他稍有反抗，叔叔一点儿都不相让。比如他把叔叔叫成地主分子，叔叔就把他叫成地主分子他侄儿。再比如有时他小声骂叔叔，叔叔就说：你不要骂俺娘，俺娘是你奶奶。你要是想骂，最好骂俺嫂子，怎么骂都没关系。叔叔的嫂子是谁？是黄金种上吊

死去的亲娘啊！叔叔的反应并不快，说话要比他慢好几拍。叔叔说话的调门并不高，像是习惯性的哼哼唧唧。叔叔脸上也不恼，不但不恼，眼角处似乎还有几分快意。正因为如此，金种看出了叔叔对他的轻视，叔叔以四两拨千斤似的，轻轻一拨就把他打败了。也正是因为叔叔的不动声色和暗藏杀机，使他看到了一个地主分子的老奸和恶毒，他对叔叔恼上加恼。从其阶级本质和反动本性来看，可以说叔叔是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如果地主分子都像叔叔这样，整个地主阶级实在应该打倒。

水塘和塘边的苇子丛是滋生蚊子的温床，金种睡觉的地方蚊子当然很多。蚊子飞翔缭绕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伸手一挥，蚊子的队伍有些挡手。他倏地把手一握，指头缝儿里黏黏的，几乎每次都有所斩获。他不怕蚊子，不在乎蚊子吸他的血。既然蚊子天生需要靠吸人的血活着，尽它们吸就是了。蚊子的腰身那么细，头那么小，它们吸血才能吸多少！他少流一次鼻血，恐怕够一万只蚊子吸一辈子的。他伸手捉蚊子并非跟蚊子过不去，只是想试验一下，是蚊子飞翔的速度快，还是他的手挥舞的速度快。试验结果表明，他的手要比蚊子的速度快得多，他是胜利的一方。他睡觉时没有全脱光，还穿着一条裤衩。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他本来想彻底放松一下，脱光屁股睡觉。光屁股贴着玻璃纸似的苇席面子，睡觉要舒服得多。白天，他从来不敢放松自己，到塘里洗澡都不敢脱裤衩，撒尿也是撒在泡了水的裤衩里。阴天的黑夜就像一件黑粗布做成的大裤衩，不仅罩住了他的下身，连他的眼睛都给蒙上了。他敢保证，不管他脱得再光，谁都看不见他，连打了小灯笼的萤火虫都照不见他。可他想了想，还是没敢把裤衩脱下来。庄子里有人持有手电筒，万一人家把电筒打出来，并照见了他，那就不好了，不知人家会怎样拿他光着屁股在路边睡觉的事上纲上线呢。纲，是阶级斗争的纲；线，是社会主义道路和

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线。金种最怕上纲上线，纲和线像是两根绳索，人家一旦给他上纲上线，如同绳索套在他的脖子里，并把他吊得脚不沾地，那就惨了。

金种睡得很沉，掉头几滴雨点时，他没有马上醒过来。雨点落在他身上，他很快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往他身上撒尿。不仅往他胸口撒，还把尿撒在他头上，脸上。冲他撒尿的先是河西，又变成了河东。又好像许多人站成一圈，掂着鸡子把他围在中间，鸡巴头子都指向他。还有人嚷着往他嘴里撒。这是怎么了，就算他是地主家的儿子，他没招谁，没惹谁，也不能这样欺负他呀。他恼了，正要骂人，嘴一动醒了过来。醒来才知道，往他身上撒尿的不是庄里的贫下中农，原来是老天爷个丈人。老天爷有权到处撒尿，有权撒人一身，谁都奈何不得他。老天爷的尿不腥不臊，别说撒在身上，撒到人嘴里都没关系。雨点子打在席面子上啪啪乱响，他来不及把席卷起来，拖着席子就往屋里跑。把席子拖进屋他又想起，他的一双布鞋还在外头。只要他在露天地里睡觉，每次都是把一双布鞋脸对脸扣起来，放在席子上面当枕头。天下雨他一慌张，只顾拉席子，忘了拿鞋。鞋一定落在地上了。鞋是已出嫁的大姐给他做的，这是他唯一的一双鞋。鞋已经旧了，鞋脸子那里被他的大脚趾顶开了两个小洞，脚指头几乎露出来。这样的鞋也不能丢，必须立即找回来。要是雨一下大，雨水就会把鞋冲走，并冲进水塘里去，找起来就难了。若是没了鞋，田间地头长硬刺的蒺藜那么多，他怎么下地干活！他转身到门外找鞋。天黑得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怎么找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狗，狗的鼻子很灵，要是把一只狗放出去，会很快把鞋叼回来。他只能学狗的样子，趴在地上，两只手乱摸一气。雨点越下越密，越下越急，打在他的后背上丁丁的，颇有一些硬度和分量。还好还好，他把鞋摸到了。虽然两只鞋已经分开，一只

趴着，一只仰着，他把两只鞋都摸到了。趴着的那一只，鞋底子已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仰着的那一只呢，鞋壳子里已经存了水。他使劲把两只鞋上的水甩了甩，摸索着放在锅灶门口。

估摸着离天明还早，金种把席子铺展在屋当门的地上，接着睡。闭上眼睛，他想起刚才做的梦。梦见有人往他身上撒尿，肯定与下雨有关。要是不掉雨点，雨点不落在他身上，他大概不会做这样的梦。这就是物质决定精神。雨点是物质，梦就是精神。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梦竟然做得如此之快！他以前也做过许多梦，那些梦慢慢腾腾，断断续续，翻扯的多是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他以为做梦就像老太太拆烂袜子一样，无事坐在那里慢慢拆。有了断头，接上，再接着拆。拆到哪里算哪里，拆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新做的梦使他对梦有了新的认识，看来有的梦可以就地取材，现发现卖，比天上往地上掉雨点都快。现实当中雨点刚滴在他身上，到了梦里，雨水已经变成了尿水。这个梦的内容当然很不好。有人往你身上撒尿，是不把你当人看，对你是最大的侮辱。就侮辱程度而言，比抽你的嘴巴子，比往你脸上吐口水，侮辱得还厉害。好在梦是假的，不是真的，做过就算了，自己不必生气。

叔叔在打呼噜。叔叔一睡着就打呼噜，睡多长时间，打多长时间，从不中断。打呼噜是叔叔睡着的一个标志，呼噜响起，标志着叔叔已经睡着了。呼噜一旦停止，表明叔叔已经醒了。叔叔醒后不一定说话，但他肯定是醒了。打呼噜又像是叔叔睡着与醒着的一个分界线，在分界线那边，叔叔在梦乡里；在分界线这边，叔叔回到清醒状态。叔叔睡着得总是很快，无论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他都没有什么过渡，一躺倒呼噜就响起来，蛮不讲理似的。叔叔打呼噜很响，很有力度，恐怕半里之外都听得见。你看，外面大雨下得山响，对叔叔的呼噜一点都压不住，不知道

的，还以为外面下雨屋里打雷呢！这大概因为叔叔的脖子短，脖子粗，比较适合打呼噜，打起呼噜来共鸣音好。在金种的想象里，叔叔的喉咙那里似乎有一个肉质的簧舌头。叔叔站着或醒着时，簧舌头就收起来了。叔叔一躺下睡觉，簧舌头就垂了下来。叔叔的呼吸催动簧舌头，簧舌头摇摇滚滚，就不断发出声来。金种重新躺下还没睡着，叔叔的呼噜突然间停止了。是的，因为叔叔的呼噜动静比较大，比较隆重，每次呼噜暂停，都像是戛然而止，出人意料似的。叔叔醒来后只翻了一个身，没有说话。金种虽然看不见叔叔，他也知道叔叔在光着屁股睡觉。叔叔睡觉一向精赤大条，不穿衣服。叔叔的观点，穿着衣服睡觉太费衣服。他宁可费自己的皮，不能费皮外的衣服。在叔叔的干预和带动下，弟弟银种睡觉时也从来不穿衣服。所谓衣服，在整个夏季，银种的衣服就是一件粗白布做成的裤衩。穿这种裤衩不用另外扎腰带，因为裤腰处有松紧带，裤腰一撑就大了，一松就收紧了。裤衩没有染色，没有染成黑色或靛蓝的。银种的裤衩一穿上就不待洗的，颜色自然就染上了。它是用白汗、绿草汁子、黄泥和黑锅底灰染成的，先是变黄，再变灰，然后变黑。就是这样的裤衩子，银种也不穿。金种要等叔叔的呼噜重新响起时他才能入睡，叔叔的呼噜一时不响起，他心里就一时不大安宁，甚至有些烦。一个地主分子，在黑暗中清醒着，并保持着沉默，是可怕的。他半夜醒来，一定在琢磨事儿，一定在算计着什么。他从外面回到屋里来睡，叔叔难免会觉察到。叔叔琢磨的对象八成是他，正在算计的也不会是别人。他们叔侄的针锋相对和斗智斗勇已不是三年两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也通过他和黄鹤图的较量充分表现出来。他愿意把自己放在叔叔的对立面，自觉地与叔叔进行不懈的斗争。叔叔在旧社会穿过长袍，戴过礼帽，用过长工，享过清福，是确定无疑的地主分子。而他黄金种是

1949 年 11 月出生，旧社会的生活他一天都没有经历过。按广播里的通常说法，他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他们家的成分是地主，但地主分子所有的劣迹和罪恶，他身上一点都没有。让他和叔叔、弟弟同住在一间屋，是队里的安排，他没办法拒绝。但在阶级路线上，他和叔叔绝没有调和的余地，他绝不会与叔叔同流合污。队里之所以把他安插在叔叔身边，极有可能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斗争策略的需要。也就是说，贫下中农为了让他监督黄鹤图这个地主分子的一言一行，才把他放在叔叔身边。这个设想让他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几乎有些感激涕零。他必须勇敢地负起责任，以不辜负贫下中农对他的信任。只有贫下中农对他信任了，他在杜老庄的日子才会好过一些，才不会把他与地主分子同等看待。他和叔叔都不说话，肚子里的眼睛却大睁着，仿佛在进行着思想上的交锋。他们一个持刀，一个仗剑，一来一往，一冲一挡，眼前全是刀光剑影。

银种醒了，从床上爬起来撒尿。每天夜间都是这样，叔叔打着呼噜时，银种睡得很死。叔叔的呼噜一停止，银种就醒了过来。银种醒过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撒尿。其中有一个原因，银种冬天睡觉好尿床，叔叔每天晚上都把银种的屁股踹上一两回，让他起来撒尿。银种和叔叔冬天睡一个被窝，一人睡一头，打老通。叔叔踹银种的屁股下脚很重，几乎每次都把银种踹得从被窝里冒出半个身子。有时银种正尿床，尿在叔叔腿上了，叔叔踹银种踹得更狠，能把银种直接从床上踹到床下。踹到床下不算拉倒，叔叔还要揪住银种，把银种猛揍一顿。叔叔一边揍银种，一边骂银种的娘，问银种为啥不把尿尿到银种他娘的哪里哪里，骂得非常下流，非常难听。银种才十一二岁，腿细胳膊细，没多少力气。他不能与叔叔对打，也不敢与叔叔对骂。叔叔打骂他时，他连大哭大叫都不敢，只在喉咙眼里细细地唧唧着，算是在哭。时间长

了，在银种身上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叔叔一不打呼噜，他就醒过来，就要撒尿。冬天如此，夏天也是如此。好像叔叔的喉咙与银种的尿管子已建立了某种连带关系，叔叔的喉咙一停止呼噜，银种的尿管子就会打开。作为银种的亲哥哥，面对地主分子对弟弟的百般欺压，金种应当对银种有所保护，并和银种团结起来，与地主分子开展斗争。伟大领袖是怎样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疑，黄鹤图是他的敌人，银种是他的朋友。可不知怎么回事，他对银种亲近不起来，也同情不起来。他嫌银种太窝囊，太懦弱，一点儿斗争精神都没有。像银种这样的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很可能会成为叛徒。能否和银种结成统一战线，金种还需要对银种作进一步的观察和考验。灰陶制成的尿罐子在门后放着，银种要跨过睡在地上的金种，才能走到尿罐子跟前。银种不知道金种在屋当门的地上睡着，天又黑，银种找尿罐子时又都是挤着眼，金种若是不提醒银种，银种就会踩到他身上。金种说："长点儿眼，别乱踩！"小屋地面狭小，说话不及，银种已碰到他的腰，绊倒后趴在他身上。"叫你长点儿眼，还是不长眼，有眼无珠的东西！"金种一巴掌抽在银种身上。下巴掌之前，他不知道会抽到银种哪个部位。巴掌抽下去了，他感觉抽到了银种的脊梁上。他抽得很用力，发出的响声相当清脆，比抽犟驴子的响鞭都脆。夜晚看不见效果，他相信这一巴掌会在银种背上留下五根红色指头印子。银种大概挨打挨惯了，他没有叫疼，没有哭，从金种身上爬过去，继续把尿罐子作为前进目标。在撒尿问题上，叔叔对金种银种都有严格要求，必须把尿撒进罐子里。把尿水积攒起来，可以交到生产队里换取工分，再拿工分参与分粮食。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尿眼子里尿出的不仅是尿，还是工分，是粮食。要么把尿存在尿脬里，要么把尿撒进尿罐子里，撒在地上是不允许的。银种的鸡

巴头子一开始没对准尿罐子口，把尿滋到了尿罐子外边的地上。尿罐子口一直大张着，张得比吃饭的大海碗的口都大，难道还尿不准吗？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孩子半夜起来撒尿都挤着眼，凭记忆和估摸往尿罐子里撒尿。二是男孩子的鸡子前面都有一段包皮，有的包皮缩得细细的，尖尖的，像小鸟的嘴一样，每次撒尿，尿股子须先把"鸟嘴"冲开，尿才能撒出来。"小鸟的嘴"钩钩着，有时歪到一边去了，滋出的尿便失去了准头。有这两个原因，男孩子一开始尿不准是属于正常。他尿上一个开头，自己调整一下，就把尿罐子口找到了。他们一般是通过尿罐子里的尿水发出的响声判断自己是否把尿撒进了尿罐子，如果没有哗哗的响声，只有滋到地上的噗噗声，他们就得把尿股子画着圈，扩大寻找范围，直到极臊的尿水在陶罐里好听地喧哗起来，撒尿才进入正轨。有那聪明一些的男孩子，会挤着眼用脚找尿罐子。视觉不能发挥作用，人家会用脚的触觉代替视觉。脚触到了尿罐子，双腿把鸡子和尿罐子之间的距离大致作出一个衡量，尿的准头就会好一些。银种不是聪明孩子，他把尿滋出来了，才用尿找到尿罐子。搁往日，哪怕银种把一整泡尿都滋到地上，金种都不管他。可今天不行，尿罐子离金种的腿边很近，银种滋在地上的尿反弹起来，溅在金种腿上了。尿本来是温热的，溅到金种腿上已经变得发凉。金种联想到他刚才做的梦，不承想那个梦应在这里了。往他身上撒尿的不是贫下中农，把尿星子溅在他身上的是他的弟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抬脚朝银种踹了一下。他踹到了银种的腿弯子，差点把银种踹趴下。要是银种趴下，会趴在尿罐子上，并有可能把不太结实的尿罐子压烂。那样的话就不好玩了，已经开始发酵的、质量不错的尿水横流一地不说，还会对用人民币买来的尿罐子造成破碎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银种虽然没有趴在尿罐子上，没有嘴啃尿泥，但背后所受到的沉重打击，

使他尿了一点开头的尿中断了。撒尿也是一件畅快的事，正尿着被人掐断很不畅快，也不舒服，银种恼了。人人都有一口气，最窝囊的人也会发脾气。银种骂了人，他骂的是金种的妈。这地方骂人多是骂妈，张口就来。骂妈只须四个字，简单得很，但矛头所指却是妈的最私密处。金种和银种是同一个娘，他也不能容忍银种这样骂，他说："你敢再骂一句，再骂我掐死你！"银种没敢再骂，连吭都没敢吭。

这时叔叔哼哼了两声，说话了。叔叔开口说话之前，都要先哼哼两声，好比有人在拉屎之前，总要先放两个屁。叔叔是跟金种说话。他没叫金种的名字，话也是说给金种听的。银种还狗屁不懂，连鸡巴毛都没扎出一根，叔叔好像还没把银种当成一个人，不值得跟银种说话。叔叔说："今天下雨要是不出工，咱们去推磨，家里快没面了。"

金种猜到了，叔叔一醒过来，就会算计他。事实果然如此。银种还没有参加队里的劳动，每天出工的只有他和叔叔，叔叔拿出工和不出工说话，不是指他还能指谁！金种不吭声，对叔叔的安排不作任何回应。你要是想蔑视谁，最好的办法是不答理他，明知跟你说话也不答理他，让他的话掉进死腥烂臭的粪窑子里。叔叔使用他比在旧社会使用长工还狠，从不让他闲着。只要不到地里干活儿，叔叔必定给他派活儿。叔叔给他派的活儿多是推磨，推动石磨把原粮磨成面。拉磨本是驴子的事，可驴子只限贫下中农家庭使用，只为贫下中农服务，地富反坏右家庭就免了。驴子在贫下中农家是三孙子，到地富反坏右分子面前就成了大爷。叔叔的意图很明显，队里不许他们家使用驴子，叔叔就使用金种，把金种变成磨道里的驴子。换句话说，叔叔企图把他金种变成一个只低头推磨，不抬头看路的畜生。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这是表现在家庭里的阶级斗争。地主分子黄鹤图压迫成性，

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就以让他推磨的名义压迫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黄金种今天就是不推磨，看地主分子能把他怎么样！从叔叔的话里，金种还听出叔叔在帮银种说话。他抽了银种，踹了银种，叔叔不满意，又不直接表示不满意，就拿布置推磨的话来插一磨棍。叔叔就是这样，他自己怎么修理银种都可以，却不喜欢金种对银种动手动脚。金种每次打了银种，叔叔都有话说，都要替银种找补一下。好比银种是叔叔喂养的一只羊，叔叔自己怎么骂羊打羊都没关系，却不愿意别人虐待他的羊。雨还在下着，紧一阵，松一阵，又紧一阵。银种终于把未撒完的尿撒进了尿罐子里，重新爬回床上睡觉。叔叔的呼噜再度响起。

二

早上不出工，叔叔就不让做早饭，一家三口都躺着不起来。无饭可吃，起来干什么呢！蚊子趴在他们身上吃了一夜，把肚子吃饱了，这会儿不飞也不叫，消消停停待在它们认为舒服又安全的地方，开始睡觉。老鼠这儿啃啃，那儿啃啃，整夜上蹿下跳，大概也吃饱了，这会儿钻进地洞里，没了动静。蚊子、老鼠与人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人白天活动，它们晚间活动。苍蝇呆头呆脑，它们的活动规律不是十分固定，白天和晚上都有它们爬动和飞翔的身影。下雨天屋里的苍蝇更多些，它们趴在窗台上，案板上，锅盖上，盛馍的空筐子里，以及碗边子上。凡是与食物有关的地方，它们无不涉足。这家人早上不做饭，大概让它们有些失望，也有些烦躁，爬动要比往常频繁些。它们爬一阵，停下来，抬起一只前爪擦擦嘴巴，像是真的吃到了什么油腻的东西似的，

再爬。它们爬到了银种的脸上，在银种嘴边和鼻子上探头探脑，像是要侦察一下，这家的人到底吃饭没有。苍蝇的爪子上生有细毛，爬得银种的脸有些痒。一觉出痒，银种就抬起手，盲目地往脸上打一下。苍蝇当然不会让银种打到，银种刚抬起手，它们就飞走了。它们并不飞远，像是要看看它们飞走之后，这个蠢家伙会不会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它们很快看到好笑的一幕，尽管它们早就躲开了，这个家伙收不住手似的，仍打了自己的嘴巴一下。苍蝇们差一点集体笑出声来。

庄子里有风箱响起来，传达出别的人家在做早饭。如同每户人家都有锅灶，都要做饭，家家都有一只风箱。只不过风箱新旧不同，大小不一。风箱的前面和后面各开着一个进风口，进风口里面各安着一片薄木板做成的风舌头。风舌头是活动的，风箱拉动时，风舌头便哒哒作响。风箱来回拉得越快，风舌头磕在风箱的内壁上响得越急促，响声也越大。试想想，一只风箱拉动就那么响，全庄百多只风箱一齐拉动，那是什么劲头，简直是一场风箱的大合奏啊！金种家也有一只风箱，他们家虽然没有点火做饭，没有拉动风箱，但少一只风箱，一点都不影响合奏的效果。风箱是吹火用的。柴火塞进灶膛里不好好着，风箱吹出来的风兜底一吹，不仅吹进了风，还吹进了氧气，火就着旺了，火苗子就顶到了锅底子。随着拉风箱的响声传进金种家，烧柴火的烟火味也飘进来了。在下雨天，柴草烟子升不高。它们刚从灶屋里冒出来，从天而降的大雨就把它们压制住了，它们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只能在雨地里打扑棱。带了潮气的柴草烟子味道比较浓郁，黏附力比较强，对不做早饭的金种一家构成了刺激，食欲方面的刺激。

叔叔穿上裤衩从床上起来了，他没有改变主意，没有动手做早饭的意思。只要不出工，他们家的早饭就省了，多少年都是这

样。有时，他们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饭为的是省粮食，也是觉得无趣。人干吗要一天吃三顿饭呢，烦不烦，少吃一两顿不行吗？嘴巴作证，肚子作证，在个别情况下，人一天少吃一两顿饭没关系，饿不死人。叔叔不打算往嘴里收拾东西，却到放在门后的粪箕子那里拉大粪去了。这种粪箕子用竹子编就，一侧贴地面簸箕一样伸展开去，并敞着口子。粪箕子是专门拾粪用的，在粪箕子里垫些绒土，直接往里面拉大粪，当然也可以。叔叔到外面的茅房里拉不行吗，干吗要拉在屋里呢？他们家没有茅房，拉大粪只能在屋里进行，只能拉进粪箕子里。全庄百十来户人家，别的人家都有茅房，只有他们家没有茅房。他们家没有搭茅房和挖茅池的地方。他们家的屋山西头，隔壁就是别人家的灶屋，没有搭茅房的余地。他们家的屋山东头倒是有一片开阔地，搭三五十个茅房都够用的。可那里是公共场所，类似城市预留的广场，庄里要开社员大会，或小孩子们玩耍，都是在那个地方。还有，他们家的东屋山墙使用权也不归他们，不许有半点遮蔽。那是庄里的一块宣传阵地，上面是用麻刷子蘸着白石灰水写下的几个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家里没有茅房，大粪舍不得拉到别人家的茅房里，还要攒起来换工分，只能窝里吃，窝里拉，拿粪箕子代替茅房。不光叔叔在粪箕子里拉大粪，金种和银种也深知大粪的重要，都是把大粪拉在粪箕子里。

别人家除了茅房，家家屋门口还都开有一个粪窑子。好比城里人家家都有下水管道，脏水废水都排进下水管道里，农村人家在灶屋门口开一个粪窑子是必不可少。当然，粪窑子与下水管道的功用大不相同。下水管道只把用过的水排走就完了，至于排到哪里，城里人不管那个。而农村人利用粪窑子给脏水一个去处不是主要的，他们主要是拿粪窑子攒粪，沤粪。把洗菜水、刷锅水泼进粪窑子里，把鸡屎、羊屎、兔子屎扫进粪窑子里，从地里薅

回一些容易腐烂的青草也扔进粪窑子里，再撒进一层熟土，或一层从锅底掏出的草木灰，一沤，一作，就是不错的农家肥。待粪窑子满了，他们刨出来，装上架子车，拉到生产队的地头，就可以换成工分。一个粪窑子，一年可以起三次到四次粪，所换取的工分差不多可以顶得上半个女劳力一年所挣的工分。粪窑子挣工分不用出工，风雨无阻，谁家不愿意拥有粪窑子呢！金种的叔叔原来也在门口一侧开了一个圆形的粪窑子，也曾起过两窑子粪。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个贫农家的孙子和小伙伴们玩耍时，不小心掉进了金种家的粪窑子，沾了两腿黑粪泥。这下孙子的贫农爷爷不干了，指着黄鹤图的鼻子，骂黄鹤图在路边挖粪窑子是不安好心，是想坑害贫下中农的后代，勒令地主分子黄鹤图立即把粪窑子填平。黄鹤图不敢怠慢，当晚就借了一辆架子车，带金种银种到东河的河坡里拉回两车土，把粪窑子填平了。这样一弄，金种家就是双无家庭，既无茅房，又无粪窑子。他们家也洗菜，刷锅，也有脏水，脏水往哪里倒呢，总不能倒在门口的路上吧？要是倒在路上，被贫下中农看见也是事儿。好在门口离水塘不远，他们只好把脏水倒在水塘边。

粪箕子在尿罐子旁边放着，也是在金种腿边放着。叔叔撅着屁股在金种腿边拉大粪，等于对金种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叔叔没在金种头顶拉屎撒尿，可金种的腿离他的头顶还远吗！在阴雨天里，空气是湿润的，也是黏滞的。叔叔在这个时候排泄，一下子使小屋的空气变得更稠，更有质量，也更有色彩。金种不习惯掩鼻，不习惯捂嘴，只就对空气质量的“享受”而言，他几乎快变成一只苍蝇了。他想象得出，这是叔叔的战术之一，是地主分子向他施放毒气的战术。如果他觉得有些出不来气，甚至像是有些窒息，那正是地主分子要达到的效果。他没有睁眼，没有看叔叔，但他仿佛看见，叔叔有些得意。叔叔表面上绷着面皮，装着

在向下努力，一切都是正常情况。但叔叔的得意是掩盖不住的。往日里，叔叔一拉完大粪，会到锅灶口捧起一捧草木灰，猫盖屎似的盖在大粪上。今天叔叔拉得很慢，像是故意拉长施行战术的时间。金种忍无可忍，他一跃而起，把席子一掀，一拉，而后把席子卷起来。他掀席子掀得很猛，把席子掀得在空中飞扬起来。通过这种办法，他要把席子上的“毒气”还给叔叔，让叔叔自食其果。他拉席子拉得也很快，不等“毒气”折卷回来，他就把席子拉走了。他把席子卷成圆筒状，立在床头，自己靠床边站着。

雨下得小了一些，谁家的公鸡叫了一两声。金种应该到外面走一走，那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过一会儿，叔叔该让他推磨了。为躲避推磨，他也应该出去。可是，他到哪里去呢？杜老庄的庄子不小，人家也不少，他却没地方可去。他不敢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串门。在贫下中农眼里，他是地主家的孩子。贫下中农的警惕性都很高，阶级阵线都分得很清。他到任何一个贫下中农家，人家都不会有好脸子，都会产生疑问：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下雨天不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出来乱串干什么？不是想搞什么破坏吧？他更不敢到别的地主富农家里去，不是不敢去，是不愿去。他躲避那些地主富农唯恐不及，躲着躲着，还怕沾上地主富农阶级的臭气呢，哪能拿屎盆子往自己怀里搂！在庄子里，和他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是有一些，男青年女青年都有。但没有一个愿意和他接近，更谈不上和他交朋友。那些男青年喜欢骂他，打他，欺负他。那些女青年都跟他保持着距离，不愿意拿正眼瞧他。金种倒是觉得一个叫自华的闺女很不错，他正千方百计给自华递眼神儿。之所以把自华作为递眼神儿的目标，因为自华是地主家的闺女。从家庭成分看，自华的家庭成分和他是一样的。倘自华是贫下中农的闺女，他对自华一点想法都不敢有。贫下中农家的闺女都是天鹅，都是凤凰。他连只癞头蛤蟆都不如。

贫下中农家的闺女都是在天上飞，他只能在地上爬。别看自华是地主家的闺女，他对自华的想法也是单方面的，一点儿都不敢乐观。要知道，成分不好的闺女在娘家跟着父母受够了气，一生中好不容易得着一次嫁人的机会，得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谁都巴望着嫁到一个家庭成分好的人家去。如果嫁给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做了老婆，就等于跳出了火坑，将是最大的幸福。单方面的想法，金种也不想放弃。金种在屋里窝着，还有一个原因。这里的土被称为漏风土，泥被称为黄胶泥，一下雨特别容易起泥，一起泥，泥巴就很深，深得像烂泥塘一样。既然泥巴用胶字命名，说明这里的泥巴黏度非常大，非常难缠，非常吸脚。你的脚踏进泥巴，就得准备着以腿为绳，与泥巴拔河。拔不了几个回合，你就得满身大汗，仿佛腿都拔细了，骨头节子那里都拔开了缝子。算了，金种不出去了。好天好地时他都无处可去，坏天坏地时他到外面更找不到一块容身之地。

叔叔突然哼哼起来，边提裤子，边一手捂着肚子往床边跑。叔叔拉大粪像是没拉完，只拉了一半就提前中断了。叔叔在门后的地上放有一些擦屁股用的坷垃头，叔叔没拿坷垃头，连屁股都没擦，就把裤衩提上了。叔叔一头栽在床上，继续哼哼，两手都抱在肚子上，把自己抱成了一个大蚂虾。银种揉着眼问："叔，叔，你肚子疼吗？"叔叔把身子滚了一下，说："哎哟，疼死我了，我可能得了绞肠痧。金种，金种，你去请个先生给我看看吧！"金种没吭声，也没有动。他不知道绞肠痧算什么病。叔叔这一生病，大概就不提推磨的事儿了。

门外响起人脚踏泥巴的声音，接着，金种家的破桐木门被一脚蹬开，副队长杜建岭出现在门口。杜老庄生产队一共六个队长，三个政治队长，三个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都是一正两副。杜建岭是抓生产的副队长。杜建岭赤脚踏泥而来，两只

脚上沾满黑泥。田里的泥是黄泥，庄子里的泥都是黑泥。杜建岭头上戴着帽壳儿，身上披着蓑衣。因蓑衣支奓着，杜建岭的身子显得很宽，把整个门口都堵住了。杜建岭喊："八戒，八戒！"八戒没有答应，比刚才哼哼得更厉害，还哆嗦起来，给哼哼增加了颤音，变成了呻吟。杜建岭没问八戒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只管对八戒布置任务说："饲养室的一头牛生病了，不吃也不拉。你马上到饲养室去，跟饲养员一块儿，把牛牵到公社兽医站看看。"八戒说："我肚子疼得滚疙瘩，可能是得了绞肠痧。我看我活不成了。"杜建岭说："猪八戒，你放老实点儿，不要他妈的给我装死装活。今天轮到你接受改造，你不去谁去！"杜老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下大雨，道路泥泞，或暴风雪袭来，路上断了行人。在这样恶劣气候条件下，队里如果需要派人外出办事，都是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去。队里给全庄的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排了队，这次派你去，下次派他去。派到谁头上，谁的头皮就是软的，就得乖乖地执行命令。这样的劳动，是惩罚性的。通过这样的劳动，对专政对象实行惩罚，也是对专政对象进行必要的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队里不给工分。

金种明白了，怪不得叔叔突然哼哼起来，一泡大粪没拉完就往床上跑，叔叔一定听到了门外有脚踏泥巴的声音，猜出来人是队长，并记起劳动改造该轮到他了，就要了一个阴谋诡计，躺到床上装病。金种倒要看看，叔叔耍的阴谋诡计是否瞒得过队长，是否能够得逞。队长喊叔叔猪八戒，让金种想起，那个陪师父去西天取经的猪八戒。那个猪八戒动不动就搂着自己的大肚皮偷奸耍滑。猪八戒每次耍滑头，都逃不过孙悟空的眼睛，孙悟空都及时把猪八戒的鬼把戏揭穿，弄得猪八戒丢尽脸面。今天担任孙悟空这一角色的应该是队长。往日里，金种也想和叔叔斗一斗，只是斗不过叔叔。今日有队长这个孙悟空在此，看叔叔还往哪里

逃！刚才还觉得下雨天沉闷得很，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下好了，有戏可看了。金种心里暗暗有些得意，好久没有这样得意过了。不过金种的得意没有表露出来，他不敢看队长，也没有看叔叔，只塌着眼皮看着地面，装作一切事情与他无关。

然而金种只得意了一小会儿，叔叔就把危机转嫁在他头上。叔叔哼着哼着，向杜建岭推荐了金种，说："队长，给牲口看病的事不能耽搁，我看让我大侄子黄金种去吧，我大侄子年轻，腿脚好，又识字，干啥都比我强。"这话是怎么说的！金种一听脸就黄了。黄鹤图真是太坏了，他比猪八戒还猪八戒，比老狐狸还老狐狸。黄鹤图自己成了地主分子不甘心，是想拉他当一个垫背的啊！金种回过脸，狠狠地瞪了叔叔一眼，说："你不要胡说八道，队长不会上你的当！"他又对队长说，"黄鹤图最狡猾了，他根本就没病，是在装病。他刚才还说要去推磨的，一听见您来了，就假装肚子疼。"队长看看金种，又看看八戒，问八戒："是真的吗？"八戒说："队长，您看看我这个侄子，我病成这样，他一点都不可怜我，我让他去给我请个先生看看，他都不去，回过头来又陷害我。我的日子可咋过呀，队长您可怜可怜我吧！"八戒声音里带了哭腔。金种冲黄鹤图嗤了一下鼻子说："你这个死不悔改的臭地主分子，你还在装，还在装！"他进一步提醒队长说："杜队长，您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千万不要受阶级敌人的蒙蔽。"情急之下，金种的话说多了，副队长杜建岭不高兴了。在地主分子家里，杜建岭都是教训别人，什么时候有别人敢对他说这说那。他拉下脸子，说："我的眼睛不用擦，什么时候都是亮的。你到全庄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受过阶级敌人的蒙蔽！我看这样吧，金种的阶级觉悟比较高，你就替八戒去一趟吧！"

金种成天价害怕的就是这个，害怕贫下中农不能把他与叔叔区别对待，害怕别人把他和叔叔一勺烩。怕什么就来什么，可怕

的事情到底没能躲开。他今天要是去饲养室牵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队长把他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同等看待，意味着革命阵营对他不抱任何希望，把他推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这将是他的奇耻大辱，恐怕他一辈子都难以翻过身来。他说："黄鹤图是地主分子，我又不是地主分子。按政策规定，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要是去了，阶级阵线就不清了。"杜建岭的权威不允许这样受到挑战，他说："你敢不去，翻了天了你！你不是地主分子你还是地主羔子呢！"金种眼里霎时涌满了泪水，他的嘴角也在颤抖。他用牙齿咬住自己的嘴唇，上牙咬下嘴唇，又用下牙咬上嘴唇。他靠床站在那里，没动。

杜建岭说："我叫你去，你就得去！说吧，你到底去不去？你今天要是不去，老子马上召集队里的基干民兵斗你个丈人，斗得你流了蛋清流蛋黄，叫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辈子找不着老婆！"

队长句句话打到了金种的痛处，金种没敢再犯犟，他用手背横着把眼睛一抹，冲冲地向门口走去。他咬了一下牙，没让眼泪流下来。他走到门口时，堵在门口的队长还未及让开。他停下来，闭着嘴巴，两眼盯着队长。金种还很年轻，不如叔叔那样圆滑。这次他盯队长盯得比较直接，也比较尖锐，像是表示不，又像是表示抗议。队长往门外退了一步，为金种让开了路。队长说："你不用瞪我，把眼珠子瞪出来也没用，你再瞪我一眼，我抽你个小舅子！"

金种没有蓑衣，叔叔有蓑衣，他应该披上叔叔的蓑衣。但他没有披。叔叔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凡是叔叔披过的东西，他一律拒绝披。他自己有件大姐给他做的无袖白粗布汗褂子，只要外出办事或下地干活，他都要穿上。在夏天，好多男人习惯一天到晚光着膀子。一些女人回到家里也愿意脱掉上衣，把两个奶子晃

荡着。金种平时愿意穿上汗褂子，他觉得穿着汗褂子比光着膀子好看一些，也是出于一种由自卑而生的自律。这天他连汗褂子都没穿，光着膀子，赤着脚，就冲到雨地里去了。任雨水无遮无挡地淋在他身上，他这是做给队长看的，在与队长赌气。队长欺负他，他没有办法，他帮着队长欺负自己还不行吗！来到雨地里，金种听见叔叔在屋里喊他，让他披上蓑衣，带上毛主席语录本。这个无耻的东西，他的阴谋得逞了，这会儿又要装好人！金种在肚子里骂了叔叔一句，这次他骂的是叔叔的祖奶奶。

杜老庄生产队的饲养室在庄子的东南角，是一处单独的所在，与庄子并不相连。解放以前，那里是一座庙宇，有大殿，有东西配殿，有高耸的旗杆，还有用生铁铸成的大钟。庄里的年轻人已说不清庙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解放初期，庙宇改成了小学校，附近两三个村子的孩子都到杜老庄小学上学，小学校一度办得不错，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让大人们感到欣慰。后来因学校的男老师和女老师私通，男老师把女老师搞大了肚子，庄上管事的人觉得有伤风化，就把学校停了。再后来，小学校又变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室，队里所有的牲口都集中在那里饲养。也就是说，在杜老庄那一组最好的青砖细瓦建筑里，主角先是神仙，后来是小学生，再后来就换成了牛马驴等各种牲口。金种踏着泥巴往饲养室走了一会儿，头发就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浑身上下水淋淋的。他仰脸往天上看了看，雨水即使把他的两个眼窝子都灌满了。他在心里头对老天爷说："老天爷，你还让我这样活着干什么呢！"这时他的眼泪才流了出来。因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他不用担心流泪会被别人看见，眼泪想流就流吧。

从家里往饲养室走，金种必须经过一条小路。那条小路狭窄得很，路两边都是水坑，坑里长着苇子和杂草。晴天晴地时，人们对面走来，两个人须侧着身子才能错过。雨天路滑，人们能不

走这条小路就尽量不走，因为稍不小心，就会滑倒，并有可能滑到水坑里去。金种不怕滑倒，滑到坑里也无所谓。在杜老庄，他自认是个多余的人，有他，是多；没有他，正好。金种深一脚，浅一脚，沿着小路往饲养室走。头发上淋下的水蒙了眼睛，他使劲摇摇头，或用手从头顶往脸上自上而下抹拉一下，再往前走。有两回，他两腿滑得差点劈了叉。亏得他及时收腿，屁股才算没有着地。

饲养员叫杜鹏正，他在弟兄们中排行老二，晚辈的人叫他二大爷。二大爷见金种一身水两腿泥的来到饲养室，问："你怎么来了？"金种说："是队长叫我来的。"二大爷说："你又不是地主分子，不是专政对象，队长怎么能叫你来！要来，只能是你叔八戒来。杜建岭这个弄法不对，不能抓住谁就是谁。"二大爷的话让金种感动。庄子里总算还有像二大爷这样的明白人，平和人，把他和地主分子分开，没有把他往阶级敌人堆里推，没有一眼把他看到死地里。他本来想跟二大爷说，因为他叔装病，队长就派他来了。话到嘴边，他没有说。家里的丑话一说就多，说多了总归不好。二大爷问他早上吃饭没有。他没说没吃，说是他不饿。二大爷一听，就知道他没吃早饭，说："早饭好歹也是一顿饭，怎么能说不饿呢！"二大爷一指床下放着的一个布袋，说那里有给牲口炒熟的黑豆，还没有磨，他可以抓一把吃。金种摇头，不吃，还是说他不饿。金种不知不觉就这样了。别人同情你，你心里知道就行了，但不能顺竿儿爬，不能自己同情自己。不但不能自己同情自己，还得自己咬自己的牙，对自己狠一点，往狠里作践自己。这样别人才会把你当人看，才会看得起你。你如果听见风就是雨，还没怎么着呢，就把自己弄得稀溜溜的，人家嘴上不说，会在肚子里笑话你，下次就不再招惹你了。别看金种才二十来岁，他没少挨饿。1960 年那年春天，他差一点儿饿死。比起那

一年来，眼下的日子好过多了。肚子里有了一点本儿，两天不吃饭都死不了人。炒熟的黑豆是牲口的口粮，是公家的东西。凡是公家的东西，最好一颗豆一粒米都不要吃。你若管不住自己，吃了牲口的料，牲口的大眼睛看见倒是不会说什么，就怕被长着阶级斗争心眼的人民公社社员看见，那就不好了，人家有可能因此给你列上一条罪状，说斗你，就斗你，把你斗得鼻青脸肿，你都叫不出屈来。在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金种亲眼看见过，一个饲养员被人揭发偷吃了牲口料，队里当即召开批斗大会，把饲养员斗得胖了嘴，掉了牙，当场倒地吐血，吓死人了。那个饲养员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尚且被斗成那个模样，要是一个成分不好的人犯了那样的事，不被当场斗死才怪。有血的教训在前，金种不能不记取。二大爷见金种态度坚决，没有勉强劝他吃炒黑豆。

三

去公社兽医站给牛看完病回到家，大约已到了下午一两点，金种的肚子饿得几乎前胸贴了后背。他的脸被雨水泡得不止是苍白，还有些发泡，像秋后遭了雨淋的白菜帮子一样。杜老庄离公社兽医站三里多路，金种牵着牛，来回在路上跟泥巴拔河，拔得他两腿有些哆嗦，好像细了许多。叔叔先跟他说话，问他回来了，说锅里给他留的有饭，可能还热乎着呢，让他吃吧。叔叔把他害得这么苦，他当然不会答理叔叔。他脱下水湿的裤衩，把泡得发白的屁股对着叔叔，哗地拧出一泡水。拧了裤衩，他拿裤衩擦身子，擦头发，还擦脸。裤衩擦湿了，他重新拧了一遍，再擦。他们家没有擦脸的毛巾，三个人连一条毛巾都没有。别说从

商店买回的带毛的毛巾，他们家连一条用棉线织成的无毛的手巾都没有。去年，叔叔曾去金种的大姐家要到一条家织粗布手巾，叔叔珍视得很，只自己用，不让金种银种摸。白天，叔叔把手巾搭在肩膀上，晚间，叔叔把手巾系在手腕子上。尽管这样，叔叔的手巾还是被别人偷走了。他们家没有擦脸手巾，也没有洗脸盆。银种常年不洗脸。他还没意识到自己长着一张脸，还不大清楚脸的含义。叔叔和金种洗脸，都是到屋门口的水塘边，水坑就是他们的脸盆。这“脸盆”比一般脸盆要大，洗脸时不用添水，也不用倒水，倒也方便。洗完了脸，他们用手掌抹拉抹拉就齐了。今天金种是拿裤衩当手巾，从脸上拿下来，还得套在屁股上。金种把躺在床上的叔叔看了一眼，觉得要是不答理叔叔，未免太便宜这家伙了。于是金种问：“怎么，你的肚子不疼了？”他的牙冷着，口气里充满嘲讽。叔叔的厚嘴吧唧了几下，才说：“这会儿好多了，疼得不太厉害了。”这个不要脸的地主分子，他还在装蒜！金种决不能饶过他。金种说：“黄鹤图，这下你的阴谋得逞了吧，你得意了吧？你太卑鄙了，太无耻了！严嵩、秦桧，所有的奸臣加起来，都比不上你黄鹤图无耻！”叔叔说：“我不识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不管说我什么，都等于说你自己。”金种说：“我说你是混眼狗，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老猪精，是阴险毒辣的地主分子，这下你听懂了吧？”叔叔仍然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说：“你说我是啥，我都不生气。反正我跟你爹是一个娘，我是你爹的亲兄弟，你是我的亲侄子，这一点你赖不掉吧？你没听见广播匣子里说嘛，革命小将要经风雨，见世面，年轻人多吃点苦有好处。你才淋这一点雨，踏这一点泥巴，就受不了啦！”金种说：“你怎么不去淋雨踏泥巴？”叔叔说：“我再锻炼也没用，当接班人也没我的份儿。好了，我看你还是吃饭吧。”

金种当然不会拒绝吃饭，他跟狗赌气，也不会跟饭赌气。他

拿起了瓦碗，抄起木勺，掀开锅盖一看，锅里剩的饭是清水煮红薯片子，还有些煮得发胖的麦粒儿。他们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叔叔手里，每天做什么饭，都是叔叔安排，也是叔叔动手做。银种的任务是烧锅和吃了饭刷锅，金种的任务是每天到全庄公用的水井打水。他们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一个人完不成任务，全家人就吃不成饭。一般来说，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吃一顿汤面条，吃汤面条，才算见到了面，饭里才算有点咸味。清水煮原粮，这算什么饭！金种用木勺往锅里一捣，把清汤子溅出一些，问："为啥不擀面条?"叔叔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没面了，该推磨了。"金种说："知道该推磨了，你们两个上午为啥不推?"叔叔的舌头在嘴腔子里推了一会儿磨，说："就我们两个怎么推，这不是等你回来嘛!"金种的火气又升高了，说："黄鹤图，你还在气我！我要是死了，你们难道就不吃面了，天天吃风屙沫儿?"叔叔说："你现在不是没死嘛，你要是死了，我们就得想别的办法。"金种说："听你这话味儿，你是不是巴着我死？就你这样黑心烂肺的算计我，我迟早得死在你这个地主分子的手里。"叔叔说："算了，不说了。我比你长着一辈，不能跟你一般见识。"

叔叔从床上坐起来了，低下头，翻开裤腰，开始捉虱子。叔叔身上的虱子总是很多，他一年四季都有虱子可捉，每次都有可观的收获。按说到了夏天，叔叔也是只穿一件裤衩，虱子寄身的地方要少一些，活动空间也小一些，虱子的数量应有所减少。可叔叔身上的虱子不见得减少许多。从虱子在裤衩的单位面积存量来看，恐怕比春秋冬季还要多。虱子大都藏在裤衩缝合处的毛缝里，也有的虱子躲在裤腰处松紧带缩成的皱褶里。因皱褶比较深，躲在那里的虱子个头儿相对来说比较大。躲在皱褶里的虱子最好捉，把皱褶一拉开，虱子们暴露无遗，叔叔手到擒来。叔叔捉虱子很有经验，他不是把多个皱褶一下子拉开。那样的话，虱

子们一阵惊慌失措，乱爬一气，叔叔会捉不及。另外，皱褶拉开时有一定弹力，有的虱子会被弹落在地上或席子上，再寻找就难了。叔叔采取的战术是各个击破，一个皱褶一个皱褶地依次拉开。皱褶里面的虱子多少不等，有时一只，有时两三只，有时虱子大概在一个皱褶里举行集会，在批斗一只家庭成分不好、吃得最肥的老虱子，虱子就多一些。捉到虱子，他把虱子用两个指头肚捻一下，把虱子捻得晕头转向，筋断骨头折，而后把虱子放在床帮上消灭。捉到一只，他单个消灭。捉到多只，他集体消灭。也有这样的情况，虱子太多，他一时消灭不及，便把一部分虱子放进嘴里，先囚禁起来，待腾出手来，再取出来消灭之。他能感觉到虱子在他的舌头上麻麻酥酥，在拼命挣扎。但舌头的敏感度很高，上面分泌出的还有黏液，虱子不可能逃出他的舌面。这让他得到一种小小的快感。快感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舌面的微麻，另一方面是他对虱子的统治力。一方面是生理上的，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有的妇女把虱子放进嘴里后，干脆拿门牙把虱子拦腰切断了，然后再把虱子的皮吐出来。叔叔不那样做。把虱子的肠子肚子都咬烂在嘴里，毕竟让人觉得有些恶心。其实这地方的人不怎么把虱子叫虱子，习惯把虱子叫成老母猪。小孩子还会把老母猪说成大老母猪。虱子喝饱人血后，肚子比较大，与老母猪的肚子是有一点点相像。但两者相比，就体积而言，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人们习惯把捉到的虱子说成老母猪，是愿意夸大自己的捕捉成果，也表明他们对虱子的存在并不反感，表现出一种诙谐和宽厚的生活态度。

叔叔说了不说了，他把正吃饭的金种看了看，又说："你爹不在了，我得对你好一点儿。我们黄家就指望你了，我可舍不得让你死。你要是死了，我们黄家就没什么指望了。"叔叔的话让金种哭笑不得，他心里说："狗屁，你休想拉拢我！一个臭地主

分子，谁稀罕你的指望！”他在碗底吃到了一个砂礓子儿，把他的牙硌了一下。他把砂礓子儿用嘴唇抿住，呸地向门口吐去。砂礓子儿打在木门上，丁地响了一声，回弹在地上。弹在地上的砂礓子儿又蹦了两个高。叔叔注意到了金种呸出的砂礓子儿，夸年轻人的嘴劲就是大，说：“你吃完了饭，咱们就去推磨。等磨出面来，晚上我给你们擀面条儿吃。我跟自良他娘说好了，今天咱们到他们家去推磨。”两条腿的人围着石头转，还有比推磨更沉重更枯燥的事体吗？金种讨厌推磨，一说推磨就心烦。但叔叔说是到赵自良家推磨，金种心里一明，又一软，就没再说什么。赵自良是谁？是赵自华的哥哥。去赵自良家，同时也是去赵自华家。阴天下雨，自华不会出门。只要去自华家推磨，他就有可能看见自华。只要能看自华一眼，别说推磨，把石磨压在他背上，让他负着石磨转圈儿，他都乐意啊！

叔叔把虱子消灭得差不多了，还要消灭虮子。虮子是虱子下出的蛋，在裤腰的皱褶里排列成一串一串，闪着珍珠般的光泽。叔叔把虮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中间，使劲一挤，虮子啪的一响，冒出一股水儿来，就完蛋了。叔叔喜欢听虮子爆裂时发出的声响。声响虽不大，但清脆而有魅力。叔叔想，虮子要是鸡蛋就好了，那样他就会把虮子摘下来，放进锅里煮一煮吃掉。说不定虮子里也有蛋清蛋黄，吃起来也很有营养。叔叔转着腰子，拉着裤衩，把虱子以及虱子未出壳的后代们清剿了一遍，下床去挖小麦，准备推磨。小麦是今年麦季新分的，连人头粮带工分粮，平均每人分到了六十二斤，三个人的小麦加起来，总共还不到二百斤。分下新麦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已经吃掉了三分之一。离明年的新麦季还有十多个月，这点小麦就是一粒一粒数着吃，也吃不到明年麦季。且不说吃到明年麦季接到新麦，恐怕能不能吃到春节都够呛。按祖祖辈辈的规矩，过春节时总得蒸几个白馍，不为

自己吃，为了敬神祭祖。看来他们家得注意了，该考虑把过春节的小麦预留一点了。现在没有了自留地，留麦种的事不用各家各户操心。但过大年时的祭祖用粮，还得各家自己准备。别人家用新麦磨面，都是先把新麦挖到簸箕里，簸一簸，拣一拣。簸，是簸去麦糠、草籽儿和细土。拣，是拣出小坷垃头和砂礓子儿。这道程序他们家省略了，叔叔直接把小麦从泥巴坛子里挖到笆斗子里。那些混在小麦里的杂质何必拣出来呢，与小麦一块儿磨碎，还可以多出一两二两面呢。就是这样的面，平常日子他们也舍不得蒸馍。拿麦面蒸馍吃，天爷，得多少麦子才够吃啊，日子还过不过啦！用这样的面擀出的面条，吃起来稍稍有些牙碜。那不要紧，又碜不掉牙，怕什么！老鼠还天天夜里啃木头啃砖头磨牙呢，人的牙就不该磨一磨！叔叔一边用葫芦锯成的瓢往笆斗子里挖麦，一边对金种说："你先去自良家吧，帮着自良他娘把磨顶和磨盘上的东西收拾一下。"金种没有说话。只要不明确表示反对，就算是答应了。他木着脸子，仍装作厌烦推磨，把将要见到自华的喜悦压在心底，不露出半分。

金种把自己的无袖粗布汗褂儿穿上了，并一个不落地扣上了扣子。去别的地方他可以光着膀子，到自华家他得严谨一些，绝不可以袒胸露背。他到锅门口拿起一根柴火棒，把沾在两条小腿的泥巴刮了刮。虽说庄稼人被称为泥腿子，但两条腿上沾满黄泥黑泥，终归不好看。在屋里待了一会儿，沾在他腿上的泥巴已经有些发稠，发干，盘在了腿肚子上。因泥巴与汗毛粘到了一起，他往下刮泥巴时，把汗毛也扯掉一些。这样很好。他不喜欢腿上长汗毛，也不喜欢身上的所有汗毛，包括胡子。他认为女孩子是不喜欢汗毛的。这种认为没有什么证据，但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叉开五指，把自己的头发往顺里理了理。他们家没有梳子，金种只能用手代替梳子。他的"梳子"是五齿的，走到哪里带到哪

里，用起来相当方便。叔叔剃的是光头。金种没有剃光头，留一些头发在头顶。像金种这样的发式，在当地被称为洋头，东洋头。金种不懂得什么东洋头，西洋头，只是不想剃光头。头上留些头发，等于留点抓挠头儿，还可以摆布一下。要是他把头发也剃光，他还有什么呢！金种对自己的整理还没有完，还有一个重要项目要进行。他噙了一口清水，来到门口，弯下腰，把一根手指头伸进嘴里往牙上捣，捣了上边捣下边，捣了左边捣右边。金种早过了吃手指头的年龄，他这是洗牙呢，或者说是刷牙呢。金种上过四年小学，在学校里，他见过老师的牙刷、牙膏，也看见过老师刷牙。刷牙和不刷牙，牙的状态大不一样。庄里那些牙齿变涩的男人和女人，牙上糊着一层污垢，牙齿都是黄的。他们这里不把牙垢叫牙垢，叫牙屎。挺难听的，也挺逼真的。而老师的牙齿是白亮的，一张嘴嗖的就是一道白光。牙齿状态的改变，仿佛带动得嘴的状态也不一样了。庄里人说话，嘴里黏黏糊糊，一张嘴就是一股子浊气。老师的嘴要好使得多，讲课唱歌都那么爽利，都带着清新的牙膏味儿。说起老师的牙膏，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讲。有的同学认为老师的牙膏是糖，趁早上去学校打扫卫生时，偷偷吃老师的牙膏。老师发现他的牙膏少得很快，就让同学们坦白，谁吃了他的牙膏。没人承认吃牙膏，老师就让同学们都张开嘴，一对一地互相闻。结果在一个同学嘴里闻出一股子带薄荷气的牙膏味。偷吃老师牙膏的是一个女同学。女同学自知理亏，哭得很厉害。老师念女同学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就没让她赔牙膏，也没对她作别的处罚。从那以后，老师刷完牙后，就把牙膏放进抽屉里锁起来。临刷牙时，再打开锁，把牙膏取出来。金种没有牙膏，他用清水代替牙膏。金种没有牙刷，他的食指就是牙刷。手指头肚子上也没有毛，一捣一滑，刷不到牙缝子里去。没关系，能把牙面子刷干净，刷得露出牙

的本质，就已经不错了。一会儿见到自华，如果机会好，他就有可能对自华笑一下。有一口白牙，会对他的笑起到辅助作用，对笑的效果会加强一些。

让你小子去推磨，又不是去相亲；让你小子去推石头，又不是让你去推人家的闺女，你把自己收拾得人五人六的干什么！叔叔的眼角瞥到了金种在整理自己的羽毛，自己的舌头，装作没有看见。他看得出来，金种长大了，蛋子儿里面有种了，活种催得金种发情了。人跟猪一样，猪蛋子里面的种子生满了，也发情。人只不过要脸，猪不要脸。猪一发情，就急得嗷嗷叫，看见母猪就追，就往母猪背上跳。人碍于脸面，发情不敢大发，都是把自己发的情压抑着，到暗地里再往外使。也是因为人把情压抑得太厉害，一旦得到释放和暴发的机会，人的表现比任何畜生都野蛮，都疯狂。不用说，金种瞄上了赵自华，打的是赵自华的主意。这事怪不得金种，别说金种，只要是个男人，看见自华没有不眼馋的，没有不嘴馋的，没有不小肚子馋的。自华小胳膊小腿儿，小鼻子小嘴儿，小骨头小肉儿，没有一处不可人。乡下的太阳毒三分，庄稼人又常在太阳底下晒，哪个女人的脸皮不是像锅铁一样黑。可人家自华也是天天在太阳底下走，带酒窝的脸蛋还是白生生的，天生是个晒不黑。倒退几百年，像自华这样的，说她被选进北京城里的皇宫去了，人都不敢不信。倒退几十年，自华可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丫鬟仆女伺候着，外人想见她一面都不容易。现在不行了，人一分阶级，自华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后代，身价就大大下跌。这里人习惯把地主阶级说成成分高，把贫下中农说成成分低。实际地位正好掉了个儿，成分低的地位高，成分高的地位低。别以为自华的价码下来了，金种就可以和她平起平坐。叔叔敢肯定，金种瞄上自华也是白瞄。金种怎样把眼神递出去，还得怎样收回来。递出去的是锋

利的，等眼神收回来就卷了刃了。这里边的原因一言难尽，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说清。叔叔不打算把金种的想法点破，也不愿过早泄金种的气。哪有春草不发芽儿，哪有杏树不开花！年轻人嘛，谁都不能把年轻这一级跳过去，谁都得在年轻的河水里蹚一蹚。水淹到了脖子，等他呛了几口水，到了黄河，他就知道深浅了。

用指头刷过牙的金种很想照一照镜子。可惜，他们家连一个镜片儿都没有。若是晴天，他可以到水坑边对着水面照一照。阴天水浑，照也照不到什么，不如不照。雨停了，屋檐还在滴水。雨水在庄子里形成一道道径流，在向水坑集中。塘中的鸭子扇动着翅膀，呱呱地叫起来。水面哗地落了一阵水，不是雨又下大了，是刮来的一阵风，把树叶上的水珠吹落在水塘里。金种向自华家的院子走去。金种家离自华家不远，金种家的屋子后面，就是自华家的院子。这地方的屋子历来不许开后窗，是为了防匪，防贼，也是为了防止住在前边的人家往后边人家的院子里看。要是金种家的小屋开有后窗，他站在窗后就把自华家的院子里的一切看到了。说来金种住的小屋原是自华家的灶屋，自华家的灶屋本是两间，是门朝北的南屋。队里把两间灶屋中间加了硬山隔开，分给金种家一间，自华家的灶屋就变成了一间。自华的娘不愿意让姓黄的三个光棍跟他们在一个院子里走动，就找了队里的干部，让黄家把屋门开到了南边。金种转过自家东屋山的后墙角，就进了自华家的院子。自华家的院子没有门楼，没有院门，只有一道土坯垒成的短院墙。墙头上面长有狗尾巴草，榆树苗子，还有土坯里面的苇根冒出的细苇子。墙里靠北，在自华家堂屋的东窗户外面，栽着一棵石榴树。石榴树存在得大概比较久了，树棵子发得比较大。石榴树一边结着石榴，一边仍在开花。石榴的花朵是火红的，雨水不但不能把它浇灭，得了雨水像火上

浇了油一样，石榴的花子开得更加旺相，更加鲜艳夺目。金种的运气不错，一走进赵家院子，他就把赵大婶和自华看见了。赵大婶在门里的矮凳上坐着，自华靠西边的一扇门站着，母女俩在做针线活儿。母亲纳的是鞋底子，女儿纳的是鞋帮子。一看见自华，金种心头扑棱一下子，一朵花就开大了，开红了，恐怕比雨中的石榴花开得还要大，还要红。金种差点止了步，一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心中的花献出来。要是献出来的话，是献给自华呢，还是献给赵大婶？要是只有自华一个人在家，他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献给自华。大婶也在家，他就不能莽撞，就得考虑考虑。他先跟大婶说话："大婶儿，俺家没面了，借你们家的磨使使，推点儿面。"大婶说："是金种呀，推磨的事儿你叔跟我说过了，推去吧。"金种说："好，大婶儿，我知道了。"金种跟大婶说着话，看着大婶，同时把自华看到了。自华仍低着头低着眉在纳鞋帮子，好像全部心思都在针线活儿上，对金种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自华留的是剪发头，她低头穿针时，头发难免垂帘似的垂下一些，遮住了耳朵和面颊。在漆黑的头发衬托下，自华的脸愈发显得白。有一种石榴树，开出的花朵是雪白的。自华的面容，就像那白色的石榴花一样。金种看了自华，并不指望自华也马上看他。比如月照水，人看花，月亮照进水里，水里自然就有了月亮；人看花时，花虽然不言不语，谁能说花没有看见人呢！自华不抬头看他，正说明自华是个有心的。有心的女孩子都是这样，故意把自己的心遮着藏着，不让别人猜到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自华家的石磨支在她家的灶屋一角。四根粗壮的木腿支起一张圆大的磨盘，磨盘上方正中央，放置的才是两扇用暗红石头凿成的石磨。这盘石磨不知用了多少年，磨扇已经不太厚。金种从磨顶和磨盘上往案板上收拾东西。磨盘下面有两只老鼠，不知正

在那里吃什么，金种一走近磨盘，老鼠尾巴一翘，就先后钻进磨盘下面的地洞子里去了。锅灶门口的柴草窝里卧着两只母鸡，一只黄母鸡，一只黎母鸡。见金种进屋，两只母鸡没有惊慌，仍卧着没有站起来。它们只把头举起来，一晃一晃地把金种看了看，仿佛对金种似曾相识，就放松了警惕。磨盘上放的有和面盆，有砸蒜用的石头碓窑，还摊开晾着一些没吃完的野菜。磨顶上放着一件黑粗布水裙和半瓦碗咸菜。金种不知道水裙是不是自华做饭时用的，他把水裙放在鼻前闻了闻，没闻出所以然来。咸菜是盐腌新蒜薹。蒜薹切成一截一截，腌得有些抽抽儿，散发出一股好闻的盐香和蒜香。金种嘴里寡淡得很，他端起腌蒜薹往案板上放时，真想捏一截蒜薹放进嘴里尝尝。然而金种管住了自己的嘴和自己的手指头，他没有吃自华家的咸菜。想想一个家还是离不了女人，有了女人，盐是盐，菜是菜，日子就过得有滋味。像他们家，谁会想到腌点咸菜呢！他们家的日子如同常年不放盐的日子，真是寡淡透了，没劲透了！

赵大婶穿着一双硬帮子的桐油鞋到灶屋来了。从堂屋门口到灶屋门口，用碎砖头砌有一条起脊的甬道，甬道上的泥巴少一些。大婶从堂屋走到灶屋，鞋上没沾多少泥。金种说："大婶儿，我已经收拾好了，您不用过来了。"大婶说："天天烧锅，磨盘上落了不少灰，得扫扫。你不知道扫把在哪里。"金种往磨盘上瞅了瞅，真的没瞅见扫把。案板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木头橛子，用打去高粱米的高粱穗头扎成的扫把就挂在木头橛子上，大婶伸手就取了下来。大婶在磨道里转着圈儿，清扫落在磨盘上的灰尘。大婶扫得不重，没有把灰尘扬起来，把灰尘都扫在地上了。金种插不上手，就退后站着，看着大婶扫。看见大婶两鬓已有了白发，金种突然生出一种软弱的感情。此一刻，他的阶级立场完全模糊了，没有把大婶看成是地主婆，犹如他从没有把自己的母亲看成

地主婆一样。大婶家的情况金种知道一些。土地改革时，大婶的丈夫在夜间召开的群众斗争会上被人踢断了肠子，卧床两天就死了。大婶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自良今年二十七了，二儿子自民今年二十四了，都没有娶下老婆。大婶成天为两个儿子发愁。眼看两个儿子一年大似一年，为儿子找老婆的事越来越难。如果两个儿子都找不到老婆，他们赵家就算断种了，就算绝户了，赵大婶很不甘心。苇子就算上了墙头，还能发出一些苇芽子呢，苇芽子虽说细，虽说瘦，那也是苇子的后代。两个儿子都白白净净，齐齐整整，赵大婶不相信他们会打一辈子光棍。金种没有看见自良和自民，阴雨天他们也没地方可去，一定是在屋里睡觉。这就是当男人的好处，有拉套的时候，也有歇套的时候。当女人就不行，晴天有晴天的活儿，雨天有雨天的活儿；晴天有地里的活儿，雨天有家里的活儿，好天赖天，里里外外，都不得闲着。若是有女人的家，男人可以雨天睡觉。金种就不行，他们家没有女人，就得自己把自己当女人使，拿自己的嘴咬自己的尾巴。

叔叔扛着盛了小麦的笆斗子过来了，银种跟在叔叔后面。银种的裤裆被庄里的男孩子撕开了线，撕得前片不搭后片，像两片荷叶。撕开处是银种自己缝合的，缝得针脚很大，还揪巴着，难看透了。金种不愿让自华看到银种这种顾了头顾不了腚的叫花子样，嫌银种为他丢人，他看看银种，又看看自华。自华不站着了，往门里退了一点，坐在大婶刚才坐的凳子上，还在纳鞋帮子。鞋帮子比较长，像是男人的鞋帮子。自华一定是在给她哥哥做鞋，不是给自良做的，就是给自民做的。自华还是低着头，低着眉，连往院子里看一眼都不看。自华一定知道金种一家到她家来推磨，也会听见他们赤脚踏泥巴的声音，可自华就是知道了装不知道，听见了装听不见，一点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真让人毫

无办法！要是几只鸭子走进院子，自华不一定不抬头看一看。而他们连几只扁毛鸭子都不如啊！自华这样拒人，让金种有些泄气，也有些生气。一个地主家的闺女，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推磨这种劳动，主要考验的不是人的力气，是人的耐心。抱着一根磨棍，推着一块石头，在圆形的磨道里转十圈，转一百圈，转一千圈，转一万圈，石头一点都没动窝，还是在老地方。有道说，好男儿宁挑千斤担，不推十斤（指粮食）磨。又有道说，好男儿既要能挑担，又要能推磨。磨是什么？磨就是耐心啊！十年磨一剑也好，铁杵磨成针也好，哪一样不是磨出来的。驴子，骡子，它们的耐心大不大？大。但是，它们拉磨时，要给它们蒙上眼，把它们欺骗一下，不让它们看见磨顶上的粮食，不让它们知道老在一个地方转。人怎么办呢？不能给人蒙上眼，人蒙上眼转圈会晕。就算给人蒙上眼，人心里也清清楚楚，知道每一粒粮食都不饶人，一圈转不够，粮食就变不成面粉，粗面粉就变不成细面粉。这就是说，人把自己变成牲口还不算，还要比牲口付出更大的耐心。金种大胆设想过，要是自华跟他一块儿推磨，自华在前面推，他在后面推，一年三百六十天，让他天天推磨他都愿意。现在跟叔叔一块儿推磨，他只想把磨棍夯在叔叔脑门上。以前叔叔自己不推磨，让金种和银种推，叔叔罗面。银种力气太小，每次和银种推磨，金种都觉得格外重，仿佛不是两个人推，是他一个人在推。后来金种去公社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受到了阶级教育，就坚决不跟银种一块儿推磨了，拉叔叔一块儿推。在那个电影里，有一个贫苦人家的闺女叫喜儿。喜儿给地主家推磨时，被地主黄世仁摁倒在磨道里，强奸了，还怀了孩子。金种由黄世仁想到黄鹤图，从喜儿想到自己跟银种，决心在推磨问题上与黄鹤图展开斗争。他质问黄鹤图：“你为什么不推磨？

只让别人推磨？难道你是黄世仁吗？”那个电影叔叔也看过，叔叔否认他是黄世仁，他说他没有弄过人家的闺女。既然不愿当黄世仁，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下到磨道里推磨。金种愿意给黄鹤图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金种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那以后，黄鹤图就把银种替换下来，让银种罗面，他推磨。

金种每推一圈磨，都要经历一个暗和一个明，推到墙角那里是暗的，推到门口那里是明的。这是物理原因。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金种推到墙角那里看不见自华，他心里是暗的。推到门口那里，他一抬头就把坐在堂屋门边的自华看到了，心里就明亮起来。尽管自华不可能跟他一块儿推磨，只要圈圈能看到自华，他就如同获得了不竭的动力。大婶回到堂屋去了，金种没看到大婶再纳鞋底子，不知大婶干什么去了。有那么一刻，金种把自华与喜儿联系起来，好像事情打了颠倒，自华不再是地主家的闺女，而像喜儿一样，成了贫苦人家的闺女。自华要是帮队长家去推磨，不知队长会对自华如何，会不会把自华摁倒在磨道里，压在自华身上。这样想着，金种仿佛看见自华正在队长身子底下挣扎，他不由得心上发颤，手脚变软，几乎停了下来。叔叔大概突然觉出磨有些沉，喝道："想什么呢？还推不推啦？”喝着猛地往前推了一下。金种被叔叔的喝声吓了一跳，加上叔叔猛地往前一鼓肚子，金种手中的磨棍被闪得差点脱了手。金种紧追两步，才把磨棍抓牢，把磨系子绷紧，才又跟上了叔叔的步伐。这个可恶的地主分子，他连让人走个神儿都不让，真是比黄世仁还黄世仁！

金种不想推得太快，想推到天黑，推到家家拉风箱做晚饭的时候。据金种所知，自华家的每一顿饭都是自华和大婶做，一个人往锅里收拾东西，一个人在灶前烧火。金种要看看做饭时自华到不到灶屋来，到了灶屋如何表现。自华手里不拿鞋帮子了，看

她的眼睛还往哪里躲！然而天已经黑下来了，庄子里拉风箱的声音也逐渐响起，自华和大婶都没到灶屋来。在阴雨天，他们家是不是也不做晚饭呢？

第二章

四

吃过午饭，刷了碗，银种到庄子西南角的跑坑去洗澡。天一晴，太阳就很毒辣，烤得树叶子发蔫，晒得地上起白皮。井台旁边有一个泥洼子，一只母猪和两只半大的小猪在泥洼子里来回翻滚，打泥。比如驴子拉完磨需要打滚儿，猪在夏天特别喜欢打泥。它们在身上、脸上、尾巴上裹上一层油亮的细泥，舒服得直哼哼，好像比人过年时穿一身新衣服还美气。队长家的黄狗卧在墙根荫凉处，半闭着眼，大张着嘴，在吐舌头。它的红舌头吐得又薄又长，在嘴前垂挂着，远看像一挂小小瀑布。各棵树上都有知了，每只公知了都很亢奋，都在直着嗓子尖叫。母知了不会叫，它们似乎爱听公知了叫，谁叫得越欢，越持久，母知了越钟情于谁。这对公知了构成了刺激和激励，它们谁都不甘心落后，谁都想赢得母知了的爱情，叫得更加疯狂。有的公知了从一棵树往另一棵树上转移，转移期间叫声也不中断。叫声从炽热的空中划过，如同火柴头从火柴盒的磷面划过，几乎把空气划出火来。为避开每天这段最热的时间，队里让社员们午休，一般要休息到

下午三点以后再出工。那些要下地干活儿的人们，吃过午饭稍微落落汗，就抓紧时间躺倒了。女人睡在屋里，男人拉张席片子，睡到院子里的树荫下。一些奶孩子的妇女，躺下也不得消停，她们吃饱了饭，还要趁午休时给孩子喂奶。那些吃奶的小孩子各个像小猪一样，吃着奶也不老实。小猪喜欢在母猪肚子上乱爬乱拱，为争奶头子能把脑袋挤尖。小孩子呢，他们嘴里叼着一个奶头子，手里还捏着另一个奶头子，把奶头子捏枣子一样捏着玩。这还不算，有的小孩子抠娘的眼睛，用手指头塞娘的鼻孔，不让娘睡着。娘急了，就揍小孩子的屁股。把小孩子揍哭了，还得拿奶哄小孩子。像银种这般不用上工的半大小孩子，他们中午不睡觉，喜欢到水坑里去洗澡。说是洗澡，他们不洗脸，不洗脖子，就是去玩水，在水里瞎扑腾，图个在水里凉快些。地面晒得很烫脚，银种光着脚往跑坑那边跑时，两只脚都瓦楞着，脚心不敢沾地。脚心处皮薄一些，脚心一沾地，像是会烫出泡来。银种为什么不穿鞋呢？因为银种没有鞋。银种夏天没鞋穿，春天秋天也没鞋穿。一年四季，银种三个季节都光着脚。那时庄里有一种医生叫赤脚医生，人们很强调赤脚的光荣，对赤脚评价很高。其实赤脚医生不一定赤脚，什么都不是的银种才经常赤脚。银种的赤脚得不到任何人的重视，他赤了也是白赤。

跑坑原本叫坡坑，人们叫转了音，就把坡坑叫成了跑坑。庄稼人对字眼儿不怎么较真，一个人在前面跑，大家在后面跟，久而久之，都把坡坑叫成了跑坑。跑坑也是一个水塘，只是水塘的面积比庄子周围任何一个水塘的面积都大。没人测量过，这个水坑的面积到底有多大，是多少米乘多少米，等于多少平方米。就是测量，他们也不会论米，只能论尺，论丈。什么这米，那米，稻子脱掉壳叫大米，谷子去掉皮叫小米，大米小米那么一丁点儿，怎么能量出地的面积，水的面积！他们愿意拿打麦场的场面

子与水坑的面积相比。场面子已经够大了，可与跑坑的水面一比，场面子只能算个小弟弟。跑坑称得上是杜老庄青少年们的乐园。冬天，水面结了冰。他们在上面滑冰，打陀螺。有人还用棒槌把冰捣成洞，把抄子探进冰洞里抄鱼。到了夏天，跑坑里更热闹些，全庄几十个青少年都在那里戏水。银种还没跑到跑坑，就听到跑坑那边传来的喧闹声，并似乎感到有湿润的水汽迎面扑来。银种别的没什么可玩的，每天午后下进水里游一游，是他最大的乐趣。他跃跃欲试，向着跑坑跑得更快些。跑到坑边一看，坑里已经下满了人，这里打水，那边翻花；这里撅屁股，那里露头，整个坑里像雷雨前的泥鳅翻潭一样。他们玩水的方式各种各样，千奇百怪。有的学狗刨，有的学猴晒蛋，有的学黄鼠狼过河，有的学蛤蟆扎猛子，等等。银种没急着下水，他要瞅瞅把自己的裤衩藏在哪里。坑边有一棵大柳树，不少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放在了柳树下面。银种没敢把自己的裤衩和别人的衣服放在一块儿。坑西边长有一片苇子，苇子又粗又深，从水边一直长到岸上，长得很茂密。银种把自己的裤衩藏在苇子丛里了。

银种刚一下水，就被山豹看见了。山豹把银种叫成杂种，说："杂种，过来，咱们玩鱼鹰捉鱼。"山豹老把银种叫杂种，银种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听。银种说："我不玩，你们玩吧。"鱼鹰捉鱼的游戏是这样，七八条鱼或十几条鱼都行，鱼鹰只须一只。游戏开始，鱼们惊恐万状，四下里逃散；鱼鹰张牙舞爪，奋力捉鱼。鱼鹰只抓到鱼的尾巴，或者抓掉几片鱼鳞，只要鱼逃脱了，就不算捉到鱼，还得再捉。直到鱼鹰真正把鱼抱住了，才算把鱼捉到了。鱼鹰一旦捉到一条鱼，那条鱼的角色马上发生转换，由鱼变成鱼鹰。变成鱼鹰后，新一轮鱼鹰捉鱼的游戏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下去，谁都有可能当一回鱼鹰。按道理说，鱼鹰是捉鱼者，鱼们是被捉的对象；鱼鹰处于强势，鱼们

处于弱势，当鱼鹰应该好一些。可是，银种最害怕当鱼鹰，每次轮到他当鱼鹰，那些鱼一反常态，联合起来，对鱼鹰群起而攻之，把鱼鹰攻得少皮没毛，只有招架之力，毫无攻击之功。银种害怕当鱼鹰也不行，他一点儿自主权都没有，人家让他当，他就得当。山豹说话间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银种身后，从水里冒出来，抱住了银种的脖子，说："都来，都来，鱼鹰在这儿呢！"于是，那些男孩子纷纷聚拢过来，把银种围在中央，一齐往银种头上脸上泼水。他们把两手捧在一起，捧成一个个小瓢模样，兜起水来，一下接一下往银种眼睛上泼，鼻子里泼，嘴里泼。这样泼水是很有力量的，天上下再大的雨，浇在银种头上，都比不上这样泼水力量大。下雨是从上面往下浇，人一低头，就把水躲过了。他们泼水是从下往上泼，泼水的目标非常明确，银种低着头都躲不过。下雨落下的是雨点子，他们泼出的是水块子。雨点子有缝隙，水块子没缝隙，直接结结实实地砸在银种脸上。他们一边对银种泼水，一边噢噢叫着，像是敦促银种这只鱼鹰赶快捉鱼。住在跑坑旁边不远处的人家，那些睡得迷迷糊糊的大人们，听到了孩子们的叫声，他们觉得这些孩子玩得可真快乐！他们只知道，天底下的事历来都是鱼鹰捉鱼，都是鱼怕鱼鹰。他们哪里知道，跑坑里的"鱼"何等厉害，"鱼们"翻过来捉弄"鱼鹰"，把"鱼鹰"捉弄得快喘不过气来了。

真的，银种被泼得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他想骂人，想哭。可他不能骂人，也不能哭。一骂人，一哭，就要张开嘴。一张开嘴，水就会泼进他嘴里。然而他的鼻孔关闭不上，还是开着的。他觉得有一股水滋进他的鼻孔里去了，顶得他的鼻根子有些疼。鼻根子一疼，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流眼泪瞎搭了，那么多水往他眼上泼，他流再多眼泪别人也看不见。银种没有别的招儿可想，只有往下一蹲，把头埋进水里去。"鱼们"以为"鱼鹰"这

回真的要捉“鱼了”，才四下里散开一些。银种的头在水下埋着，仍听见头顶上方水泼得哗哗响。人只有一口气，在水下憋一口气的时间是有限的。银种还得从水下露出头来。银种刚一露头，大块大块的水又向他泼来。银种学聪明了，水还没泼进他鼻孔里，他站起来换了一口气，再次把头埋进水里。你们泼的水再多，也没有坑里的水多。不用你们泼我，我自己淹我自己，你们还不满意吗？那些男孩子不满意。他们见银种原地缩进水里，又原地长起，在消极怠工，没有任何捉鱼的行动，当然不满意。“鱼鹰”不捉鱼，他们就捉一条真的鱼，喂一喂“鱼鹰”。这口水坑里野生的小鲫鱼很多，只要你愿意摸，一会儿就能摸到一条两条。有时小鲫鱼会躲进淤泥踩成的脚窝子里装死，他们不用特意摸，用脚一踩就踩到了。他们踩到鲫鱼时，觉得脚下有些硬，以为踩到了一只蛤蜊，弯腰伸手一摸，即捞出一条小鲫鱼。他们对小鲫鱼并不稀罕，一抬手就把小鲫鱼扔远了，从这边的水面扔到那边的水面。银色的小鲫鱼在空中划过一道银色的弧线，落水时啪地响了一声。水坑里除了有鲫鱼，还有鲇鱼、火头、鳌鲦、铡钉、泥鳅、黄鳝、鲤鱼、草混子和胖头鲢子等等，恐怕不下几十个品种。在诸多鱼类当中，鲤鱼、草混子和胖头鲢子不能摸，摸到也得放掉。因为这几种鱼是队里放养的，属集体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捕捉。除去这几种带有公字头的鱼，别的鱼都是野生，都是杂种，随摸随扔都无人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塘里的鱼也是分阶级的，讲成分的。成分好的鱼可以受到保护，可以游来游去。而对成分不好的野生杂鱼，要摸要宰都无所谓。

塘里的水被孩子们折腾得翻了浆，水变得有些浑浊，泥腥味和鱼腥味也散发出来。最先摸到一条小鲫鱼的是山虎。山虎是山豹的哥哥。山虎一只胳膊勒住银种的脖子，把银种勒得向后仰着，一只手往银种嘴里塞鱼，说：“你捉不住鱼，我替你捉。来，

吃鱼，吃鱼!”银种不是猫，没有吃生鱼的习性。再说活着的鲫鱼是很腥的，银种不愿吃。银种绷着嘴，咬着牙，头摆来摆去，以避免山虎把鲫鱼塞进他嘴里去。让你吃鱼，是怕你饿着，是对你好，你不吃可不行。别的男孩子也围了过来，有人拽银种的胳膊，有人捏银种的鼻子，强行往银种嘴里塞鱼。被人捏了鼻子的银种需要呼吸，不张嘴是不行了。他刚张开嘴，山虎就把鲫鱼塞进他嘴里。鲫鱼身上有黏液，滑出溜的，塞进银种嘴里并不难。山虎塞进银种嘴里的是鱼头，塞进去半截，留在嘴外半截。鲫鱼突然被塞进一个热乎乎的黑窟窿，身子受到了压迫，大概觉得不大好受，便拼命挣扎，露在外面的尾巴上下摆动。银种的眼睛被噎得鼓着，急于把鲫鱼掏出来。可他的两只手都被人钳制着，他怎么都抽不出来。银种嘴里的活鱼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只能听凭鱼的尾巴摆来摆去。小伙伴们定是觉得银种这种样子很好看，是一种创造性的景观，想把这种景观多保持一会儿。他们高兴坏了，乱叫乱喊，让大家快来看哪，“鱼鹰”吃鱼啦，“鱼鹰”真的吃鱼啦！其实他们都把这个景观看到了，他们还是愿意喊，他们是喊给自己听的，通过喊叫为自己助兴。喊了一会儿，他们才把银种松开了。

银种把鲫鱼从嘴里掏出来，生气地把鲫鱼扔到岸上去了。鲫鱼已经死了，不会蹦了，落在干地上，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银种呕着喉咙，往水里吐鱼鳞，吐黏条子。不料伙伴们跟他的游戏还没完，只听啪的一声，他两眼一黑，一摊黑泥就糊在他脸上了。这摊黑泥没有一泡牛屎多，但比牛屎稀，黏性也比牛屎好一些。牛屎是黄的，糊在银种脸上的稀泥是黑的。拿臭味相比，黑泥的臭味似乎更强烈一些。这下完了，银种的眼睛、鼻子、嘴巴全被稀泥糊上了，整个脸都被覆盖住了，银种没脸了。实在说来，银种长得眉是眉，眼是眼，鼻是鼻，嘴是嘴，五官是很端正

的，皮肤也很干净，挑不出什么毛病。银种长得有一点女孩子相。男孩子长女孩子相，据说是有福气的。可从目前来看，还看不出银种的福气在哪里。一摊又腥又臭的淤泥把他的脸糊得没鼻子没眼，像戴了一副黑面罩一样，有福气也冒不出来呀。往“鱼鹰”脸上甩稀泥，在游戏里是允许的。塘里能有什么呢，除了水，就是塘底的稀泥。当“鱼鹰”扑来时，“鱼们”可以向“鱼鹰”泼水，也可以向“鱼鹰”脸上甩稀泥。银种没看见往他脸上甩黑泥的是谁，有黑泥在脸，反正他这只“鱼鹰”被彻底打垮了，暂时可以休战。他一边把脸埋在水里洗泥，一边向岸边的浅水处走去。

再说说金种。以前这地方有不少民间艺人游乡唱小戏，唱小戏的爱说一句文词，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里不妨把这句话借用一下，比如金种和银种是两枝花，刚才表了一段银种那枝花，这会儿该表表金种这枝花了。金种把席子铺在屋当门的地上，欲睡，还没睡着。他觉得肚子有些撑得慌。他们家中午吃的是汤面条。每次吃面条，叔叔都要往锅里添很多水。面条不够，青菜来凑。好在生产队里有一个挺大的菜园，每天中午收工时，队里都要给社员分一些菜。今天分黄瓜、茄子、辣椒，明天分豆角、荆芥、米谷菜。除了辣椒，不管每天分到多少菜，叔叔都把菜洗巴洗巴，切巴切巴，统统放进面条锅里煮。饭做熟了，以长幼为序，叔叔先捞了一碗稠的，他捞的多是面条。接着是金种捞，金种也尽量拣面条捞。轮到银种，锅里已没有多少面条可捞。到了盛第二碗，他们只能吃菜。把菜也捞完了，锅里剩的都是咸汤。咸汤也不错，他们每人都盛了第三碗，直到锅底朝天，碗底朝天。金种摸着肚子有些圆，他知道吃的不过是水饱，一会儿就下去了。他听见了小孩子在跑坑那边闹成一片，想象得出孩子们闹得有多疯。以前他也去跑坑里玩水，现在不去了。他认为

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成为大人的重要标志，是自己小肚子下面长出毛来。刚长毛时，他使劲揪过，撵过。不料毛毛看似柔软，竟倔犟得很，竟不可遏止，他撵着撵着，毛毛还是发出了密密的一丛。唉，实在令人叹息！他不愿再去跑坑洗澡，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毛毛。他为自己的毛毛感到惭愧。天热需要洗澡怎么办呢？他白天不洗了，趁天黑洗。他不到跑坑去洗了，就近下到门前的水塘里洗。洗时也不必张扬，不必大喊大叫，只悄悄下进水里，悄悄闭上眼享受一会儿，悄悄把身子洗一遍就行了。

金种刚要睡着，听见水坑边传来洗衣和捶衣的声音，马上就醒了，醒得像水一样清。金种喜欢听棒槌捶衣的声音，声音贴着水面走过去，又从水面返回来，里面就带了水声，听来格外清脆，悦耳。金种一听就听出来了，是自华在水边洗衣服。赵大婶和自华都是在他们家门前的水塘里洗衣服，但她们娘儿俩捶衣服的风格不大一样。大婶捶衣的声响有些迟钝，有些拖泥带水；而自华啪啪啪，捶得又快又干脆。金种不能睡了，趁午后没人走动，他得去水边会会自华，让自华知道他的想法。上个月割麦子时，自华在前面割麦，赶巧他在自华后面捆麦。一般来说，都是女劳力割麦，男劳力捆麦。女劳力把割下的麦子一顺头放在地上，放成一铺一铺。男劳力随便抽出一缕湿麦秧子，拧成要子，把散放的麦铺子捆扎起来，捆成麦个子。然后把麦个子装上架子车，拉到场院里晒干。晒干后放在石磙上摔，摔出麦籽儿，留下麦秆莛子，以备苫房子用。金种瞄见前面割麦子的是自华，一阵欣喜，追着自华的屁股，不由得加快了捆麦的速度。捆到与自华的距离缩短，他就把速度放慢了。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他得多看一会儿自华。自华不是蹲着割麦，是弯着腰割麦。自华干活很要强，一直保持着冲锋陷阵的姿势。自华割下一大把麦，都要

回头放在身后的地上。自华一回头，金种就把自华的脸看见了。自华没回头时，金种只能看见自华戴在头上的草帽。自华的草帽是手巧的自华自己用新麦莛子编成草帽辫子，自己缝制而成。她的草帽格外细白，遮阳的帽檐格外宽大，还格外支棱。帽檐上还用红漆喷了几个字：永远忠于毛主席。自华的草帽好像是一个大花托，自华的脸就是开在花托里的一朵花。在“花托”的衬托下，“花儿”是那样的鲜艳。自华的脸红红的，额头上鼻尖上都是汗珠。自华两鬓的头发被汗湿得打了绺，她趁湿把两鬓的头发抿到了耳后，这样鬓发下面的绒毛就露了出来，像是露出了某种秘密。那些绒毛也是湿的。自华偶尔直一下腰，弯起食指把额头上的汗珠刮一下，让汗水啦啦地流在地上。自华的腰身细细的，在蹲着捆麦的金种看来，自华是那样的挺拔。自华头顶是蓝天白云，面前是一望无际金色的麦田，身边不断有紫燕飞来飞去，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金种被感动得不行。天哪，这一切是多么的好看啊！是多么的美啊！多么的让人想流眼泪啊！金种的想法由此产生，要是能经常看到自华就好了，最好能看自华一辈子。他不敢有过多的想法，不敢想摸自华的手，更不敢想把自华搂一搂，只要天天看到自华，他就很满足。金种探头往水塘边看了看，证实在水边洗衣捶衣的果然是自华。他没有马上走下水塘，又退回屋里。这样空着两手接近自华，显得意图太明显了。金种得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手里得拿点东西去洗。

洗什么呢？金种在屋里瞅来瞅去，竟找不到一件可洗的东西。他不能洗自己的汗褂子。如果洗汗褂子，他就得光着膀子。光着膀子让自华看见，无论如何不太合适。叔叔的汗褂子倒是在床边扔着，汗一层，碱一层，脏得不能再脏。他总不能给叔叔去洗汗褂子，那样太反常，会让叔叔猜破他的动机。如果叔叔知道了他拿叔叔的汗褂子当幌子，不知叔叔又该怎样讥笑他呢。再说

了，他凭什么给一个地主分子洗衣服，凭什么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自尊呢！说来可笑，也可怜，金种最后找到的可洗的东西是一块馏布子。要在锅里馏馍，或蒸拌了面的野菜，须在箅子上铺一块布，那块布就是馏布子。因木条或竹片做成的箅子缝隙比较宽，如不铺一块馏布子，所馏所蒸的食品就会漏进箅子下面的锅底水里去。他们家的馏布子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了，上面疙疙疤疤，恐怕比垫在人家小孩子屁股底下的屎布都脏。有一次银种烧干了锅，还把馏布子烤得煳了一块。这样的馏布子已经很脆弱，肯定经不住搓，说不定一搓就是一个洞。然而，金种所借助的理由只能是这块馏布子。金种来到水边把水撩了撩，给自华一个知会。撩起的水落在不远处的菱角叶子上，打得菱角的小白花晃了几下。自华看了一眼他撩泼的水，没有看他。自华面前的水边放有一扇废弃的小石磨，小石磨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边。小石磨的磨棱子朝上，既可以当搓衣板，又可以当捶布石。自华该怎么洗，还怎么洗；该怎么捶，还怎么捶，好像没受到什么干扰。金种把粘成一团的馏布子放进水里泡，泡一会儿再慢慢展开。自华不看他，他正好可以看自华。自华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把自华从头到脚都收进眼底。他就是要试一试，自华到底会不会看他一眼。金种把馏布子展开了，仍没有洗，而是把馏布子贴泥底铺在水里。他这是又一个试验，试试能不能捉到一条小鱼，或一只小虾。水塘里小鱼小虾很多，它们都很贪吃。馏布子上未洗去的饭嘎巴就是现成的鱼饵，待小鱼小虾来吃饭嘎巴，他捏住馏布子的四个角一兜，或许就把小鱼小虾兜住了。这两样试验几乎有着相同的性质，都需要耐心，都不能着急。有了！自华终于侧过脸看了金种一眼。只是自华的眼神儿不太友好，她皱着眉，咕嘟着嘴，目光里充满排斥和厌烦。她的这种看法不能算是看，只能说是瞥了金种一眼，或剜了金种一眼。谁剜了谁一眼，这种说

法在当地很普遍，他们用字就是这么狠，一下子入骨三分。是的，是入骨三分，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入木三分。对于自华厌烦的眼神儿，金种一点都不吃惊，也不觉得受到了什么打击，只要自华开始看他就行，有所反应就行。可以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华看，其目的就是惹出自华的烦来。不怕自华烦，就怕自华不烦。只要自华烦，就表明他递出的眼神儿得到了回报，并表明他已经在自华眼里挂上了号。据说病人到医院看病，都是先挂号。只有挂上了号，医生才会叫到你的号，给你看病。金种在自华眼里挂了号，下一步，自华就该给他看“病”了。金种庄子里生，庄子里长，对庄子里闺女们的禀性还算比较了解。你用眼神儿给一个闺女发信号，要对那个闺女示好，那个闺女一开始没有不烦的。不管是真烦，还是假烦，反正要烦一烦，好像这是一道必经的程序。你烦了，说明你是害羞的，是洁身自爱的，给自己找对象定的标准比较高，你起码还是个闺女家。如果你不烦，就比较麻烦，别人会认为你急了，想男人了，浪了，下贱了，早就不是闺女家了。金种要加深一下自华对他的烦，他叫了一声自华。自华果然烦得更重一些，说：“瞎叫什么！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接上腔就好，金种说：“起名字就是让人叫的，怎么，别人能叫，我为啥不能叫!”自华说：“烦人，听见你叫我就烦，你就是不能叫。你老看别人干什么!”说话时，她捶衣服的节奏慢下来，捶得也比较轻。话说完，她又把捶衣服的节奏加快，下手也比较重。仿佛金种就是她棒槌下的衣服，需要捶一捶。金种笑了，说：“这就奇怪了，你要是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呢?”自华说：“我不看你，也知道你在看我。看什么看，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金种是什么人呢？金种当然知道。自华无非是指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家地主成分是不错，你赵自华家也不是什么好成分哪！金种问：“你说我是什么人?”自华的鼻子哼了一下，

说："这话问你自己。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成什么人了！"金种说："你要是非让我说，我觉得咱俩是一样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咱俩的地位完全平等，谁也别看不起谁！"自华说："你胡说，我跟你不一样。"金种说："我倒要听听，你跟我怎么不一样。"自华不说话了，把一件衣服抖开，揪着衣服领子在水里漂洗。自华洗衣服没有肥皂，更谈不上用洗衣粉，她就是利用手、棒槌和水的作用，把衣服洗一洗。楮树上落下一颗楮桃子，砸得水面啪的一响。楮桃子没有沉底，很快漂了上来。成熟的楮桃子糜烂成肉红的颜色，水中的鱼儿特别爱吃。楮桃子一落进水里，不知在哪里潜伏的鱼儿便麇集而来，争吃楮桃子的红肉。鱼儿们你一口，我一口，唼喋着把楮桃子推动得团团转。鱼儿们头朝里，尾巴朝外，围绕着太阳般的楮桃子辐射开去，像是太阳放出的光芒。然而一条大鱼从水底潜过来了，它没露出面目，只露出了嘴巴，大嘴巴一张，一吸，就把整枚楮桃子含到嘴里去了。大鱼独吞了楮桃子，随之下潜。下潜时尾巴在水面搅出一个漩涡。金种一指漩涡说："看，一条大鱼！"自华不看，仍不说话。自华把漂洗过的衣服拧一拧，放进身边的竹篮子里。自华加快了洗衣的速度，看来这妮子要逃走。情急之下，金种抬出了毛主席。金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听到金种说出毛主席的教导，自华不禁肃然了一下。但自华很快说："没人跟你互相，你做梦去吧！"说罢，拎起竹篮，拿上棒槌，抽身上岸去了。

金种愣了一会儿，这才想起馏布子。他铺展在水里泥底的馏布子果然引来了几条小鱼，那些小鱼在啃吃馏布子上的饭疙疤。他把馏布子兜起来，连一个鱼瞎子都没逮到。馏布子的透水性能差，水从兜起的馏布子上流走，小鱼也随之溜走了。这个兆头不是很好，金种的情绪有些低落。

五

还回到跑坑，接着说金种的弟弟银种的事。太阳当头照着，银种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银种的好故事还在后头。银种洗去了脸上的泥巴，并没有上岸走人。他玩水好像还没有玩够。那些孩子们都没有走，还尽情地在水里耍把式，折跟头。他们都是上套前的马驹子，牛犊子，嘴上还没有戴笼头，鼻子也没有穿孔，戴鼻圈子，不撒野干什么！他们在水里一玩，往往就是半下午。大人们都出工了，他们还泡在水里不出来。他们的眼睛泡红了，红得跟兔子的眼睛一样。他们的手指头肚先是泡膀了，膀得圆溜溜的。可再泡就瘪了下去，指头肚上出现一个个麻坑。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更让人不解的是，人在水里肚子里的食物消化得特别快。不管你吃得有多饱，不管你的肚子撑得像个大西瓜一样，只消在水里玩上一会儿，肚子不知不觉就小了下去，“大西瓜”只剩下了“西瓜皮”。他们不记得在水里撒没撒尿。也许撒了，也许撒了不止一泡，但他们记不清了。把尿撒在淹到嘴边的水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少一泡尿不见水低，多一泡尿不见水高，谁会记得那么清！但他们肯定记得，谁都没在水里拉屎。他们刚过了不吃屎的年龄，就懂得屎能换工分，能换粮食，就见屎很亲。要是一不小心把屎拉在水里，再捞出来就难了。所以他们都把屁眼子撮得紧紧的，谁都舍不得把吃自家的饭变成的屎拉在水塘里。这就奇怪了，真是奇怪了，吃的一肚子面条跑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很快变成了肉，长在胳膊上了？长在腿上了？他们把胳膊和腿上的肉捏了捏，不像，肉不见增多，好像还少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他们的肚子又饿了，又想往肚子里收拾东西了。

跑坑旁边是队里的菜园，靠跑坑这边种的是茄子。有小孩子悄悄爬到茄子地里去了，摘下嫩茄子当瓜吃。也有的小孩子摘下的茄子太大了，还有些老，不好吃。他们就把茄子当皮球，在水里扔来扔去，看谁扔得远，看谁能砸到别人的头。银种被飞来的泥巴糊了脸，没有大碍，幸好眼睛没有进泥。在稀泥飞来的瞬间，他的眼皮快速关闭，把泥巴挡在外面，把眼珠子保护起来。眼皮仿佛有着单独的防御和快速反应系统，有东西袭来，眼皮不必向大脑报告，自己有权对眼睛采取保护性措施。为防止再受袭击，银种不到深水里去了，只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水区走来走去。说是浅水区，水也不是很浅，水刚好到银种的胸口。

山豹又一个猛子扎到银种身边，说："杂种，背背我。"银种以为山豹又要强迫他当鱼鹰，往前扑了一下，拒绝背山豹。银种没山豹游得快，山豹猛地一蹿，两只胳膊扣住了银种的脖子，银种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了。水有浮力，银种在水里背着山豹并不觉得沉，既然摆脱不掉趴在他背上的山豹，他只得背着山豹在水里走。银种背着山豹在水里走了一会儿，一件令银种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银种的年龄还不大，记忆力发育得还不是很好，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恐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银种觉得屁股后面长起一样东西，像是一条泥鳅，在往他屁股沟子里钻。又像是一根棍子，在顶他的屁股门子。银种没怎么动脑筋就知道了，那不是泥鳅，也不是棍子，是山豹的鸡巴。山豹这个日娘的，原来要拿他的屁股干坏事。银种害羞极了，脸上火辣辣的，一下子变得满脸通红。银种不是一个闺女家，可生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他的害羞程度恐怕不亚于一个少女。他觉得应该骂山豹，就骂了。他骂的是山豹的妈。平时他不敢骂山豹，这会儿山豹这么不要脸，他认为山豹是输理的。狗怕夹尾，人怕输理。输理的人应该挨一挨骂。山豹不吃骂，小声威胁银种说："不许骂我，你这个

地主羔子！你敢再骂，我就勒死你个杂种！”说罢，瓦着腰，使劲端着屁股，与银种的屁股贴得更紧些。往日里，银种最怕人家骂他地主羔子，一骂他地主羔子，他就成了霜打的茄子。可银种今天反了常态，山豹骂他地主羔子他也不怕，继续骂山豹的妈。他骂的声音不是很大，一边骂，一边哼哼唧唧像是在哭。不仅骂，他还双手背后，推开山豹的屁股，护住自己的屁股。山豹也骂银种，他骂的不是银种的妈，是银种的姐。山豹骂得很下流。同时，山豹的胳膊不抱银种的脖子了，他把胳膊下移，并把银种的两只胳膊挪到银种的肚子前面，使劲一勒，把银种的胳膊固定在那里。如此一来，山豹更容易找准位置，更方便往前用力。这种性质可以用一个强字来形容了。银种怎么办？他将怎样阻挡？这种情况类似刚才山虎往他嘴里塞鲫鱼，只不过换了一种“鱼”，眼看这条“鱼”也要给他塞进去。银种唯一能做的是把自己的屁股夹紧，原则是决不能让山豹这个狗日的弄进去。银种曾听说过一个故事。在旧社会，这地方有一个人武功非常厉害，却不显山，不露水。某一日，会武功的人到镇上赶集，一个好动手脚的人跟他开玩笑，用手指抠了他的屁股。他不动声色，该怎么走路，还怎么走路。一边走，一边跟同行的人说话。而那抠屁股的人，手没能再拔出来，就那么一直弯着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只是有些龇牙咧嘴。到了集上，人家把屁股松开，他才把手收回。众人一看，他三根手指头的骨头都被夹劈了。你道怎的，原来那人练的武功中还有一门屁门功，屁门功一发，比铁齿钢牙都厉害。抠他屁股的人，并没有把手指抠进他的屁门，他只用两块屁股股子，就把人家的指头夹成那样，要是真的把指头抠进屁门，不把几根指头统统切断才怪。可惜银种不会屁门功，若怀有那种功夫的话，他对山豹的鸡巴头子一定不客气，不给它夹劈，至少给它夹扁，让它永远硬不起来。

银种不会屁门功就没办法了吗？你干吗老背着山豹在水里走？干吗给山豹提供机会？你不会往浅水处走吗？你不会往岸上去吗？把山豹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他还敢不敢继续捣蛋！这事也不能太怪银种，前面说了，银种是一个像少女一样害羞的少年，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他自己首先就不愿让人看见。要是别人看见了，银种的脸往哪儿搁，首先他自己就会觉得无地自容。再者，别的和山豹一样大的男孩子，都像未骟掉蛋子儿的小公羊一样，一个比一个骚。他们若看见山豹趴在他背上，都向山豹学习，也趴在他背上，他的日子还怎么过！别说人了，连青蛙都知道害臊。银种常在水边或水葫芦叶子上看见一只公青蛙趴在一只母青蛙背上，无人看见它们时，它们趴得稳稳的。一旦发现有人注意它们，它们就双双跳进水里去了。山豹也许正是利用了他害羞的心理，怕别人看见的心理，还有他是地主家的孩子不敢声张的心理，以“背背我”的名义，以跟他做游戏的名义，想干公青蛙所干的那种坏事。银种不是母青蛙，他不会让山豹得逞。有一个孩子看见山豹老在银种背上不下来，问山豹干什么呢？山豹这才脱离了银种，他说：“我骑马呢！”

银种不能让别的孩子再把他当马骑，山豹一从他背上下来，他立即从水里走出来，向岸上走去。太阳仍很热辣，柳树的叶子晒得有些发白。一个留着一撮胡子的老头，在柳荫下坐着，望着水塘，像是回忆过去的岁月。一个种菜园的菜把式，发现了小孩子偷吃菜园的茄子，站在菜园边对那些小孩子骂：“你们谁再敢偷公家的茄子，我就把茄子塞进你们屁眼子里去，把你们的屁眼子撑烂，让你们的屁眼子喝稀饭时漏豆子！”一只知了，吱地叫了一声，从苇子丛里飞出来。知了口气很大，可它的飞翔能力总是很差，总是飞得歪歪斜斜，摇摇欲坠。知了就近飞到柳树上了，总算没有掉下来。银种从苇子丛里拿出自己的裤衩，几乎又

要哭了。他的裤衩再次被人扯开了线。裤衩仍团在一起，还在原地放着，伪装得跟无人动过一样，可裤裆却被扯开了。他把裤衩单独放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还是被人找到了。他往周围看了看，除了那个坐在树下的老头，他在岸上没有看到别的人，猜不出是哪个坏种对他的裤衩下的手。乐意对银种下手的人很多，有的明着下手，有的暗地里下手。他防不胜防，一点办法都没有。银种不明白，他不是一只蝎子，没蜇过人家的手指头；他也不是一只老鼠，没偷吃过人家的粮食和剩饭，人家干吗都跟他过不去呢！就算他是地主家的孩子，就算他是一个没娘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孩子呀！一想到自己是没娘的孩子，他的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把眼睛揉了一会儿，银种还是把被撕开了裤裆的裤衩子穿上了。银种不能光着屁股回家。他的个头长得不算小，腿裆里那东西也长得有模有样，他不能把那东西露在外面。裤衩成了一个筒子，他穿上裤衩像穿了一件裙子一样。只是裤衩后面的那片布长，前面的那片布短，前面的那片布遮羞遮得不是很好。银种把腰弯下一些，并用一只手压着前面那片布，跑着回家去了。

叔叔和哥哥都上工去了，门上落着锁。他们家门口一侧的地上放着一块烂坯头子，一把光屁股钥匙就在坯头子下面压着。银种看看左右无人，才把坯头子拿开，捏起钥匙，打开门锁。银种饿了，想吃口东西。他往锅台上瞅了瞅，一口现成的东西都没有。瓦罐子里还有半罐子凉水，他蹲下捧起瓦罐子，把凉水喝了一气。放下瓦罐子，银种找出针线，脱下裤衩子，开始缝扯开线的裤裆。他的裤裆被人扯开了多少回，他缝了多少回，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不知银种裤裆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人家就是爱扒他的裤子，扯他的裤裆。银种在杜老庄小学上学时，同学们就爱拿他的裤子做文章。课间操时间，他正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有男同学趁他不备，一下子把他的裤子拉下来，从腰间拉到腿弯，

把他的白屁股暴露出来。男同学很得意，哈哈乐着，把他的光屁股指给大家看。操场里当然也有女同学，女同学刚上一二年级，都还小着。但那些女同学好像什么都懂，一个个都很带样儿。她们胳膊搭了胳膊，赶紧别过脸去，从现场躲开。有的女同学还回过头来翻白眼，啐唾沫，骂不要脸。不知是骂黄银种，还是骂那些搞恶作剧的男同学。银种不愿在女同学面前丢脸，他上树折下一些楮树枝子，剥下楮树的皮，做成一根树皮腰带，系在裤腰的松紧带外面。男同学拉不下他的裤子，就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干脆把他摞倒，扯他的裤裆。在扯他裤裆的男同学当中，杜山豹就是其中之一。就此事黄银种曾哭着向杜老师报告过。第一次，老师批准他先回家吧，把裤子缝上再说。第二次老师就批评了他，说他连自己的裤子都看不住，还有脸说！如果仅仅停留在被男同学扯裤裆阶段，黄银种同学的学还可以上下去。有一天下午，杜老师带同学们到生产队的地里学农回来，黄银种发现他的课本不见了，语文课本和算术课本都不见了。没有课本，学还怎么上。黄银种非常着急，急得脸都黄了，出了一头的汗。他问这个同学，问那个同学，谁见他的课本了。同学们都摇头，都说没看见。他找遍了教室的各个角落，连教室外面的厕所里和教室后面的水坑里都找到了，哪里有课本的影子！银种很喜欢上学。他到了上学年龄时，父母都已经死了。叔叔不想让他上学，不愿给他掏学费。叔叔说："你上学有啥用，学完了还得拾粪。有那上学的工夫，还不如现在就开始拾粪。"银种哭了，哭着去找了大姐。大姐给他出了学费，他才得以进入学校上学。因为热爱学习，银种的学习成绩也不错，语文作业和算术作业回回都是五分。没有了课本，银种还是天天按时到学校里去。老师上课时要求同学们把课本拿出来，他没什么可拿的。他想看看邻座同学的课本，人家一下子就把课本拿远了。下课后，银种又哭了一场，

哭得非常伤心。同学们都不关心他的哭，认为他就是爱哭。有的女同学见他哭得咧着大嘴，泪水滂沱，说丑死了。银种是用这种方式与他的学习生活作最后的告别，哭过之后，他回家去了，从此再没有踏进学校的门口。银种连一年级都没上到头。银种想到，他的课本可能被某个同学偷走了，藏起来了，并毁掉了。可他猜不出是哪个同学干的，这对银种来说是一个谜，一个永远的谜。

银种有过多次缝裤裆的经验，应当缝得熟练一些了吧？没有，他缝得一点儿都不熟练。他手里拿着一根纫了白棉线的大号钢针，在裤衩上别来别去，撬来撬去，像用铁锨在地里刨红薯一样。他缝得针脚还是很大，如锔缸的锔子。他缝得潦潦草草，没什么耐心。他像是预想到了，不定哪一天，人家又会把他的裤裆扯开线。他缝得针脚大一些，人家扯起来容易些，一扯就开了。他要是把针脚缝得很小，很密，人家扯起来比较费劲，恐怕就不是扯开线的问题，会把裤子别的地方扯破。那样的话，缝起来就更难了。吃一堑，长一智。银种的经验体现在这里。在银种光着屁股缝裤衩期间，一个洗完澡的小伙伴到银种家里来了，问银种家里有什么吃的，剩馍剩面条都行，给他吃一点。银种说，家里什么可吃的都没有，只有凉水。小伙伴不信，银种就让他自己找。小伙伴掀开锅盖，见锅里空空的，果然什么都没有。小伙伴把锅盖摔在地上，骂了银种一句，走了。队长杜建春家的黄狗来了，进屋嗅了一阵，最后把目标锁定在银种家的粪箕子里，嘴一拱一拱，欲吃里面的大粪。大粪可是好东西。什么是大粪？只有人拉的粪才称为大粪。马拉的粪，牛拉的粪，虽然分量较多，铺的摊子也比较大，但只能称马粪，牛粪，绝对称不上大粪。银种有时跑三里五里，甚至十里八里，都难得拾到一泡大粪。银种绝不允许黄狗吃他们家的好东西。银种跺了一下脚，对黄狗说：

“滚，滚，滚你妈的蛋！”队长家的狗，又不是队长本身，银种用不着害怕队长家的狗，见黄狗的嘴伸在粪箕子里恋恋不舍，银种呵斥道：“狗日的你滚不滚，再不滚我打死你个丈人，扒你的皮，吃你的肉！”黄狗看了银种一眼，这才走了。黄狗走得慢慢的，似乎很不情愿。走到门口，它又站下了，用灵活的舌头舔自己的嘴巴，仿佛在说：“我是队长家的狗，你对我要客气一点儿。你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一件小事，小得像虱子一样，说不说都行。银种裤衩上也有虱子，在他缝裤衩时，一只肥胖的虱子在针尖旁爬来爬去，对银种构成了严重挑衅。银种把针尖对准虱子的背，一下子把虱子刺穿，并把虱子挑了出来，挑得虱子蹄爪朝天。银种把虱子举在眼前看，虽然针尖把虱子穿了个透心凉，但虱子并没有死，爪子还在胡乱挣扎。银种露出了欣赏的表情。在与虱子的力量对比上，银种占了上风。

穿上缝好的裤衩，银种想睡会儿觉。但他不敢睡，只要一睡着，一下午就过去了，整个下午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他要是完不成任务，叔叔和哥哥又要惩罚他，让他参与烧锅，却不许他吃饭。银种每天的任务很单纯，上午拾柴火，下午拾粪。上午拾柴火，是为了保证家里有烧的。他们家买不起煤，队里分的庄稼秆也很少，家里烧锅用柴，主要靠银种天天到地里拾。收完麦子，银种到地里搂麦叶，砍麦茬。收完豆子，银种到地里搂豆叶，砍豆茬。夏天草多，银种要割些青草，放在门前的地上晒干，收起来以备冬天烧锅用。下午拾粪，是为了交到生产队里换工分。既然队里还不许他参加男劳力的队伍干活，既然挣不到劳动力所挣的工分，他只能通过拾粪这条途径挣一点工分。银种在这个由叔叔和两个侄子组成的家庭里不是吃闲饭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银种天天拾柴火，他们家的人就吃不成熟饭。银种还通过拾粪，给他们家的饭锅里多多少少增添一点什么。这地方把男人说成外边

人，把女人说成家里人。从性质上讲，他们家只有外边人，没有家里人。叔叔和哥哥在把银种当成家里人使唤。银种拿起一把铁锨，挎起粪箕子，到野地里去拾粪。银种每天都不会空手而归，因为粪箕子是他们家的茅房，“茅房”里已经有一些大粪在垫着底子。

六

下午的上工铃拉响之后，黄鹤图和金种都去上工。黄鹤图不下地，他的任务是和另一个地主分子到各家各户的茅池里淘大粪。金种和众多的社员一起，到地里锄芝麻。淘大粪和锄芝麻有相近的地方。这块地的草锄完了，那块地的草又长了出来。淘大粪则是，这家的茅池淘空了，那家的茅池又满了。锄草都是夏天进行，而淘大粪一年四季都要进行。所以黄鹤图是队里的专职淘粪员。他们家没有茅房，没有茅池，黄鹤图却不得不天天为别人家清理茅池。黄鹤图未出门就武装好了，他的武装是一只毛主席语录袋，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本。凡是参加队里劳动的社员，不管是男社员，还是女社员；不管你是识字，还是不识字，毛主席语录本人手一册，上工时必须随身佩带。这叫毛主席著作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又叫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战天斗地志如钢。你如果忘记带毛主席语录，那可不行，说明你对毛主席不忠，学习不积极，轻则扣你一天的工分，重则可能要批斗你，让你亮亮活思想，问问你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啥态度。对毛主席语录袋的要求比较精致，黄鹤图和金种都不会缝，也不敢缝。黄鹤图买了红布，金种连夜把红布拿到大姐家，让大姐帮他们缝。语录袋缝得很合适，大小正好装得下语录本。语录袋口有一个盖

子，像衣服兜上的盖子一样，以免把语录本露出来。有人在盖子上缀摁扣儿。黄鹤图和金种都没有缀摁扣儿。语录袋两侧缝成长长的也是红布做成的带子，以便把语录袋像挎枪一样斜挎在肩头。黄鹤图光着膀子，把语录袋从右肩的肩头斜挎下来，挎到左侧的腋下。天天风吹日晒，他的语录袋已经有些褪色，从大红褪成了粉白。他的肚子有些大，语录袋有些小，看上去不那么协调。语录袋的背带也比较细，比一根纳鞋底的线绳子粗不了多少。加上黄鹤图的外号叫猪八戒，身背毛主席语录袋的猪八戒总是显得有些滑稽。然而黄鹤图认真得很，一点滑稽的表情都没有，只要一出门，必定先把语录袋背上身。

另一个淘粪的地主分子姓杜，叫杜建勋。杜建勋也把语录袋和语录本佩带整齐了。杜建勋比黄鹤图多带了一样东西，是一杆红旗。按队里的规定，只要哪里有人劳动，哪里就必须插上红旗，让迎风招展的红旗占领阵地。劳动场所转移到哪里，红旗也随之飘扬到哪里。也就是说，杜建勋和黄鹤图到谁家去淘粪，红旗就插到谁家院子里。淘粪员只有两个，让哪个打红旗呢？政治队长杜建春选择杜建勋打红旗。每天上工，由杜建勋把红旗打出来，收工时妥善保存。打红旗的人就是旗手。队长让杜建勋当旗手，杜建勋像是获得了很大的信任和很大的荣誉。队长不让黄鹤图当旗手，说明黄鹤图跟他是有差距的，是不值得信任的。相比之下，杜建勋在黄鹤图面前有一些心理优势。本来嘛，杜姓是杜老庄的大姓，姓杜的人口占杜老庄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庄里大小干部全部姓杜。杜建勋是地主分子不错，但他姓杜也不错，一笔难写两个杜字，姓杜的对姓杜的总会关照一些。黄鹤图算什么，他们黄家是后来迁到杜老庄的，是杜老庄的外姓人。杜建勋对黄家的人从来就有些看不起。都是地主分子怎么了，地主分子与地主分子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姓黄的地主分子就得听姓杜

的地主分子指挥。

两人碰了面，杜建勋对黄鹤图说："你去把粪勺拿来！"黄鹤图没有说不去拿粪勺，他看着杜建勋，眨眨眼皮说："咱们先办三件事吧。"杜建勋说："不用你说，我知道要办三件事。你还是先去把粪勺拿来。"黄鹤图仍不动脚，说："我看还是先办三件事，办完三件事再说。"说着把语录袋从肚子一侧移到肚子前面。杜建勋把脸子拉下来，说："咱两个，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黄鹤图说："不能听你的，也不能听我的，咱俩都得听队长杜建春的。杜建春让我们干活儿之前必须先办三件事，我们不能违背队长的要求。"所谓三件事：第一件，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第二件，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第三件，唱一首革命歌曲。每天办三件事时，都是由杜建勋提出来，并由杜建勋领着办。黄鹤图今天抢先提出办三件事，让杜建勋觉得非常别扭，仿佛黄鹤图向他提出了挑战，并有与他争夺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意图。杜建勋看破了黄鹤图心中的小九九，黄鹤图不愿意去拿粪勺，就拿办三件事的事来抵挡他。他把黄鹤图的小九九点破了，说："黄鹤图，你不就是不愿意拿粪勺嘛！怎么，去拿一回粪勺就把你的脚走大了？"别人把黄鹤图叫成猪八戒，杜建勋从不这样叫他。杜建勋认为，如果把黄鹤图叫成猪八戒，就太便宜黄鹤图了。猪八戒和孙悟空、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猪八戒的家庭成分不会很高，肯定不是地主分子。猪八戒的相貌虽说丑陋一些，跳来跳去如戏台上的丑角，但猪八戒的本质并不坏，在人们心目中，猪八戒基本上是一个讨人喜欢供人取乐的形象。黄鹤图过去是地主家的二少爷，现在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他凭什么是猪八戒，凭什么沾猪八戒的光！黄鹤图说："杜建勋，你这样说话有问题，有政治问题。这关系到是先办三件事还是先干活儿的问题。"杜建勋说："你他妈的少给我扣

政治帽子，我只是让你拿个粪勺，是为干活儿做准备，并没有正式开始干活儿。”黄鹤图毫不相让，把杜建勋一指说：“你嘴里放干净点儿，不要撒馅子。每个人都有妈，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说拿粪勺不算干活儿，那我问你，你自己为啥不去拿？”杜建勋气得脸都黄了，说：“好好好，姓黄的，我不跟你说了，我算看透你了，我看你还得好好改造。”黄鹤图嘴角那里笑了一下说：“大哥别说二哥，咱俩不都在接受改造嘛！”黄鹤图知道杜建勋老想在他面前摆谱，他不尿杜建勋那一壶，都是地主分子，都是贫下中农的专政对象，谁该压谁一头呢！都在一个庄里住着，谁不知道谁的底呢！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黄鹤图看不起杜建勋，是另有原因。杜建勋是有老婆的人，而且老婆长得比较漂亮，很吸引人。庄里的一些干部，包括副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等，都争着跟杜建勋的老婆宋玉真相好。那些干部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有行使专政权力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宋玉真。他们要找宋玉真谈谈话，或者要找宋玉真调查一些问题，脸子一拉，使用的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表情。他们一说话，宋玉真就很害怕。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宋玉真都不敢拒绝，只能给予配合。宋玉真配合干部开展工作的事，据说有些事情杜建勋是知道的。杜建勋知道了又能怎样呢，他不敢打老婆，不敢骂老婆，连埋怨老婆都不敢，只会在老婆面前哭哭唧唧，作可怜相。这样的男人算什么男人，只能算是一个肉头。男人被别人戴了绿帽子，这里不说戴绿帽子。什么绿帽子，红帽子，他们不懂。他们说是肉头。什么是肉头？顾名思义，就是头上没长骨头，头是软的。手指头上都有骨头，哪个头上没长骨头，都是肉呢？话不能再往白里说，说白了就不好听了。黄鹤图在肚子里是把杜建勋叫肉头的，杜肉头。只是没从嘴里吐出来而已。两人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杜建勋只好同意先办三件事。办完

了三件事，黄鹤图说这就对了，政治挂帅嘛！他这才去拿粪勺。

比起杜建勋和黄鹤图所办的三件事，田野里的三件事办得要正规得多，也隆重得多。首先是到东南地锄芝麻的人多，有八十多个男劳力，往地头一站，黑压压一片。其次是带的语录袋和语录本多，每人都武装得好好的。再次是红旗多。干部们一共扛来了六面红旗，一拉一溜等距离插在了地头。田野里有一些风，红旗受到风的鼓舞，已经飘扬起来，霎时有了革命化的气氛。还有，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民兵连长等不少干部都参与其中，提高了办三件事的规格。政治队长杜建春开始在地头巡视，并问："人到齐了没有？"生产队长杜建明回答："差不多了。"政治队长对生产队长的回答不够满意，说："什么差不多了，少一个人都不行。"生产队长只好又答一遍："都到齐了。"杜建春说："好，准备办三件事。"他站在芝麻地里，面向人群，大声说："都站过来，集中一些，脸朝北，把腰直起来，不要松垮拉屁！"要求社员脸朝北，是因为毛主席住在北京，北京在北方。大家把锄放在地头，挨挤着站成一排，身子站直，面朝北方。杜建春要求："现在大家把红宝书拿出来，贴在胸口！"红宝书就是指毛主席语录本。听到口令，社员们纷纷把语录袋打开，取出红宝书，一手托着红宝书的下沿，把红色塑料皮上印有烫金字的封面朝外，紧贴在胸口上方。杜建春见一个社员腿没有并拢，点着那个社员的名字纠正他，并指责说："又不是让你量地，两条腿叉那么开干什么！"有一个社员把红宝书拿得不够高，杜建春对他说："找你的心，你的心在哪儿，就把红宝书贴在哪儿。"那人把红宝书在胸前挪来挪去，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杜建春只得走过去，帮他把红宝书在心口贴好，说："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怎么忠于毛主席！"

金种年轻，有文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他的动作比

较标准。他双腿并紧，腰板挺直，红宝书贴在胸前，眼睛遥望着北方，俨然是一副舞台造型般的动作。如果不是河西干扰他，他这样的标准化动作可以一直持续到把三件事做完。他担心河西干扰他，站队的时候没有和河西站挨边。等河西已经站好了，中间隔了两三个人，他才站到队里。可河西从队里转出来，还是站在了他身边。河西刚一站定，就顺手在金种的后脖颈上捋了一把。河西是自上而下捋的，从后脑勺一直捋到后脖颈。河西个子高，金种个子低，河西捋金种的脖子很方便，手往下落时，捎带手就捋了。可河西捋得很用力，几乎把金种的脖子捋下一层皮来。掉皮不掉皮的，金种倒不是很在意。让金种不好接受的是，捋脖颈是一种羞辱性很强的动作。捋脖梗代表什么呢？代表砍椽子。砍椽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手淫的代名词。没人考究过这里的人为什么把手淫说成砍椽子，是从砍的动作来的，还是从椽子的形象来的，抑或有什么典故。反正这种说法地域性很强，只有这个地方的人才懂得其中的意思。河西把金种的脖颈当椽子砍，不用说是把金种的脖颈当成男性生殖器了。金种不吃这种羞辱，他转过脸狠狠瞪了河西一眼。河西没有看见他的瞪，河西眼看前方，看着队长。河西的手已从他的脖颈上放下去了，装得跟无事人一样。眼看三件事就要办了，河西放在金种后面的手又有小动作，他掐住金种腰眼里的一块皮，使劲掐。金种疼得直皱眉，像被鳖咬住了一样。办三件事是如此严肃的事情，而河西太不严肃了。但金种不能把河西掐他的事报告队长，他要是报告了，队长不会熊河西，只会熊他。河西也许正是利用他不敢声张的时候欺负他。不行，金种不能白白受欺负。他也背过手去，使劲掐河西的手。这是一种手上角力，是一种背后的较量。人身上的肌肉是相连的，他们手上一用力，必然从脸上、嘴上和牙上表现出来。队长发现了金种面部的异常，点了金种的名，问他干什么呢？金种和河西

的手这才同时松开。

队伍整好后，队长杜建春并没有领着大家办三件事，他对杜建良说：“你来领着办吧。”杜建良是初中毕业生，是队里的记工员，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全队一共有三个辅导员，杜建良是其中之一。杜建春不识字，说字话嘴不跟劲，他担心自己领不好，万一出差错麻烦就大了。他不是不想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伟大他都记不清，怎么领！杜建良到队伍前面来了，给了大家一个后背。杜建春并没有站到队伍里去，站在了杜建良后面。杜建良说：“大家注意了，现在开始办三件事。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杜建良说了万寿无疆，社员们跟着齐声说万寿无疆，连说三遍。每说一遍，都把拿在胸口的红宝书往上举一下。杜建良又说：“现在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杜建良说了永远健康，社员们也是把红宝书一举一举，连说三遍永远健康。办完了第一件事，杜建良转过身来，说：“现在办第二件事，让我们共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下定决心那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员们一齐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杜建良说：“现在我们办第三件事，让我们共同高唱革命歌曲。今天唱什么呢?”他好像想了一下，说：“唱天大地大吧。”他起头唱道：“天大地大，预备，唱！”社员便一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公元一九六九年夏天，杜老庄的地头出现的一个场景。天晴得不错，稍稍有些偏西的太阳照耀着大地。芝麻棵子晒得有些发蔫，像是要晒出油来。芝麻地里的野草倒蓬勃着，显得很有

精神。有绿色的蚂蚱从草丛里飞起来了，飞动时露出了绿色外翅里面粉红的内翅，如一朵飞行的合欢花。燕子在空中飞得很高，它们像是听见了人们在唱什么，想飞得低一些看个究竟。它们不明白，庄稼人不好好干活儿，站在那里发的哪门子神经。但它们在空中简单商量了一下，到底没往低处飞。人们一旦发了神经，是相当可怕的。杜建春家的黄狗从庄里跑出来了，步子轻快得很。它跑过桥头，跑过大路，一直跑到杜建春放在地头的锄头那里，撩起后腿对锄板撒了一泡尿。撒完了尿，它就来到唱革命歌曲的人们面前，蹲下后腿，支起前腿，听人们唱歌。狗类是人类的听众，无论人们做什么，狗类都愿意理解，随时准备向人类表忠心。黄狗的嘴动了动，似乎也要唱革命歌曲。大概因为黄狗记不住歌词，它没能唱出来。

既然参加办三件事的是杜老庄生产队的大部分男劳力，各个年龄段的劳力都有，有河西、金种这样的年轻人，有杜建春、杜建明、杜建岭这样的中年人，还有一些老头儿。那些老头儿一头白头发楂子，脸上的褶子很深，牙掉得没了几颗。不管背诵毛主席语录，还是唱革命歌曲，他们都不会。但他们空洞的嘴必须动，得装成会背和会唱的样子。他们的口形对不上，样子也有些呆板，但他们的态度一点都不儿戏。所有社员都不敢反对做三件事，不认为做三件事是赶鸭子上架，是出洋相。上面让做什么，必定有上面的道理，而且是大道理，听大道理就是了。几十成百的庄稼人，人人手执一个红本本，背着同样的字话，在地头唱着一样的歌，恐怕人老几百辈都没经过这样的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的，也挺神的。过去都是各家种各家的地，一块地里只有一两个人。别说背书唱歌了，跟自己的影子说话，影子都不理。只有到了春天的三月三和秋天的十月二十一，镇上逢庙会了，他们才凑到一起，到会上热闹热闹。若从人多热闹的角度讲，等于他

们现在天天都赶会，都有热闹可凑。当然了，他们过去赶会是到庙里烧香，烧纸，磕头，敬神。现在镇上的神庙拆掉了，上面也不许敬神了，他们只能通过办三件事，敬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

办完三件事，社员们散开，拿起自己的锄头，开始锄地。金种没有立即下锄，他用眼余光扫着河西，还有河东，等他们站好位置，金种才能找自己的位置。他得尽量避免和河西、河东挨边锄地，不然的话，他们弟兄两个又要找茬儿欺负他。在金种观察河西的同时，他发现河西也在观察他，他赶紧把目光躲开了。见生产队长杜建明走过来，金种选择跟着杜建明，杜建明在哪儿下锄，他也在哪儿下锄。他说："队长，我挨着您锄吧，好向您学习。"杜建明说："锄个破地有啥好学的，你还没学会吗?"金种说："会是会，就是没您锄得好。您锄起地来特别好看。"杜建明说："瞎说，锄地又不是扭秧歌，有啥好看不好看的。好了，就在这儿锄吧。"如同金种躲着河西，别的社员不愿挨着杜建明干活。杜建明是老庄稼把式，他们怕杜建明挑眼，而金种为了躲开河西，宁愿被杜建明挑眼，也愿意挨着杜建明干活。他是想把自己置于队长的眼皮底下，寻求队长的保护。其实杜建明对他并不好，从来不拿正眼瞧他，一跟他说话就是命令式的，没什么好气。可杜建明对他总算没有仇气，没有故意欺负过他。河西就不行了，河西已经与他结了仇，一看见他，眼里就充满敌意和杀机，像是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金种心里明白，因为几句话，他把河西得罪了。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把一个中农家的孩子得罪了。他不光得罪了河西，还得罪了河西的爹，河西的娘，还有河西的弟弟河东。

事情由金种的二姐月菊身上起。金种两个姐姐，大姐黄月梅，二姐黄月菊。娘上吊死时，大姐十八岁，二姐十六岁。娘在

世时，大姐就说好了婆家。娘一死，大姐就被婆家的人要走了。大姐婆家的成分也不好，是富农。好在大姐的丈夫是个煤矿工人，挣工资，家庭生活还算不错。二姐还小，还没有说好婆家。二姐长得好看，娘一死，庄里好几个妇女抢着给二姐说婆家。闺女生来是人家的人，家里成分好点坏点没有啥。她们趁着二姐的娘死了，没人给二姐拿主意，趁着二姐自己还没有主意，都想把二姐说给自家的亲戚当儿媳妇。其中一个给二姐说媒的人就是河西的娘，叫陈慧君。陈慧君娘家的成分是地主，婆家的成分是中农。陈慧君娘家的大侄子，都二十七八了，还没有找下老婆。如果再找不下老婆，就有可能拉寡汉。为此陈慧君的娘家娘很着急，陈慧君每次去走娘家，娘都要给她念叨她大侄子的事，让她为大侄子操点心，别管瞎的瘸的，给大侄子说下一个就行。陈慧君每回听到娘的念叨就很烦，好像她婆家的成分好一些，在人前能说上几句话，娘就把给大侄子找老婆的事交给她了。她说："天底下的人都知道老鸹一身黑，你也不想想，谁愿意给老鸹的儿子当老婆！"话虽这么说，陈慧君也不愿意眼看着他们老陈家断根，绝种，一直在暗暗地操着心。在月菊的娘活着时，陈慧君就曾试探性地向月菊的娘提她大侄子，夸她大侄子如何懂事，如何知道见人亲。月菊的娘说，月菊还小，月菊的事等几年再说。这样说等于把陈慧君提亲的意思回绝了。陈慧君并没有死心，一直在等待机会。月菊的娘一死，陈慧君认为机会来了，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她把月菊看成一块地，她要借这块地，把娘家人的人种延续下去。能不能把娘家的人种延续下去，就看她能不能把月菊说服。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光荣而神圣。如箭在弦，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甚至有一些紧张。月菊的娘刚死，她就到月菊家去了。第一次去，她只字未提给月菊说媒的事。她陪着几个孩子流眼泪，帮着几个孩子料理娘的后事。她一

再说几个孩子太可怜了，说月菊的娘太狠心了，怎么舍得下这么好的几个孩子呢！陈慧君的娘家成分是地主，但她不是地主婆。她的男人成分是中农成分，她也跟着享受中农成分的待遇。按土地改革时的阶级政策，革命所依靠的对象是贫农、下中农和雇农，并不包括中农和上中农。中农和上中农只是团结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农和上中农属于一种中间力量，介乎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之间。对他们怎么利用，全靠当权的干部们灵活掌握。干部们拉一拉，他们就站到了革命这一边。干部们推一推，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起初的政策界限是这样，时间长了就笼统了，分不大清了，八九个阶级只简单化为两个阵营，那么中农和上中农就归到了贫下中农的阵营里。队里召开贫下中农大会，中农和上中农也可以参加。这让中农和上中农暗自有些欣喜，一块石头落了地。渐渐地，他们也以贫下中农自居。没人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他们便不说了，一旦有人问起，他们就说得很含混，说他们是贫下中农。陈慧君是以贫下中农的身份到月菊家去的，不用避什么嫌疑。她要几个孩子这样那样，颇有些说一不二的意思。第二次到月菊家，她就带去一块黑粗布，说月菊裤子上的补丁太多了，这块布给月菊做条裤子吧。她把月菊拉在身边，说："我就看着你这闺女好，你娘不在了，你跟着我吧，给我当干闺女吧，我不会亏待你的。"把布留下，陈慧君转身就托了一个妇女做媒人，把她的意思对月菊说明了，要月菊当她的娘家侄的媳妇。陈慧君很有信心，觉得这个事情问题不大。她让月菊当她的干闺女，月菊没有反对。她给月菊送去的做裤子的布料，月菊虽然说了不要，但拒绝得不是很坚决。布料有着定亲彩礼的性质，只要月菊把布料做成裤子，把腿插进裤子里，她再想拔腿就拔不出来了。

别以为月菊岁数小，就没有主意，杏核再小也有壳，芝麻再小也有仁儿，月菊是有主意的。月菊让媒人把布料退还给了陈慧

君。月菊的裤子是很旧，上面的补丁确实很多，但她说，她不能平白无故要别人家的东西。她还让媒人给陈慧君捎话，要嫁，她只能嫁给成分好的人家，地主富农家的孩子她一概不考虑。谁要是把她介绍给地主富农家的孩子，她死也不会答应的。媒人把话捎给陈慧君，陈慧君脸上下不来，当时就有些生气，说："还想攀高枝呢，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嗑瓜子嗑出个臭虱，她还想把自己当仁（人）呢！"陈慧君没有放弃，在继续努力。她托了副队长杜建岭的老婆，让副队长的老婆再去跟月菊说一说。托了干部的老婆去说媒，有一点向月菊施加压力的意思。月菊还是那句话，她可以死，但她决不嫁到地主富农家里去。让她死容易，让她给地主富农家的儿子当媳妇不容易。月菊就是这样，上来就拿死说事儿。一个小闺女家，还是地主家的小闺女，她有什么呢？她一穷二白，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但是，她有死。生不属于她，死是属于她的。死是她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她的全部力量所在。要抵抗一点什么，只有拿出死来。不要以为小闺女家只是拿死当挡箭牌，说说就算了。月菊是认真的，也是伤痛的，谁要是逼她，她真的说死就死。娘已经上吊死了，再死她一个也不多，权当去陪陪娘。

替娘家侄借"地"不成，陈慧君生气生得更大些，骂月菊骂得很难听。她骂月菊是个骚妮子，连腿还不会叉拉呢，就知道挑男人了，光想让贫下中农弄她，"咋啦？贫下中农弄得舒坦些？你想得美，你想让贫下中农弄你，俺贫下中农弄不弄你还不一定呢！"陈慧君的骂还牵涉到月菊的两个弟弟，金种和银种。陈慧君骂道："真有志气你一辈子别嫁人，把你的东西给你两个兄弟留着，你们家自己屙，自己吃。我看你敢不敢！"陈慧君断言："别看你们家有这种、有那种，我看一个种都找不下老婆，断种断得快些。"陈慧君这样气急败坏，客观上等于帮了别的媒人的

忙。有一个媒人抓紧给月菊介绍了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月菊一点头，人家很快就把月菊领走了。

天下的闺女千千万，恐怕比月菊出嫁时那样寒酸的不多。婆家没有给月菊送彩礼，一分钱的彩礼都没送。娘家没有给月菊做嫁妆，别说箱子椅子了，连一件衣服都没做。月菊出嫁时，穿的还是那条打满补丁的裤子。月菊手上提了一个小包袱，里面包的是两件旧衣服，衣服上打的也有补丁。月菊没有坐轿，没有坐车，连自行车都没坐。婆家派了两个妇女，说是迎亲的。她们让月菊洗洗脸，梳梳头，就把月菊领走了。娘死了还不到三个月，月菊给娘戴孝还没戴满，头发上还扎着一根白布条。迎亲的领着月菊走出庄子，她们说把白布条摘下来吧，结婚是大喜日子，戴孝不吉利。月菊没说不摘，她抬眼看见了爹娘的坟，说："我去跟俺爹娘说一声吧！"说着就到麦子地里去了。时值春天，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麦苗已经到小腿深，风一吹波浪滚滚。油菜花和萝卜花开得一片黄一片白。来到爹娘坟前，月菊叫了一声娘，还没叫爹，双膝一跪，就哭了起来。月菊的眼泪像是早就酝酿满了，早就憋着要哭，只是找不到哭的地方，不知道在哪里哭，对谁哭。现在她终于找到地方了，知道对谁哭了，原来爹娘都在地里等着她啊，等他们苦命的闺女啊！月菊痛从心来，悲从心来，一哭就哭了个一塌糊涂，昏天黑地。两个妇女追着她来到地里，又是劝，又是吵，要她别哭了。她还是个哭，哭。一个妇女从背后掐住她的两个腋窝，要把她抱起来。她哭得像是瘫了身子，并瘫成了一堆，人家一抱，她就滑脱出来。没办法，另一个迎亲的妇女只得抱住她的双脚双腿，二人合力把月菊抬出了麦地。她们这么干，完全不顾迎亲的礼仪，不像是迎亲，倒更像抢亲。她们活活地把一个小闺女从她父母的坟前抢走了。一把月菊抬到路上，她们顺手就把月菊头上戴的孝摘了下来，扔进了麦地里。

主人一瞪眼，家狗三瞪眼。谁家养的孩子，就是谁家父母的狗。父母对谁家有气，难免会影响到孩子。陈慧君骂月菊的话，她的两个儿子杜河西和杜河东都听见了。河西、河东对娘都很孝顺，他们要替娘出气。月菊嫁到外村去了，嫁得还不算远，而且嫁到了贫下中农家，成了贫下中农的老婆，他们没法找月菊出气了。这不难，月菊走了，她还有两个弟弟留在杜老庄，他们便把气转嫁在金种和银种身上。河西一见金种，就喊金种地主羔子，还说："姓黄的地主羔子过来，让我教育教育你！"一开始金种没吭声，只是对河西翻翻白眼。金种的爹娘确实是地主分子，这没办法。尽管他的爹娘都死了，都埋进坟里去了，爹娘的地主分子身份是不会改变的。但金种最反对别人把他叫成地主羔子，对这种叫法反感极了。什么东西才叫羔子，只有母羊生的小羊羔才叫羔子。他是人，不是羊，凭什么把他叫成羔子，凭什么把他当成家畜！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羔子前面还加了地主。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不仅从血缘上把他和地主联系起来，还从政治身份上把他和地主联系起来，等于把他打进了地狱里，他的一辈子都完了。他一听见别人叫他地主羔子，像是受到最大的歧视和侮辱，他的血就往头上涌，两眼就有些发黑。人们骂他别的，他受到的刺激都没有这样强烈。他宁可让人家骂他老八辈，也不愿听人家叫他一声地主羔子。他甚至宁可让人家照他头上打一棍，把他打昏，打趴下，也比人家叫他地主羔子心里好受些。他心里敏感到不敢看见人家的小羊，一看见小羊，一想到羔子，就赶紧躲开了。终于有一次，当河西又叫他地主羔子时，他忍无可忍，顶撞河西说："你这样叫我，也这样叫你表哥吗？你表哥也是地主羔子呢！你还是地主分子的外甥呢！"

河西被顶撞得有些愣怔，显然，金种顶到他的痛处了。他无法否认，金种说的也是事实，只是他不愿承认罢了。他指着金种

说："你胡说！你敢再说一遍，我揍死你个丈人！"

金种没有再说，这就够了，就这样几句话，就把河西以及河西一家得罪透了。金种顶撞河西的话，河西没敢跟他娘陈慧君说，他知道娘忌讳这些话。河东是一个喜欢挑事的人，把金种说的话对陈慧君说了。陈慧君当时没说什么，只在心里咬了牙印。有些话不能在外面吵吵，吵吵多了，只能越描越黑。一回到家，她叫过河西，就问："金种骂了你，你咋不撕他个狗日的嘴呢！"河西说："我正要撕他的嘴，他吓跑了。"陈慧君说："他跑了就拉倒了？他有腿，你没腿吗？你为啥不撵他呢？撵到水坑里捉鳖，撵到老鼠窝里捉老鼠，看他能跑到哪里去！撵上他撕烂他的嘴，看看他嘴里的黄屎有多少！反了他了，一个地主羔子，敢骂贫下中农！"陈慧君骂了金种，又骂了大儿子河西，嫌河西太面，瞎长了一个大个子。一个贫下中农的后代，受一个地主羔子的欺负，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她给河西布置了任务，再见到金种，一定要抽他的脸，撕他的嘴。陈慧君越说气越大，眼里噙满泪水，她对河西说："你要是不替我出这口气，我权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河西的爹叫杜鹏飞，杜鹏飞跟老婆陈慧君的关系一向很好。杜鹏飞跟陈慧君结婚的时候还是旧社会，还没有分阶级，那时陈慧君的家境要比杜鹏飞的家境好得多。但陈慧君没有嫌弃杜鹏飞，嫁给杜鹏飞时还带来了不少嫁妆，杜鹏飞心存感激。杜鹏飞当然要站在老婆的立场，不允许别人给老婆气受。杜鹏飞出来说话了，他说："地主羔子还不老实，见了他只管给我打，打死他个小舅子，看他老实不老实！"这话厉害了，差不多等于把金种判了死刑，并对金种下了追杀令。执行命令的是杜鹏飞和陈慧君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河西，另一个是二儿子河东。河西已经结了婚，他的老婆也支持丈夫对金种进行惩罚。

太阳渐渐西斜，人的影子渐渐向东，并越拉越长，越拉越细。在阳光的作用下，人的影子无疑是对人体的虚构。一开始虚构得还不离谱，还八九不离十。后来就虚构得有些夸张，有些不着边际。加上锄芝麻的人们手里都有一杆锄，锄杆一动，影子简直有些顶天立地，比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都神奇。金种锄地已锄得很熟练，称得上进退自如。他的熟练在于他的放松，他的放松来源于他的自信。金种不是一个笨人，学锄地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他已经捋了好几年锄杆。他的锄杆新安上时是涩的，捋了这几年，用汗水浸泡了这几年，已变得十分光滑，表面仿佛有一层玻璃质的东西。他站得很稳，投锄很轻，锄板吃土却不深不浅，极有分寸。他收锄时哗哗剥剥一阵响，野草就被他连根铲除了。他一锄挨一锄锄过去，锄与锄之间一点空地都不留。锄芝麻不仅仅是锄掉野草，还有其他两项功能：一项功能是保墒；另一项功能是间苗。所谓保墒，就是保持地里应有的水分。把表面一层土锄松软，等于给地盖了一层被子，下面的水分不会蒸发那么快，好的墒情就被保住了。间苗也很重要。种芝麻是撒播，就算撒芝麻的人撒得再老练，芝麻苗子长出来，也不会那么均匀，也有扎堆的情况。间苗就是把扎成一堆的苗子剔一剔，剔除那些瘦苗，小苗，只留下一些肥苗，大苗。金种剔苗剔得格外小心，他用板锄一角，把多余的苗子剔除，对留下的苗子连一根毫毛都不会碰到。他偶尔看一眼杜建明，并不是指望杜建明对他的劳动作出评价，而是在向杜建明看齐。他不能锄得太快，不能超过杜建明，得和杜建明保持齐头并进的速度。

因下午上工晚，队长不再安排中间休息，要一直锄到太阳下山。没有休息时间，河西就没有理由接近他。地头是一条高高筑起的河堤，锄到河堤那里，有人掏出家伙，对着河堤的脚撒了一泡尿。他们穿的都是裤衩，掏家伙时从来不脱裤子，从一侧宽大

的裤腿那里就把家伙掏出来了。撒完尿当然也不用提裤子，把家伙放开手，裤腿就罩了下来。金种看见，河西也在撒尿，一边撒尿，一边扭头乱瞅，显然是在瞅他。金种要是也去撒尿，河西就会掂起家伙，把尿撒在他身上。河西往他身上撒尿不是一次两次了。金种不去撒尿，他身上的水分大都变成了汗，从汗毛眼儿里流了出来，没有变成尿。就算他肚子里有尿，他宁可把尿憋在尿泡里，也不在地里撒。他得处处小心，不能给鹰犬一样的河西留下可乘之机。河西不怎么爱说话，是一个阴沉的人。金种老是被一个阴沉的人盯着，说实在话，他心里有些发毛。从各方面讲，他金种都不是河西的对手。河西家的成分好，他家的成分不好，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河西打了他，骂了他，别人都认为是应该的，他无处说理。河西除了弟弟河东，还有不少堂兄堂弟。一旦他和河西动起手来，那些人都会给帮河西，不把他捶扁才怪。他和河西一对一也不行，河西那么高，那么壮；他这么矮，这么瘦，垫底子的肯定是他。惹不起只有躲。比如兔子遇见了狗，遇见了鹰，怎么办呢？只有躲起来，或者赶快跑掉。收工时，金种没敢马上走。锄草锄掉的有一些野菜，他装着捡一些野菜，拖延一些时间。看见河西跟别的社员一起走了，他才从地里走出来。走进庄子口，他仍没有放松警惕，眼睛仍追踪着河西。他担心河西埋伏在一个地方，打他的伏击。果然，河西下到路边的坑里去了。河西一定是装作到坑里洗手，或洗别的什么东西，等他走过去，河西就会从坑里蹿出来，拦截他。金种不会上河西的当，他原地站了下来。等河西真的进庄子去了，金种才敢回家。这一天，他平安无事。

第三章

七

芝麻开花了，豆子结荚了，金种追求自华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为什么？赵大婶要拿闺女自华给儿子换亲。赵大婶目光长远，是一个为赵家负责的人。丈夫死了，她要对得起自己的丈夫，把丈夫的根留住，把赵家的种传下去。她家的成分是地主，指望别人给她的儿子提亲，指望别人家的闺女给她当儿媳妇，一点门儿都没有，恐怕两个儿子都娶不回一房媳妇来。赵大婶心里有数，家里唯一的指望就是自华了。她打定主意，要拿自华为儿子换回一房媳妇。如果说这是一个买卖，一桩生意，这可是大生意。这桩生意关系到赵家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这样的生意贫下中农不会跟她做，因为双方地位不对等，价值不对等，贫下中农只进，不出，形不成交换关系。要交换，她只能跟地主家交换，把她的闺女交出去，把地主家的闺女换回来。她知道自华，自华心高气傲，不愿给地主家的儿子当老婆，不愿从这个火坑跳到那个火坑。可这事儿由不得自华。一头是闺女，一头是儿子。闺女是人家的人，儿子是自家的人。哪头轻，哪头重，赵大婶心里一

清二楚。为了儿子，为了赵家传宗接代，她不牺牲闺女，还能牺牲谁呢！因与黄家是近邻，赵大婶难免想起黄家的金种和银种。要是金种的娘不死，月菊不会白白地被人家领走，金种的娘一定会拿月菊给金种换回一房媳妇来。她必须汲取黄家的教训，她不能死。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她就要为儿子做主。赵大婶也看出了金种对自华的意思，丝瓜秧子找喜鹊攀亲，这让赵大婶觉得可笑。这个事赵大婶不用提醒自华，自华自己就会解决好。不管"丝瓜秧子"的须子伸得再长，往墙头和树上爬得再高，"喜鹊"睬都不会睬她一眼。

赵大婶前期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经过一再筛选，终于为赵家找到了一家比较合适的交换对象。那家在杨家桥，姓杨，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杨纪功，闺女叫杨纪英。杨家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杨家拿杨纪英换亲给谁换呢？不用说，当然是给哥哥杨纪功换。而赵家是两个儿子，老大赵自良，老二赵自民，拿赵自华给哪个儿子换亲呢？这事也不难，遇到这样的事，他们就向自然规律请教。草荣草枯，花开花落，平日里他们并不把自然规律当回事。但人毕竟是从自然中来的，骨子里对自然还是存有敬畏，一旦遇到大事，他们还是愿意向自然学习，拿自然规律当规矩。比如给大儿子换亲还是给二儿子换亲这个问题，人们不一定从正面回答，只反问一句：是大麦先熟还是小麦先熟呢？这个反问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当然是大麦先熟，小麦后熟。那么，大麦代表的就是大儿子，小麦代表的就是小儿子。既然有了答案，既然顺乎自然的答案谁都驳不倒，拿自华换来的人只能给自良当老婆。趁一天下午下工之后，赵自良来到杨家桥杨纪英家让杨纪英看过了。赵自良在外间屋，杨纪英在里间屋。赵自良在明处，杨纪英在暗处。杨纪英没让赵自良看见她，只隔着箔篱子跟赵自良说了几句话。杨纪英对赵自良的印象不是很好，嫌赵自良长相

太闷，说话太肉，岁数也比她大得多一些。但杨纪英到镇上赶集时见过赵自良的妹妹赵自华，知道赵自华长得不错。为了能给哥哥换到一个不错的老婆，杨纪英把眼泪咽在肚子里，认了。

轮到赵自华相看杨纪功时，赵自华一百个不愿意。娘让她梳梳头，她不梳。娘让她洗洗脸，她不洗。娘找出一件浆洗过的衣服，让她换上，她也不换。接过衣服甩手扔到床上去了。按说一个闺女家不能在娘家住一辈子，总要出门子的。可赵自华不愿意以交换的方式出门子。一提换亲，她心里就别扭得很，也委屈得很。她不是赵家的一斗米，也不是赵家的一只鸡，而是一口人，凭什么拿她换来换去！娘说："闺女，你替娘想想，娘要是有一点办法，也不会让你受这个屈。"自华说："你光说让我替你想想，你啥时候替我想过！我看你就是偏向，心里只有你儿子，从来就没把我当人看。"娘说："闺女，你这话说重了！"娘说自华把话说重了，她的口气并不重，接着说，"你这是成心气我，成心不想让你娘活。你想让你娘死容易得很，不用说这样的狠话。跟你说实话，你娘早就不想活了，要不是为着你们兄妹几个，我早就像金种他娘那样，一根麻绳吊死了。闺女，你想想，你娘死了，你能有什么好呢，你两个哥哥能有什么好呢！到时候，你两个哥哥连一个家里人都找不下，连一个后人都没有，咱们赵家在杜老庄就算绝后了。就算你出了门子，有了一家人，你能不回娘家看看吗？你回到娘家，连个喊你姑的侄子都没有，你心里啥滋味！再往远里说，人家把你爹娘的坟都平掉了，你想给你爹娘烧张纸，都找不着你爹娘的坟头啊！我的亲闺女，到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啊！"娘说着，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娘流着眼泪，一点儿也不耽误说话，眼睛还是那么看着自华，跟没流泪一样。自华把头低下了，她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娘的话给她指出了一个方向，很远的方向。她仿佛真的看见自己在野地里找爹娘的坟

头，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那是多么让人心碎的一幕！自华说："娘，你啥都别说了，我认命还不行吗？谁让我没生在一个好人家呢！"

自华拒绝再看杨纪功。既然事先确定好了交换关系，既然人家已经同意把杨纪英换过来，她再走那个过场有什么用！用黑布蒙上眼把自己换过去就是了。她是认命认到底的意思，也是表示抗议的意思。可娘坚持让她把杨纪功看看。娘说现在是新社会了，讲究个婚姻自由，两个人还是互相看看好一些。娘竟然还跟她提婚姻自由，真是可笑透了。如果这样的交换婚姻也算婚姻自由的话，对婚姻自由真是天大的讽刺！自华拗不过娘，娘还是让杨纪功到她们家来了。自华没见过杨纪功之前先就不满意，见了杨纪功更加不满意。且不说杨纪功比她大好几岁，且不说杨纪功像个半老的老头儿，就杨纪功那个晦气样儿，她就受不了。杨纪功耷拉着眼角，耷拉着嘴角，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一点儿精神气儿都没有。就算你是地主家的孩子，就算人家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你不能一点儿心劲儿都没有呀！人家可以不把你当人，但你自己得把自己当人，还得朝当人的路上奔。如果自己先把气撒了，自己把自己都不当人，谁还愿意把你当人呢！自华想起了金种。别看金种无爹无娘，人家口口声声把他叫成地主羔子，可金种自己没把自己打倒，金种的心劲儿还不小。从这个意义说，杨纪功还不如金种。媒人问自华怎么样，对杨纪功满意不满意。一问二问自华都不说话，只是眼里涌满了泪水。娘替自华回话："孩子没说不同意，就是同意了。你去跟杨家说吧。"这就是娘的逻辑，是不由分说的逻辑，也是狠心的逻辑。媒人一走，自华一头扑到床上痛哭一场。

换亲的事定下来之后，自华的眼里像是没有干过，低头是湿，抬头是湿，看哪儿都是湿的。自华当初给自己定下找对象的

条件并不高，不管对方是高是矮，也不管对方有文化没文化，只要是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就行了。她没有别的机会，一辈子只有嫁人是个机会。如果她嫁到贫下中农家，就是贫下中农的儿媳妇。那么她生了孩子呢，就是贫下中农的孙子和儿子，她也随之成了贫下中农的娘。到那个时候，她谁的白眼都不用吃了。这是多么美好的憧憬！她相信只要她有决心，找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并不难。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贫下中农的孩子毕竟占绝大多数。不信看看月菊，月菊都找到了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都成了贫下中农的儿媳妇，她怎么就不能呢！然而她的决心一碰到娘的决心就完了。好比娘的决心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她的决心连一枚薄皮的鸡蛋都不如。她是地主家的闺女，还得嫁到地主家去当媳妇。等她生了孩子呢，还是地主家的孩子。她没有出头之日，她的孩子也不会有任何前途。她为自己发愁，等孩子长大了，还得为孩子发愁，想想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自华的美好憧憬就这样轻易地被打碎了，一如打碎了一个鸡蛋，蛋清蛋黄流了一地，再也收拾不起。

赵大婶不是不知道自华心里的苦处，当着地主婆的她，对苦处的体会比自华深刻得多。土地改革时，她的男人挨了绑，挨了吊，拳脚更不知挨了多少。人家还给她的男人戴了牲口才戴的笼嘴子，笼嘴子里塞了麦草，命她牵着男人游街。她牵着男人游到庄东头，再游到庄西头。她手里还拿着一只破铜盆，走几步就敲几下，让庄里的人都出来看。打完了，游完了，男人就倒下了，很快变成了一具尸体。出这些变故时，自华还小，还在她的怀里吃奶，恐怕什么都不记得。自华长大后，她没跟自华讲过那些事。那些事讲不得，弄不好万一让别人知道，人家就会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她列出新的罪状。罪状的名字叫与贫下中农争夺下一代，企图向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攻倒算。再说她也不想讲。

那些伤口已经结了疤，她没有勇气揭去伤疤，把伤口重新暴露出来。新伤易补，旧伤难堵，倘在旧伤处再添创伤，她心上流血都流不起。闺女是娘的连心肉，赵大婶也不是不心疼自华。一想到闺女从这个地主家，到那个地主家，赵大婶心疼得揪揪着，揪得好像比兔子的心蛋子都小。知道自华的苦处也好，心疼自华也好，她不跟自华多说话，更不会陪自华流眼泪。她让自华干活儿时，甚至连自华的眼睛都不看，喊自华烧锅，看的却是磨盘。她不能让自己的心软下来，不能毁了百年大计。为了感谢媒人，赵大婶用手巾包了几个鸡蛋，让自华给媒人送去。自华说："我不去！"赵大婶说："你不去谁去！去吧，跟人家说几句好话。"自华说："你咋不叫俺大哥去呢？"赵大婶说："你大哥拙嘴笨舌的，说句话嘴里跟噙个热茄子一样，他想去，我还不让他去呢！"自华只得去了。媒人过来跟赵大婶商量给杨家送彩礼的事，赵大婶对媒人说："俺自华可是个好闺女，从小就听话，懂事，又勤快，心眼儿也好。我可是有点对不住我闺女啊！"娘跟媒人说话时，自华没在跟前，正在灶屋里烧锅。娘说得声音不小，自华都听见了。自华听得出来，娘跟媒人说话时，心里想的是她，是故意说给她听的。自华的鼻子一酸，眼泪又流了一大串。

心中有愧的还有一个，是自华的大哥自良。因中间差着六七岁，他们兄妹的关系是疏淡的，两个人很少说话。他们一个门口进出，一个锅里吃饭，两个人每天说的话恐怕还没有饭碗里的筷子多。自华给大哥做鞋，给大哥洗衣服，这时候当大哥的应该夸奖妹妹吧，对妹妹说点好听的话吧。大哥没有。大哥把新鞋穿上了，在地上踩了踩，说合适。大哥把妹妹给他洗过的衣服穿上了，说干净。大哥说话就是这样，俭省。人家过日子是俭省粮食。大哥是俭省话。大哥俭省话比人家俭省粮食还要俭省。大哥是说出的少，没说的多。大哥那样说，就算是感谢妹妹了。大哥

偶尔跟妹妹说句话，也不看妹妹的脸，不和妹妹对视。在妹妹面前，大哥好像有些害羞似的。是的，大哥是个害羞的人，是个木讷内向的人，也是一个心重的人。

自良嘴不巧，手巧。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笨和巧是分着来的，嘴巧的人不一定手巧，嘴不巧的人往往手巧。自良会做木匠活儿。锯子、刨子、锛镢、凿子等木匠用的家什，他样样用得得心应手。大件的活儿，他会做门、窗、大床、箱子、棺材。小件的活儿，他会做案板、凳子、锅盖、擀面杖。在小件的木匠活儿里，纺车比较难做。连一些老木匠，都不敢做纺车，怕做出的纺车不会转，丢人现眼。纺车不是案板、凳子，给它们安上四条腿，往地上一放就行了。纺车须有翅子，有轴，做好了得会转。这么说吧，别的东西都是死的，纺车几乎是一件活物，做好一架纺车，你得让它活起来，飞起来，才行。自良连纺车都敢做。他埋着头，摆弄来，摆弄去，居然把一架纺车做出来了。他把纺车的摇把摇了摇，纺车的翅子噌噌的，转得像一朵花一样。原来他们家只有一架纺车，娘纺线时妹妹就不能纺线。有了新纺车，娘和妹妹可以同时纺线。自良还会织网，撒鱼。他把网纲固定在石榴树的粗枝子上，手里捏着一把木梭，无名指和小指微微跷着，梭子在网眼里穿来穿去，一会儿就织出一大片。自良撒鱼的技术在杜老庄也是数得着的。别人撒鱼是推小车似的撒法，网撒不远，只能撒在岸边，只能逮近处的鱼。自良的撒法是天罩似的撒法。他把网做好，在岸边站稳，腰身一拧，来个九十度转弯，手里的网刷地就投了出去，一直投到水坑中央。在运行过程中，网就张开了，张得圆圆的。网入水时，还是张得圆圆的。张圆的撒网仿佛从天而降，天罩因此而得名。自良有这等绝技在身，倘若他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知怎样受夸呢，不知怎样吃香呢！最起码，找一个老婆不成问题。自良的成分不好就不行了。有句话叫

一好遮百丑。这句话在自良身上翻过来了，叫一丑遮百好。随着年龄日益增大，自良也想找一个老婆，成一个家。草留种子树留根，人一辈子活什么呢，不就活个后代人嘛！如果连个后人都留不下，这一辈子岂不是白活了！抛开这个不说，他如果能成个家，至少让娘少为他操点儿心。说良心话，他没想过拿妹妹为他换亲。爹不在了，他是这个家的长子，若拿妹妹给自己换老婆，良心上怎能说得过去！

娘跟自良说了换亲的事，自良把头低了好一会儿，才说："娘，这不合适。"娘问他有啥不合适的。他还说不合适。娘说："闺女大了终归要嫁人，她嫁到哪家不是嫁呢！"自良说："我爹不在了，我是当大哥的，我不能连累我妹妹。自华要嫁，也应该嫁一个好人家。"他说的好人家，指的是贫下中农。自良抬头看看娘，眼里已注满泪水。娘却生气了，说："还有脸说你是当大哥的，你要是有本事，给我娶一房媳妇回来，我还用得着拿你妹妹跟人家换吗？你们一个两个塌脑无才，不把自己当男人，连个长头发的都找不着，你让我怎么办？你们赵家要是绝了后，是我的罪过还是你的罪过！"自良的眼泪没流出来，又憋了回去。自良说："那，要是自华不同意怎么办？"娘说："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同意不同意，也不能完全由着她的意儿！"

自良能为妹妹做点什么呢？他要帮妹妹做一个箱子。妹妹出嫁，没有什么嫁妆可陪送，如果不给妹妹做一个箱子，实在说不过去。床底下放的有几块桐木板，征得娘的同意后，他把桐木板取出来了，开始给妹妹做箱子。白天出工不能做，他就晚上做。在屋里老点着灯太费煤油，趁着院子里有月光时，他就到月亮地里做。他用刨子把木板刮平了，用手摸摸，拿起来对着月光照照，再刮。把木板刮平了不算，他还要把木板刮光，刮得像月光一样光。他闭着嘴巴，院子里只有刨子与木板及月光对话的声

音。他做得很用心，似乎要把轻柔的月光做进箱子里，把他们兄妹间的骨肉之情也做进箱子里。别看平日里他和妹妹很少说话，各干各的活儿，各走各的路，但他们毕竟是一娘同胞，骨肉是相连的，骨子里是亲的。这种相连平常看不出来，一旦妹妹要出嫁，那种骨肉分离的痛感才从他的生命深处冒出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帮妹妹做点什么，才能把心上的疼痛稍稍缓解一下。

箱子做好了，自良还要往箱子上涂漆。别的人家都是往箱子上涂锅烟子，然后再涂一层桐油，只把箱子的白茬盖住就完了。那样涂出的箱子深一块，浅一块，斑斑驳驳，特别难看。自良要用真正的漆把妹妹的箱子漆一漆，漆出光亮来。买漆需要钱，自良没跟娘要钱，也没让娘卖粮食。他还是在下工之后，趁着月色到东河撒鱼去了。东河是一条长河，往北不见头，往南不见尾。东河不属于哪一个庄，它属于这块广袤的土地。河水是流动的，河里的鱼也是游动的，谁捉到就是谁的。东河里没什么大鱼，都是一些鲫鱼、火头、鳌鲦、鲫花等碎鱼。东河里的鱼也不多，自良撒一网，撒一网，网落下满怀希望，网拉上来往往是空的。自良不着急，接着撒就是了。每拉上一网，他都弯下腰，把下面的网兜一点一点撩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鱼。在月光的照耀下，有时银光一闪，他发现了一条鱼。他心里的银光也一闪，就把鱼从网眼里取出，放进系在身后的鱼篓里去了。有时他怀疑自己从网里取出的不是鱼，而是一块月亮。当他把鱼放在鱼篓，听见鱼在鱼篓里打扑拉，才相信自己确实撒到了一条鱼。晚上撒了鱼，自良把它交给娘，让娘到镇上赶早集把鱼卖掉，换来的钱攒起来买漆。如果钱花不完，自良还打算给妹妹买一条披巾，要红的。

八

自华还有一个哥哥，是她的二哥赵自民。在换亲的问题上，自民该如何表现呢？表现个屁，自民没什么可表现的。娘做主，定下来拿妹妹给哥换亲，他一点儿嘴都插不上。这事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只能靠边站。不过自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妹妹是两个人的妹妹，又不是大哥一个人的妹妹，凭什么就一定给大哥换亲呢！要说跟妹妹走得近，因妹妹的年龄跟他更接近一些，他跟妹妹的关系也更好一些。妹妹小时候，都是他领着玩。春天来了，他折下一根柳枝，做成一支柳笛，给妹妹吹。夏天石榴花开满一树时，他摘下最大的一朵红花，用草茎给妹妹绑在头上，让妹妹当新娘子。到了秋天，庄稼地里的蛐子总是很多，很肥。他领上妹妹的小手，一块儿钻进茭草地里或豆子地里逮蛐子。成串的蛐子逮回来了，他把蛐子放进锅底的暗火里烧。蛐子烧熟了，他自己吃，也给妹妹剥着吃，把妹妹香得一个劲儿地叫二哥、二哥。要是有人打了妹妹，他就去找那个人替妹妹出气。比如有一次月菊打了妹妹，他找到月菊，就拧月菊的耳朵，把月菊拧得鬼哭狼嚎。从那以后，月菊再也不敢欺负妹妹。有时候，他也会跟妹妹说句笑话，哄妹妹乐一乐。他想，要是问一下妹妹的意见，问妹妹更愿意给谁换亲，说不定妹妹更倾向给他换亲。嘴边上的话，人人都会说：你和你哥是一个娘的亲弟兄，给谁换亲不都一样嘛！等有了孩子，不都是你们赵家的后代嘛！但自民觉得，哥是哥，他是他，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吃饭用各自的嘴，撒尿用各自的家伙。谁都不能代替谁吃饭，也不能代替谁撒尿。谁家弟兄们都是一样，他们从同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一

开始是近的，后来就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具体说吧，等妹妹把杨纪英换过来，等杨纪英成了哥哥的老婆，杨纪英生下的孩子只会把哥哥叫爹，不会把他叫爹，只会把他叫叔叔。再向远里说，等哥哥有了孙子，只会把哥哥叫爷爷，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呢？得靠后人为他作证。没有后人，没人记起他，他谁都不是。他烟消云散了。他有些害怕，也想抓住点什么，留下点什么。自民也听说过大麦先熟小麦后熟的话，但先熟怎么了，先熟不一定等于好，后熟不一定等于差。不知人们想过没有，大麦的产量还低呢，磨出的面还发黏呢，蒸出的馍还发黑呢！而小麦，不但产量高，磨出的面筋道，蒸出的馍也白。过年时各家祭祖，都是用小麦面蒸馍，没有一家用大麦面蒸馍的。生产队里每年种的大麦总是很少。大麦打下来，一般也不分给社员，都是连皮子炒一炒，磨一磨，当牲口料。而队里大面积种的都是小麦，分给社员的口粮也是小麦。两样粮食放在一起，人们肯定都是挑小麦，不挑大麦。自民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了小麦，他为小麦叫屈。

自民有些赌气，出来进去沉着脸不说话。这天晚上家里做好了饭，赵大婶对自华说：“喊你大哥二哥吃饭。”自华喊了大哥，大哥答应了，说就来。二哥在堂屋的黑影里坐着，自华又喊了二哥，二哥却说：“你们先吃吧，我不太饿。”他们做的晚饭是打的稀饭，馏的馍，炒的辣椒。饭碗都盛上了，自民还不起来。自华把二哥说的不太饿的话对娘说了，娘说：“干了一后晌活儿，咋能说不饿呢！”娘到堂屋喊自民，自民还是说不太饿。他的口气一点都不生硬，听不出有赌气的意思。娘问：“你觉得哪儿不得劲，用不用请个先生给你看看呢？”自民说：“不用，我就是觉着心口有点堵得慌，肚子里有点发胀。”心病当真病说，这孩子把实话露出来了。娘并不把自民的心病点破，绵里藏针，话却是针

对自民的心病来的，娘说："心口堵得慌，可能是岔了气。自己揉一揉，把那口气顺过来就好了。好了，起来吃饭吧，吃饭也能顺气。"见自民站了起来，娘到灶屋去了。

自民仍没有去灶屋端碗吃饭。队里安排他下地看秋，他拿起卷成圆筒的苇席，把被子搭在肩头，准备下地。下地前，他没忘跟娘说一声："娘，我下地去了。"娘那个腿！这孩子生气真是生大了，连饭都不吃了。娘说："下地去那么早干什么，吃了饭再去也不耽误。"自民心说："我就是不吃饭，你们想想去吧。"但他嘴上说："我真的不想吃。没事儿，饿一顿两顿就好了。"娘知道二小子心里的船在哪儿湾着。她只有一个闺女，只能给儿子换回一个老婆，你让她怎么办？两个儿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对哪个儿子都不偏不向。要是拿自华换回的是一个瓜，她可以把瓜一分两半，给大儿子二儿子每人一半。现在换回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瓜，让娘怎么给你们分，总不能一人分一条腿吧！自民走后，赵大婶又骂了自民的娘，这回骂得要狠一些。她知道骂的是她自己，她不骂自己还能骂谁！她说："这孩子真是不懂事，越大越不懂事。他不吃咱吃，饿死他个驴将的！"

赌气归赌气，自民不会饿着自己。赌气是给别人看的，饿了肚子是自己吃亏。自民事先知道了，队长今晚给他安排的活儿是到瓜地里看瓜。生产队的地里种的有小瓜，也有西瓜。西瓜、小瓜正在成熟季节，瓜的香气在庄子里都闻得到。到瓜地里看瓜，是社员们轮流看。队里的瓜不分给社员，都拉到集上卖掉了，社员们平日里捞不到瓜吃，但夜里到瓜地里看瓜的社员可以把瓜尝一尝。说的是尝，得到可以吃瓜的机会，他们都不客气，每人都敞开肚皮，足吃一气。自民事先知道地里有瓜吃，才故意不吃家里的饭。有瓜吃的事，他不会让娘知道，也不会让哥哥和妹妹知道。要是让他们知道，他拒绝吃饭的事就没有意义了。来到瓜

地，自民在地边把席子铺好，就开始摸瓜吃。吃什么样的瓜，自民也有考虑。他不吃西瓜。西瓜虽大，吃起来比较痛快，但吃西瓜只能吃一肚子水，不管把肚子撑得再圆，撒一两泡尿就完了。他也不吃脆甜瓜。薄皮的脆甜瓜甜是甜，好吃是好吃，但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拉肚子。吃瓜本来是占便宜的事，一拉肚子岂不是吃了亏，赔了本儿。自民专挑一种叫面坛子的瓜吃，这种瓜圆圆的，肉比较厚，吃起来面面的，沙沙的，既解渴，又挡饿。面坛子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种香味面坛子里面有，连瓜秧上都有。自民只须闻一闻瓜秧，顺着瓜秧就把面坛子摸到了。他一次就摘了两个面坛子，坐在席上，从容地吃起来。

自民要不是听到了媒人捎回的杨纪英对自良的评价，或许他赌一阵子气就完了，不会产生别的想法。他听到媒人说杨纪英嫌自良长相闷，说话肉，难免想到了自己。与自良相比，他长得明鼻子亮眼，一点儿都不闷；他说话利利索索，一点儿都不肉。一龙九种，种种有别。要是杨纪英看见的不是他哥自良，而是他自民，杨纪英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进一步设想，要是把他和自良放在一起，都让杨纪英看一看，任杨纪英来个二挑一，自民相信，杨纪英挑中的只能是他，不会是自良。自民在自己设定的思路上越走越远，差不多像是在做梦了，黄花后面是红花，春梦接着是美梦。他心旌摇荡，几乎露出了微笑。待他从设想中回过神来，有些场景还留在脑子里，并仿佛固定住了。比如在设想中，他见到了杨纪英。杨纪英满脸都是红的，眼里的火花乱闪一气。杨纪英对他有个小小的埋怨，说："你就是你，干吗让别人替你相亲！"人对自己的建设都是从设想中来的，先有设想，后有建设。没有设想，就不会有建设。自民的设想为自己指出了一条路，画出了一张蓝图，他有些坐不住了。是呀，自良是人，我也是人，自良有结婚的权利，我干吗没有呢！我们赵家是弟兄两

个，为什么不让人家杨纪英都看一看呢？为什么不给杨纪英多一点挑选的余地呢？为什么不可以尊重一下杨纪英的意见呢？不行，这事不能算拉倒，他得找人说道说道，找人评评这个理。他不能跟娘说，娘只知道大麦先熟，只会认死理儿。他不能跟自良说，不但不说，他的想法一点儿都不能让自良察觉。自良对他是不错，在许多事情上都愿意让着他。可是，自良愿意让给他一碗饭，一个馍，一件衣服，绝不会同意把老婆让给他。他也不会跟自华说。自华眼泪汪汪，自己都当不了自己的家，跟自华说管什么用呢，只会增加自华的烦恼。自民是聪明人，聪明人都是会赶潮流的人。遇到困难怎么办？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呀！当时的话是怎么说的，对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目前的情况就是急着用，符合急用先学的要求。自民上过两年学，会背不少毛主席语录。他很快把一条毛主席语录默背了一遍：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相信群众，谁是群众呢？他在脑子里过了好几个人，好像都达不到让他相信的标准。相信党好说，相信杜建春就行了。杜建春是党员，又是杜老庄的政治队长，只有他才能代表党。毛主席著作就是好，就是好，只要一学，就心明眼亮，就找到了正确方向，就浑身顿时充满力量，就风吹雨打不动摇，泰山压顶不弯腰。

这天晚饭过后，自民去拜访政治队长杜建春。去杜建春家，他不能空手去。要是有一盒香烟，进门先给杜建春敬上一支烟，就好搭讪了。他吸不起烟，身上从来不带烟。有心到大队代销点里买一盒，他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没有别的东西可拿，自民只能给杜建春带去几个鸡蛋。他家的鸡蛋在一个小瓦罐里放着，他伸手往小瓦罐里摸了摸，数了数，鸡蛋一共是四个。鸡蛋都是他们家的母鸡下的，他们舍不得吃。鸡蛋攒够十个八个，娘就把

鸡蛋拿到集上卖掉。一个鸡蛋卖四分，十个鸡蛋卖四毛。卖鸡蛋的钱，娘用来买盐，买火柴，买煤油。自民拿家里的鸡蛋不敢跟娘说，只能擅自拿。他要是跟娘说了，娘必定问他拿鸡蛋干什么，那样的话，他的计划就会暴露，就会搁浅。这事只能先斩后奏，等娘发现没了鸡蛋问起来，他再对娘奏明也不迟。他还没想好怎么跟娘解释，回头再想吧。自民想找一个手巾把鸡蛋兜起来，提着去杜建春家。他没有手巾，也不知道娘和妹妹的手巾在哪里。他只好把鸡蛋装进裤子两边的口袋里，一个口袋里装两个。摸黑往杜建春家走时，自民怕鸡蛋在口袋里挤破，走得不是很快。他干脆把两手插进口袋里去了，护着鸡蛋。

自民来到杜建春院子门口，杜建春家的黄狗先叫起来。黄狗在对来人示威，也是向主人进行通报。杜建春的老婆得到了报告，问："谁呀?"自民躲着黄狗答："大嫂，是我。"他的声音不大，也没报上自己的名字。他不想让队长家的邻居知道他来找过队长。大嫂又问了一句谁呀，接着就唤狗："狗，狗，回来!"自民一进屋，先把口袋里的鸡蛋往外掏。他欲把鸡蛋放到桌面上，知道鸡蛋是圆的，会滚动，一滚到地上就摔碎了，就没放。他两手把鸡蛋抓着，说："我没啥拿，拿几个鸡蛋，给侄子煮着吃吧!"大嫂说："来就来了，还拿东西干什么!"大嫂接过鸡蛋，让自民坐吧。杜建春家有两把椅子，方桌两边一边一把。自民见杜建春在椅子上坐着，他没敢坐椅子，在一条矮脚板凳上坐下了。杜建春家的后墙上贴的是毛主席的大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张条几，条几正中摆放的是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下面是包着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著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雄文四卷合订本。杜建春正在吸烟。他吸的是用揉碎的生烟叶自卷的烟，一头粗，一头细，被称为喇叭烟。杜建春把"喇叭"叼在嘴角，并不拿下来，问自民有什么事吗?自民说："有一件事，我跟杜队长

汇报一下。俺娘要拿自华跟人家换亲，对方的家庭成分也不好。”杜建春说：“这事我知道，你娘跟我说过了。”自民说：“我觉得这事应该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您是政治队长，思想水平肯定比我高。”杜建春说：“我当然有认识，你说说你的认识，我听听。”自民说：“我认为这是变相的包办婚姻，不符合新社会对婚姻自主的要求。”杜建春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妹妹自华自愿，杨家桥那个女的也自愿，怎么能是包办婚姻呢！”自民低了一下眉，猜到娘也给队长送过鸡蛋了，而且比他送得多。娘已经把队长的嘴给堵上了。自民说：“我听说杨家桥的那个闺女不太自愿，人家对我哥不太满意。”队长问：“你听谁说的？”自民说：“我听媒人说的。”自民想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是一条毛主席关于对妇女高度评价的语录，他要让队长知道，对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必须尊重。他刚说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杜建春挥了一下手，把他的话打断了：“那个女的要是不愿意嫁给你哥，你妹妹也不会嫁给她哥，这问题很简单嘛！你今天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说吧！”有什么事呢？自民说：“别的没什么事，我就是把换亲的事向您反映一下。”杜建春问：“真的没什么事吗？”自民答：“真的没什么别的事。”杜建春笑了一下说：“看来你在跟我耍心眼儿，不愿说实话。自民我跟你说吧，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你不愿说就算了。”自民有些愣怔，队长说他耍心眼儿，把他吓住了，他真的不知道要跟队长说什么。他的实话是什么呢？他有些语无伦次：“不是不是……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杜建春说：“你小子不用支支吾吾，我替你说出来吧，你是不是想让你妹妹给你换亲？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拉啥屎。”自民不佩服队长不行，队长不愧是政治队长，搞政治的果然厉害，一眼就把他看透了，把他肚子里憋的屎都看清了。自民该怎样回答呢？是承认，还是否认？要是承认，事情还有一些希望。要是否认，

恐怕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自民的应变能力还是有的，脑子里的轮子飞快转过之后，他选择了承认。他是以恭维的方式承认的，说："杜队长，杜大哥，您太厉害了，太高明了，我真佩服您！怎么感谢您呢，我连给您磕头的心都有。不瞒您说，杨纪英对我哥不满意，我想跟她见见面。"杜建春得意地把"喇叭"从嘴上拿下来，指着自民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连人家的名字都知道了？那闺女叫什么？你再说一遍。"自民又说了一遍："叫杨纪英。"杜建春说："你跟杨纪英见面我不反对。这个事情关键在杨纪英那儿。一个萝卜一个坑，挑萝卜要挑个合适。如果杨纪英挑中你了，愿意嫁给你，我看谁都不能反对。树上有个喜鹊窝，树说了不算，窝说了不算，公喜鹊说了也不算，只有母喜鹊愿意对你把尾巴翘起来，你才可以跳上去压蛋儿。我的话你明白吧？"自民说："明白。"杜建春说："明白就好，你回去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妇女大翻身。你的事儿只有妇女才能帮上你的忙。"

从杜建春家出来，自民没有回家，到水塘边的那棵楮树下，靠上楮树站着去了。他把杜建春跟他说的话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觉得这一趟没有白跑，收获还是挺大的。他从杜建春的话里听出来，杜建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干涉赵家和杨家换亲。赵家弟兄两个，杨纪英是给老大当老婆，还是给老二当老婆，杜建春也无所谓。杜建春还把事情的关键给他指明了，那就是决定权在杨纪英手里，只有赢得杨纪英的好感和信任，杨纪英才有可能给他当老婆。现在的问题是，他怎样才能见到杨纪英？怎么才能跟杨纪英说上话？杜建春把杨纪英比成母喜鹊，把他比成公喜鹊，这个比喻让自民心里甜蜜得很。他要是喜鹊就好了，可以一翅子飞到杨纪英身边去，好好跟杨纪英说说话。可惜他不是喜鹊，没生翅膀，这可怎么办呢？好不愁煞人也！

金种看见了在楮树下站着的自民。月光很淡，楮树下有一团黑影，加上自民的身体靠着树干，隐蔽性很强，不大容易被人发现。别人发现不了，金种发现得了。金种是一个心细的人，自民从他家门前一过，他就看见了。自民一头扎进树下的黑影里，没有再出来。金种明白，自民不平衡了，不快活了。自民心里有一团比楮树的黑影更大的黑影，他想走出来不容易。自民不快活，金种心里也好受不到哪里去。虽说他明白对自华的追求没什么成功的把握，是有枣打一竿，没枣打一棍，可有个目标在那里放着，供他追求着，他心里就好受些。他没有想到赵家会拿自华换亲，把自华交换出去。什么换亲，说的怪好听，不就是换肚子嘛，不就是换子宫嘛！把人家的子宫换进来，把自华的子宫换出去；自良在换进来的子宫里下种，人家在自华的子宫里下种，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在换子宫这件事情上，自民的不平衡是自然的，金种能够理解自民的心情，愿意向自民表示一点同情。金种希望自民能够跟自良争一争，弟兄两个打起来才好呢。金种也向楮树下面的黑影里走去，小着心问："自民，是你吗?"自民不吭声，也不动，他的身子好像已与树干长在了一起。金种没有再问，抱起胳膊，站在那里不说话。在自民面前，金种一直保持着必要的自尊。停了一会儿，金种才说："日月如梭呀!"这是感叹，也是转文，是惺惺相惜的意思。自民这才接了腔。自民没有跟金种一块儿转文，没有联对，他说："放屁!"

自民与金种的岁数大小差不多，一块儿上过学，两个人应该有话可说。可自民不愿答理金种，不愿跟金种交谈，见金种走过来，往往眼皮一塌蒙就过去了。人说一个槽上不能拴两个老叫驴，他们两个不是这问题。他们并没有拴在一个槽上，也不像老叫驴那般个性张扬，动不动就大叫不止。他们犯的是聪明人常犯的毛病。聪明人碰见聪明人，总是互相戒备，你不理我，我也不

理你。一旦理起来，就是针尖碰见麦芒，曹操碰见刘备。自民是地主家的儿子，金种也是地主家的儿子，这个共同之处也让自民很不舒服。不知为什么，自民老是觉得金种在模仿他。一个人老是被人模仿，是很别扭的。庄里有个女瘸子，一些好腿好脚的年轻人，走在女瘸子后边时，就愿意模仿女瘸子走路。女瘸子的大胯往前顶，模仿者的大胯往前顶得幅度更大，更夸张。女瘸子一发现有人模仿她，就气得脸色蜡黄，嘴撅得老高。自民与女瘸子的感觉有相似的地方，一看见金种，就像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心里别扭得很。地主家的孩子，有一个两个就行了，要那么多干什么！自民也看到了金种在自华面前的表现。金种一看见自华，走也不会走了，站也不会站了，手也不是手了，脚也不是脚了，献媚献得就差眼里长出会摇的尾巴来，让人恶心。一见金种向自华接近，自民就想给金种两个嘴巴子，左右开弓，一边一个。每个嘴巴子都留下五个手指头印子，叫金种对着水面去数吧，看金种识不识数，知道不知道五个加五个等于十个。看到包括河西、河东在内的不少贫下中农都急着揍金种，自民才暂时把金种饶过了。

金种好像不知趣，自民骂了他放屁，他还要把“屁”放下去。他说：“自民，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理不公气死旁人，搁我，我也不平衡。”这就是金种让人讨厌的地方，他一下子就把自民心中的秘密看准了。不但看准了，还说破了。你以为你是谁，咸吃萝卜淡（蛋）操心，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自民说：“不要胡说八道，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就要到来，夜晚的水边有了凉意，凉快的地方不难找。这凉快不是那凉快。金种听得出来，自民是让他走开。金种没有到“凉快”的地方去，他说：“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不要不知好歹。我跟你说话是同情你，是向着你。你扒着脑袋数数，杜老庄有几个人

愿意答理你！，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走投无路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想听不想听？”自民说：“不想听！”金种说：“你嘴上说不想听，心里还是想听。看在咱俩是同学的分儿上，我还是跟你说了吧。”他往自民身边走得近些，压低声音说：“摆在你面前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你自己去找杨家桥那闺女。凭着你的心劲和三寸不烂之舌，那闺女一定会喜欢你，不喜欢你哥。只要那闺女喜欢上你，跟她娘一说，这事儿就算成了，老婆就是你的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事儿你不要客气。亲兄弟怎么了，有让骡子让马的，没有让老婆的。”

自民把地跺了一脚，说：“你有完没完？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九

赵大婶发现瓦罐里的鸡蛋没有了，问是谁拿的。自民承认是他拿的。赵大婶说：“我还以为让长虫吞吃了呢！你拿鸡蛋干啥去了？”自民说：“我去找杜建春大哥说说话。”娘问：“说啥话？”自民已预备好了一套瞎话，说：“我问问队长还有没有出民工修铁路的机会，要是有机会，请他想着我点儿。我在家里待够了。”娘说：“问也是瞎问，有机会也轮不到你。以后拿家里的东西事先打个招呼。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是一百口子乱当家，家里的东西你拿我也拿，日子就没法过了。”自民没有再吭声，但他心里并不服气，心说：你把四个鸡蛋一天数三遍，把鸡蛋看得比金蛋子还金贵，我要事先跟你打了招呼，还拿得成吗！

又轮到自民到瓜地里看瓜时，他没有吃瓜，西瓜甜瓜都没顾得上吃，而是挑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在夜色的掩护下，抱着

西瓜奔杨家桥去了。自民对金种反感归反感，金种给他出的主意还是使他受到很大启发，紧迫感也增加不少。那天晚上他就打定了主意，要去杨家桥找杨纪英，跟杨纪英见见面，说说话。成败在此一举，他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不会承认是采纳了金种的主意。金种算什么东西，他怎么会听金种的！要承认，他只能承认主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金种不说，他也会想得出来。是金种多嘴，把他的主意给点破了。金种这小子心眼太多，以后还得对他多加小心。

对面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骑车人嘴上大概叼着烟，一点红火从空中向自民飘过来。自民顿时有些紧张。骑自行车的人一般都是公社的干部，他怕干部看见他一个人抱着西瓜，下车盘问他。他经不起盘问，一盘问麻烦就大了。他赶紧侧向长着深庄稼的路边，装作撒尿，用身子把西瓜遮挡住。还好，骑自行车的人没有下车，从他背后哗哗啦啦骑了过去。

杜老庄离杨家桥不算远，只有七八里路，自民一会儿就走到了。来到杨家桥村头，自民又紧张起来。他以前没走进过杨家桥，不知道杨纪英的家在哪里，在村东还是在村西，在村南还是在村北，一切都是未知数。农村的庄子乍一看都差不多，无非是树、房子、村街，还有水坑等。一旦走进去，你会发现，庄子与庄子的格局是有区别的，各有各的变化，各有各的道理。你要是不熟悉这个庄子的路径，有可能如同陷进迷魂阵里，左走右走都走不出来。自民没敢贸然进村，站在村口等。直到村里走出一个人来，他才迎上去跟人家搭话，问这个庄子是不是杨家桥。那人说是杨家桥，问他找谁。他没说找杨纪英，说是找杨纪功。那人似乎有些警惕，问："你是杨纪功家的亲戚吗?"自民说："是的，杨纪功是我妹夫。"那人说："不对吧，杨纪功还没有结婚，他怎么是你的妹夫？你是哪庄的?"自民说："我是杜老庄的，杨纪功

跟我妹妹刚定过亲。”那人说：“噢，是这样，我说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那人给自民指了路，才让自民进村去了。

自民进了村，又到亮着灯的人家打听了两次，才把杨纪英家的屋子找到了。他没有马上进屋，心里怦怦怦跳得厉害。他这次不光是紧张，还有一些激动。他就要见到杨纪英了，杨纪英长得什么样呢？他跟杨纪英说什么呢？他把哥哥自良那茬口完全抛到脑后去了，仿佛一开始就是给他换亲，他今天相亲来了。他得平静一下再登门，以免紧张和激动得话说不囫囵。他的手不知不觉在西瓜上摸着，西瓜表面很光滑，肯定是熟透了，不是黑子儿红瓤，就是黑子黄瓤。亏得他抱来一个西瓜，要是无西瓜可抱，他的两手真不知往哪里放。他弯下腰，把西瓜放在了地上。他要腾出手来，把自己整理一下。他理了理头发，检查一遍扣子是否扣好，并把裤子的裤缝与屁股沟对正，才重新把西瓜抱在手上。杨纪功家还没有关门，门口的地上透出一些光亮。自民站在门口问：“杨纪功在家吗?”杨纪功闻声出来了，说：“在家，我就是。你是谁?”自民笑了一下，说：“噢，你就是妹夫呀！我是杜老庄的，我叫赵自民，我哥叫赵自良，我妹妹叫赵自华。”杨纪功说：“知道知道，你就是自民呀，快进屋，快进屋!”他喊了娘又喊了纪英，说自民来了。杨纪功听见自民喊他妹夫，心里受用得很，比喝了一罐子蜂蜜还甜。他还没有和赵自华结婚，自民这么一喊，仿佛他和赵自华已经结婚了，并有了孩子。赵自民就是小孩儿他舅。这真是一种深度的甜蜜，深度的幸福。杨纪功都不知怎么和自民表示亲热才好了，自民抱着的西瓜他都忘了接过来。杨大娘说：“哟，是自民来了，还拿来这么大一个西瓜!”又对纪功说，“还不赶快把西瓜接过来，看把自民累得一头的汗。”杨纪功把西瓜接过去了。自民把头上的汗擦了一下，说：“没事儿。队里分了两个西瓜，俺娘让我给大娘拿来一个。”杨大娘说：“你看

你看，这么远，还让你跑了一趟。队里分了西瓜，你们自家吃就是了。”自民说：“俺娘说了，自家吃了不当啥，有了亲戚，就得想着亲戚点儿。一人甜，甜一个。大家甜，甜一片。毛主席说过，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杨大娘说：“是的，是的，自民真会说话。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赶快坐吧！”

这时杨纪英从里间屋出来了。来人要是赵自良，按规矩她就要回避，可以躲在屋里不出来。是自民来了，她就不用回避。她说：“自民来了！”自民说：“来了。”自民已经坐下，见杨纪英出来，他又站了起来，说：“这就是那个妹妹吧！”他叫了杨纪功妹夫，却没有把杨纪英叫嫂子，这都是他事先想好的。杨纪英说：“是我。”杨纪英听见了自民把哥哥叫妹夫，想到自民有可能会把她叫嫂子。她还没有过门，不愿意自民叫她嫂子。听自民叫她妹妹，她心里跳了一下，听出自民是一个说话讲究分寸的人，也是一个有心的人。她见自民长得五官分明，眉宇之间充满灵气，一点儿都不闷。她难免把自民与自良对比了一下，心里纳闷他们弟兄俩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自民把杨纪英也看见了，稍稍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杨纪英长得这样人才，这样好看。老天爷有眼，计划初步实现了，他看见杨纪英了。他高兴，他感动，他的眼睛都快要湿了。

杨大娘像是看出了什么，对杨纪英说：“还不快去给自民烧茶喝！”又对自民说，“你只管坐吧！”自民说：“不喝茶了，我坐一会儿就走，晚上还要给队里看……看庄稼。”他差点说出了看瓜，亏得他脑子转弯儿快，把西瓜绕了过去。自民仍没有坐，要是杨纪英去烧茶，他就要过去阻挡她。杨大娘说：“就吃西瓜吧。纪功，你把自民拿来的西瓜切开。”自民赶紧阻止说：“千万不要切西瓜，我在家里刚吃过。大娘，你要是把你侄子当外人，我以后就不敢来了。”杨大娘说：“你看这孩子说的，大娘喜欢听你说

话，你可不能不来。好好，坐下吧，咱说会儿话。”自民这才坐下了。杨纪功和杨纪英也没有走开。自民对杨纪功说：“我妹妹自华可是个好人，特别懂事，特别善良。我们从小没了爹，我妹妹吃了不少苦，你一定要对她好。”说着，自民的声音低沉下来，还用手背抹眼，好像流了眼泪。杨纪功表态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对她好的。我这个人不会对自己好，就会对别人好。”杨大娘问自民：“你哥呢，你娘咋不叫你哥来呢？”自民说：“俺娘嫌俺哥不会说话，有好话到他嘴里也说不好。”杨大娘说：“你们弟兄俩，你哥的嘴要是能赶上你一半也好呀！”自民笑笑，假装有点不好意思。自民说：“我听俺娘说，俺哥原来也挺喜欢说话的。五六岁时病了一场，发了几天高烧，病好后就不喜欢说话了。”杨大娘吃惊不小，说：“是吗，你哥生过大病呀，这事儿媒人可没说过。该不是你哥的脑子留下了什么病根儿吧！”说着看了纪英一眼，见纪英也在看她。自民像是吃不准哥哥的脑子留下了什么毛病没有，他说：“不会吧，我哥人挺好的，庄里的人都夸我哥老实。”

杨纪英转身到里间屋去了，喊：“娘，娘。”意思让娘也到里间屋去。娘已经把闺女的心思猜到了，遂到了里间屋。好的，妙的，自民看出来了，他的话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行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他也想到了扒媒两个字。所谓扒媒，就是瞒着牵线的媒人，到女方家说男方的坏话，或到男方家说女方的坏话，把媒扒散。他这样做，无疑等于扒哥哥的媒。他在心里对哥哥道声对不起，说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地主家的孩子呢，谁让我们只有一个妹妹呢！杨纪功无话找话，问自民生产队里的一些事。自民觉得自己该走了，便说：“时候不早了，我走吧。”说着站起来，跟杨大娘打招呼说：“大娘，我走了。改天再来看您。”杨大娘说：“自民你等等，我还要跟你说句话。”自民好像猜到了杨大娘

要跟他说什么，心里跳得厉害。杨大娘从里间屋出来了，杨纪英没有出来。杨纪英开始回避。杨大娘说：“自民哪，有句话我不该说，既然你哥的脑子不太好使，你娘咋不把你往前头推呢，咋不给你换亲呢?”自民虽然猜到了大娘要跟他说这些话，他的眼睛和嘴巴还是大张了一下，表示出乎意料。他说：“我的大娘哎，这话我可不敢说，我可说不出口。”杨大娘说：“你说不出口，我跟媒人去说。这事儿媒人做得不对，你哥身体不好，媒人不该对俺这头儿瞒着。”自民赶紧说：“大娘，是我不对，可能是我把话说多了。今天就把话说到这儿吧，权当我啥都没说。好了，我走了。你们谁都别出来，我知道路。”

十

换亲不像拿鸡蛋换钱，再拿钱买盐那样简单，按照老辈子流传下来的规矩，换亲总得有一个仪式才行。换亲的日子定下来了，是九月十六。到时候两家同时出发，杨家的人把杨纪英送过来，赵家的人把赵自华送过去，完成一下交换手续。杨家的新郎官儿是杨纪功，赵家的新郎官儿是赵自民，这事儿也定了下来。只是赵自良还不知道，还在做着当新郎官儿的准备。赵大婶、自民，还有媒人，把自良瞒了个结结实实。话里有偷梁换柱一说，戏里有风雪配，也有狸猫换太子，其中都有一个换字。赵家的事一个换字包括不尽，至少得有两个换字。换亲是一个换，弟弟把哥哥偷换下来，又是一个换。赵大婶知道是自民暗地里搞了活动，使了手脚，把秩序搞乱了。赵大婶在背地里把自民狠狠骂了一顿，把自民骂哭了，把自己也骂哭了。赵大婶说：“老二，你看你哥老实，你就欺负他，难道你就不怕亏良心!”自民说：

“娘，这事儿不能怨我。”娘说：“不怨你怨谁?”自民说：“娘，你生了我哥就行了，还生我干什么呢?”娘说：“你说的意思是怨我了，怨我贱，是不是？按你的意思，我连你妹妹都不该生，对不对?”自民说：“你要是不生我妹妹，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你干净，大家都干净。”娘说：“说来说去我成罪人了。老天爷不长眼，老天爷要是长眼，叫我这会儿咔嚓就死，省得落埋怨。”自民说：“我没怨你，我怨我自己。我怨我托生的不是地方，我要是托生在贫下中农家里，何至于连个家里人都找不着。”自民的眼泪流了下来。一流泪，好像又占了三分理，他哭着说：“你说吧，你不让我活，现在还来得及，我现在就去死!”娘也流了泪，娘的眼泪流到鼻腔子里去了，她把鼻涕眼泪擤了一把，说：“我还没死呢，死还轮不到你。你别说托生的不是地方，你要是早托生四十年，杜老庄的闺女尽你拣!”这话说走板了，触到阶级斗争的弦了，要是让贫下中农听见可不得了。自民顿时警惕起来，侧脸往门外看。停了一会儿，赵大婶说：“算了，我也不跟你说这么多了。看在一奶同胞的分儿上，你要对你哥好，要对得起你哥。”娘这是松口了，娘的这一关，算是又通过了。哎呀我的娘呀，前进一步真不容易。在哥哥的问题上，自民赶紧表态，说：“我当然会对我哥好。不管到啥时候，我都让我哥跟我一个锅吃饭，不会把我哥分出去。等我有了孩子，跟我哥的孩子一样。我要是死在我哥后头，我给我哥养老送终。”娘说：“老天爷在上，你说的话老天爷可都听着呢!”自民说：“我就是说给老天爷听的，我要是说话不算话，叫天打五雷轰我!”

难题留给了赵大婶。说好的是给大儿子自良换亲，自良也知道了是给他换亲，现在半道儿变卦，该怎么跟自良说呢，有什么能把自良说服的理由呢！自良这孩子是比自民老实，平时也听话。但老实的孩子有时也犯别筋，他的别筋不犯是不犯，要是犯

起来，恐怕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赵大婶要是对自良说，不给自良换亲了，改成给自民换亲，自良一定不会答应。自良再老实，也是一个男人。两只公鸡还争母鸡呢，自良作为一个男人，没有把眼看就要到手的老婆让给他人的道理。杨家桥那边把话咬得很死，说一不二。要换亲，只能把杨纪英换给赵自民，要不换，就拉倒。已没有任何再商量的余地。赵大婶生气，想说拉倒就拉倒，但她没有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以换亲的对象，要是拉倒了，不知道再上哪里找，何年何月才能找到。难题破解不开，她还得去请教政治队长杜建春。自民拿着鸡蛋找到杜建春，杜建春一定是给自民出了主意，自民才敢从中间插一杠子。现在杠子插成了，换亲的好日子也定下来了，赵大婶得问问杜建春，自良这头该怎么打发。没有别的东西给杜建春，她带的还是鸡蛋。瓦罐里一共攒下了九个鸡蛋，她都给杜建春带去了。

杜建春毕竟是有主意的人，也是指挥若定的人，他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第一，他支持杨纪英。支持杨纪英，就是支持妇女。支持妇女，就是支持妇女解放，支持婚姻自主。支持婚姻自主，就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符合国家政策。这是政治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第二嘛，到换亲那天，让自良到外边回避一下就是了。赵大婶说："他大哥，我听你的，你说是啥就是啥。我一个女人家，没办过大事，这事全依靠您了。现在不兴待客了，到那天，您还是到俺家吃顿便饭吧。"杜建春说："吃饭？那可不行。杜老庄的人都知道我，我的阶级立场从来都很坚定。"赵大婶说："要不，等哪天我把俺家的老母鸡给您抱过来一只。"杜建春说："不说这个。凡牵涉到杜老庄社员的事，我该管的都要管。"赵大婶说："那是的，要不怎么说您是社员的贴心人呢！您说那天让自良回避一下，咋个回避法儿呢？他是个大活人，总不能找根绳子把他拴起来吧？"杜建春说："拴起来倒没有必要。"他问赵大

婶："换亲的日子自良知道吗?"赵大婶说："没跟他说过。"杜建春说："不知道就好办。我记得自良有一个姑嫁到了老城，那天你可以让他到他姑家走亲戚嘛。"赵大婶说："看来只能这样了。"赵大婶又说："瞒得了一时，瞒不了长久，自良回来，闹起来怎么办呢?"杜建春说："他有什么可闹的，一个当哥的，总不能跟他弟弟争老婆吧！等他回来，自民与杨纪英已给毛主席鞠了躬，等于拜了天地，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再闹也晚了。他不闹还好些，一闹性质就变了，问题就严重了，队里的民兵是不会答应的。"

九月十六日一大早，赵大婶就打发自良到老城去看姑姑。老城是原来的老县城，解放后，县城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老县城就成了老城公社。杜老庄离老城三十多里，赵大婶让自良早点走，赶到姑姑家不耽误吃午饭。队里分的有茄子、豆角，赵大婶把茄子、豆角装进篮子里，让自良给姑姑带上。赵大婶还对自良说："你姑要是见你亲，留你在她家住，你住一天也没关系。"自良不想到姑姑家去，姑姑已经十来年没到他们家来过，两家几乎断了来往，他冷不丁地到姑姑家去，算什么呢！赵大婶说："还是去吧，你爹不在了，她不来，咱不能不往。咱得让你姑知道，她的娘家人没有忘了她。"自良还是不想去，但他没有找出拒绝去的理由。赵大婶说："去吧，去吧。你是老大，你不去谁去！"

自良一走，赵家就紧锣密鼓行动起来。赵大婶央求了杜建春，杜建春派了两男两女四个人，为赵自华抬箱子，送亲。四个人像出工一样，都佩戴了毛主席语录袋。有人问，要不要打一杆红旗?民兵连长杜建兴是当过兵的人，他说："不要打红旗。你们去送亲，又不是去打仗。打仗时必须带着红旗，把敌人占领的山头攻下来，把我们的红旗插上去。你们带的红旗往哪里插?"杜建兴的话把人们说笑了。好吧，红旗不带就不带。赵大婶本打

算借一辆自行车，让自华坐自行车出嫁。她听说了，现在的闺女出嫁，时兴坐自行车。杜老庄只有一个人有自行车，那人在公社中学当老师。赵大婶托人去借，没借来。当老师的人说，自行车坏了。赵大婶明白，人家是不愿把自行车借给他们用。没办法，自华只能迈开双脚，地上走着出嫁。早些年，闺女出嫁都是坐花轿。赵大婶当年就是坐着四人抬的大顶子花轿来到了赵家。前几年破“四旧”时，花轿被当成“四旧”之一烧掉了。无花轿可坐，闺女们出嫁改成了牛拉的太平车。现在连太平车也不许坐了，谁坐太平车就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对牛的压迫。毛主席说过，牛是农民的宝贝。你还不是宝贝呢，想让“宝贝”给你拉车，一句话，不可以。坐自行车总算无人干涉，于是闺女们出嫁都改成坐自行车。自行车也是车，出嫁是一辈子的一件大事，图一个脚不沾地。赵大婶没借到自行车，自华并不生气。人是地上的人，坐坐车就高贵了？就能飞起来？自华才不信呢！自华从没有坐过自行车，她还真不知道怎么坐呢！

宋玉真过来了，正用绞子为自华绞脸。绞脸也叫净面，也叫开脸，是将要当新娘的闺女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好比闺女家都是一个花苞，把脸一开，预示着这朵花就要开了。所谓开脸，就是用绞子把闺女的额头、耳前和鬓角下面的绒毛绞掉，把闺女的脸面扩大，并使脸面变得明朗起来，如满月一样。在整个杜老庄，宋玉真开脸的技术水平是最高的，不管哪家的闺女出嫁，都是请她去开脸。仿佛因为宋玉真自己的脸长得白，长得好，有一个样板在那里放着，她的开脸技术格外让人信赖。绞子是用一根白线绳做成的，宋玉真把绞子一头在自己的牙上固定住，又把绞子分两股，两手扯着，一下一下在自华脸上的边缘部位绞。绞之前，她先用粉扑子往那些绒毛上扑些粉。如此一来，随着绞子上下绞动，绞子如两只扇动的燕翅，把粉的香味扇得满屋子都是。

一些妇女和一些孩子喜欢看宋玉真绞脸，她们直着眉，看得眼都不眨。自华此时的表情是最难形容的，她不敢不高兴，也高兴不起来。她笑不出来，觉得苦着脸也不好。人们形容一个人的复杂心情，常说像打翻了五味瓶。而自华的复杂心情何止五味，恐怕十味八味都不止。她尽可能不悲也不喜，任宋玉真往她脸上绞。那些绒毛也许与生俱来，生生被绞下来，是有些疼的。但自华忍住了，没有任何疼痛的表示。一个女孩子，又生在地主家里，好像生来就是为忍准备的。她已经忍了不少痛，还有更大的痛等待她去忍受。一点毛发之痛，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吃过早饭，不少人顺便到赵家院子里转一圈，问问需要不需要帮忙。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一根烟抽。赵大婶买了整条的香烟，凡有人来，赵大婶都理解为人家来贺喜，都让自民赶快给人家递烟。自民把请人用红纸写成的对联贴上了，门头上方还贴了双喜字。天高高的，阳光黄黄的，院子里升起的是喜庆的气氛。

作为近邻，金种也到赵家来了。他对赵大婶说："大婶儿，你们家双喜临门呀！"又嫁闺女又娶媳妇，可不是双喜嘛！赵大婶承认了："是双喜，是双喜。"她喊自民快给金种拿烟。自民从屋里出来，给金种递烟。金种看着自民，自民没有看金种，两人的目光没有形成对视。金种接过烟没有吸，别在耳朵上了。金种还是跟赵大婶说话，问大婶他能帮着干点啥。赵大婶说："不用了，队长都把人安排好了，你忙你的吧。"金种想进屋看看自华，跟自华说句话。自华这一走，他想看自华就不那么容易了。见屋里围着一堆人，他进屋也不一定能看见自华。就算能看见自华，也无法和自华说话。罢罢罢，但愿自华能领会到他的心意，他就此与自华告别。金种也是来侦察的，通过侦察他要判断一下，他给自民出的主意自民使用没有，今天当新郎官儿的到底是自良还

是自民？他没有看见自良，不知自良这会儿在哪里。一般来说，给来人拿烟的应该是即将当新郎官的人。现在拿烟是自民，难道他的主意兑现了？难道新郎官真的换成了自民？要是那样的话，赵家可是有好戏看喽！判断至此，金种稍稍有些紧张，戏就要开场，他把自己当成了幕后指挥。戏情怎样发展，他是不是指挥得了，恐怕还很难说。

赵家把自华送走，天还不到晌午，杨家就把杨纪英送来了。杨纪英也是地上走着来的，娘家陪送的也是一只木箱。过去新娘子初进婆家时都是顶着红盖头，现在破旧立新了，革命化了，杨纪英头上什么都没盖，只在脖子里系着一块红披巾。无盖头蒙眼，杨纪英可以观察一切。她心里还警惕着，不知跟她结婚的人到底是自良还是自民。虽然媒人对她打了包票，肯定是自民，但不到拜天地的那一刻，她不会放心。须知农村办事时出主意的人多，隔布袋买猫的事时有发生，包票打的都是好猫，打开布袋一看却是只赖猫。杨纪英把主意下定了，杜老庄的人若是硬把自良塞给她，她扭头就走，说破大天也不行。还好，跟她拜天地的是自民。没错儿，是自民。这下她心里才踏实了。

说是拜天地，其实现在新人结婚既不拜天，也不拜地，只拜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既代表天，又代表地。结婚仪式在堂屋举行，请来毛主席著作辅导员杜建良主持结婚仪式。后墙贴的是新请的毛主席画像，两边的红纸对联也是新写的，上联是：翻身不忘共产党；下联是：幸福不忘毛主席。横批是：毛主席万岁！当然了，仪式是革命化的仪式，不用烧香，不用点纸，不用点蜡烛，办办三件事就行了。赵自民和杨纪英在毛主席像前并排站着，胸前端着红宝书。第一件事都是一样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第二件事，他们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三件事他

们唱的革命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来了不少看新媳妇的人，他们嫌新媳妇唱歌唱得声音太小了，喊着要新媳妇大点儿声，大点儿声。一个妇女说："新媳妇唱歌像蚊子哼哼一样，谁听得见！得让新媳妇自己唱一个歌。"杨纪英怕让她自己唱歌，只好把声音放大一些。办完了三件事，杜建良喊着口令，让一对新人对毛主席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在三鞠躬时，山虎从后面上来，摁住杨纪英的脖子，命杨纪英跪下，给毛主席磕头。人还没入洞房，闹洞房就开始了。闹洞房的习俗由来已久，杨纪英不能恼。杨纪英侧脸看看自民，见自民没有跪，她也使劲绷着腿不跪。趁主持人宣布新郎新娘入洞房，她才摆脱摁她的人，被别的人推进布置成新房的西间屋去了。

好多东西都改掉了，闹洞房的老章程却仍然保留着。闹洞房主要是男孩子们闹，大男孩、小男孩和老男孩都有。这就明白了，因为男人的本性很难改掉，无论到什么时候，男人的本性总会很顽强地表现出来。庄里有人娶媳妇，队里提前一会儿收了工。生产队里平时没什么娱乐项目，地主家今天娶新媳妇，队长开恩发话，社员同志们都去娱乐娱乐吧。那些男社员没顾上回家，直接就到了闹洞房现场。他们蜂拥着把杨纪英推进新房，开始把杨纪英推来搡去。他们不大关心杨纪英嫁给了赵自良还是赵自民，只要杨纪英是新媳妇就行。有人从背后抱住杨纪英，一下子把杨纪英撂倒在地，并压在了杨纪英身上。好多人争先恐后，纷纷压上去了，好像不压白不压，谁不压谁就吃了亏。这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有人摸了杨纪英的手，有人摸了杨纪英的脸，有人捏了杨纪英的屁股，还有人抓了杨纪英的奶子。这不像话，不像革命年代应有的场景，他们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他们都会背诵毛主席所要求做到的五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们的行为不算高尚，不算纯粹，不算有道德，更谈不上脱离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别看他们背得好听，一接触到实际，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教导忘到脑后去了。赵自民为杨纪英解围的办法就是给大家让烟，把烟卷儿一一递在人家手上，说："来，歇歇，吸根烟。"杨纪英被闹得乱了头发，掉了扣子，很狼狈，也很委屈，她想哭，想骂人。又想到自己在娘家是地主家的闺女，嫁到这里是地主家的儿媳妇，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就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去了。

回头再说赵自良。自良沿着一条河边的砂礓路往老城走，越走心里越打鼓。这么多年和姑姑家没来往，他不知姑姑还在世不在。要是姑姑不在了，他到了姑姑家会显得很傻，要多傻有多傻。姑姑家会有表兄、表弟和表侄，但一到了表亲，就表面化了，亲不起来了。听俗话怎么说的，一辈亲，两辈表，三辈过了去个屌。这话是粗点儿，可话粗理不粗。自良心里打鼓还不是为这个，他是想不明白，娘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让他到姑姑家走亲戚，难道这里头有什么计策，比如调虎离山计什么的。如果是这个计策的话，娘用这个计干什么呢？他在家里碍什么事了？自良想了想，近日家里气氛是不太正常。有时他看见娘正跟自民说话，他一过去，娘和自民就不说了，两个人像无事人一样。做好了饭，自民先给娘端了一碗。自民以前不是这样，自华盛好饭，他端起自己的饭碗就走了。自民现在表现得对娘很孝敬。有一次在灶屋，自良还看见娘对自华使眼色。不记得自华说了一句什么，娘一对她使眼色，自华的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家里的人是这样，自良觉出媒人对他的态度也不似往常。以往媒人看见他，总要跟他说几句话，透露一些有关杨纪英的新消息。现在跟媒人

走碰面，媒人只简单打个招呼就完了。媒人原先对他说过，等过了八月十五，就给他和杨纪英定好日子。八月十五早就过去了，九月也过去了一半多，媒人不提好日子的事了，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换亲的事有什么变故吧？

这时自良尽管使劲儿想，使劲往不好的地方想，他也只想到可能杨纪英对他不是很满意，犹豫着不想与他们家换亲了。他还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赵自民，把他将要到手的老婆抢走。这正是自良值得总结的地方，他太相信大麦先熟的铁律了，太忽视自民的存在了，过于相信自家的亲人了。直到对面走过来一队人，自良才站下了。他一看便知，这队人是送亲的。新娘子穿着小红袄，坐在一辆自行车上。后面有人抬箱子，有人抬桌子，有人扛椅子，还有一个小男孩，怀里抱着一个搪瓷盆。有人送亲，说明今天有人结婚，说明今天是好日子，喜日子。他们这里结婚定喜日子不能自定，不能随便定，须请会看好儿的先生来定。虽说革命正在进行着，要革掉这个，革掉那个，可看好儿的风俗如漏网之鱼，还活着。不知看好儿的先生有什么讲究，遵循的是什么道理，反正在一段限定的时间内，不同的先生看出的好儿都是同一天。也就是说，这天庄里如有人结婚，邻近好几个庄都有人结婚。你到路上走，就会遇见一队又一队送亲的队伍。出门见喜，遇见送亲的队伍是喜兴事，然而自良喜兴不起来，他心里的鼓点越打越快，越打越快，快得都快分不出鼓点了，都像是要停顿下来。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自己有一个弟弟叫自民，才把换亲的事和自民联系起来。是了是了，娘和自民他们一定在背着他搞阴谋诡计，在喜日子里把他支弄开，让杨纪英跟自民拜天地。自良顿时手脚冰凉，脸色煞白，头也有些晕眩。天上有一只鸟在飞，在他看来，鸟好像快掉到地上来了。路边有一块棉花地，在他眼里，满地的白花一跳一跳，好像跳到天上去了。他用手把脑门子

摸一下，才把神定住了。不行，他不能到姑姑家去了，要马上回家看个究竟。此时他已经快走到老城，再有一里半里就到姑姑家了。他决定不去了，掉头往回转。太阳当头，竹篮子里的茄子、黄瓜晒得有些发蔫儿。自良头重脚轻，走得很快，头上和脊梁沟儿里一会儿就出了汗。像冷汗。

看见杜老庄，自良又生出一点儿侥幸心理。娘，是他的亲娘，娘一直对他很好，娘怎么舍得骗他呢！自良的侥幸心理很快被打破了。他刚走到村头，一个妇女就对他说："是自良呀，你这是到哪儿去了？你兄弟自民今天结婚，你咋不在家里帮着照应呢！原来不是说给你换亲吗？怎么又换给自民了？"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证实了，偷了梁头换柱子，别人果然换走了他的老婆。是晴天霹雳吗？不是，晴天霹雳应该比较响，有着爆炸般的效果。给自良的感觉，那妇女的话像是晴天闷雷。闷雷虽不是很响，却结结实实地击在他头上了，只觉眼前一黑，他的头就大了，蒙了，脑子里仿佛成了一盆用大麦面打成的糨子。

一见自良回来，赵大婶赶紧迎过去问："这么快就回来了？见着你姑了吗？"不等自良回答，她就扯住自良一只胳膊，说："走，孩子，我跟你说句话。"她把两眼发直的自良拖到金种家去了。刚吃过午饭，黄鹤图、金种、银种都在家。赵大婶让金种把门关上。金种刚要关门，自良发话，说："不要关门，打开窗户说亮话！"自良说得声音很大，一开口嘴角就开始哆嗦。他把娘一指说："你骗人，你是个骗子！没有你这样当娘的！"赵大婶料到会有这一场，但没料到这一场来得这么快。她说："孩子，你不能怨娘。人家相中自民了，非要嫁给自民，不是自民就不嫁，你让娘有啥办法！"自良说："我不信，我去问问她。她跟我见了面，没说不同意嫁给我。她一个女人不能许两家！"娘说："孩子，听娘的话，别去问了。再问也晚了，她已经跟自民拜过天地

了。肉烂在锅里，自民又不是外人，是你的亲兄弟。”自良说：“不行，我也要跟她拜天地。”娘恼下脸子，说：“放屁，你疯了！这是你一个当哥的说的话吗？我看你敢去！人家来送亲的娘家人还没走呢，看人家不抽你的嘴巴子！”自良说：“我就要去！我看谁敢抽我！谁抽我！我抽谁！”他把手中的竹篮子往地上一扔，掂着两个拳头就要往门外冲。赵大婶扯住他的胳膊不放，喊着说：“金种银种，快帮我拉住他，让他缓缓这个劲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金种觉得自己是有干系的。原想着坐山观虎斗，不料“虎”发起威来是骇人的。他上去拉住自良一只胳膊说：“自良哥，后退一步天地宽，你听我说。”自良说：“你松手，你算老几！”胳膊一挥，把金种甩开了，另一只胳膊也从娘的怀里抽了出来，一头冲出门外，大步向家里奔去。赵大婶对金种说：“金种，快去叫杜建春！”赵大婶捣着小脚在后面追自良，说：“自良，自良！你不敢瞎胡闹啊，娘求求你！娘求你了，还不行吗！”

说话间自良已冲进新房里，自良没有胡闹。他见杨纪英在床边靠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攥紧的拳头也松开了，说：“杨纪英，你来了！”杨纪英一见赵自良，不由得往床头挪了挪，顿时警惕起来，叫了一声大哥。自良说：“我不是你大哥，你叫错了。”杨纪英说：“没错儿，我是你的兄弟媳妇，不叫你大哥叫什么！我跟自民在公社办了登记手续，天地也拜过了。”自良说：“我没同意，那不算，要拜，只能咱俩拜。”说着他搓着双手，有些跃跃欲试。这时，赵大婶已经追到新房里，杨家桥来的送亲的人，还有在灶屋忙乎的赵自民，都到新房里来了。他们把自良和杨纪英隔开，对自良有的推，有的拉，纷纷以好言相劝的名义，让自良到外屋说话。他们表面上对自良都很客气，手上使的却是暗力，抓住哪儿，都不待松手的。特别是自民，他的手箍住了自

良的一只手腕子，几乎箍进自良的肉里。弟兄俩早晚有一场较量，现在就开始较量也可以。自良感觉到了他们施加给他的暗力，他不干了，暴跳起来，喊道："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你们都是骗子，都是反党分子，都是阶级敌人！我要与你们斗争到底，不取得胜利誓不罢休！"自民箍住了他的手腕子，他就用脚踢自民的腿。他的另一只手从另一个人手里挣脱出来了，冲自民的脸就是一拳。会打的，打十下，不会打的，打一下。自良属于不会打的，只一下，就把自民的鼻子打出了血。鼻子出了血的自民仍不放开自良，把自良从新房里拉出来了，他绝不允许自良再回到新房。新房是他的领地，杨纪英是他的老婆，他要保护自己的领地和老婆，流点血算什么！自民要把自良的另一只手也捉住，自良的手舞动着，不让他捉到。蛮子见血不敢打，侉子见血打得欢。不知自良是蛮子还是侉子，见自民流了血，他仍不住手，那只挣脱的手往桌面上横着一扫，把茶瓶茶碗都扫落在地上。茶碗全碎，茶瓶落地时发出砰的一声炸响。这就是老实人，老实人一发怒就是这样的状态。俗话说蔫人出豹子，赵自良变成豹子了，还是一只公豹子，而且还是一只与赵自民争夺交配权的公豹子，这样的公豹子谁挡得住！

庄里的权威人士、政治一把手杜建春赶到赵家时，自良正手持锛镢，锛杨纪英的箱子。锛镢是自良做木工活儿时常用的工具，锛镢的用途是把不平的木料锛平。自良要锛镢毕竟要得熟，只一下，就把箱盖子锛开了，露出了白色的木茬子。杜建春喝道："住手，不许胡闹！再胡闹我让基干民兵把你捆起来，专你个小舅子的政！"

自良愣了一下，不锛木箱子了，锛什么呢？他举起锛镢，向杜建春锛去。不得了啦！赵自良真是昏了头了，真是混了眼了，他竟然要犯上，他竟然要杀人。须知自良的锛镢钢口很好，很锋

利，锛在原木的树疤上，噌的一下就把树疤锛掉了。这样的锛镢若锛在杜建春的天灵盖上，肯定会给杜建春的头开瓢。若锛在杜建春的后脖梗子上，杜建春肯定人头落地，一点秧子都不会扯。杜建春不会让赵自良锛到，敌进我退，他拔腿就跑。赵自良举着锛镢在后面追。不好啦！地主羔子要杀队长啦！阶级敌人要翻天啦！快去保护队长吧！听到喊声，社员们纷纷向庄子中央跑去。下午的上工铃还没打，社员们都还在家里歇晌。听到有人杀人的消息，他们比听到上工的铃声态度要积极得多。工天天都有得上，杀人的事毕竟很难看到。杜建春家的黄狗也跑来了，在关键时刻，在紧急关头，黄狗没有经受住考验，表现不是很好，它跑得比杜建春还快。它叫了，不过虚张声势，做做样子而已。杜建春见队部的门开着，他一头钻进队部里去了。黄狗只认识旧路，只知往家里跑。杜建春知道条条大路通北京，他就近钻进了队部。队部是杜建春经常召集会议和讲话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的办公室和根据地。杜建春一进队部，反身就把两扇木门关上了，并快速插上了门闩。进了“根据地”，杜建春不怕了，阶级敌人再疯狂，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红了眼的赵自良没有罢休，举起锛镢朝队部的门上锛去，把木门锛得砰砰的。看样子他要一直锛下去，直到把木门锛破，锛出洞子为止。他说了不取得胜利誓不罢休，他在践行他的誓言。他还学习过毛主席讲的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比起愚公移山来，锛开一两扇木门算不了什么。社员来了一大片，他们有的喊：“别让他再锛了，等他把门锛烂，队长就危险了！”有的喊：“打死他！”还有的喊：“快去拿枪，用枪崩他个舅子！”他们喊归喊，却没人上前制止赵自良的锛门行动。末了，还是赵自民和赵大婶冲上前去，鼻孔里塞着白棉花的赵自民抱住赵自良的后腰，一下子把赵自良摔趴在地，赵大婶趁机把赵自良手中的锛镢抽走了。这时社员们才围了上来，七手八脚把赵

自良摁住。赵自良不服，在喊口号。有人把他的嘴摁在地上，摁得他嘴啃泥，他使劲侧过脸还在喊。他喊得声音很大，有些声嘶力竭。他喊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有些可笑。活狗日的，你想模仿电影上英雄就义的革命烈士呢！你个地主羔子，你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一个基干民兵，就近捡起一个土坷垃头，一下塞进赵自良嘴里，并把赵自良的嘴捂住，赵自良喊不成了。

隔着门缝，政治队长杜建春听出广大革命群众已把赵自良制服，把门打开，走了出来。杜建春把门开得很彻底，他步态从容，表情严肃而镇定，有着舞台亮相般的风度。他一开口就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指出赵自良的行为是阶级仇恨的大暴露，是在向无产阶级政权进行阶级报复。他说："社员同志们哪，阶级斗争尖锐得很哪，大家看看这情况，不狠抓阶级斗争能行吗！"他指示民兵连长杜建兴把赵自良捆起来。有人跑步拿来了绳子，杜建兴等人把赵自良的两只胳膊背到后头，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杜建春还有指示："把小舅子给我吊到队部的梁头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把他放下来！"

至此，换亲的事暂告一段落。

第四章

十一

男劳力这天的活儿是出红薯，女劳力是摘棉花。铃声一响，男劳力扛着钉耙，挎着语录袋；女劳力提着荆条筐，也挎着语录袋，都向地里走去。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自良在队部的梁头上吊了半天，又吊了一夜，还没有放下来。队部的门从外面锁着，里面静悄悄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不过门上有几道锛镢锛过的痕迹，还铭记着昨天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吊着，就是悬着。悬着，就构成了一个悬念。人们不知道，这个悬念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来。金种想溜到门口，扒着门缝往里面瞅瞅自良被吊得怎么样了，还有气儿没有，还会不会说话。金种原想着看场戏，不承想这场戏太不含蓄，太激烈，大大超出了他所想象的范围。不管怎么说，自良还是一个好人。自良吃亏就吃在太老实了。人说老实人不吃亏，看来是不对的，是欺骗老实人的。金种到底没敢到门口去。他要是去了，万一被别人看见，人家会说他同情自良，会把他牵扯进去。

队部是三间屋，隔出一间做了会计室，通连的两间是会议

室。说来这三间屋原来是金种家的，土改后被没收了，变成了公家的屋子。金种家原来的房子很多，正房是明三暗五的瓦房，东西各三间厢房，南面是三间过道房，房子一共是十四间，构成了一个不错的四合院。金种家的正房被庄里人称为大堂屋，一说大堂屋，人们就知道指的是那五间浑砖到顶的瓦房。全庄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堂屋，还有谁家的堂屋被称为大堂屋呢？没有了，只有金种家的堂屋被称为大堂屋。金种家的大堂屋被收归集体所有后，已派了许多用场，先是在这里斗地主，控诉地主的罪行，后是在这里办冬学，开扫盲班。反右倾时，在大堂屋里办过漫画展览。大跃进时，把好几棵红薯凑在一棵红薯上，在堂屋里放过“卫星”。再后来，大堂屋就成了杜老庄生产队的仓库，各种粮食种子，包括棉花、芝麻和麻饼，都放在仓库里，一直沿用至今。金种家的东厢房分给了一家贫农，那家贫农垒住东门，开了西门，由东屋变成西屋。西厢房被拆掉了，拆下来的材料挪到别处，盖了牲口屋。过道房的过道后门被封闭起来，变成干部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也就是队部。这样一来，四合院四分五裂，原来的格局已不复存在。

自良和自民有妹妹，金种也有一个妹妹，金种的妹妹叫月秋。金种的娘上吊死时，月秋才两岁多一点儿，有时还在娘怀里吃奶。爹死了，娘也死了，两个姐姐出嫁了，月秋无人照看，被外村的一户人家抱走了。那户人家姓刘，月秋一被人家抱走，名字就不再叫月秋，改了名，也改了姓。金种的爹是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死的，死时才四十来岁。那时大跃进还在跃着，改天换地还在换着，旱地要改成水浇地，一部分麦田要换成稻田。口号是：誓把淮北变江南，敢教日月换新天。种稻子需要和稻田。初春时节，水里还有冰碴子，冰冷刺骨。许多社员都不愿意下到过膝深的冷水里和稻田。一是嫌太冷，早上一下水，就浑身打哆嗦。二

是一天到晚在稀泥里蹚涉，活儿特别重，吃不消。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那就是，怕得寒症。祖祖辈辈，口口相传，说男人头天晚上与女人有了房事，第二天一早不能蹚凉水，也不能喝凉水，这是一种禁忌。不然的话，空虚的身子被凉水一激，男人就容易得寒症。寒症是不治之症，男人一旦得了寒症，这个人就算交待了。结了婚的男人谁能没有房事呢，好比人们天天都要吃饭，这里的男人无别的事可做，都要找点儿房事干干。谁干了房事谁知道，所以男人们对一大早就下进凉水里和稻田都很畏难，也很害怕。在这种情况下，和稻田的活儿只能落到金种的爹黄鹤鸿头上，谁让他是地主分子呢！爹天天赶着牲口，扶着铁耙子，挽着裤腿，和了一段时间稻田，果然生了病。不知爹得的是不是寒症，反正爹得病时间不长就去世了。爹临死前什么都没说，只是让娘把大小五个孩子都叫到病床前，爹把孩子们看了看，伸出枯黄的手让孩子们摸了摸，就闭了眼。爹死时没有装棺材，是用一领箔卷上软埋的。

爹死后还不到一年，金种的娘也死了。金种的娘死的日子好记，是一九六〇年的大年初一。当时社员们还是在大食堂吃饭，过的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日冰天雪地，北风尖叫着，房檐下面结的冰条子有一两尺长，像青色的獠牙一样。那时金种一家早就从大堂屋搬出来了，搬进了两间坯座草顶的南屋。虽是大年初一，食堂里没有杀猪宰羊，没有蒸白面馍，更没有备酒，一点儿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实话实说吧，生产队的粮食仓库基本上空了，食堂快要揭不开锅了，社员们马上就要面临断顿。因是大年初一，一年到头只有一个大年初一，食堂里蒸了红薯，还用发霉的红薯片子磨成的面蒸了黑色的馍。干部开了恩，让社员同志们好好过年，过个肥年，红薯和黑馍尽吃，锅底水尽喝。只是只能在食堂里吃，一点儿都不许带出食堂。谁若是敢带回家去，罚你

三天不许吃饭。可是，这天早上开饭的哨子吹响之后，金种的娘没有到食堂去吃饭。她把五个孩子都叫了起来，说："过年了，都起来。"她帮每个孩子都整了衣服，扣上脖子里的扣子，把每个孩子都端详了一遍，说："食堂里今天可能会改善生活，你们都去吃吧。我不饿，早上不想吃饭，就不去了。"妹妹月秋抱着娘的腿，想让娘一块儿去。娘把月秋抱起来，对月梅说："你妹妹还小，路上有冰，太滑，你抱着她去食堂吧！"说着把月秋交给了月梅。等姐弟五个吃完饭从食堂回来，娘已经上吊死了。娘是在屋顶的二梁子上吊死的。娘把凳子放在床上，登上凳子，把绳套儿套进脖子里，踢翻凳子，就吊死了。娘什么都没说过，谁都不知道娘为什么寻短见，具体原因谁都说不清楚。也许原因太多了，原因一多就说不清楚，好像没了原因。娘肯定觉得过不下去了，绝望了，不然的话，娘不会撇下五个孩子去死。娘信佛，外面不许信了，她在家里还偷偷地信，半夜里还起来跪地念佛。不知佛跟娘说了什么，娘就走了。庄里的妇女不管金种的娘是什么原因死的，都说她的心太狠了。

娘死后，月秋动不动就咧着嘴哭，一哭就喊娘。月秋穿着开裆棉裤，两个裤腿仍尿得水啦啦的。月秋被外庄的刘婶抱走那天，金种记得很清楚。月秋一开始不愿跟人家走，喊金种哥，让金种抱着她。后来刘婶拿出一块花纸包着的水果糖，说月秋要跟她走，就给月秋糖吃。结果是，一块水果糖就把月秋哄走了。前年秋天，金种装作拾粪，到那个村看过妹妹。他连着去了两天，在村外转来转去，终于把妹妹看到了。刘婶没让妹妹上学，妹妹挎着一个荆条筐，拿着一把镰刀，到地里割草。妹妹穿得很不好，衣服上都是补丁。他认出了妹妹，妹妹看见他，却没有什么反应。妹妹大概已认不出他是谁。他没敢跟妹妹说话，否则的话，妹妹的养父养母知道了会不高兴。妹妹被人家要走，成了人

家的养女，就不说了。假如妹妹在杜老庄长大，他也不会拿妹妹给自己换亲。把妹妹换给人家，等于拿妹妹做人质，也是拿妹妹当抵押，妹妹所付出的牺牲就太大了。

前面说到金种曾上过四年学，娘死的时候，金种正在本庄的小学上三年级。金种很热爱上学，天生对读书有兴趣。金种的学习成绩很好，毛笔字写得也清秀，流利。若论学习成绩，金种在全班当数第一。可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承认他是第一。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怎么能称第一呢！他要是第一了，班干部往哪里摆？贫下中农的子女往哪里摆？有一次，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作业，要同学们写一写同班的同学。金种写的是两个班干部，夸他们学习如何如何好，表示向他们学习。金种写的不是记叙文，是以顺口溜的形式写的。他写得押韵合辙，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一次老师大概实在忍不住了，在课堂上念了金种的作文，说金种的作文有创造性。金种在作文里夸了两个班干部，人家一点儿都不高兴，一点儿都不感谢他。相反，人家一下课就冲他翻白眼，那意思是说："你是地主家的孩子，谁让你写我们！你写我们，还不如不写呢！"在本庄的小学，只能上到四年级。要是继续上五年级、六年级，就得到镇上的小学去上。镇上的小学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学生，须经过考试，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才能升级。对于考试，金种不怕。他怕的是镇上的小学讲成分，只收贫下中农家的子女。四年级毕业的时候，金种成天价担心，担心从此无学可上。小小年纪，金种愁得光想哭，人瘦得像个小皮猴一样。金种热爱学习没用，发愁也没用，镇上的小学还是把他排除在外了。那么多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还招收不完呢，谁敢招收一个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孩子呢！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学习成绩不是第一，家庭成分才是第一，这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和为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谁都不敢有半点儿马

虎。那两个被金种在作文里写过的同学到镇上的小学读书去了，金种只能躲在背人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人家蹦蹦跳跳的背影。设想一下，金种如果出生在一个成分好的人家，如果有机会，他有可能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读了大学再往高里读，成为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本事的人。他没有接着受教育的机会，一切就另说了。走着说着，走到哪里算哪里，说到哪里算哪里。

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金种和银种。原先一家七口，转眼间只剩下两口。叔叔黄鹤图的老婆走掉之后，黄鹤图自成一家，一直单独住。户主是黄鹤图，家庭成员也是黄鹤图。后来队里决定，把黄金种和黄银种划归到黄鹤图名下，两家合成一家。这时候队里的食堂已经解散了，各家各户还得自己买锅，自己立灶，自己做饭。一开始黄鹤图找了好多理由，坚决不同意把金种和银种跟他并在一起。他说金种和银种都是大肚子，死能吃，他一个人挣工分分的粮食哪里够三个人吃。他说金种太刁，心眼子太多，他不喜欢金种，一看见金种就起腻。他说银种好尿床，他的床不够银种尿的。但队里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杜建春对黄鹤图说："你不要跟我说这说那，你哥哥你嫂子撇下的孩子，不跟着你跟着谁！"黄鹤图说："我嫂子活着的时候，连让我摸摸都不让，她死了，她的孩子倒想起我来了。"杜建春说："噢，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嫂子让你摸了，你就管她的孩子，是不是？"杜建春笑了。这就是黄鹤图的本事，他能把严肃的事情庸俗化。在庸俗化的同时，他还是当严肃的话来说，别人笑了，他一点儿声色都不动。而且，他不拿别人庸俗，他庸俗他自己，作践他自己。他作践自己的目的，还是跟杜建春讲价钱，希望杜建春的口气有所松动，以便他把金种和银种推出去。金种银种又不是他的两个蛋子儿，蛋子儿天天带在身上，他不觉得是什么累赘。若是把两个活生生的孩子交给他带，孩子越长越大，将是多

么大的累赘啊！杜建春虽然笑了一下，口气并没有松动，他捏着黄鹤图的头皮，还是把他们叔侄三个合成了一家。

其实金种也不愿意与黄鹤图生活在一起，他不愿承认黄鹤图是自己的叔叔。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很近，如果和黄鹤图住得远一些，人们也许会把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忘记了。金种不能明白，爷爷奶奶怎么生出了叔叔这样一个人。叔叔不像一个人，简直就是一头猪。叔叔若真是一头猪就好了，等长肥了，人家宰了他，吃他的肉就完了。叔叔偏偏又是一个人，他是猪成了精变成的一个人。他表面是人，暗里一个精怪。试想想，他天天跟一个精怪吃住在一起，是多么骇人的事情！金种不愿与叔叔拢伙，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阶级方面的考虑。爹死了，娘死了，他们家就没有了地主分子。批斗地主分子，就没有他们家的事儿。跟叔叔组成一个家呢，他们家又有了地主分子，他和弟弟又得笼罩在地主分子的阴影之下，出来进去都抬不起头来。金种也把不愿和叔叔合住的理由向杜建春说了出来："黄鹤图是个地主分子，他要是欺压我们怎么办？他要是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我们怎么办？"杜建春说："怎么办？很好办。把你们两个安插在地主分子身边，你们正好可以监督他的一举一动，正好可以和他进行斗争。黄鹤图要是有什么反动言论，要是有什么不老实的举动，你可以随时向我报告。你要是包庇他可不行，我知道了不依你！记住了？"金种只好点头，说记住了。

金种吃亏吃在他不屈服，不甘心。他倔强地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一个与别人同样的人。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都是头朝上站着，头朝上走路。他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不甘心受别人的欺负。他有时嘴上服，心里并不服。他有时嘴上也不服，人家骂他，他就跟人家还嘴。他有时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度，谁要是踢他一脚，他就跟人家对着踢。这从他日常的表情中也看得出来，

很少有人见他笑过，他的嘴一点儿也不甜。他的脸一天到晚一个样儿，目光里躲闪着不平之意。跟人走碰面，他极少跟人说话，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队里的干部，他都是把头一低，把眼皮一抹搭，就过去了。金种这样表现很不好，庄上的人很少有人待见他，一提起他，人家会说：那个地主羔子。他自己拉硬屎，屁眼子疼的只能是他自己。这天出红薯时，他的屁眼子就遭了一次罪。

十二

这地方的秋庄稼，大面积种的都是红薯。因为红薯产量高，一亩地可以产好几千斤。一年到头，他们主要靠红薯填饱肚子，维持生活。红薯稀饭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这个顺口溜很能说明红薯在社员心目中的重要性。红薯分两种，春红薯和晚红薯。春红薯也叫早堡子红薯，头年留好了春地，一开春就往地里栽红薯秧子。由于地壮，生长期长，春红薯长得比较大，里面含的淀粉也比较多。这样的红薯上锅一蒸，红皮就炸开了，吃起来干面干面，能把人噎得翻白眼。春红薯一般不下窖，人们舍不得把春红薯直接蒸着吃，而是把春红薯削成红薯片子，晒干，用茓子茓起来，慢慢吃。吃时放进碓窑子里砸碎，再磨成面，做面汤，蒸馍，掺点豆面擀面条，都是用它。在当年的秋天、冬天和来年的春天、夏天，红薯片子都是各家各户的当家粮。晚红薯也叫麦茬红薯。夏天，人们刚把成熟的小麦割去，就得马不停蹄地犁地，栽红薯。他们把这种紧密衔接说成是抢收，抢种。是呀，他们是在抢，与天抢，与地抢，在抢粮食。如果他们不抢，一年就只能收一季粮食，粮食就不够吃，就得饿嘴。他们不歇气，也

不许地歇气，地才把小麦生出来，他们随即就把红薯秧子给地插进去了。麦茬地不太壮，生长期相对也短一些，所以晚红薯不如春红薯产量高，产淀粉率也比春红薯低得多。可是，晚红薯里面的糖分却不见得少。把晚红薯从地里刨出来，经霜一打，太阳一晒，晒得表面有一点皮艮，这时再放进锅里蒸，蒸得稀溜溜的，那简直就是一兜子蜜，吃得人牙根子都是甜的。这天上午，金种他们出的红薯就是晚红薯。晚红薯出完之后，给地里上点底肥，犁起来，耙起来，接着就该种冬小麦了。

霜降的节气过了，地里的霜下得并不重，红薯叶子还绿着，黄着，还没有变黑。红薯叶子最怕严霜，严霜一打，太阳一照，红薯叶子会迅速变蔫，发黑，像用开水泼过一样。地里还有个别蛐子在叫，这儿一声，那儿一声，叫得断断续续。正用钉耙出红薯的金种，在红薯秧子上发现了一只年幼的公蛐子，公蛐子的翅膀是嫩绿的，肚子有一点鹅黄，像是当年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蛐子。如果把这样很有发展前途的蛐子放进蛐葫芦里，暖在怀里，喂点白菜心子，蛐子一冬天都会叫，一直叫到春节。如果没人收养它呢，这样幼小的生命，随着红薯秧子被扯掉，不是饿死，就是冻死。金种没有蛐葫芦，也没有养蛐子听叫声的闲情逸致，不会把蛐子收起来。若搁平日，金种也许会把蛐子轻轻捉住，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看，判断一下这只蛐子将来是不是一个好歌手，或把蛐子向有蛐葫芦的人推荐一下。今天金种心情特别不好，哪里还顾得上管什么蛐子不蛐子。他一直喜爱的自华走了，这一走就成了人家的人，给人家干活，陪人家睡觉，还得给人家生孩子，这难免让金种痛心。还有，自华走了，自良却被吊了起来。不知自良是死是活，他心里也有些七上八下。自良在家里是长子，他也是长子，这是他和自良相同的地方。他后悔不该给自民出那样的主意，不该挑拨自民与自良的关系，但后悔已经晚了。千不

怨，万不怨，还是怨他们的成分不好。就因为他们是地主家的孩子，才落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这让金种心里很是抵触，都是土里长出的红薯，谁能比谁高多少，低多少，贵多少，贱多少呢？

因为有了抵触情绪，金种格外不能容忍河西欺负他，河西骂他，他也骂河西。河西不骂金种的奶奶，祖奶奶，总是爱骂金种的姐，好像辈数高的人看不见，摸不着，骂了无关痛痒，只有骂金种的姐，才便于联系实际，才能把金种刺痛。金种的亲姐有两个，他最反感人家骂他的姐姐，一骂姐他就恼。河西到地头去撒尿，走到金种身边，骂金种说："金种，我日死你姐！"金种脸上火烧火燎，马上就恼了。金种没有骂河西的姐，河西只有妹妹，没有姐。金种可以骂河西的妹妹，河西的妹妹还没有出嫁，骂起来应当很解气。但金种不敢骂河西的妹妹，他要是骂了，人家会把骂当成真事儿，把假日当成真日，不当即把他揍个整死儿，也会把他揍个半死儿。金种没有忘记自己的险恶处境，虽然也骂河西，但他骂得比较迂回，比较含蓄。河西骂了日，他说："你日不如我日，我日的给你泡馍吃。"河西骂了姐，他说："解不开，勒得紧，一勒勒出你满嘴粪。"他利用谐音，换了字，把那个姐换成这个解。通过换字，他把概念也换了，把骂姐的意思化解掉，同时还给河西一个不轻不重的骂。这就是金种骂人的特色，骂起人来一套一套的。不管你骂出什么样的话，他都接过其中的一个字，马上回敬你一套。他不是随编随卖，张口就来，他的心是有准备的心。下工后回家没事，他就琢磨这个。琢磨出一套，他默记下来，再琢磨下一套。他在学校写作文时编顺口溜，受到过老师的鼓励。他上学没有白上，识字没有白识。他把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派上了新的用场。像黄金种这样的，也算是一个民间艺术家吧，因为他把骂人艺术化了。

可把杜河西气坏了，气得脸都紫了。他骂人只会用脏话，金种骂人用的却是字儿话。在河西看来，用字儿话骂人更加恶毒，更加深刻，他怎么骂也骂不过金种。他骂了金种一句，金种的骂等于还了他一百句。他骂了金种一尺，金种对他的骂至少有一丈。河西瞥见旁边的人在看他，还有人发笑，像是在笑话他，也像是在撺掇他收拾金种。河西说："狗日的地主羔子，你小心着！"金种对地主羔子的说法，准备的也有一套回应的话，他把羔子的羔转换成高低的高，说："我高没有你高，你高没有你妈高，你妈高没有你姥姥高，你姥姥高没有山高……"金种的高还没有说完，河西一下子把金种抱住了，金种说："干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放开我！"这时副队长杜建岭说："我看你小子嘴怪溜，好吧，你晌午先别吃饭了，留在地里看红薯吧。等别人吃完饭下地，你再回去吃。"太阳已经当头，杜建岭抬头把太阳看了看，说："收工吧。"

每天中午，地里都要留下一个人看红薯，以免外村过路的人偷红薯。出于信任考虑，地里每天留下的大都是贫下中农。今天杜建岭提出把金种留下，显然不是信任，是一种惩罚。杜建岭和杜河西家的门头比较近，他当然要向着河西。杜建岭的另一个意图也很明显，他适时地宣布收工，就是给河西一个机会，让河西把金种收拾一下。

河西领会了杜建岭的意图，他不去撒尿了，把金种抱了起来，抱得脚不沾地，要把金种摞倒。河西比金种高不少，也比金种胖，把金种摞倒应该不成问题。可是，河西竟摞不倒金种，在金种着地的瞬间，金种的脚一蹬，腿一绷，又站了起来。由于金种反弹时用力很猛，倒差一点把河西拱倒。金种的力气也是偷偷练出来的。庄里有一个人在外面当工人。有一年秋天，工人从外面回来，金种看见，那个工人一只手就能把加重架子车的下盘举

过头顶，让金种十分羡慕。金种想，他要是有那么大的力气就好了。金种开始在家里偷偷地练。家里没有架子车下盘，他就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从十下、五十下，到一百下。双手撑练过，再练单手撑。没有架子车下盘可举，他这样等于把自己举起来。他还蹲成骑马步，在夜间练马步冲拳，冲了左拳冲右拳，越冲越快，越冲越有力。他听过打鼓书，知道武功里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翻身。他很想练练鹞子翻身，但不知道鹞子翻身怎么翻，没法儿练。

见河西一个人收拾不住金种，河东，还有山虎，都过来了。山虎说："咦，这小舅子还怪有劲呢!"河西说："来，给这个地主羔子老头儿看瓜。"老头儿看瓜是好看的节目，大家都爱看。什么叫老头儿看瓜呢？就是把一个男人的裤子脱下来，脱到腿弯儿那里，然后使劲摁男人的头，将男人的头塞进他自己的裤裆里。男人的腰弯得很厉害，称为老头儿。裤裆里并没有瓜，他的鸡巴代表瓜，他看自己的鸡巴就算看瓜。因把看瓜者的双手在背后捆了起来，一旦他的头被塞进裤裆里，就拔不出来，就得一直把瓜看下去。河东和山虎扑上来了，同意给金种来个老头儿看瓜。山虎抱住金种的腿，很快把金种撂倒在地。金种知道看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他的脸装在裤裆里，把他的屁股暴露出来。这对金种是最大的侮辱，对他的脸面和自尊心是最大的伤害。金种不能就范，不能让他们的伤害得逞。他的手拼命舞动着，不让这帮人把他的双手捆上。他还使劲翻滚身子，想保住他的裤腰带不被解开。杜建岭没有走，不少社员都没有走，大家都想看看关于看瓜的节目。河西报过节目的名字了，他们想证实一下，这个节目到底能不能上演。

金种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敌不过三个人的力量，他们跪压在金种背上、脖子上，把金种的双手捆了起来，把金种的双脚也捆了

起来。他们捆金种的双手时，用的是金种的裤腰带。金种的裤腰带是用织布剩下的棉线头子搓成的。捆金种的双脚时，他们就地取材，用的是红薯秧子。秋后的红薯秧子也很柔韧，捆东西的效果不比绳子差多少。在捆绑金种的过程中，山虎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山虎力气大，善摔跤，在全庄数一数二，算是杜老庄有名的大力士之一。按说山虎家的门头与河西家的门头并不近，虽说都姓杜，但已出了五服。可山虎的力气大得没地方使，平时有事无事，都愿找人摔上一跤。见河西与金种斗得难分高下，他手痒脚痒，当然愿意助河西一臂之力。金种的裤子被脱下来了。他的裤子是黑粗布做成的，上面是白裤腰，下面是黑裤子。这种裤子是缅腰裤，大裤裆，最适合做老头儿看瓜。裸露的屁股，使金种感到了秋天的凉意，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一个刚长成的大闺女，即将遭到强奸，其羞辱感和恐惧感也不过如此。河西没有像他爹杜鹏飞说的那样，把金种往死里打。可给金种的感觉，这样的侮辱比刀砍脖子还难以接受。金种破口大骂。他没有单骂哪一个，把河西、河东、山虎统统骂着，骂了他们的十八辈祖宗。而他们这几个这会儿重视的是行动，是行动的成果，是成果带给他们的快感，顾不上和金种对骂。金种的骂声突然变闷，变得呜呜啦啦，是他们窝了金种的脖子，终于把金种的头塞进金种的裤裆里去了。金种的头把自己的裤裆绷得紧紧的，顶出一个大疙瘩。但他顶不开自己的裤裆，只能眼睛向内，在裤裆里看瓜。这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刑罚。这种刑罚不知是哪位民间高人发明出来的，受刑的人不至于断胳膊断腿，不至于毙命，但受刑过程够难受的，从生理和心理上，它是对受刑人的双重折磨。金种觉出杜建岭和一些社员还没走，他哭了，哭得泪水横流。他想用自己的哭唤起杜建岭的同情，期望杜建岭命人把他放开。然而杜建岭走了，他把沾了土的手互相抹拉一下，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那些社员也走了。其中一个社员说：“我叫你小子露屎能，这下不能了吧！”

河西、河东、山虎还没走，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成果还没有欣赏够，还没有玩够，还要继续采取更好玩的行动。有一种叫刺角芽的植物，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到了秋天，刺角芽的果实已长得很硬实，长成坚果，类似圆圆的算盘珠子。河东采来一棵刺角芽，利用刺角芽茎顶的圆果抽金种的蛋子儿。金种的两枚蛋子儿都在外面垂着，抽起来相当方便，只两下，就把金种的蛋皮抽红了。须知结有果实的刺角芽如软把儿的小锤子，抽在蛋子儿上是很疼的，河东一抽，金种就不由得全身痉挛一下，就叫唤一声。金种见过劁猪，知道猪的蛋子儿是猪产生精子的地方。由猪推人，不用说，人的蛋子儿也是产生精子的地方。金种负有为黄家传种的历史使命，人家要是把他的蛋子儿抽坏了，他就不能产生精子，将来娶了老婆就不能干那事，不能生孩子，问题将十分严重。于是金种哎哟连声，说：“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别抽了，再抽我就活不成了！把我抽死，你们得给我抵命，你们也活不成！”他的眼睛在裤裆里蒙着，不知道是谁在抽他的蛋子儿，只能对他们三个一起央求说：“我求求你们还不行嘛！”河西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你叫我一声姐夫，我们就饶了你。”金种的二姐不同意嫁给河西的表哥，河西为了报复金种家的人，就故意让金种把他喊姐夫，肯定是这样。河西要是让金种把他喊爷，也许金种会喊。金种没见过自己的爷是什么样，反正也是一个地主分子。河西让他喊姐夫，他张不开口。河西威胁说：“你不喊是不是，不喊我让你吃红薯！”金种一时没明白河西怎么让他吃红薯，他还是喊不出来。河东不抽金种的蛋子儿了，河西顺手从旁边拿起一块红薯，把尖端对准金种的屁股眼子，往金种的屁股眼子里捅。这一手也够恶毒的，新鲜的红薯又尖又长，还有些粗，金种

的屁眼子哪里容得下这个，哪里受得了这个！在收红薯季节，若男社员和女社员在同一块地里干活，常见男社员手执一根粗红薯，跟女社员开玩笑，把女社员追得夹着屁股满地跑。他们追归追，跑归跑，只是比画比画，只玩假的，不玩真的，意思到了就行了。然而河西来的是真的，而且非常过硬。金种感到了生硬，也感到了生疼，恍然想到强奸二字，这就是强奸啊！尽管他是男的，不是女的，这种行为也算强奸，是变相强奸。只不过强奸他的东西不是阳具，而是红薯。金种恼怒至极，他除了把屁股门子收紧，不让河西把红薯捅进去，就是大骂河西。他不管不顾了，这回骂的是河西的妹妹。他叫着河西妹妹的名字，声称要把河西的妹妹日死。金种有种，他英勇无畏，宁死不屈。他像一个处女捍卫自己的处女膜一样捍卫自己的屁股眼子。

金种骂河西的妹妹，激发了河西的狠劲儿，在山虎的协助下，河西一发力，就把红薯给金种捅了进去。把红薯的尖端部分捅进去之后，河西犹不解恨，还握着粗的部分往里捅。城门一旦被捅开，金种的防守和阻止顿时失去效能。河西把红薯几乎给金种捅进去三分之二才罢手。

最后，还是银种来到地里，帮哥哥把捆手的裤腰带解开了。银种和叔叔做好了午饭，迟迟不见金种回家吃饭。叔叔让银种到地里看看，银种才发现哥哥正在红薯地里进行老头儿看瓜。银种看见了哥哥的屁眼子插着的红薯，他没敢动红薯，帮哥哥先把手解开了。

手一活，人就活了。金种从头上退下裤子，把含在屁眼子里的红薯抽出来，把捆脚的红薯秧子解开，提上裤子，系上了裤腰带。金种没有跟随银种回家吃饭，他从红薯地里岔开，岔到官路上，与杜老庄背道而驰，向南边走去。哥哥丢人了，哥哥伤心了，银种不知要强的哥哥要到哪里去。

十三

金种到白马营找大姐去了。一遇到想不开的事儿，过不去的坎儿，他就去大姐家找大姐。母亲没有了，他几乎把大姐当成了母亲。他不能去找二姐。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二姐夫李国成逼着二姐与二姐的娘家人断绝了关系，与地主家庭划清了界限。李国成不许二姐再回杜老庄，也不许二姐的娘家人到二姐家走亲戚。有一年清明节，二姐趁李国成到大队开会，偷偷跑到杜老庄给父亲母亲烧纸。二姐烧完纸没敢进庄，从坟地里直接回婆家去了。烧纸的事儿还是被李国成知道了，金种听别人说，李国成那次把二姐打得很厉害。李国成揪着二姐的头发，抽二姐的脸，把二姐的脸抽得肿了好几天。二姐拿了绳子去上吊，李国成一点儿都不回心转意，夺过绳子当鞭子，接着抽二姐，把二姐抽得满地打滚。在没听到这些情况之前，金种到二姐家去过一次。李国成一见他就说："你来干什么！黄月菊已经和你家断绝了关系，你不知道吗?"金种说："不知道。你又没把声明贴到公社的墙上，谁会知道!"李国成说："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黄月菊已和你们断绝了关系，以后你们谁都不要来找她了。"李国成的爹把金种拉到一边，对金种说："国成写了入党申请书，正在要求进步。如果不和你们家断绝关系，他就没法儿进步。你要理解他的心情。"二姐对婆婆说："俺兄弟轻易不来，好不容易来一趟，让他吃了饭再走吧!"婆婆说："吃啥呢?家里没啥可吃的。"金种一听，转向身就走了。打那儿起，他再也没到二姐家去过。

杜老庄离白马营有二十多里，金种去大姐家走得不是很快。大姐也是天天下地干活，他去早了，也见不着大姐。等天落了

黑，地里收了工，大姐才会回家，那时去大姐家比较合适。他走走停停，走过一道小河，就在桥边的砖头垛子上坐一会儿，扭着脸看看桥下的流水。见有人要过桥，他才站起来，接着往南走。又走过一座小桥，他再次坐下来看水。河水从西面流过来，穿过桥洞，向东边流过去。河水流动得很缓慢，往远处的河面上看，几乎看不见河水的流动。河水到了桥下，两边的水往桥下集中，才显出流动来。显示河水流动的是水中的水草。水草的秧子长长的，一顺头朝东，在水流中轻轻摆动，如同受着梳理。水是自由的，想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金种要是一滴水就好了，他愿意掉进水里，随着河水流走，流得远远的，流到哪里都可以。金种想到了死，既然活着处处受欺负，这样窝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死了算了。这样想着，他的头蒙了一下，仿佛做好了跳河的准备。但他很快清醒过来，想起自己会浮水，而且浮得还不错，这样缓缓流动的河水不可能淹死他。秋天来了，河水变清。金种往水底看了看，觉得河水的深度似乎也不够，他要是跳下去，河水顶多埋到他胸口，他轻轻一游就上来了。人说会浮水好，看来会浮水不是处处都好，想来个跳水死，都死不成。

金种见到大姐，大姐对他并不是很热情。大姐问："你怎么这时候来了？下午没上工吗？"金种说："没上。"大姐又问："不上工干啥去了？你跟队长请假了吗？"金种说："没有。"大姐很不悦，说："不上工，又不请假，不用说，又跟人家闹气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就是记不住。人是人，驴是驴。不管到啥时候，都是人牵驴，没有驴牵人的。驴再犟，也犟不过人，犟不过人手中的磨棍，手中的鞭子。犟驴吃犟亏，人把驴打死，驴是活该，死了还得扒皮，吃肉！你得记住，你是地主家的孩子，天生就比人家低一等，低三等。你得服这个低，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走路你哈腰。人家捏你的头皮，你得让人家捏。人家把

你的头皮捏疼了，你得忍着，别跟人家恼，要跟人家笑。你看看人家杜建勋，人家眼皮子多活，多会来事儿。庄里那么多干部跟他老婆好，让他当乌龟，你见他跟谁恼过，见面该说话还是说，该笑还是笑。当乌龟怎么了，人家把头往肚子里一缩，回到家，老婆还是人家的。我看你得向杜建勋好好学习。你岁数也不小了，还得让别人替你操心，这个心操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大姐见金种眼里有了泪光，才停止了对金种的数落，大姐说：“我也不说你了，说了你，还不够我自己生气的呢！”大姐这才问金种，到底跟谁闹了气。金种没有提河西，没具体说跟谁闹了气。他受了那么大的屈辱，跟大姐说不出口。他说：“杜老庄姓杜的都是坏种，没有一个好人，我恨他们！”大姐一听金种这样说，又有些生气，说：“我就不能听见你这样说话，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哪里都有好人坏人，你咋能说姓杜的没有一个好人呢。啥事都有一还一报，你恨人家，人家就恨你。你得先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你啥时候不恨人家了，人家就不恨你了。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群众，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群众怎能容你！你必须赶快转变思想，要是不转变思想，就没法儿在杜老庄待，受罪的时候在后头呢！”金种说：“没法儿待，我不待，我走！”

大姐正要问金种到哪里去，大姐的儿子海生背着书包回来了，海生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姐说：“海生，你大舅来了。”海生看了金种一眼，没说话。金种先跟海生说话：“海生，放学了？”海生还是不说话。大姐说：“海生，你大舅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你喊大舅了吗？”海生翻了一下白眼，向里间屋走去，腾地把书包扔在床上。大姐说：“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喊不喊大舅，金种并不计较。他每次到大姐家来，都是空着手，一分钱的礼物都不带，失礼的首先是他，海生有理由不喜欢他。像海生这么大的孩子，家里来了客人，他最关心的不是客人的身份，是

客人给他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他见人不亲，见吃的东西亲。金种每次来都让海生失望，海生排斥他是必然的。金种还想到，大姐夫是富农家的儿子，那么海生就是富农家的孙子。作为富农家的孙子，海生在学校里肯定也不得志，也要受同学们的歧视。海生在学校里受了气，回家就没好气。孩子这么小就受家庭成分的连累，是可怜的。大姐说："我去做饭。"问金种，"你晌午吃饭了吗?"金种没说实话，说吃了。

大姐去灶屋做饭，金种跟到灶屋帮大姐烧锅。大姐一边用刀往锅里砍红薯，一边接着刚才的话问金种："你说你走，你往哪儿走?"金种说："我去找俺大姐夫。"大姐说："你上哪儿找他，他在贵州的山窝里建煤矿，连我都没到他那里去过，你哪里找得到他!"金种说："你给我一个大姐夫往家里寄信的信封，按信封上的地址，我就能找到他。"大姐说："给你信封容易，咱这儿离贵州那么远，你哪有路费?路费还是小事，我听你大姐夫说过，现在对行走的人盘查得非常严，坐车，住店，吃饭，都要看你的证明信。你拿不出证明信，人家就把你当成流窜犯抓起来，再把你送回来。"金种说："那，我去大队开一个证明信，证明我是去探亲。"大姐把一个红薯砍完了，又拿起一个红薯像是忘了砍，说："我敢肯定，大队不会给你开证明信。我不知道，你去找你大姐夫干什么?"金种说："我想让我大姐夫给我找点活儿干。"大姐说："那不可能，他那里哪有什么活儿给你干?我不同意你去找他。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大姐夫跟我说过，他坚决反对老家的任何人去找他，也反对任何亲戚去找他，包括咱叔，也包括你和银种。你去找他，他也不会认你。"金种听得出来，大姐说的"想起来了"是临时编出来的，不管大姐夫是否反对去找他，大姐先反对在了前面。大姐是金种最信赖的人，现在大姐也拿编出来的话堵他的嘴，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塌下眼皮，不说话了。

大姐接着往锅里砍红薯，砍完红薯，放上箅子，在箅子上馏了几个红薯面馍，还蒸了半碗咸糊糊。咸糊糊是当地人常吃的一种就馍菜。切点儿葱花，多放辣椒，放上盐，用水搅成稀面糊，在锅里蒸。等馍馏透了，咸糊糊也蒸好了。他们没有油炒菜，就把咸糊糊当菜吃。大姐盖上锅盖，对金种说："你不知道你大姐夫是怎样当上的工人。那是一九五九年，上面派下来的任务，让白马营出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建煤矿。那时候白马营正在吃大食堂，有馍，有米饭，还有豆腐熬粉条，大家都在过着共产主义生活，谁都不愿意出去，把外出看成受罚，受罪。贫下中农家的孩子都不愿意去，就派富农家的孩子，就派到了你大姐夫头上。当时你大姐夫也不愿意去，可他不敢不去，不去队里就断他的伙食，他只得哭着走了。你大姐夫就这样才捡了个工人当。要是搁现在，轮一百遍子也轮不到他去当工人。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他这个工人跟别的工人不一样，家里成分不好，他什么都担待不起，犯一点儿错误，人家都可能开除他。要是把他开除回来，俺家的日子可就没法儿过了。"大姐沿着这思路说下去，几乎红了眼圈。

金种答应不去找大姐夫了，但他还是要走。他说树挪死，人挪活，他要是不挪一挪，在杜老庄就没法儿活。他说中国这么大地方，地外有地，水外有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不信找不到一个混饭吃的地方。他听说新疆有很多荒地，准备到新疆去开荒种地。大姐说："你能得不轻，你知道咱这儿离新疆有多远吗？听说坐火车不停气地跑，就得坐四天四夜，你要是地上走，走不了多远，就得死在半路上。"金种说："死就死吧，死在哪儿算哪儿。反正早晚也是个死，不如早死早托生。"大姐说："又说气话，又说气话，我劝你半天都白劝了！你要是这样不识劝，不听话，以后我就不管你了，啥事儿都不管了！"大姐一直在数落他，

他不知大姐劝了他什么。大姐说起，前些天她还想着给金种介绍一个对象。那闺女是白马营的，叫小慧，今年十七了，还没说好婆家。小慧长得不赖，眼是眼，眉是眉，嘴是嘴，鼻是鼻，个头儿也不算低。小慧家的成分好，是贫农成分。小慧的舅舅还在公社里当干事，听说写字写得很好。唯一有点不足的是，小慧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发过高烧，留下了后遗症，脑子不太够数儿，说话不太照路。小慧这点毛病不是胎里带的，是半路添的。估计小慧不耽误结婚，也不耽误生孩子。生了孩子不一定不聪明。大姐已经探听过小慧她娘的口气，小慧娘没说不同意，看来事情有些希望。大姐建议金种哪天把小慧看一看，要是金种不嫌弃小慧，这桩姻缘也许能成。大姐说："人走到平地说平地，走到洼地说洼地。咱家的成分不好，你就不能想那么高，能找下一个女人，过成一家人就不错。咱不求别的，求只求黄家能留下一个后代，留下一个根苗。咱叔指望不上了，银种也很难指望，我看老黄家就指望你了。"

金种到白马营来过多次，他没看见过大姐说的小慧。不过他一听就知道，小慧肯定是一个傻闺女。脑子不够数儿，就是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说话不照路，就是说话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大姐给他介绍小慧，当然是往好里说，说的都是轻的，实际上的小慧，不知傻成什么样呢！金种到镇上赶集时看见过一个女傻子，那女傻子蓬着头发，满脸黑灰，裤脚烂成了绺，赤着双脚，拾起一个烟把子也往嘴里放。赶集的人一看见女傻子，都赶紧往一边躲。金种不知道，小慧与那个女傻子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形象。金种是没有放弃找对象的想法，他对要找的对象要求的条件也不高，但起码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不能把一个鸡蛋说成两个，不能把猪说成羊。金种没有想到，一向对他比较关心的大姐给他介绍的是一个傻闺女，可见他掉价儿掉到了什么地步，竟然

跟傻子到了一个水平。金种想到了自华，想把赵家昨天发生的事跟大姐说一说。他还没说，大姐见他态度不太积极，又说："你好好想想，小慧不是嫁不出去，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要不这样吧，一会儿等海玲回来，我让海玲把小慧叫来，你看看。海玲天天跟小慧在一块儿玩。"

海玲是大姐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还没上小学，天天在村里跑着玩。吃晚饭时，海玲回家来了。海玲还没进屋，就喊娘，嚷着她饿了。大姐说："不饿你还不知道进家呢！"一看，小慧跟在海玲后面，也来了。小慧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放着几块很小的红薯，像是从犁过的地里拾回来的。大姐对小慧很热情，说："哟，是小慧呀，你来了！你是到地里拾红薯去了，拾的不少嘛！"说着给金种递了一个眼色，意思说：这就是小慧。小慧把大姐叫嫂子，跟嫂子说，她在地里看见一只兔子，兔子一跳一跳，跑得很快，一眨眼，哎，兔子就没影了。大姐说："看见兔子了，你咋不抓住它呢？你抓住它拿回来，我给你熬兔子肉吃。"小慧笑了，说："熬肉，熬肉。"海玲看见了金种，大姐对海玲说："喊大舅。"海玲喊了一声大舅。这时小慧也看见了金种，小慧随着海玲，也叫了一声大舅。大姐赶快纠正小慧，说："不对，这是我娘家兄弟，你应该叫他哥。你叫一声哥试试，我看你会不会。"那么小慧就看着金种叫了一声哥。小慧会叫，发音很清晰，还有些脆。

金种没有答应，他不知道该不该答应。小慧与他在集上看见过的女傻子不大一样，他一时不知道怎样应对。大姐说："小慧喊你呢，你怎么不答应，快点儿答应。"金种这才答应了，一答应就是两声："哎，哎。"小慧又叫了一声哥，金种又答应了。不料小慧来劲了，她哥哥哥地，连着叫起来。她叫了哥，金种答应了，她就嘻嘻笑，像是找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笑完了，她再叫

哥。她叫哥时，两眼就那么直直地看着金种，眼珠转都不待转的。大姐说："好，够了。这个小慧，好像八百年没叫过哥一样。"

这边说着话，海玲已擅自掀开锅盖，从箅子上拿起一个馍吃。大姐说："这孩子，真不懂事，你大舅还没吃呢，你就先吃。给你小慧姑拿一个馍吃。"海玲说："她不吃。"小慧也说："我不吃，俺娘不让我吃别人家的东西，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光拉稀。"大姐说："不吃你就回去吧，回去晚了，你娘又该喊你了。"小慧走了。走到门口，小慧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大姐说："嫂子，我走了！"大姐表扬小慧说："小慧真懂礼貌，好了，走吧！"

金种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小慧。小慧扎了两个小辫儿，头发一点儿都不乱。小慧脸上没有黑灰，脸很干净，脖子很干净，牙也很干净。小慧的裤子没有烂，穿着一双带襻儿的黑布鞋。小慧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口，都长得端端正正，挑不出什么毛病。小慧真是可惜了，要不是落下了脑膜炎后遗症，小慧应该是一个又漂亮又聪明的女孩子。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小慧没有毛病，不知小慧有多骄傲呢，别说一连声地叫他哥，恐怕连看他一眼都不会看。金种长这么大，除了妹妹月秋，还有哪个闺女叫过他哥呢，小慧是第二个。小慧的样子真像一个小妹妹呢！金种难免沿着大姐的想法想得远一些，倘若他真的娶了小慧，他对小慧体贴一些，爱护一些，或许能过成一家人。大姐认为事情很巧，说到小慧，小慧就来了。大姐还有话没说出来，遇到巧事，她都理解为是老天爷的安排。大姐问金种："你看小慧这闺女怎么样？我没瞎说吧？"金种似乎不好作出评价，说："我也说不来。"大姐对金种的回答不是很满意，说："这有啥说不来的，我又不是外人，你有啥说啥！"金种说："我看她傻得不算太狠，还透点儿气。"大姐说："你不能说人家傻，傻子不是这样的。你要是说人

家傻，让小慧她娘知道了，人家肯定不高兴。你只能说小慧老实，不会玩心眼子。要我说小慧有小慧的好，小慧到啥时候都不会害人，不会把人分成这阶级，那阶级。”金种承认：“那倒是。”大姐还说道，小慧很喜欢小孩子，海玲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小慧就跟她抢着抱海玲。小慧有时抱海玲抱得不得劲儿，把海玲抱得哇哇哭，小慧都舍不得撒手。海玲都这么大了，小慧对海玲还是很喜欢。金种以为自己想得远，听大姐的话意，大姐比他想得还远，还周到，连小慧将来能不能带孩子，都替他想到了。金种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他捏起一根草棍，又捏起一根草棍，把两根草棍放在一起。见一根草棍比另一根草棍长一些，他就把长出的部分掐掉，使两根草棍一般齐。不要以为金种把两根草棍比来比去有什么意义，没有，他的动作是下意识的。因为双手一时无所措置，只好寄托在草棍上。金种觉得来大姐家真是来对了，只有大姐在为他着想，为他操心。他没有再提离家出走的事，当晚也没在大姐家住，吃过晚饭摸黑就返回杜老庄了。

回家之前，金种还是把赵家因换亲所引发的风波对大姐讲了，说自良这会儿可能还在队部的梁头上吊着，不知是死是活。大姐有些吃惊，也很感兴趣，问了金种不少细节。大姐叫着天爷，一再感叹：“你看看，你看看，多吓人，成分不好日子多难过！”大姐安排金种说：“你可要小心哪，看见人家的鸡也敬着，看见人家的狗也敬着，对谁都不要惹。”金种这才跟大姐提到了河西，说别的也没什么，就是河西一家盯住他了，光找他的事。至于河西一干人让他在红薯地里老头儿看瓜，并拿红薯捅他的屁股眼，他还是没好意思说。对于河西一家对月菊有气，并把气转移到金种银种身上，大姐是知道的。大姐说：“根子在河西他娘陈慧君身上，陈慧君的娘家人在村里受了欺负，她心里不平，就仗着婆家的成分好，在杜老庄欺负别人。听说解放前陈慧君在娘

家当过地主小姐，嘴头子厉害着呢。要我说地主家有地主家的毛病，把地主阶级打倒也不算亏。你听听她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一个河西，一个河东，她还惦着十年河西转河东呢，还惦着变天呢。亏得她家的成分好，要是换了成分不好的人家，敢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早把她斗得分不清西东了。他们找你的事儿，这也没办法，河西横着走，你绕开他就是了。实在绕不开，你就退回来，他走咱不走，还不行吗？”金种下午没上工，也没跟干部请假，大姐对金种也有交代，要求金种回到杜老庄马上向干部检讨，请队长原谅。大姐说：“今后记着，不想让狗舔你的屁眼子，你得先把你的屁股擦干净。不想让人家找你的事儿，你自己得不出什么事儿。”金种喜欢听大姐说话，同样的意思，大姐说出来就不一样，而且一说就说是一套，还带比喻。金种说：“大姐，我听你的。”

十四

吃中午饭时，赵大婶来到队部门前，推开一点门缝，头抵着门缝往里看，见自良还在梁头上吊着。她喊：“自良，自良！”听不见自良答应。赵大婶又喊：“自良，自良，我的儿，听见娘喊你了吗？你要是听见了，就哼一声。”赵大婶喊着，声音发颤，眼角子也湿了。自良还是没答应，也没哼。我的娘，自良不会死了吧？赵大婶往地上一坐，手拍着门哭起来。她哭的不是她的儿，是她的娘，一哭就拉了拖腔：“我的娘啊，我哪一辈子作了孽，这一辈子遭这样的报应啊，啊啊啊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你娘把你害成这样啊，啊啊啊啊！”一个妇女端着饭碗过来了，问赵大婶：“死了吗？”赵大婶这一回哭的是天，哭的声音

更大些："我的老天爷呀，你咋不打个炸雷把我打死呢，你让我活着干啥呢！"那个妇女一只手扒着门缝，帮赵大婶喊："自良，赵自良！"得不到回应，那个妇女说："人可能不中了。"她对赵大婶说："你还在这儿哭啥呢，你还不快去找队长，让队长开门，把人放下来。"

赵大婶找到杜建春，一句话没说，坐在地上还是哭。杜建春说："哭啥哭，死不了他！吊三天三夜，也死不了他！"赵大婶不敢哭了，说："那我喊他，他咋不吭气呢？"杜建春说："不吭气是他装死，说明他还是不老实，我看他吊得时间还不够！"杜建春的老婆小声对杜建春说："我看你还是让大婶去看看自良吧，万一有个好歹，传出去不好听。"杜建春采纳了老婆的意见，对赵大婶说："你去找杜建兴，就说我说的，让他把门打开。你给自良喂点水可以，但不能把他放下来，不能松他的绑。他想跟无产阶级专政要犟镢，我要让他知道知道，是他的犟镢厉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不专出他尿儿来，他就不知道谁是马克思！"

杜建兴把队部的门打开了，对赵大婶说："我只给你一个钟头的时间，过了一个钟头，我还要把门锁上。"说罢就走了。绳子吊的是自良背剪着的双手，把自良两只胳膊向上揪着，吊得很高。自良的双脚没有悬空，前面的脚指头还点着一点地。做什么事情都有分寸，这种吊法大概就是吊人的分寸。如果把人的双脚吊得悬空，时间长了，就会把人的胳膊吊断。让脚沾一点儿地呢，人的胳膊就不至于断。这种吊法的效果还在于，被吊的人不能自我放松，若是双脚想多沾一点儿地，胳膊就疼得承受不住。不用人提醒他，他自己就把脚尖点起来了。自良的腰向下弯着，头向下垂着。自良的脖子软塌塌的，像罢园的瓜秧。而自良的头正像瓜秧上未摘去的瓜，显得甚是沉重，欲坠的样子。赵大婶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自良的鼻子上，试试自良还有气没有。谢

天谢地，自良没有死，自良还有气。她扒扒自良的眼皮，自良摇头，不让她扒。她不扒了，自良把眼皮抬了一下。自良的眼珠子是红的，眼角布满血丝。赵大婶问："自良，你喝水吗？喝我给你端去。"自良把头点了点。赵大婶小跑着回家，端来了一瓦碗凉水。她把瓦碗送到自良嘴边，喂自良一口一口喝下去。赵大婶想找一块东西，垫到自良脚底下，让自良歇一歇。她满屋子瞅了瞅，地上光光的，一块垫脚的东西都没有。这时屋里来了几个孩子，男孩子女孩子都有。他们对吊着的自良上下看，目光有些恐惧，有些好奇。一个男孩子有所发现似的把自良的裤裆一指："看，他尿裤子了！"其他孩子转到自良后面一看，果然见自良的裤裆和裤腿是湿的。有的女孩子开始撇嘴，说大人尿裤子，不害臊！赵大婶对一个男孩子说："你去帮我找一块砖头。"男孩子说："我才不去呢，赵自良是坏蛋！"赵大婶说："赵自良不是坏蛋，是好人。"男孩子说："我不信，他要是好人，干部为啥把他吊起来！"赵大婶对自良说："你等等，我去给你盛碗面条。"

赵大婶把面条端来了，举着碗，往自良嘴里喂。赵大婶还拿了筷子，把稠面条向自良嘴里扒。自良闭着眼，嘴倒张得不小，赵大婶喂他一口面条，他没怎么嚼，就咽了下去。因自良的头被吊得往下垂着，他每吃一口面条都很费劲，须把脸往一边侧，才能把面条咽下去。人生了气，容易跟饭闹别扭。只要一开口吃饭，问题就不大了。这种情况跟喝酒的人有些相似，人把酒喝高了，不是胡闹，就是睡觉。等睡够了起来喝水，吃饭，酒劲就过去了，人也清醒了。赵大婶以为自良也清醒了，问自良："你还记得你昨天做了什么事吗？"自良摇摇头。赵大婶说："看来你昨天真是迷了，闯下那么大的祸都不知道。你拿着锛镢要锛队长，一直把队长追到这屋里，把全庄的人都惊动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把你吊起来呢。到这会儿，人家已经把你吊了对头儿一天

一夜了。”赵大婶的话像是唤醒了自良的记忆，自良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话。赵大婶说：“自良，你可都改了吧，等队长来了，你赶紧向队长赔罪，说以后再也不敢了。我说的话你记下了吗？”自良点点头。

杜建兴过来了，对赵大婶说：“到时间了，我要锁门！”赵大婶说：“他大哥，你把吊自良的绳子松一点儿吧，这样吊时间长了，自良就成一个废人了。”杜建兴说：“什么他大哥，我是民兵连长，我手下有一连基干民兵。”赵大婶把杜建兴叫杜连长，还是求杜建兴把绳子松一点儿，让自良的脚能踩到地。杜建兴说：“那不行，我们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放松的余地。”赵大婶说：“阶级斗争我知道，自良挨吊也不亏。自良已经悔过了，你跟队长说说，把自良放下来吧！”杜建兴说：“你这个地主分子，刚才你说把绳子松一点儿，现在又要求把赵自良放下来，我看你是痴心妄想！走，走，出去，出去！”杜建兴把队部的门重新锁上了。

赵大婶再去找杜建春，说自良已经认罪了，后悔得不能过。杜建春问：“他是怎么说的？”赵大婶说：“他说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对不起队长。他向队长赔罪。”杜建春又问：“这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你替他说的？”赵大婶说：“我说一句，他都点了头。”杜建春说：“我就知道是你替他说的。不怕他的嘴硬，绳子拉紧了也不软，再吊他一夜再说。”

这天夜里，自良没有再挨吊。吃过晚饭，赵大婶让自民带着新媳妇杨纪英和香烟去央求杜建春，杜建春才答应把自良从梁头上放下来。自民先给杜建春敬了一支烟，又掏出一整盒烟放在杜建春面前的桌子上，说谢谢队长为他的婚事操心，又说替自良向队长请罪。杜建春看着杨纪英说：“你们的结合很不容易，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杨纪英说：“我不会说话。听自民说，队长

都是为我们好，我也不知道说啥好。”不知是整盒的香烟了作用，还是新媳妇出面起了作用，反正队长同意了放自良回家。杜建春对自民说：“你跟自良说，让他准备在全体社员大会上作检查，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刚从梁头上放下来，自良已不会站立，他如同踩了棉花堆，身子晃了两晃，就摔倒在地。自民喊来黄鹤图帮忙，他和黄鹤图一人架着自良的一只膀子，才把自良扶回家。自民本来去找金种帮忙，金种没在家，就找了黄鹤图。自民问黄鹤图，金种到哪里去了。黄鹤图说：“金种被河西河东用红薯塞了屁股眼子，有气出不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自民问：“金种气性很大，自尊心很强，他不会自杀吧？”黄鹤图说：“说不来。他越是要脸，人家越是把他的脸蒙住，把他的屁股露出来。”自良的床从西间屋搬到东间屋，跟赵大婶住一间屋。自民和黄鹤图把自良扶到床上躺下，自良很快就睡着了。

赵大婶家原来只有一盏煤油灯，灶屋用罢，端到堂屋。灶屋需要照明，再端到灶屋。自民与杨纪英结婚前，自民又做了一盏煤油灯。自民认为，既然成了家，他和老婆的房间里应该有一盏灯。灯代表着光明，屋里需要光明时，他可以随时把光明点起来。灯火也代表着一个家庭，有灯火相伴，这个家才算成立。其实行夫妻之事不一定拿灯照着，仅凭感觉，就把方位找准了。造孩子也不用点灯，造出的孩子眼睛照样明明亮亮的。那边，赵大婶把灯吹灭了。这边，自民也把灯吹灭了。自民与杨纪英睡到了一头，睡到了一个被窝。昨晚，闹洞房散得很晚，把杨纪英折腾得筋疲力尽。加上自良在队部里吊着，自民的心情也不好。他们睡觉都没有脱衣服，杨纪英抽泣了一会儿，自民叹了一会儿气，天就亮了。这天晚上，没有人再来闹洞房，自良也没有事了，新婚的人大约可以亲热了。自民把一只胳膊从杨纪英脖子下面伸过

去，把杨纪英搂住了。自民的胳膊是烫的，脸是烫的，全身似乎都是烫的。自民已经脱光了膀子，但裤衩还没有脱。裤衩宽松，好脱，时机一旦成熟，裤衩一拽就下来了。杨纪英没有拒绝自民搂她，她把头拱到自民怀里，小声问："自民，自民，是你吗？"自民也小声答："是我。不是我是谁！"西间屋与东间屋是相通的，虽然两间屋都夹了箔篱子，箔篱子门口都遮了布帘，但隔音的效果很有限，他们只能小声说话，动作也尽量放轻。杨纪英说："自民，我有点儿害怕。"说了害怕，她身上哆嗦了一下。自民说："别怕，有我呢，你怕什么！"说着，把杨纪英搂得更紧些，还把杨纪英的后背摸了摸。杨纪英除了穿着裤衩，上身还穿着一件紧身的无袖裹胸，裹胸的扣子在身子一侧的腋下，扣子扣得紧绷绷的。杨纪英问："咱哥睡着了吗？咱这样说话他听不见吧？"自民说："睡着了，肯定睡着了。在梁头上吊了那么长时间，他能不困吗？不要管他，不要想他的事。"杨纪英又问："咱哥没疯吧？他睡醒了还会不会闹？"自民说："你看你，我说不让你提他，你老提他干什么，净耽误咱俩的事儿。"

自良闹得这样厉害，几乎出了人命，杨纪英没有想到。这都是因她而起，她要是嫁给自良，自良就不会闹了。她对自良不是很理解，认为自良的风格不够高。俗话说，要得好，大让小。你自良是大的，自民是小的，你当然应该让着自民。若自良不闹事，大家平安无事，日子还能过。自良这一闹等于把脸皮撕破了，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怎么在一个屋里出入？怎么在一个锅里耍勺子？这让杨纪英对前景有些担忧。自民不让她想这些事情，她怎么能放得下来！

自民摸到杨纪英裹胸的扣子，想把扣子解开。杨纪英把胳膊夹住了，不让自民解。自民说，他想摸摸奶。杨纪英的意思是别摸了，搂搂就行了。自民认为，光搂搂不解决问题，他还要摸。

没解开杨纪英的裹胸，他就隔着裹胸摸。胸前勒得有些平，不显高山，也不显洼地，自民摸得不大满足，他说：“隔着一层布，啥都摸不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杨纪英说：“本来就没啥可摸的。”自民说：“我不信。”他的手摸到了裹胸的下沿，手指头贴着杨纪英的胸口使劲往上拱。杨纪英只得做出了让步，说：“我就知道你，让你摸，行了吧。”她把扣子解到一半，又停了下来，说：“咱先说好，今天只许摸上边。”自民不说话。杨纪英说：“你不说话是不是，那上边也不让摸了。”说着要把解开的扣子重新扣上。自民阻住她的手，说好好，答应你。杨纪英这才把裹胸的扣子解开了，把两个奶子解放出来。杨纪英的奶子弹性很好，裹胸一解开，两个奶子腾地跳将出来。自民喜得哎呀哎呀的，摸了这个摸那个。摸了那个，像是怕这个跑掉，又回手摸这个。他干脆把两只手都派上了，一只手捂住一个，看你们往哪里跑。他对着杨纪英的耳朵说：“刚才我摸着你的胸脯平不塌的，还以为你的奶很小呢，原来这么大个儿，太好了，太棒了！”杨纪英说：“小点儿声，别让咱哥听见。这下你满意了吧！”自民说：“你天天勒这么紧，奶不疼吗？”杨纪英说：“不疼。”自民说：“以后别勒了，别勒坏了，你不疼我还心疼呢！”杨纪英说：“那不行，胸前鼓着两大块东西，多恶心哪！”自民说：“那有什么恶心的，我看着好看。”杨纪英说：“你看着好看，说明你有资产阶级思想。”自民说：“管它什么思想呢，反正你已经结婚了。”杨纪英说：“结婚了也得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

自民把奶子摸了一会儿，腾出一只手往下面走。杨纪英一下把自民的手扒开了，问：“你刚才怎么说的？”自民哼哼唧唧，说：“我说什么了，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嘛！”杨纪英说：“结婚怎么了，结了婚也不能急，心急喝不下热稀饭。”自民说：“你又不是热稀饭。”杨纪英说：“我就是热稀饭。”“你哪儿热？”“我

哪儿都热。”“热我也喝，我不怕烫！”说着抬起一条腿，往杨纪英腿上压。他还没脱掉杨纪英的裤衩，还没摸到门道，就急着上杨纪英的身。那时有一个词很流行，叫狠斗私字一闪念。自民也有一闪念，他在一闪念中想到了妹妹自华。也许杨纪功这会儿正把自华压在身子底下，早把自华摆平了。按照对等交换的精神，他也得把杨纪英摆平，把杨纪英由闺女变成媳妇。不然的话，他就对不起自华。然而，杨纪英不允许他上身，说：“你不要脸是不是，再不要脸我喊了，让你哥听见！”自民知道杨纪英不会喊，他说：“我试试，看你能不能禁得动我，试试你的劲儿大不大。”硬把自己的腿压到杨纪英的腿上去了。腿连着屁股，自民把自己的屁股也调动起来，准备全盘压在杨纪英身上。他刚压了一半，窗外有一道电光刷地照进来，照到了床上。自民赶紧从杨纪英身上下来，拉被子蒙住他和杨纪英的头。他们只防备着被自良听见，忘了防备窗外有人蹲墙根子听房。窗棂子上本来糊了白纸，闹洞房时已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手电筒的光柱穿过窗棂子的缝隙，一下子就捅了进来，并直接捅在了鼓起的被子上。亏得他们还没闹成事，要是正在闹着，这一下就暴露在灯光底下了。在被窝里，杨纪英拧住自民胳膊上的一块肉，狠狠拧了一下，以示惩罚。杨纪英拧得再疼，自民都不嫌疼。相反，他感到亲切，一种疼痛的亲切。停了一会儿，自民露出一点儿头，见电灯光还亮着，斥责道：“谁？照啥照？想照，回家照你爹你娘去！”外面的脚步一阵躁动，还有人捂着嘴哧哧地笑。听声音，在窗外听房的孩子不少，好像还有女孩子的笑声。手电筒熄灭了，自民仍不敢动。他知道，听房的孩子并没有走，等一会儿，手电筒还会亮起来。果然，手电筒又亮了。同时，窗外有人放了一个响屁。一听响屁，自民就猜到了，放屁的孩子是山豹。整个杜老庄，要论放屁的本事，山豹恐怕要数第一。别的人须肚子里有屁才能放出

来。而山豹呢，他的屁称得上随要随到，随时都可以放出一个。山豹不把放屁说成放屁，说成开枪。几句话说不好了，他说："我向你开枪!"说着，屁股一调，冲着人家一撅，响屁就放出一个。自民猜出了听房的人有山豹，但他不敢把山豹指出来。他知道山豹身边有一帮孩子，那些孩子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各个都不好惹。

自良睡醒后没有再闹事，他找出一段竹竿，拿出自己做木匠活儿时用的锯子，把竹竿放在长条凳上，用脚踩住，拿锯子锯竹竿。他埋着头，锯得很专心。竹竿的表面有一层玻璃质一样的东西，很难锯，手劲稍微掌握不好，就会滑锯。可锯竹竿对自良来说不算什么，他把左手大拇指的指甲掐在竹竿上，右手执着锯子，贴着指甲掐着的地方下锯，来回几下，锯齿子就吃进竹竿里去了。自良像把换亲的事忘掉了，又捡起了自己的手艺，恢复了一个工匠的平静心态。赵大婶看在眼里，长出了一口气，差点儿掉下泪来。

把竹竿锯断后，自良做了一个竹筒，他把竹筒打磨得很光滑。竹筒的一头开着口子，另一头由竹节隔子封闭着。自良用锥子在隔子的封闭处钻了一个小孔。而后，自良从灶屋取来一根竹筷子，在筷子的细头部分缠破布条子，再用棉线把破布条子勒紧。确信布条子不会滑脱，自良就把缠了布条子的筷子插进竹筒里去了，筷子可以在竹筒里上下抽动。赵大婶看出来了，自良做的是一个水姥娘，水姥娘可以吸水，也可以滋水。水姥娘像什么呢，很像医生打针用的注射器。只是注射器的前端安有针头，水姥娘不安针头，前端只打一个小孔就完了。

只见自良往水姥娘里吸满了水，把滋水的目标对准杨纪英。他先滋的是杨纪英的脸。杨纪英把脸捂上了，他就滋杨纪英的胸。杨纪英转过身去，他把水头滋向杨纪英的屁股。水姥娘滋出

的水相当有力量，往高处滋，可滋两三丈高，可以滋到桐树的树梢。往水塘里平着滋，能滋得更远，可以把对岸停在红蓼花花穗上的紫蜻蜓击落。杨纪英被滋到脸时感到震惊，滋到胸时感到羞辱，滋到屁股时像被人扒掉了裤子，活活被侵犯，她跑到西间屋，趴在床上哭了。自良乐了。他乐得不是很大，没有乐出声，就那么嘴一咧一咧的，上眼皮和下眼皮靠近，嘴角向耳朵靠近，快意明显地写在脸上。年龄不大的自良还有了抬头纹，由于快乐，他的抬头纹像是在波动，如涟漪一般从脑门子波动到脑把子那里。自良不像金种和自民那样留东洋头，他从来都是剃光头。他的无发的发型使他比较早地融入了庄稼人的队伍。也许就是这样农民的发型，成了杨纪英看不上他的原因之一。答案有了，水姥娘是自良精心设计的，冲着杨纪英滋水，亦在他的计划之内。他不能娶杨纪英做老婆，不能正大光明跟杨纪英玩，那么好吧，他换一种方式跟杨纪英玩。水姥娘代表他的生殖器，水姥娘里边的水代表他的精子，那么大，那么多，够杨纪英受的。哈哈，我的天，我的地，我的老公鸡，我的老母鸡，真他娘的好玩，太好玩了！

自民不许自良欺负杨纪英，作为杨纪英的丈夫，他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老婆。他冲上前去，一把从自良手里夺过水姥娘，将缠了布条的筷子从竹筒子里抽出来。把竹筒踩劈了，踩扁了。他把缠了布条的筷子折成两截，甩手扔进粪窑子里。自良乐不成了，他霎时变得非常恼怒，恼得脸都黑了，好像自民不仅夺走了他的老婆，还弄坏了他的生殖器一样。

自良现在不上工了，不背毛主席语录袋了。上工的铃声响起来，在他听来非常遥远，听到了跟没听到差不多。赵大婶提醒他铃声响了，该上工了。他看着赵大婶，像是回忆了一下，对赵大婶笑了笑。他没有下地，只在坑边站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开始

做第二支水姥娘。这支水姥娘做好后，他没有马上使用，把水姥娘藏了起来。这天半夜，他才悄悄起来。他来到灶屋，把水姥娘放进水缸里吸满了水，再回到堂屋，撩开西间屋的布帘子，突然把水往自民和杨纪英睡觉的床上滋去。

在自民的百般努力下，这晚自民终于把好事做成了，好事正在运行当中。如果拿水姥娘作比，自民的生殖器是水姥娘，杨纪英的生殖器也是水姥娘，目前两个水姥娘合二为一。自民觉得自己的水姥娘饱满得很，刚活动几下，似乎就有东西要从顶端的小孔里滋出来。应该说好事到了关键时刻，马上就要推向高潮。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受到了干扰，也受到了打击。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雄性动物，最不愿意在此等忘我的时刻受到干扰，这种干扰简直如同抢槽，如同争夺交配权。一旦受到干扰，他们恼恨的程度可想而知。自民骂了自良："赵自良，你个狗日的要干什么，你是不是找死!"自良不答话，继续往床上滋水。别看屋里没点灯，自良滋得还真准，把水滋到自民的嘴里去了。滋完了一筒子水，犹不过瘾，他又到灶屋的水缸里去吸水。

自民蹬上裤子，撵到灶屋，从后面揽腰把自良抱住了。他抱住自良，就夺自良手中的水姥娘。这回自良不让了，两手把水姥娘攥得紧紧的。一个发狠的人，力气是超常的。自民奋力一夺，把水姥娘从自良手中夺了过来。这次他没有把水姥娘扔在地上，用已吸了半筒子水的水姥娘在自良头上哧地敲了一下。自良转过身来夺他的水姥娘。灶屋里很黑，自良的双手乱舞一气。院子里的地上倒是有月光，月光还很白，如落了一层薄雪。但月光照不到灶屋里，外面越是有月光，屋里显得越黑。自良不但没夺到水姥娘，自民蹲下身子用腿一扫，把自良扫倒了。这种功法是上了书的，名字叫扫堂腿。自民在黑夜里练过扫堂腿，不承想还真的用上了。他听见自良倒在案板上了，头磕得咕咚一声。自良没有

哭，也没有骂人。他像是失去了哭的能力，也失去了骂人的能力。他只在喉咙眼里哼哼唧唧，似哭非哭，似骂非骂，仿佛压抑得很。打个比方不好听，狗有时受了委屈，就是这样的哼哼法。然而自良暴发了，他摸到了一摞瓦碗，在地上摔碎了。他端起和面用的瓦盆，在地上摔碎了。赵大婶听到响声赶到灶屋，听见自良正往起揭锅，接下来就该摔锅了。赵大婶说："自良，自良，不敢哪，摔了锅咱就没法做饭了。"自良哪里还管什么做饭不做饭，他揭起铁锅，来到月亮地里，把铁锅高高举起，砰的在地上摔碎了。月光照在碎锅片子上，映出一些暗光，如水，如泪。做完这些，自良就躺到自己的床上睡觉去了。

自良疯了，肯定是疯了。疯子天不怕，地不怕，破坏性是很大的，必须对疯子采取限制性措施。有人给赵大婶出主意，把自良送到精神病医院里去，让医生给自良治一治。赵大婶也想给自良治病，哪有钱呢！赵大婶和自民去找杜建春、杜建兴请示，请示的结果，是用铁链子把自良拴起来。一根水车链子，一头扣到自良的脚脖子上，一头用铁丝固定在一台废弃的水车上。水车是用生铁铸成的，一台水车有一二百斤重，如扎根地底的一棵树，自良拖不动它。自民原以为，他和杜建兴往自良脚脖子上砸铁环时，自良会反抗，会挣扎，不会轻易就范。没想到自良老实得很，顺从得很，让他坐下，他就坐下；让他伸脚，他就伸脚。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铁环，好像往他脚上扣铁环跟他没什么关系。也许自良被吊怕了，怕把他再吊在梁头上，就不敢挣扎。也许自良的精神和肉体已经分裂，肉体不照顾精神，精神也不管理肉体。自良被放置在灶屋的磨道墙角。赵大婶往磨道的地上铺了些麦草，把自良的被子抱过去，让自良睡在磨道里，跟水车睡在一起。铁链子很短，自良的活动范围很小，还不到磨道的一半。自良拉拉腿，有一只脚拉不动，铁链子一响，他知道脚被拴住了。

至此，自良再也玩不成水姥娘，只能躺在磨道里睡觉。饭做好了，赵大婶盛上碗，端给自良吃。给他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就不吃。吃完了一碗饭，给他盛，他还吃；不给他盛，他也不再要。在吃的方面，自良的自觉性还不如一头猪。不少人家养的猪是用铁链子拴在猪圈里，一听见主人家刷锅，猪就知道吃食的时间到了，一会儿吃不到嘴里，就急得嗷嗷叫。到了吃饭时间，自良好像一点儿都不急。赵大婶在磨道里放了一个尿罐子，把尿罐子指给自良，让自良解手时就解在尿罐子里，大手小手都解在尿罐子里。自良不，大手小手都解在身子下面的麦草里。别说了，别说了，再说把好好的字都弄脏了。

自华到娘家回门，见大哥变成这样，叫着大哥，大哥，哭得非常痛心。然而大哥好像不认识她了，就那么趴在地上，两只胳膊支地，直眼张嘴看着她，对她的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感情需要交流，通过双方进行交流，感情才能保持，才能加深。如果只是单方面释放感情，得不到应有的回应，感情就形不成交流。自华想跟大哥交流一下感情，不见大哥理她，就算了。

为了避免杨纪英再看见自良，为了把儿媳妇保住，赵大婶跟自民商量，把锅灶搬到堂屋的东间屋去了，以后做饭在东间屋里做。

第五章

十五

晚红薯还没出完，一部分土地已整理出来，耩上了麦子。麦子不管这块地的前辈是谁，不管前辈的成分如何，谁的班它都接。高粱、玉米、大豆、芝麻、棉花、谷子、春红薯、西瓜、小瓜等收去了，紧接着就可以种小麦了。除了留下一些春地，明年春天栽红薯，大片大片的土地几乎都种上了麦子。在麦子没发芽之前，土地是裸露的，呈现出褐黄的本色。一年到头，土地难得这么裸露，它们长出一口气似的，显得轻松而平静。这时候的太阳好像成熟的果子，发出的阳光有一点儿黄，还有一些稠。阳光普照在大地上，扯在田垄之间的蛛丝反射出道道银光。往远处看，似有半人高的水波在波动。那里并没有水，是地气，是土地的呼吸产生的气，地气经阳光一照，如同波动的湖水。再往远处看，就看不见什么了，天和地仿佛连在了一起。天蓝得很高远，大雁以集体的形式往东南方向飞。人们突然发现不见了小燕子，不知小燕子是何时飞走的。每年秋天，小燕子总是带着新生的子女悄悄飞走，从来不跟主人打招呼。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大

雁，飞过时不断在天空变着字形，带给人们一种仪式感。坟地里腾地蹿出一只野兔，向河堤方向跑去。杜建春家的黄狗追过去了，样子相当奋勇，表现出了四条腿的优势。野兔跑得真快，它不像在跑，简直像飞，飞得如一朵黄云。它不像身体在跑，简直像是灵魂在跑，跑得飘飘忽忽。狗虽然跑得也很快，但它一直是身体在跑，没有上升到灵魂的高度。所以兔子和狗之间总有一段距离，眼看黄狗快把兔子追上了，它总是追不上。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都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打着眼罩子，往狗撵兔子的方向看，热切希望狗能把兔子咬住。然而兔子一跃上河堤，冲下河坡，人们就看不见了。黄狗也冲下了河坡。可不一会儿，黄狗就站到了河堤上，它的嘴里是空的。在狗撵兔子的事情上，体现出肉体用事和灵魂用事的差别。

水坑边的芦苇结了穗，芦穗是麻灰色。一阵风吹过，女人刘海一样的芦穗摇来摆去，闪烁的是锡样的光泽。有女人拿着前端绑了木钩子的竹竿，把芦苇钩到岸边，用剪刀把芦穗剪下来，放进竹篮子里。芦穗不是麦穗谷穗，穗里没有粮食，可芦穗也是好东西。芦穗可以勒制草鞋，天寒地冻时可以放进鞋壳里暖脚。芦穗里面有温暖，它的温暖比棉花的温暖度还要高。从这个意义上说，采取芦穗就是采取温暖。采芦穗须趁早，趁芦花未开的时候采。若时机掌握不好，待芦穗膨胀开来，风一吹，白色的芦花漫天飘扬，再采就晚了。霜下来了，有时重一些，有时轻一些。人们早上下地，在路边的地皮上看到的不再是露水，而是白霜。毛茸茸的霜花在草茎上结了一层，使草茎变得有些臃肿。杨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有风无风都在往地上落。老太太拿着耙子，来到树下，把杨树叶子搂到一起，放进荆条筐里，拿回家晒干了烧锅。柿树的叶子是红的，乍一看如开了满树的红花。杜鹏飞和杜建岭家各有几棵柿子树。杜鹏飞家的柿子树在庄西的坑边，杜建岭家

的柿子树在庄南的坑边。经过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他们的柿子树竟然保住了，真的很不容易。他们把柿子摘下来了，挖上地坑，把柿子码在地坑里用柴草的烟火烘，烘上两三次，柿子就变得红滴溜的，一喝就是一口蜜。水坑里的水草矮下去，坑里的水变清。有水浅的地方，一眼就可以看到底。有小孩子在水草丛中看到一只大大的捧蛤，再看却是一条鲫鱼板子。小孩子甩掉鞋，绾起裤腿，下进水里去了，用塘泥垒起一道堰，阻住了鲫鱼的去路。他看到的是一条鲫鱼板子，摸时却摸到了三条鲫鱼板子。鲫鱼板子又大又肥，鱼鳞不再是银白色，成了金黄色。这意外的收获，可把小孩子高兴坏了。

各家都分到了不少红薯。一部分红薯被削成了红薯片子，晒干了，收在茓子里。一部分红薯新鲜着，放进了红薯窖里。红薯窖都挖在家门口的地底下，竖着挖一个井样的圆筒子，挖至丈把深，再横着挖两个大大的洞室，红薯就放在洞室里。洞室里保湿，保温，外面下大雪，窖下面却温暖如春。窖里的红薯随吃随取，一直吃到来年开春，都是原汁原味。各色杂粮分到每家每户的不是很多，比如豆子、玉米等，大部分都作为公粮交到公社的粮站去了。粮站不收红薯片子，更不收红薯，只收比较好的、容易保存的粮食。各家分到的庄稼秆子倒是不少，高粱秆、玉米秆、芝麻秆、谷子秆等等，应有尽有。他们把庄稼秆垛起来了，垛成了一个个柴火垛。下面垛粗柴火，用粗柴火打基础；上面垛细柴火，用细柴火打顶，颇具规模的样子。这年没遇到大的水灾和大的旱灾，收成还算不错。到各家各户看看，墙上挂着玉米穗子，挂着辣椒串子，还挂着大片的烟叶，黄一串，红一串，是金色和火红的图景。

歌声响起来了，吃过晚饭，队里的基干民兵们集合在队部门前学唱革命歌曲。有男基干民兵，也有女基干民兵。民兵们排成

两排，男民兵站后排，女民兵站前排。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男民兵风华正茂，女民兵英姿飒爽。男民兵学习的榜样是董存瑞、黄继光、雷锋、蔡永祥、欧阳海；女民兵学习的榜样是江姐、刘胡兰、赵一曼、向秀丽，还有李铁梅。当时准备打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仿佛战争即在眼前。民兵队伍被重新挑选，重新组织，组成了战备团、战备营、战备连、战备排和战备班。杜老庄的基干民兵组成了一个战备连。在全公社的统一安排下，杜老庄的民兵连脱产四天时间，集中练习了队列、刺杀、投弹、瞄准等科目，最后还真枪实弹地打了靶。这使民兵们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还增加了责任感和荣誉感。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他们觉得自己离解放军也不远了。他们对学唱革命歌曲的活动都很重视。男民兵系上了脖子里的扣子，有的还戴了军帽。女民兵都是未出嫁的闺女，她们对集体活动和唱歌更感兴趣。她们都梳了头，洗了脸，穿上自己认为最好的衣服，对自己的形象都很在意。她们知道后面站的是男民兵，几乎感到了男民兵的呼吸。她们的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跟男民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教唱歌的是一位复员退伍军人，是民兵战备连的副连长。副连长的嗓子很好，天生有着浑厚的音质。他教的是在部队当兵时学的歌《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身上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蜜嫂拉蜜嫂，拉嫂蜜刀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蜜嫂拉蜜嫂，拉嫂蜜刀来，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一二三四！副连长教一句，民兵们学一句，他们唱得都很带劲，称得上铿锵有力。他们知道，庄里好多人都想学唱歌，说不定不少人躲在墙角的暗影里朝唱歌的队伍张望着，羡慕得不得了。但人不是鸟，不是哪只鸟想唱歌就能唱。人学唱歌须有资格，除了年轻，更主要的是，家庭成分要好，政治上可

靠。他们都有些骄傲，有些自豪。为了把自豪传达出去，让全庄的人都知道，他们把嗓门调到最高。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很快跃过屋脊，挂上了树梢。月亮一出来就很大，很圆，很亮，恐怕比最大的镜子都大。他们面朝东，正好对着月亮。他们想对着月亮把自己的身影照一照，没照到身影，月光把他们的脸变成一张张小月亮。把歌唱完一段，那些闺女们都要笑上一阵。不知她们为何发笑，她们笑得有些莫名其妙。如果点了一个姑娘的名字，向她提问，问她笑什么，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会引出别的闺女一串新的笑声。闺女们都处在莫名其妙的年龄，需要笑，她们就笑了。通过笑，至少可以让人知道，她们是快乐的。

副连长还教了一支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哎——生根开花！这支歌子的曲调比较舒缓，比较婉转，有些抒情的味道，把姑娘们唱得几乎含了眼泪。这支歌子的歌词有种子，有土地，有根，有花，离她们很近，似乎看得见，摸得着，她们也比较喜欢。她们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歌儿学会，日后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唱。

夜晚是那样宁静，空气是那样透明，对歌声的传播效果很好。杜老庄的人都听到了男女合唱的歌声，他们都喜欢听。他们不喜欢听老鸹叫，认为老鸹的叫声不吉利。他们不喜欢听杀猪时猪的叫声，猪的叫声太刺耳。人们的歌唱当然好听，历来都好听。往上数，人老多少辈，有哪一辈的青年男女能凑到一起，在月亮地里唱歌呢，恐怕从来没有过。只有在新社会，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年轻人才如此自由，如此快活。他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啊！

金种银种不能参加唱歌，所有地富反坏右家的子女都不能参

加唱歌。下午，金种家又分到了一些红薯，金种正在地里削红薯片子。在一块长木板上嵌上锋利的刀片，刀片往上张开一点，在木板上推动红薯滑行到刀口里，一片片薄薄的红薯片子就削出来了。削红薯片子是一项技术活，削时手指要跷起来，全靠手掌用力，用力要均匀，动作须协调。有那手笨的人，红薯片子没削成，却把手指头肚子削成了片子，弄得鲜血淋漓。女人家比较适合削红薯片子，她们手巧，协调性好。金种家没有女人，只有金种上阵削红薯片子。银种的手劲还小，削不动。叔叔的手指短得像老豆虫，粗得像豆虫老，指望他削红薯片子也不行。叔叔这一点有自知之明，又不忘在两个孩子面前装大爷，从不拿红薯往削子上放。你说金种削红薯片子的技术是逼出来的也行，他的技术的确很高。一块碓头样的红薯，到了他手下，嚓嚓嚓就没有了，纷纷变成了薄片。由于他削得速度快，刀口下面的红薯片子不是落下来的，是蹿出来的，飞出来的。红薯片子恰像展开的翅膀的一翼，驾着空气，噌噌噌飞出好远。金种这样的技术，连一些妇女都承认，金种的手比有的女人的手还好使呢！

银种提着一只竹篮子，把金种削出的湿红薯片子放进竹篮子里，运到另一块地里摊开晾晒。这块地的红薯已经出完了，分完了，很快就要犁起来，耙起来，耩麦子。为了不耽误犁地种麦，谁家都不许在这块地里晒红薯片子，否则后果自负。可以晾晒红薯片子的那块地里已经耩上了麦子，只是麦子的芽还没有发出来。这样麦地一片开阔，最适宜晾晒红薯片子。月光是白的，红薯片子也是白的，月光和红薯片子交相辉映，那块地里白花花的。金种偶尔往那边的地里望一眼，几乎产生了错觉，差点以为月光是阳光，阳光只要照到那块地里，那块地里就亮；云彩遮住了这块地，这块地就暗。这块地离那块地有一段距离，需要来回跑，红薯片子晾得慢一些。银种把一篮子红薯片子晾完，折回来

时，金种削出的红薯片子已攒下一堆。金种不能太催银种，银种不禁催，不催还好，一催银种就会晕头转向，手忙脚乱，红薯片子就摆不均匀。一片红薯片子占一片地方，全面得风得光，才干得快。如果红薯片子成了堆，或叠压起来，就干得慢。一遇阴天下雨，红薯片子就会发霉。夜还长，又是月亮地，银种干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吧。

叔叔的劳动场所不在地里，在庄子里。金种每次削红薯片子，叔叔都会到地里帮着干。红薯片子一家人都要吃，叔叔不关心红薯片子说不过去，可叔叔在收工之后，再到地里干活像是不大情愿，他总是磨磨蹭蹭，在某个地方歇够了才晃晃悠悠来到地里。这天叔叔来到金种削红薯片子的地方，金种已经快把一堆红薯削完了。金种没有埋怨叔叔来得晚，叔叔说快削完了，他说是的，快削完了。他的口气是平和的。从大姐家回来之后，金种时不时地就想起那个口口声声把他叫哥的小慧，脑子里浮现出小慧天真的笑脸。他得承认，他对小慧印象深刻，小慧已装进他心里去了。因心里装了一个小慧，他对叔叔的敌视态度缓和了不少。他设想过，倘若他真的把小慧娶过来当老婆，这个家就主要成了他和小慧的家，整个家就是以他为核心，叔叔和银种只能团结在他周围，成了辅助性的力量。要成为核心，就得任劳任怨，吃核心的苦，干核心的活。要想让别人团结在他周围，他就得拿出笑脸来，先对别人表示出友好和团结的诚意。叔叔跟金种打过招呼后，到那块地里帮银种摆放红薯片子去了。这样银种只需把红薯片子运过去，撒在地上，由叔叔摆放就行了，使晾晒红薯片子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金种听见叔叔跟杜建岭说话，杜建岭说，他前天到镇上赶集，看见了叔叔以前的老婆。叔叔以前是结过婚的，听庄里的人说，叔叔的老婆长得很不错，比杜建勋的老婆宋玉真还要好看许

多。只是叔叔结婚不几天，叔叔的老婆就走掉了。只听见杜建岭说话，听不清叔叔哼哼的是什么。在地里晾红薯片子的人家还有不少，除了杜建岭家，还有杜建明家，杜建良家等等。白色的面积越扩越大，差不多连成了片，把一大块麦地都覆盖住了。金种也有不踏实的地方，他从大姐家回来都一个多月了，不知大姐跟小慧的父母说得怎么样，小慧的父母是不是同意把小慧嫁给他。有心趁哪天放工后再到大姐家去一趟，把事情弄出个确实来，又觉得太急了也不好，显得太存不住气。高粱地里长出了一棵瓜秧，结了一个瓜。瓜该是你的，会在那里一直等你。某日你拐进高粱地里撒泡尿，就把已经成熟的瓜得到了。瓜不该是你的呢，也许你在高粱地里钻半天都看不见。再说了，小慧毕竟是一个有毛病的闺女，他的态度如果太积极，等于自己把自己放得太低，好像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一样。金种看好了一个日子，十月二十一，是李西楼逢庙会的日子。现在虽然没有庙了，庙会也不叫庙会，改成了骡马物资交流大会，但人们赶会的习惯还保留着，会还是很热闹的。金种估计，大姐那天也许会去赶会，他到会上找大姐就是了。只要见着大姐，不用他问，大姐就会跟他说到小慧的事。这个日期金种已在心页子上写了好多遍了，每天早上醒来，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十月二十一，算算离十月二十一还有几天。过去一天，他就画掉一天，离那一天越来越接近。小孩子盼过年，恐怕都比不上金种盼十月二十一热切。金种仿佛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几乎可以和人生哲理联系起来，那就是：人活着得有盼头，人活在盼头之中。前面有盼头，人活着才有意思。人要是一点儿盼头都没有，深水前面还是深水，长夜后头还是长夜，那就没劲了，没啥活头了。金种近来的盼头是十月二十一和小慧，有盼头的日子真不错！

连着两天，天晴得都很好。第二天中午收工后，金种拐到那

块地里把他家的红薯片子看了看。第三天中午，负责任的金种又把红薯片子看了一遍。第一次看时，红薯片子刚刚由湿着的时候的发黄变成发白，边沿部分微微翘起来。第二次看时，红薯片子已全部改变形状，变得瓦楞起来。阳光照在红薯片子上，每一片红薯片子都像一面小镜子，反光照得金种睁不开眼。金种蹲下身子，捡起红薯片子掰开看看，红薯片子已变轻，变薄，快干透了。金种同时发现，红薯片子下面的麦芽子已冒出来。新冒出的麦芽子是鹅黄色，一根根像纳鞋底的针一样细。这样的麦芽子该是很嫩，很柔弱，然而金种看见，新生的麦芽子像是有着钢针样的锋芒和穿透力，它们不仅穿破了土层，有的还把红薯片子顶了起来。这样很好，红薯片子下面也过风，会干得更快。金种通过麦子发芽儿，得出一个新的思想：事物新生的过程本身很有力量，别的东西压制不住它。

半夜里，金种听见有人在门前的路上走过，起来到门外一看，天阴了，空气中似乎已经有了水汽。刚才从门前走过的人一定是到地里拾红薯片子，他们家的红薯片子也得拾回来。不然的话，等天下了雨，再拾就晚了，快要晒干的红薯片子就会被淋湿。红薯片子一旦被雨淋湿，收回屋里就会发黏，长毛，变质，再吃就是苦的。金种回屋对叔叔和银种说："起来，快起来，天要下雨了，咱们去把红薯片子拾回来！"银种没睡醒，他伸手捏银种的鼻子，把银种捏醒了。他没有喊叔叔。把黄鹤图叫叔叔，他心理上有障碍，喊不出口。喊了银种，等于把叔叔也喊醒了。他们三人摸黑来到地里，听见地里已来了不少人，窸窸窣窣，像雷雨前的蚂蚁搬家一样。满地的红薯片子已经被拾走了不少，地上花花搭搭，未拾走红薯片子的地方微微发白，拾走了红薯片子的地方一片黑。金种他们来到他们家晾晒红薯片子的地方，一看，地皮也是黑的。他们连一片红薯片子都没拾，地上应该是白

的呀！金种蹲下来，就近往地上瞅了瞅，还用手往地上摸，地上剩下的都是土和麦芽，哪里还有红薯片子！叔叔问金种，是不是记错了地方。天地都是黑乎乎的，看不见任何参照物，记错地方不是没可能。金种转着身子判断了一下，说没错儿，就是这儿。既然地方没记错，不用说，红薯片子是被先下手的人偷走了。一大堆红薯，一个一个削，完了又一片一片摆着晒，他们付出了辛劳。红薯片子是他们应分到的口粮，有了这些口粮，也许够他们吃到明年秋天，接住新下来的红薯。这些红薯片子被人偷走呢，口粮就会留下一些缺口，日子就紧巴了。他们都觉得有些可惜，也有些心疼。可他们都傻站着，一点儿挽回损失的办法都没有。倘若被偷了红薯片子的是贫下中农家，那可不得了，人家当即就会破口大骂，从地里骂到庄里，在庄子里转着圈儿地骂，骂九九八十一句不重样。偷了他们家的红薯片子呢，红薯片子不会骂，他们也不会骂，只能吃哑巴亏。就算他们会骂，作为地主家的人，他们哪里敢骂呢，哪里有在庄子里骂人的资格呢！他们下地拿着空筐，回庄时还是拿着空筐，无话可说，松啦松啦地回家去了。

金种记不清，他们家的东西被不知名的人偷过多少回了。他们家养过一只羊，一只水羊。银种天天把羊牵到地里让羊吃草。羊吃得很肥，一直没有走羔儿。叔叔打算，到年底把羊卖掉，给全家人每人添一件新衣服，再买一块熟羊肉。结果羊没能喂到年底，当年秋后就被人偷走了。他们家曾喂过六只小炕鸡，成活了三只。三只鸡当中，有两只母鸡，一只是公鸡。公鸡长大会打鸣，母鸡长大会下蛋。等母鸡开始下蛋，他们家就有鸡蛋吃了。做汤面条时，往锅里甩上一个鸡蛋，面条的味道就会大不一样。然而，公鸡还没学会打鸣，母鸡也没有下蛋，就被人家一只只偷走了。鸡有两条腿，要到户外找食吃。鸡只要一出去，就给偷鸡

的人提供了机会，这没办法。那么不长腿的东西呢，就没人偷了吗？不，他们家一些没长腿的东西也时不时地被人偷走一些，比如小麦、豆子。再比如剩馍，或一把豆角、一棵葱等，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被人偷走。反正偷了他们家的东西，他们家的人也不骂，不声张，平和得很，干吗不偷呢！举一个例子。有一年，他们家分得几斤芝麻。芝麻可是好东西，每粒芝麻里都有一兜儿油。芝麻生着就能吃，一嚼就是满口香。叔叔怕芝麻被人偷走，装进一只布口袋里，放在床上，当成了枕头。叔叔天天把芝麻枕在头底下，总可以把芝麻保住了吧？他娘的，还是没保住。叔叔睡觉前把芝麻一摸，枕头没了，芝麻也没了。他们家只有一样东西没人偷，他们家的人没人偷。小偷们大概看透了，别的东西都有价值，只有他们家的人最没价值，连一个有价值的男人都没有。

十六

十月二十一日终于到了，按以往的惯例，杜老庄生产队为全体社员放了一天假，让大家去李西楼赶会。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很重，公社革命委员会也不提倡放假，但杜老庄的党政领导班子还是决定放一天假。这地方从古时候传下来的会有两个，一个是刘庄镇的三月三会，再一个就是十月二十一的李西楼会。一个会在春天，一个会在秋天。这两个会不是什么节日，不是中秋节，也不是春节。但相比之下，在热闹程度上，在与外村人的交往上，在物资交换上，在娱乐活动上，两个会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要比任何节日都重要得多。这种会不是开会的那个会，开会讲阶级斗争，参加会的人难免紧张。赶这样的会比较轻松，不用背

毛主席语录，不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也不用喊口号，赶早了赶晚了都没关系。机会不可错过，黄鹤图、金种、银种都打算去赶会。不少赶会的人家都是拉着架子车，一家人集体行动。金种家的人统一不了思想，没有共同的目的，每人都单独行动，各赶各的。黄鹤图解开系在腰间的大带子，剥出裹在里边的一些零钱，给了金种一毛，给了银种五分，让他们到会上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给兄弟两个的钱数不一样，是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金种为家里做的贡献大一些，理应得到比银种多一倍的赶会费。

吃过早饭，人们陆陆续续往会上赶。麦苗都出齐了，嫩洋洋的，重新给大地披上了绿装。每一棵麦苗的叶尖上都顶着一颗钻石般的露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数的“钻石”在熠熠生辉。会上有台大戏，海报两天前就贴出来了，上午演《红灯记》，下午演《沙家浜》，都是革命样板戏。演出单位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另外，晚上还要放一场电影，电影是大家喜欢看的战斗片《地道战》。宣传队的锣鼓家伙已打了一通，人们还没来到会上，先把锣鼓声听见了。忽听战鼓催征急，待我快马紧加鞭，人们不由得就加快了步伐。有结队的年轻人发一声喊，一起向会上跑起来。赶会的人熙熙攘攘，表面看像是没什么秩序，其实是有秩序可循的。因为牛有牛市，猪有猪行，鸡有鸡行，鱼有鱼行，各个行都辟有专门的地方，需要卖什么和买什么，奔那个行去就是了。比如鸡行，老公鸡，老母鸡，各色鸡子都有。特别是当年的半大笋鸡，被拴了腿，地上放了一大片，五毛钱就能买一只，两块钱就能买一串。再比如买卖编织物品的行市，竹篮筛子荆条筐，笆斗簸箕大锅盖，草墩草篓粪箕子，还有带双喜字的圈床席，可说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比较好看的是卖工艺品的行市，虎头鞋啦，虎头帽啦，用杏核雕成的花篮啦，用鱼骨串成的

项链啦，若细细介绍起来，恐怕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就不一一在这里介绍了。

黄鹤图不卖什么东西，也不准备买什么东西。他出门用铁锨挑着粪箕子，一边赶会，一边准备捎带着拾些粪。会上人多，牲口也多，拉粪不可避免，必定有人粪和牲口粪可拾。不说拾很多，如果能拾半粪箕子，赶会就赶得有成果。黄鹤图不看戏，戏里都在讲阶级斗争，他听了还不够头皮发麻的呢。会上可去的地方很多，可供挑选的余地也很大，他自有他的好去处。他每年都去那个地方。那是离牲口行不远的一个干坑，是牲口们集中交配的场所。黄鹤图来到干坑边上，见杜建岭也来了。杜建岭在干坑的半坡半躺着，身边放着粪箕子和铁锨，正在晒太阳，好像晒得很舒服。黄鹤图不想被杜建岭看见，想退回去，离杜建岭稍远一点儿。杜建岭是杜老庄的干部，黄鹤图不想跟干部在一起，不自在。可杜建岭已经看见他了，杜建岭喊："八戒，过来过来！"黄鹤图只得下到坑半坡里，跟杜建岭待在一起。干坑是椭圆形的，坑底的面积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干坑周围都是缓坡，如篮球场边的看台。这里已来了不少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半躺着。来这里的是清一色的男人，有年轻人，壮年人，也有头发花白的老头儿。他们都是以赶会和拾粪的名义来观看牲口进行交配。人算什么，人多人少他们不大注意。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立在坑底的种牲口上。先说一下，他们这里不把种牲口叫种牲口，而是以苗子的说法代替种的说法，种牛叫苗子牛，种马叫苗子马。庄稼人说话不离庄稼，关于苗子的说法显然是从庄稼苗子那里借用来的。实际上，所谓苗子，指的就是种牲口的精子。他们不知道精子是什么，而一说苗子，人人都懂。坑底的空地上立着一头苗子牛，一匹苗子马，还有一头苗子驴。它们都准备好了，苗子都很充沛，一旦有需要配种的母牲口牵过

来，它们马上就会扬起前蹄跳过去，投入配苗子。苗子牛肩宽，身长，脖子粗，腿像立柱，头如笆斗。苗子牛脖子下方挂着一枚铜铃铛，它的脑袋轻轻一动，铃铛就丁丁作响。苗子牛的毛是红铜色，有着本地牛纯种的血统。苗子马是枣红色，在阳光下闪着深度的光泽。这匹苗子马不好描述，不好形容，它过于英俊，过于漂亮，过于魅力四射，不是现有的词汇所能比喻。当然了，苗子驴也不是等闲之辈，它是从众多公驴中挑选出来，从小就加以培养，才发育成这般出类拔萃、傲视群驴的样子。它们都是精英，是所有牲口中的特权阶层。它们的特权就是无可争辩的交配权。别的大量的雄性牲口在未及成年时就被阉割了，好比过去宫中的太监，它们早早失去了雄性的特征，同时失去了雄性支配雌性的能力。而牲口中的特权阶层恰如皇帝，或上流社会的贵族，皇帝和贵族们掌握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女性资源，性的消费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消费。要说差别，皇帝要批一批奏折，理一理朝政；贵族们要看看书，写一些文章；牲口中的特权阶层什么套都不用拉，什么地都不用犁，每天吃饱喝足，只用自己的生殖器往母牲口的生殖器里注射精子就行了。因此，它们拥有大批的性伴侣，同时拥有大批的子女。方圆几十里的大小牲口，几乎都是它们的儿子和孙子。

一个老汉，牵着一匹相貌年轻的骒马来了，显然要为走驹的骒马搭驹。干坑周围的男人们一下子都兴奋起来，眼神都把骒马锁定了，仿佛给骒马搭驹不是那匹枣红马，而是他们。杜建岭和黄鹤图都不半躺着了，坐起身子，对有些害羞似的骒马看着。蓄势待发的苗子马抬了抬后蹄，动了动屁股，像是嗅到了骒马的气息，样子有些骚动。它大概认为，既然来者是它的同类，为同类服务，自然非它莫属。事情有些出乎苗子马的意料，老汉牵着骒马走到那只苗子驴身边去了，在与苗子驴的主人进行交涉。人们

很快看出老汉的意图，老汉不让苗子马给骒马搭马驹子，而是选定了苗子驴，给骒马搭骡驹子，让驴和马进行杂交。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为比起马和驴来，骡子更加皮实，干活也更有力。骡子分两种，一种是马骡子，一种是驴骡子。苗子驴与骒马配，生出来的是马骡子；苗子马与母驴配，生出来的是驴骡子。这种杂交的怪异之处在于，只能造就出优于马和驴的好劳动力，一到了骡子这一辈，生殖能力就没有了，每只骡子都是单身，都是绝户头。所谓骡子的鸡巴——多余，就是这个意思。

苗子驴的主人把苗子驴从桩子上解下来了，苗子驴来到了骒马的屁股后头。苗子驴翘起了鼻翅子，拉薄了嘴唇子，在旁若无人地嗅骒马的水门。骒马没有了害羞之态，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掀开了尾巴，将薄弱环节暴露无遗。大幕已经拉开，大戏即将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要出现，观众们稍稍有些紧张，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有什么样的戏比这样的戏精彩呢，有什么样的景观比这里的景观更好看呢！看这样的景观，别人无可非议。太阳要升，月亮要圆，人要生孩子，牲口也要繁衍，一切天经地义。尽管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很紧，尽管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被上升到极端吓人的高度，但生产总得进行吧，马走驹了总得配种吧。既然集体的马要配种，人民公社的社员看一看怎么了，人家这是关心集体，是爱社如家。能看到如此景观的机会不是很多，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两次，爱社如家的社员们一般不愿错过。对年轻一些、尚未结婚的男社员来说，这样的场所或许是他们的课堂，人生的一些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接受的。只不过给他们上课的不是学校的老师，是四条腿的牲口。不是言教，是身教。

英勇的苗子驴，前腿抬起来了，后腿立起来了，把两条前腿搭在了骒马的脊背上。几乎在同时，苗子驴棒槌般的性器及时打

了出来。苗子驴的主人大概担心苗子驴找不准方向，他伸手抓住性器的前头，要帮一下忙，帮苗子驴领导一下。其实主人的领导纯属多余，苗子驴的性器上像安装了自动领导仪一样，它自己完全可以领导自己。苗子驴快速对准方位，连还劲都没还，就隆重地进入了状态。什么叫壮观，这一幕堪称壮观。除了“壮观”二字，很难用别的字对这一幕进行概括。注意一下观众的表情吧，他们都被震撼了，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也有人喝彩，喝彩的人只是少数。他们喊着好！好！好家伙！

驴是驴，人是人，按说驴的工作与杜建岭和黄鹤图没什么关系，可不知怎么搞的，二人受到了感染，下面的家伙都不可避免地硬起来，摁都摁不住。可惜的是，这壮观的一幕持续的时间太短了些。好像连持续都谈不上，作为主角的苗子驴，只从舞台这端走到那端，就退场了。

这一幕结束后，杜建岭和着黄鹤图都没走，还要等着看马的表演和牛的表演。马的表演倒还罢了，马和驴是较为接近的类型，看过驴的表演，马的表演看不看都可以。牛的表演却值得期待，不可错过。暂时没人牵母牛过来，两人干坐着也不好，杜建岭问黄鹤图，到底跟崔宝英弄成事没有。崔宝英是黄鹤图跑掉的那个老婆的名字。关于这个问题，杜建岭问过黄鹤图好多次了，黄鹤图有时说“饶不了她”，有时说“打滚的玩意儿不好弄”，总是含含糊糊，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这次杜建岭要求黄鹤图必须说清楚，弄成了就说弄成了，没弄成就说没弄成。黄鹤图嘴里咕哝了一会儿，又想打马虎眼，说：“啥弄成弄不成，就那回事。”杜建岭说：“我操崔宝英，你把舌头放利索点儿。你傻吗？连弄成没弄成都说不清！弄成了，就是你的家伙给崔宝英插进去了，你的东西给她流了进去，就跟刚才那头苗子驴一样。没弄成，就是没插进去，没流出来。这事儿不是很明白嘛！说吧，今天不把

话说清，我饶不了你！”黄鹤图说：“按你这样的说法，就是没弄成。”杜建岭盯问了一句：“真的没弄成，让崔宝英囫囵着跑了？”黄鹤图说：“没办法。”杜建岭说：“什么他妈的没办法，要是我，怎么也得给她弄进去，先让她见点血再说。”黄鹤图说：“那是的，你是队长嘛。”杜建岭说：“鸡巴毛，跟队长不队长没啥关系。哎，那你摸了崔宝英的奶没有？”黄鹤图说：“摸了。”杜建岭说：“这还不错。那，下面呢？摸下面了吗？”“哪下面？”“就是长毛儿的地方。”“哪儿长毛？我怎么不知道。”“完了完了，八戒你完了，连女人下面长毛儿不长毛儿都不知道，跟你没啥可说的了。”

黄鹤图结婚时，国号还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那时黄鹤图还是黄家的二少爷，二少爷的婚礼办得风光得很。黄鹤图身穿缎子长袍，头戴毛呢礼帽，手里还拎着一根漆得明晃晃的拐棍。拐棍不叫拐棍，叫文明棍。文明棍一拎，仿佛人一下子就文明了，身价就提高好几个档次。据说孙中山和蒋介石就爱拎文明棍，下面的有钱人纷纷效仿。装扮一新的黄鹤图显得很精神，很像黄鹤图先生，或者说很像一位绅士。新娘子崔宝英是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来的，花轿很大，楼阁一样，装饰得珠光宝气，流光溢彩。崔宝英头上戴着花冠，顶着带流苏的红盖头。崔宝英上身穿着绣花云肩，下面穿着曳地长裙。裙裾飘动时，隐隐露出一双绣花鞋。崔宝英的娘家在刘庄镇，家里有上百亩良田，临街还开着卖布的铺面，是富家。崔家给崔宝英陪送的嫁妆很多，有箱子、柜子、桌子、椅子、脸盆、盆架，还有放在床前的脚搭子。这么说吧，仅抬嫁妆的队伍就排了半里长。在大堂屋门前的天地桌上，描双喜金字的大红蜡烛点起来了，香炉里轻烟袅袅。天地桌上还放着一只盛着五色杂粮的五升斗，斗里插着一杆秤，放着一面镜子。每样东西都有讲究，都是婚礼必备之物。上

千头的鞭炮响起，花好的细纸在天地桌前的地上点燃，在白胡子司仪的主持下，黄鹤图与崔宝英拜天地，拜祖宗，拜高堂，夫妻对拜，走完了所有的程序，称得上完美无缺。在新人入洞房之前，还设有专人托着托盘，从托盘里往看喜儿的人群里撒糖，撒花生和喜钱。喜钱分两种，一种真的，一种假的。真的喜钱是带方孔的铜钱，假的喜钱是比照铜钱的样子用红纸剪成的纸钱。铜钱落地快，纸钱落地慢。纸钱在抢铜钱的人群上方飘飘扬扬，渲染的是喜庆的气氛，取的是吉祥之意，也把婚庆典礼推向了高潮。

崔宝英长得很人才，细眉，细眼，细腰，皮肤也很细，很白。在结婚之前，黄鹤图就趁着到镇上赶庙会，偷偷地看过崔宝英，就对崔宝英留下了一个细发的印象。崔宝英只有一个地方粗，那就是头发辫子粗。做了新娘的崔宝英，没舍得把头发辫子剪掉，在脑后盘了起来，上面别着一根银丝缠花的白玉簪。因崔宝英家住在集镇上，杜老庄不少人都见过崔宝英，知道崔宝英的辫子长，辫子粗。趁闹洞房之机，那帮男人都想把崔宝英的辫子摸一摸，拽一拽。黄鹤图在杜老庄是外姓人，虽说地多一些，钱多一些，势力却处于弱势。姓杜的男人们本来就对黄家的富有心存不平，正无处找平，闹黄家的新媳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找平的机会。他们对崔宝英百般取闹，近乎蹂躏，就差把崔宝英的裤子扒下来。刚一开始，就有人趁乱把崔宝英的白玉簪拔下来，偷走了，把崔宝英的头发辫子放了下来。崔宝英的头发辫子确实粗，一抓就是一大把。崔宝英的头发辫子确实长，长过了腿弯儿。闹洞房的人这个摸了那个摸，这个拽了那个拽，直到后半夜，崔宝英再也没能把辫子盘起来。在雕花床上，黄鹤图也把崔宝英的辫子摸到了，并抓在手里。他舍不得拽，是抚慰的意思。给黄鹤图的感觉，这样顺手的两条辫子，很像拉车时拴牲口的缰绳，得了

这样的缰绳，牲口就跑不掉，就得听他使唤，他把缰绳往哪里拉，牲口就往哪里转。当晚，崔宝英背对着他，他欲把崔宝英扳过来，把崔宝英搂一搂。他一扳，崔宝英的膀子使劲一挣，哭得更伤心些。第二天，黄鹤图和崔宝英总算实现了语言上的交流，但黄鹤图一旦提出进行身体上的交流，崔宝英就坚决拒绝。崔宝英先说等她到娘家回门回来再说。又说："为人不应三年新，解怀不算人。"她的意思说，一个女人要当够三年新媳妇，才可以生孩子，否则的话，就会让人看不起，就做不起人。而要保证三年内不生孩子，就不能做那种事。三天之后，崔宝英就到娘家回门去了。黄鹤图万万没有想到，崔宝英给他来了个一去不回头。他去了一次又一次，不知崔宝英躲在哪里，连面都不跟他照。那些日子，外面不断有消息传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三省，又解放了天津、北平，很快就要打过黄河。解放军打到哪里，就留下一些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当家做主。还说到那时候妇女就翻身了，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如果嫁人嫁得不合适，还可以离婚，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另嫁。崔宝英家的人消息灵通，崔宝英一定听到了不少消息。她预感到黄鹤图家的前景不妙，他们崔家的前景也不妙，就决定不给黄鹤图当老婆了。反正她的身子完好无缺，等一等，看看形势变化，嫁一个合适的人家应该不成问题。不仅如此，崔家还套了马车，把陪送给崔宝英的嫁妆悉数拉回。黄家的二少爷沮丧极了。鸡飞蛋打，到嘴的肥肉又掉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这些形容词都不能表达黄鹤图糟糕透顶的心情。黄鹤图后悔呀，悔得肠子都拧成了疙瘩。要是当时识破崔宝英的诡计，他说什么也要把崔宝英的两条腿掰开，把苗子给崔宝英栽进去，让崔宝英想抠都抠不出来。要说懊悔，这是黄鹤图有生以来最大的懊悔。黄鹤图只经历过这一次婚姻，婚姻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杜建岭老是追问黄鹤图跟崔宝英弄成事没有，因为杜建岭也惦着崔宝英。杜建岭比黄鹤图大好几岁，黄鹤图结婚时，杜建岭还没说到老婆。在闹黄鹤图的洞房时，杜建岭暗地里下了不少狠招。他不仅抓了崔宝英的奶子，还隔着裤子掰住崔宝英的一块屁股，使劲掰。他本来打算把一只手伸进崔宝英的裤裆里去，把更好的地方摸一摸。无奈崔宝英的裤腰系得很紧，而且像是系着两层裤腰带，他的手怎么也伸不进去。杜建岭的家庭成分被划成贫农后，时不时地就想起崔宝英，老是在黄鹤图面前提到崔宝英。他在表面上是替黄鹤图惋惜，实际上是替自己惋惜。他想，凭着他的好成分，又当上了队里的干部，要是崔宝英不走，他一定要跟崔宝英好一好。就像队里几个干部跟宋玉真好一样，杜建勋只能装看不见。他要是和崔宝英好，谅黄鹤图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崔宝英就是一个仙桃，和崔宝英相比，庄里别的女人，包括宋玉真和自己老婆，只能算是烂杏。杜建岭知道，崔宝英后来嫁到别的村去了，恐怕他再也没有机会尝尝“仙桃”是什么味道。这真是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懊恼，成分不好的人，懊恼的是没有保住自己的老婆；而成分好的人呢，懊恼的是没搞到别人的老婆。

杜建岭和黄鹤图没有白等，他们把牛的表演和马的表演都欣赏到了。在苗子牛闪亮登场时，黄鹤图看到了杜老庄的几个孩子，有山虎、山豹、河东，还有银种。他们大概想就近看得更清楚一些，都下到了坑底，挤到了母牛的屁股后面。他们看过鸡压蛋，羊爬羔儿，猪搭圈，好像还没看见过牛搭犊子。他们都想得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和最直观的角度，以致苗子牛的主人让他们闪开，闪开，打开场子，还说：“小心别让牛鸡巴戳到你们，戳到可不得了，一戳就是一个大窟窿！”孩子们这才纷纷往后退了一点儿。

金种没在干坑那里出现，他赶会赶得怎么样呢？金种天天盼着赶会，盼着在会上见到大姐，盼着大姐给他带来好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他能娶小慧为妻吗？别提了，提不得。好比往一个猪尿脬里吹满了气，没见到大姐之前，猪尿脬还是鼓的，似乎能在空气中飘浮起来。一见到大姐，跟大姐说了几句话，猪尿脬仿佛被人扎了一锥子，噗的一下子，顿时泄了气。金种用叔叔给他的一毛钱买了两串花米团子，一串两个，一串三个，一共五个。把小米爆开花，用糖稀把米花粘成小小圆球状，中间穿上一根线，下面拴两片红纸条，花米团子就做成了。花米团子好看又好吃，小孩子们都爱吃。金种想到，大姐来赶会有可能会带着海生或海玲，赶会了，他不给孩子买点吃的实在说不过去。他去过大姐家多次，都没有给孩子带过吃的，这次要弥补一下。他把花米团子放在鼻前闻了闻，米香里面还有糖香，挺好闻的。金种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花米团子。每年赶会都看见有人卖花米团子，却不知花米团子吃到嘴里什么味。他如果把一串三个的那一串吃掉一个，两串就一样多了。可金种不吃，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金种的观点是，不管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放到嘴里嚼碎，咽进肚子里，就不好了，就破坏掉了。而越是香东西，拉出来的就越臭。这样的观点他是从吃斋念佛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提溜着花米团子，站在街口等大姐。他还没等到大姐，却把二姐等来了。二姐拉着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孩子。老太太是二姐的婆婆，两个孩子是二姐的女儿和儿子。金种不能让二姐看见他，不是他和二姐无话可说，而是要保住他的花米团子。要是二姐看见他，两个孩子会马上向花米团子伸出手来，那样他就被动了，恐怕躲都躲不开。既然二姐夫李国成口口声声要与他们家划清界限，李国成的孩子凭什么吃他买的花米团子？金种转过身去，紧走几步，躲进一个临时用玉米秸搭成的简

易茅房里。他撒了一点儿尿，估计二姐走过去了，才从茅房里走出来。

金种把大姐等到了，大姐是手扯着海玲来的。金种把花米团子给了海玲。大姐说："给她一串就行了。"金种把两串都给了海玲。大姐说："看，让你花钱。"又对海玲说，"别吃完，吃完该渴了，给你哥留一串儿。"问金种，没去听戏吗？金种说："没有，没啥听头儿。""咱叔和银种来了吗？""不知道，我没看见他俩。"大姐说："我想到猪行看看，买个猪娃子。"大姐没提到小慧。金种相信，那件事大姐不会忘，大姐不是个忘事的人。金种不能问，不能主动提到小慧，他还要保持一点自尊。大姐问这问那，说这说那，迟迟不说小慧，给金种的预感不是很好。倘小慧家的人愿意把小慧嫁给他，大姐会当作一件喜事，一见面就会告诉他。说不定大姐连逢会的日子都等不到，一得到好消息，马上就会赶到杜老庄对他说。大姐这样捂着锅盖不掀锅，定是因为"锅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既然这样，金种不打算让大姐为难了，他说："你去买猪娃吧，我回呀。"话虽然没说出来，但金种塌下眼皮，情绪还是低落下来。大姐看出了金种情绪上的变化，知道瞒是瞒不过的，就把实话对金种说了。大姐说："小慧家的人问了小慧那个在公社当干事的舅，小慧的舅不同意。成分不一样，门不当，户不对。别的啥都不因为，就因为不是一个阶级。这个不用我多说，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大姐劝金种说："你也不用太难过，等遇见合适的，我再给你说一个。"大姐没说到金种的难过时，金种的难过还是隐性的，大姐一把金种的难过说出来，金种再也隐藏不住，眼圈儿一下子就红了。大姐给他说的是一个傻闺女，一开始他还觉得有些委屈自己。不承想连这么一个只会傻笑的傻闺女，人家舅舅也从中打坝，不同意将傻闺女嫁给他，金种怎能不难过！大姐提到妹妹月秋，说："那时候别把月秋送人

就好了，有月秋，就能给你换一个家里人。”金种不愿听大姐说这个，说：“别说月秋不在，就是月秋在，我也不会拿月秋换亲，我丢不起那人！”金种想把自良后来的情况对大姐说一说，因心情不好，又怕大姐把他和自良联系起来看，就没说。

回家的路上，金种碰见了自民和杨纪英。这地方两口子去赶会，一般都是女的在前面走，男的在后面跟，夫妻拉开一定的距离。两口子在床上怎么亲密无间都可以，一下床，特别是一出门，就得拿着点儿，捏着点儿，装得跟陌路人差不多。床上是小人，床下是君子，讲的就是夫妻之道的道理。可自民和杨纪英不遵守这个道理了，竟然并着肩往前走。他们一边走，好像还一边说话，就差手拉手了。你赵自民可有一个老婆了，不这样摽在一起，难道别人就不知道你有老婆吗？真不要脸，把老婆顶在头上呗！这只能说明赵自民是个小人，在床上是小人，下了床还是小人。金种远远地就把脸扭到一边，决计不理赵自民，给小人一点颜色看。自民主动与金种搭话，问金种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赶会赶完了？”金种没绷住劲，说：“赶完了。”之所以答话，他给自己的解释是，看的是杨纪英的面子，不是赵自民的面子。

十七

去赶会的人大都没回来，庄子里很安静。个别母鸡下过蛋之后在“个儿大个儿大”地叫，只闻叫声，不知母鸡在哪里。金种往自民院子里看了一眼，见一群麻雀在地上落着，蹦蹦跳跳叫成一片。麻雀们大概也在赶会，它们赶会的场所不是李西楼，是在赵家的院子里。金种想去看一眼自良。自从自良被用铁链子拴在

小屋里，一个多月过去了，金种还没有看见过自良。金种曾留心往赵家的小屋里听过，小屋里一天到晚，白天黑夜都无声无息。一个年纪轻轻的大活人，腿还在，说限制就被限制住了，真是悲哀。给金种的感觉，自良像是死了，并被埋掉了，赵家的小屋就是自良的坟墓。只不过别的人死了都是埋在地里，自良却埋在了自家的院子里。金种往院子里走，麻雀们呼地飞了起来。有人问："谁呀?"原来赵大婶没去赶会，把没有防备的金种吓了一跳。金种说："是我。"赵大婶从堂屋门口探出头来，看见了金种，就问："金种呀，没去赶会吗?"金种说："去了，回来了。"赵大婶问："有事儿吗?"金种说："没啥事儿，我想看看自良哥。"赵大婶似乎对金种来看自良并不欢迎，说："他已经不认识人了，谁来看他，他都不知道，跟个傻子一样。"金种说："他应该认识我吧。"说着来到小屋门口。小屋的门没有关，金种一到门口就把自良看见了，自良正侧着身子躺在麦草窝里睡觉。自良的头发和胡子都长长了，蓬乱的头发上沾着白色的麦草。自良身上穿一件皱巴巴的破夹袄，下身赤条条的，什么都没穿。金种喊："自良，自良。"自良睁开了眼，翻了一个身趴在地上，抬头看着金种，拴铁链子的脚在后面拖着。自良没有答应，两只眼睛空空洞洞。金种问："自良，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金种。"自良像是听懂了一点儿金种的话，咧嘴笑了一下。金种说："自良，你怎么不说话？你不会说话了吗？要是会说话，你说一句我听听。"自良还是不说话，只是把嘴咧得更大些。自良拿起一根麦草，安在了嘴上，像是吸烟的动作。金种对赵大婶说："自良哥像是想吸烟。"赵大婶不高兴了，说："你看，我不想让你招惹他，你非得招惹他。他原来都不吸烟，现在吸什么烟！要是给他烟吸，他不把麦秸草引着才怪，不把自己烧死才怪。"金种从小屋门口走开了，对赵大婶说："自良哥太可怜了。"赵大婶说：

“没听人家说嘛，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都是他自找的。”

晚上正吃晚饭，庄里就有人喊：“看电影去喽！”《地道战》金种看过好几遍了，不看开头就知道了结尾，不想再看了。可是，不去看电影，待在家里干什么呢！银种已经走了，看样子叔叔不打算去了。叔叔不去，他就去。叔叔在家，他就不想在家，他跟叔叔无话可说。杜老庄有一个在公社中学上学的女中学生，有一回，金种隔着一条苇子坑和长到岸上的苇子，听见女中学生在唱一支歌：太阳一出照四方，毛泽东思想闪金光……在金种听来，这支歌好听极了，而且好像在哪里听过。后来金种想起来了，这支歌就是电影《地道战》里的插曲。在此之前，金种把电影里的歌曲看得很神秘，以为只有在电影上才能唱，下了电影就唱不成。好比电影是带电的，只有通上电才能唱。而人身上不带电，怎么能唱电影里的歌曲呢！女中学生的歌唱让他惊奇之余，还使他突然明白过来，原来电影上的歌曲人也是可以唱的。他要是会唱这支歌，该有多好呢，恐怕比添一身新衣服都强得多。在适当时机，把这支歌轻轻一唱，那些闺女至少得多看他两眼。他不敢提出让那个女中学生教他唱歌，那是不可能的。别说教他唱了，他要是让人家再唱一遍，都有可能把人家吓住。他只能趁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把插曲再听一遍，听的时候默默学一下试试。

宋玉真刷着锅，问丈夫杜建勋说：“你不去看电影吗？听说这个电影好看着呢！”杜建勋没说去不去看，却反问宋玉真：“我去看电影，你在家里干什么？”宋玉真说：“啥也不干，在家里看孩子。”杜建勋说：“少来这一套，你以为我是两三岁的小孩子呢！”杜建勋才不走呢，才不给你宋玉真腾地方呢。他敢保证，他前脚去看电影，庄里那些干部后脚就会到他们家里来，至少来一个，说不定还会来两个。宋玉真说：“成天价在家里待着，也不嫌闷得慌。”杜建勋说：“我不闷，没啥可闷的。我老婆对我这么

好，一心一意跟我过日子，我心里好受着呢!”宋玉真知道杜建勋说的是反话，一点都不生气，反而笑了一下。她对杜建勋的阴阳怪气已经习惯了，顺着杜建勋的反话说：“知道我跟你一心一意就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不跟你一心一意，我有什么办法!”什么鸡呀狗的，杜建勋不爱听这个，好歹他还是一个人。杜建勋说：“谁说你没办法，我看你的办法多得很呢！杜老庄那么多女人，恐怕谁都比不上你的办法多。”什么办法多，杜建勋分明是指庄里跟她相好的男人多。宋玉真又笑了一下，也拿办法说事儿，她说：“还不是因为你在庄里人缘好，比起你的好人缘来，我的什么办法都不算办法。”这话有点儿不客气，或者说有点儿刻薄，等于把皮球给杜建勋踢了回去，正好打在杜建勋的门面上。言外之意是说杜建勋是个面瓜，是个肉头，是个看见干部就趴着不动的缩头乌龟。男人是女人的骨头，男人撑不起骨头架子，你让女人怎么办！杜建勋说：“你少讽刺我！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去看电影嘛，我就是不去，你还能把我捆去不成!”宋玉真说：“不去拉倒，你不去我去!”这喜欢叉拉腿的娘儿们，原来编了一个圈套让老子钻。她让老子看电影是假，自己往外跑才是真。在家里管不住她，到了外面，等于放了羊，更没法管她。杜建勋说：“别开玩笑了，外面天那么黑，小鬼把你拉到坟地里怎么办!”宋玉真说：“就这一会儿黑，再等一会儿月亮就出来了。”杜建勋说：“月亮出来也不行，月亮地里也有鬼。反正我不放心，我怕鬼把你拉走。我就这一个好老婆，鬼要是把我的老婆拉走，我怎么过!”宋玉真说：“小鬼儿都是喜欢年轻漂亮的，你老婆已经老了，小鬼儿不稀罕。”杜建勋说：“谁说我老婆老了，我看我老婆一点儿都不老，稀罕她的小鬼儿多着呢!”宋玉真披上一件夹袄，准备出门。杜建勋问：“真去呀?”宋玉真说：“当然真去。我去会会你说的小鬼儿。我要是后半夜还不回来，就是被小鬼儿拉

走了，你也不用找我。”杜建勋说：“你别吓唬我！去看电影可以，你得带上小军。”小军是他们的儿子。宋玉真说：“带他干什么，他去了也不好好看，光睡觉。”杜建勋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孩子睡着了，对你来说不是正好嘛！”这话有些露骨，宋玉真生气了，说：“姓杜的，你还会不会说一句人话！”宋玉真一生气，杜建勋马上服软，说：“好好好，我不管你，你到天边我都不管你，行了吧！”问小军：“愿意跟你娘一块看电影吗？”小军说愿意。杜建勋说：“愿意就跟你娘一块去吧。听你娘的话，别睡觉，别惹你娘生气，记住了吗？”小军说记住了。

跟宋玉真结伴去看电影的有好几个闺女，她们来到放电影的场地，电影已经开始放了，日本鬼子已经打进了高老庄。银幕正面坐得人山人海，她们只能到银幕背面去看。被杜建勋猜到了，宋玉真无心看电影，她是来赴杜建国的约会。她仰着脸，装的是看电影的样子，脑子里跳动的是杜建国的影子。放电影要挂银幕，挂银幕要栽木杆，杜建国约她在左边那根木杆下面碰面。她得掩一下那些闺女和小军的耳目，不能马上就走，多多少少得忍一会儿，再去找杜建国。在杜老庄，跟宋玉真有过那种事体的男人有好几个，杜建春、杜建明、杜建岭、杜建斌，还有杜建国。这些男人，家里都是好成分，大小都是个干部。宋玉真婆家是地主成分，娘家也是地主成分，对哪个干部她都不敢得罪。要说宋玉真是被迫的，委身于哪一个都是出于无奈，也不完全是。至少她与杜建国的相好就是心甘情愿。杜建国是队里的会计，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杜建国算账时，眼睛只看着账本，根本不用看算盘，算盘珠子从来不会拨错，好像他的十个手指头上都长了眼睛一样。杜建国打算盘很脆，很好听，油红的算盘珠子响得铮铮的，仿佛是音乐之声。杜建国的双手都能打算盘，算账之外还能打出许多花样来，像九九归一，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

翅等，把人看得只有傻眼的份儿。除了会打算盘，杜建国还会拉弦子。他拉的弦子是一把曲胡。在雨天或是雪天，他在会计室里打算盘打累了，就取下挂在墙上的胡琴拉一拉。曲胡是给曲剧伴奏用的，最适合拉哭调。曲剧有一种曲牌叫哭洋，杜建国拉的最多的就是哭洋。庄里的人一听见他拉哭洋，心肠不知不觉就有些软。庄里人谁都承认，杜建国是一个有才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乡下不是很多，他在庄子里显得有点儿出类拔萃。可是，杜建国这样才艺双全，又掌握着队里财务大权，却一点儿都不傲人。别的例子就不举了，就说他对杜建勋吧，碰面都是先叫“建勋哥”。杜建勋也会打算盘，有时他会到会计室里跟杜建国切磋技艺。杜建国对杜建勋从来都不嫌弃，没说因为杜建勋家的成分高，就不许他进会计室。不管杜建勋什么时候去，杜建国都会抽出时间跟杜建勋切磋一会儿。杜建勋有些感动，多次回家对宋玉真说：“人家建国可是个平和人，啥时候看见我，都是先叫哥。叫我说，杜老庄这么多人，要讲有水平，要讲看得远，我看谁都比不上建国。”杜建勋每次跟宋玉真说到杜建国，宋玉真都只是笑笑，不接腔，不对杜建国作出任何评价。宋玉真是真心喜欢杜建国，走过会计室门前听见杜建国在屋里打算盘，她心里跳得比算盘珠子跳得都快。不过她一般不轻易到会计室里去，跟杜建国好得格外隐蔽。要真正对一个人好，就得小心翼翼，互相尊重，只两个人知道就行了。哪像杜建斌那样的人，还没怎么着呢，宣扬得满世界都是，好像独占了花魁一样。这样也好，有杜建斌那样脸皮厚的人在前面挡着，就把她和杜建国的好掩盖起来了。庄里人都不知道她和杜建国好，连嗅觉灵敏的杜建勋都没有察觉，不然的话杜建勋就不会在她面前口口声声夸杜建国有水平了。杜建国当然有水平，偷了你的老婆，你还夸人家有水平，这才叫水平高。借句《地道战》里面的话说，高，高，实在是高！杜建国够意思，每

季在工分的合计上，在粮食分配上，在年终的决算上，从不让宋玉真吃亏。有时杜建国并不让宋玉真知道，就悄悄给宋玉真多算一点儿工分。别看她家的成分是地主，有那么多干部跟她有关系，又有当会计的杜建国暗中相助，一般贫下中农家得不到的实惠，她家都能得到。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她宋玉真长得好看一些，穿着打扮上也讲究一些。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朝哪代的男人不喜欢漂亮女人呢，他们白天骂漂亮女人是祸害，晚上睡觉时还得弄个漂亮女人搂在怀里。不管到啥时候，不管把人分阶级分得再细，不管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作为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一些，可人一些，总归不吃亏。认准了这一点儿，宋玉真对自己的形象格外注意些。她每天都要早早起来梳头，梳好在脑后盘起来，盘成一个纂，盘得有形有状，再用丝线网子网上。她的头发不是全部罩在网子里，总要分出一绺，或垂在鬓角，或抿在耳后。别小看了这一绺弯弯的头发，有这绺头发晃来晃去，把全盘头发都带活了，可谓头发一绺，尽得风流。宋玉真绞脸的技术高，过一段时间，她就自己对着镜子把脸绞一绞，绞完了薄薄地搽一点儿粉。她的脸本来就白，粉又抹得淡，别人看不出来她搽了粉。但只要和她走近，就会有一股暗暗的粉香迎面扑来，让人不想闻都不行。要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宋玉真的行为，那就不得了，拉拢，腐蚀，美人计，糖衣裹着的炮弹，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等等，这些词都用得上。轻则会在她脖子里吊上一只破鞋，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批斗她。重则打了她，吊了她，还得打着锣让她游街。好在阶级斗争的眼光都归干部们掌握着，他们看待宋玉真时没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用的是男人的眼光。掌权的人用男人的眼光看女人，女人就好受多了。

又把挖地道的电影看了一会儿，宋玉真对那几个闺女和小军说，她去解个手，一会儿就回来。宋玉真来到杜建国和她约定的

那根电影杆子那里，并没有看见杜建国在电影杆子下面等她。她正要到附近找一找，杜建国过来了，把她的膀子碰了一下。原来杜建国在旁边的黑影里蹲着，见宋玉真到了电影杆子下面，他才站起来走过去，装作走路不小心把宋玉真碰到了。碰完了，他并不停下来，一直向外面走去。宋玉真会意，跟着杜建国出了电影场子。走到没人的地方，杜建国才停下来，把宋玉真的手拉住了。宋玉真一转身拦在杜建国前头，把杜建国抱住了，仰着脸，让杜建国先亲她一下。杜建国亲过她，她叹了一口气说："你装得真像，像个大干部一样，走碰面连多看我一眼都不多看，我还以为你真的不理我了呢！"杜建国说："哪能呢！咱们要想好得长久，表面上就得疏远一些。其实我心里没有一天不想你。"宋玉真说："真的？咱们去哪儿？想死我了！"杜建国说，他事先看好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两个麦秸垛，一个大麦秸垛，一个小麦秸垛，中间有一个夹道。他们从一块麦地里岔过去，摸黑来到麦秸垛跟前，杜建国把宋玉真拉了一下，站住了。杜建国小声说："我先试试夹道里有没有人。"农村人没有多少幽会的机会，出来看电影是难得的机会。他们到这里幽会，别人也有可能到这里幽会。若有人捷足先登，他们再过去就不好了。杜建国弯腰抓了一把土，向两个麦秸垛之间撒去。呼啦一声，没惊起什么动静，他们才走过去。宋玉真说："你的心眼子真多。"杜建国说："还是小心一点儿好，万一被人碰见，对你不好。"他靠在大麦秸垛上，上来就解宋玉真的裤腰带，说："人家挖地道，咱也挖地道，我看看你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挖地道的说法使宋玉真觉得相当快活，这就是杜建国，联想就是丰富。这件事一跟挖地道联系起来，一下子就升华了，就电影化了，艺术化了，好玩儿死了。宋玉真说："你挖吧，我来就是让你挖的。我地道里的水多得很，小心淹死你！"她说了让杜建国挖，裤带也被杜建国解开

了，两只胳膊却吊在杜建国脖子上，不松开。她想跟杜建国在一块儿待得时间长一些。男人就是这样，见着“地道”就想挖，挖完就没心劲了，就要和她分开。杜建国主张快，他说：“来，快点儿，月亮马上就出来了。”宋玉真说：“月亮出来就出来，出来我也不怕。月亮出来了正好，我还可以多看看你呢！”杜建国说：“我有什么好看的，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宋玉真撒娇：“哎，我就是没见过你，我不知道你是谁。同志，请问你是哪庄的？到这里干啥来了？”杜建国说：“我是高老庄的，到这儿挖地道来了。”宋玉真问得好，杜建国答得妙，宋玉真差点儿笑出声儿来。杜建国说：“快点儿让我挖，等电影上的地道挖完，散了场子，咱就没法挖了。”宋玉真这才把“地道”给杜建国，让杜建国挖，说：“电影散场早着呢，你不要挖那么快，一下子一下子地挖。”杜建国答应了嗯，但一经进入“地道”，一挖起来就不是他了。好像日本鬼子在后面紧追着，他挖得慢一点儿，就无处藏无处躲。如同嫌手不快就拿锨，锨不快拿镐，他越挖越快，风驰电掣，连气都顾不上喘。他是气我两忘，越是顾不上喘气，气就喘得越快，越粗。宋玉真已经阻止不了杜建国，她从内部“阻止”的结果，只能给杜建国增添动力，使杜建国越挖越快。其实宋玉真也喜欢快，杜建国尽快把她挖通才好呢！

他们刚把“地道”挖好，月亮果然升起来了，照出了麦秸垛的轮廓。有山靠山，没山靠麦秸垛。这里的麦秸垛就是山。有了月光，他们返回电影场子时就不能一块儿走了，杜建国让宋玉真先走。月光照着麦地，一垄垄麦苗清清楚楚。走到麦地中央，宋玉真觉得有一个人从对面走过来，她一阵紧张，不敢看是男是女，绕了一个弯子，与来人错开走了过去。宋玉真走到麦地边，又见一个人跟着走过去的人向麦秸垛那里走去。不用说，这两个人也是一对，也是到麦秸垛那里去亲热。前客让后客，看来杜建

国主张加快速度是对的。要是他们挖到半道，这两个人就过去了，那就大大影响挖“地道”的效果。杜建国站在麦秸垛一侧的黑影里，也看见了有人往麦秸垛这边走。来人扎着两条辫子，像是一个闺女。他有心把闺女再看一下，看看他是否认识。但他没有再看，赶紧从麦秸垛另一头绕过去，给人家让开了地方。这时，电影里正在唱歌：太阳照得人心暖哪……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

看完电影，宋玉真领着小军回家。快到家门口，宋玉真对小军交代了两句：“你爹要是问我看电影时出去没有，你就说没出去。”小军说：“你不是出去解手了嘛！”宋玉真说：“解手不算。记住了？”小军点头，说记住了。不出宋玉真所料，他们回到家，杜建勋果然问小军：“看电影时，你娘中间出去了吗？”小军说：“俺娘没出去。解手不算。”杜建勋一听小军说解手不算，就知道是宋玉真教给小军的话，什么都明白了。只要宋玉真中间出去，肯定是找野男人去了。什么他妈的解手，还不是解开裤腰带，把解手的地方让人家弄。杜建勋说：“宋玉真，你真卑鄙，真无耻！”宋玉真说：“咋啦，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连解个手都不让人解了。”宋玉真脱巴脱巴睡了。

宋玉真睡着了，杜建勋睡不着，一颗心翻来覆去受着煎熬。退回二十年，谁敢动他老婆一指头呢！都是因为他们家划成了地主成分，人家才敢争着动他老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杜建勋越想越悲，抽抽泣泣哭了起来。他把宋玉真哭醒了，宋玉真装作没醒，并不劝他。他只好喊宋玉真，说：“玉真，玉真，你的心就这么狠吗？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我连死的心都有。”宋玉真说：“我说我只去解了个手，别的啥事都没做，你不信，我有啥办法。蛤蟆尿在黄瓜上，黄瓜才会发苦。你心里苦，是你自找的，你是自作自受！”宋玉真心

说："又想让干部对你有所照顾，又不想让干部动你老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十八

天冷了，金种不能再睡在外头，睡在屋里地上没褥子铺也太凉，只好睡回到床上。床上铺的有一层秫秸箔，一层苇席，还有一条褥子。褥子虽然很薄，里面的棉花也像草篇子一样结实，还时不时地让银种尿上一泡，但毕竟比睡光席好一些。金种自己睡一个被窝，叔叔和银种睡一个被窝。银种和叔叔打老通。看完电影回来，金种脱光衣服就睡了。看电影时，他赶紧在心里跟着唱。他相信自己把前两句学会了，光想大声唱一下，让自己的耳朵听听，是不是那回事。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满地的月光，他张了好几次嘴，咳了好几次喉咙，都没能唱出来。当年的小公鸡，半岁之后打鸣，脖子一梗打得嗷嗷叫。他这是怎么了，四十只半岁的小公鸡加起来都没他大，他怎么连一只小公鸡都不如呢！人的家庭成分不好，难道拖累得连嗓子都不好了！怪事儿！躺在床上，金种把"太阳一出"又温习了一遍，睡意就上来了。

不知是金种跟银种把睡觉的叔叔扰醒了，还是叔叔压根儿就没睡着，反正叔叔是醒着的。叔叔喊银种："过来，到这头儿给我挠挠痒痒。"银种和金种睡在一头，大概银种已经睡着了，没有去叔叔那头。叔叔用脚蹬银种，把银种蹬醒了。银种不敢违抗叔叔的意志，只好到叔叔那头，给叔叔挠痒痒，人一上点儿岁数，身上痒痒就多，不是脊梁痒，就是耳朵眼儿痒。天一凉他们就不洗澡了，身上新灰压旧灰，老皮摞新皮，加上成群结队的虱子在身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哪有不痒的道理！所谓虱多不

痒，那是骗人的，是自我解嘲的说法。痒了怎么办？他们没有痒痒挠，胳膊又硬得弯不上去，够不到脊梁板上头，只能让别人帮着挠一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冬天或初春，有老头蹲在墙根晒太阳，见有小孩子走过，老头就让小孩子给他挠痒痒。老头把棉袄的扣子解开，把后衣襟子掀起来，掀得像张开的翅膀一样，让小孩子把手伸到“翅膀”下面挠。老头被挠得斜着眼，歪着嘴，仅剩的一颗门牙打着战，脸上的褶子东挤一堆，西挤一堆，舒服得面目有些狰狞。老头嫌舒服得还不够，说：“好，好！使劲儿，使劲儿！再往上边一点儿，对，对，就是那儿！”老头乐，小孩子也乐。那些小孩子当中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他们的旧牙掉了，新牙还没有扎齐，是些小豁牙子。他们一乐，豁牙子就露了出来。叔叔还不老，胳膊还很灵活，不管哪儿发痒，他的手都能挠到，干吗让别人给他挠痒痒呢？

银种给叔叔挠痒痒时，金种还没睡着，他听见叔叔说：“好，好，不错！别着急，慢点儿，多挠会儿！”好像痒痒是一种活物，银种把叔叔背上的痒痒挠下来，痒痒钻进金种被窝里去了，金种觉得自己脊梁沟上头也有些痒痒。金种不会让银种帮他挠，他是一个护痒的人，别人动他哪块儿，他哪块儿就痒。不让别人挠还好些，要别人帮着挠，只会给他添痒，把痒越挠越多。不让别人挠，他自己也不挠，把痒痒忍住了。给叔叔挠完了痒痒，叔叔仍不让银种走，他让银种侧过身去，把后背交给他，他也要给银种挠一挠。互相挠痒痒，他俩合作得不错。叔叔给银种挠得很慢，很有耐心，大概要给银种做出一个榜样。叔叔还没挠完，金种就睡着了。

睡梦当中，金种似乎听见银种哼哼唧唧在哭，一边哭还一边骂人，骂的是叔叔的妈。金种的脑子还朦胧着，以为银种又尿了床，叔叔又揍了银种。不知叔叔在银种耳边小声威胁了一句什

么，同时把银种的嘴一捂，往银种嘴里塞了一样东西。金种怎么判断出叔叔往银种嘴里塞了东西呢？因为他听见银种的牙齿格地响了一下，格格又响了两下。响了几下之后，银种就不哭了，也不骂人了，他的嘴仿佛被堵上了。叔叔往银种嘴里塞的像是冰糖，只有冰糖的小块子碰到人的牙齿才会发出这样清脆的响声。金种一下子清醒过来，鼻翼一张开就闻到了冰糖的甜气。好哇，黄鹤图，他一定在赶会时买了冰糖，趁他睡着了，在和银种偷偷地吃。黄鹤图手里的钱都是家里的，买了冰糖应该拿出来全家人一块儿吃，现在却独独地把他外出来，实在可气。金种正要喝令黄鹤图把冰糖拿出来，分给他一些，接下来发生的动静惊得他未能喝出来。当他意识到动静意味着什么时，他被震住了，真的很震惊。动静不大，但动静里有一种节奏。节奏并不快，有些缓慢。正是这种节奏通过木床传达给金种，让金种知道他们家的床上出事了，出大事了，有人正在床上犯罪，所犯的罪行叫鸡奸。鸡奸者是地主分子黄鹤图，被鸡奸的对象是黄银种。以前金种并不知道鸡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名词还是动词？不知鸡和奸字怎么会联系起来。后来他赶集时看到公社大门口墙上贴的一些布告，才把鸡奸的意思弄明白了。那时每到过节之前，就有大幅的布告贴出来，宣告又有一批阶级敌人被枪毙，一批阶级敌人被判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被枪毙者的名字后面打了红钩，不枪毙的不打红钩。不管你犯罪前是什么成分，一旦犯了罪，性质就变了，就成了阶级敌人，和人民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人民高兴之日，就是阶级敌人灭亡之时。所以一般都是赶在节日之前对阶级敌人进行处理。布告对阶级敌人的犯罪过程描述得比较具体，往往还使用了一些细节。金种通过布告得知，所谓鸡奸，特指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男人的鸡巴弄另一个男人的屁股。在当时来说，鸡奸不但是犯罪，而且罪名还不轻，与奸污妇女同

等治罪。黄鹤图真是着急了，他找不到女人发泄自己的欲火，就把银种当成了女人，对银种下了家伙。黄鹤图是有预谋的，他让银种给他挠痒痒和他给银种挠痒痒是假，是一个麻醉性的过渡，奸污银种才是真。他估计到银种不是很乐意，就事先准备好了冰糖。银种表现出不乐意时，他就用冰糖堵银种的口。银种大概慑于黄鹤图的淫威，又被甜东西占了舌头，没有再哭，再骂人。作为地主分子黄鹤图，其死不悔改的反动本质再次暴露出来，越暴露越彻底。黄鹤图简直就是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而银种像是喜儿，黄鹤图就这样把银种给强奸了。黄世仁强奸喜儿是在旧社会，黄鹤图强奸银种却是在新社会，这表明黄鹤图比黄世仁还反动，还色胆包天。这样的罪行黄鹤图都敢犯，看来黄鹤图是不想活了！

金种比不上少先队员刘文学，英雄的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摘生产队里的辣椒时，勇敢地和地主分子进行斗争，保卫了集体的辣椒。金种的斗争性不是很强，他没有站出来同黄鹤图进行斗争，没有中止地主分子的犯罪行为。金种紧张了，仿佛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处于紧张状态。他的腿是伸着的，想把腿蜷回来，都不敢蜷。直到黄鹤图犯罪结束，金种一点儿像样的作为都没有。

银种光着屁股从床上起来了，要到门后的粪箕子那里去拉稀。金种听见了银种屁眼子里发出的稀奇古怪的声音。他毕竟比银种大几岁，知道黄鹤图往银种的屁股里射了精。不能就这样便宜了黄鹤图！他也睡在这张床上，他还没有完全睡着，黄鹤图就敢做这样的事，显然是无视他的存在，没把他当成革命的力量。他要是不指出黄鹤图所犯的罪行，只能助长黄鹤图的邪气，这样的罪行他还会继续犯下去。同时，黄鹤图会认为他软弱可欺，欺负了银种，说不定还会欺负他。金种想起河西河东往他屁股眼里塞生红薯的事。那次被粗暴地塞了红薯，他的屁股眼子疼了好几

天。以致这会儿想起来，似乎还有些隐隐作痛。他必须向黄鹤图提出警告，同地主分子进行斗争。

"黄鹤图！"金种喊。黄鹤图不答应，像是已经睡着了。"黄鹤图，你不要装睡，你犯罪了！"说着用脚隔着被子蹬了黄鹤图一脚。黄鹤图装睡装不过去了，说："你说什么梦话，什么犯罪？"金种说："告诉你，我根本就没睡着。你犯的什么罪，你自己最清楚。明天赶快到公社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不要等着别人来揭发你！"黄鹤图不说话了。要是金种真的揭发他，这事经不住上边的人来调查，一调查就会被证实。就算他咬着牙不承认，但他不能保证银种不说实话。银种是个稀屎包，人家一吓唬，他什么话都藏不住。那样的话，他丢人事小，蹲监狱恐怕少不了。停了一会儿，黄鹤图说："咱家也没个女人，你说咋办呢！要不然咱俩玩儿吧。"真让金种猜准了，黄鹤图欺负了银种，还要欺负他，阶级敌人太猖狂了！金种说："黄鹤图，你罪恶滔天，罪该万死，我和你势不两立，坚决和你斗争到底！"黄鹤图说的话又是金种没有料到的，没料到黄鹤图会堕落无耻到这种地步。黄鹤图说："不是，你误会了，不是我弄你，是让你弄我，你随便弄，行了吧！"黄鹤图说着，把被子撩开，并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邀请金种到他那头去。黄鹤图又说："都是男人，我知道你也很着急。来吧，我替你救救急。"恶心，恶心，恶心！黄鹤图把自己当女人了，企图用他的身体拉拢腐蚀金种，金种绝不会上他的圈套。金种说："住口，我决不会与你同流合污！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到公社坦白你的罪行，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

黄鹤图打起了呼噜。打了几下又不打了，说："人家制裁我，你也跑不了，你犯的是包庇罪。你说了，我干那事的时候，你一直没睡着。你既然没睡着，为啥不制止我！你不制止我，就是包

庇我。包庇别人，也是犯罪，也得判徒刑。你好好想想吧。”金种说：“我没什么好想的，明天天一明，你不去自首，我就要揭发你。”黄鹤图说：“那也好，我去蹲监狱，我的大侄子还可以跟我就个伴儿。”

李西楼的会说是三天，可杜老庄生产队只放了一天假，第二天就不许赶会了。第二天早上铃声一响，黄鹤图和金种就上工去了。黄鹤图去淘大粪，金种去挖塘泥。黄鹤图没有到公社去自首，金种也没有到干部面前揭发黄鹤图。早上做饭时，黄鹤图用黄豆到豆腐坊换了一块豆腐，熬了半锅白菜豆腐汤。平日里，他们家早上都不做菜，今天改善生活了。盛菜时，黄鹤图自己不先盛，也不许银种先盛，说：“让你哥先盛，你哥干的活儿重。”勺子有把柄，人也有把柄。金种明白，他抓到了黄鹤图的把柄，黄鹤图就心虚了，老实了，把盛菜的优先权交给了他。金种不客气，抄起勺把子，为自己捞了一碗豆腐。

第六章

十九

杜老庄有一段时间没有斗人了，这让大家多多少少有点寂寞。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三样斗争当中，最让人兴奋的是与人斗。只是与天斗，与地斗，不与人斗，乐子就少一大块。还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不时地找一个人斗一斗，也符合讲阶级斗争的原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谈不上灵。灵是什么，灵在这里指的是见效，有效果。比如一个人生病了，给他抓一服汤药吃。吃了药病见好，就说明药灵，开药方子的先生也灵。相反，就是不灵。单个儿的人生病了，抓药。很多人都生病了，都打不起精神怎么办呢？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

杜建春原计划批斗赵自良，已经没意思了。赵自良不会坦白自己的罪行，连话都不会说了，还有什么斗头儿呢。要掐，就掐活猫；要打，就打活狗；要耍，就耍活猴。弄一只死蛤蟆来，还不够臭大家的呢。赵自良现在就是一只死蛤蟆。黄鹤图鸡奸银种

的事没有暴露出来。要是暴露出来的话，当然是批斗的好材料。可以设想，黄鹤图的事若是被揭露出来，全庄的贫下中农不知有多兴奋呢。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干部们不知多么如获至宝呢。大家斗黄鹤图斗得高兴起来，说不定会扒下黄鹤图的裤子，给黄鹤图的鸡巴来一个大亮相呢！金种没有揭发黄鹤图，大家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批斗机会，就欢乐不起来。

那么就斗私批修吧。斗私批修不局限于地富反坏右分子，人人都有责任进行斗私批修。所谓斗私批修，要拆开来说。斗私，就是斗自己的私心，就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说白了就是斗自己。批修呢，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斗私和批修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私心大了容易变修，要防止变修，必须狠斗私心。也就是说，斗私必须批修，批修必先斗私。修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谁都说不大明白。但他们大致上知道，修就是不好，就是坏。一家做饭时往面条锅里下了干红薯叶子，这家孩子不爱吃，家长朝孩子说："我看你快修了。"两口子行房事，刚睡下行了一次，睡到半夜，男的又要行，女的便说："你变修了！"他们对修的意义理解得很广泛，已经普及到日常家庭生活当中。

杜老庄的好多人都斗私批修过。别人斗过私了，你不斗，难道你一点儿私心都没有，你就那么干净？就算你的私心没有表现在行动上，你敢说你没有想法？没有私心一闪念？为了发动群众人人起来都斗私批修，干部们就得先斗私批修。杜建春斗过了，杜建明斗过了，大小干部都斗过了，社员群众谁敢不斗！谁不斗说明谁有问题，更应该斗私批修。庄里有一个复员退伍军人斗得最好，他把自己如何利用在部队学来的本事，偷生产队的粮食的事都说了出来。他斗私斗得很详细，炫技似的把自己的战术说得好生了得。因他斗私斗得狠，斗得彻底，成了全大队斗私批修的先进典型。他不仅在杜老庄生产队斗，在全大队的群众大会上也

斗过，着实“风光”了一阵子。

这次队里安排的斗私批修的人是杜鹏海。杜鹏海都六十多岁了，是老牌的贫农社员，他有什么可斗的！杜老庄稍微上点岁数的人谁不知道，杜鹏海是杜老庄贫农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闹革命斗地主积极得很。举个例子，给赵自良的爹戴牲口的笼嘴子，让自良的娘牵着自良的爹游街，就是杜鹏海的主意。再举个例子，挖地主家的浮财时，庄里的人都知道杜建勋的爹藏有不少银圆，可挖来挖去，就是挖不出来。后来还是由杜鹏海带路，到杜建勋家的老坟地里才把成坛子白花花的银圆挖了出来。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从这些例子来看，在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上，杜鹏海无疑是杜老庄的一个功臣。现在把功臣拉出来斗私批修，不是又要来一场什么革命吧？如果把杜鹏海老贫农和功臣的身份放在一边，还有一条不能不考虑，这就是杜鹏海是杜建春的爹，亲爹。杜建春是杜老庄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是一把手。那么杜鹏海就是一把手的爹。如果拿皇家作比，杜建春是杜老庄的皇帝，杜鹏海也算是个太上皇吧。斗私怎么斗到“太上皇”头上去了！他妈妈的，这就有些好玩了。一听到消息，社员们都在互相传递。他们没有奔走相告，奔走显得太兴奋了，相告还是要相告一下。这不是批斗地主分子，但比批斗地主分子有意思。这次也不让那个复员军人斗私批修。什么先进典型，那家伙就是脸皮厚，就是不要脸，大家不愿意听他贩卖老一套，就差往他脸上吐唾沫了。

傍晚，杜鹏海挎着粪筐，到饲养室旁边的大粪窑那里去交粪。在夏秋两季生产队里打场期间，队里都是安排杜鹏海去看场院。场光地净之后，场院不用看了，杜鹏海也不必跟男劳力们一块儿干活，他每天转来转去拾点儿粪，交到队里换着工分。这天负责收粪的是杜建岭。他掂着一杆秤，在粪窑子旁边候着。谁来交粪，他用秤钩子钩起粪筐约一约，报出毛重多少，去掉多少

皮，净重多少，让记工员折合成工分，记在记分本上。杜鹏海是长辈，杜建岭给杜鹏海约粪时叫着大叔打了招呼，还夸大叔今天拾的粪又不少。杜鹏海谦虚似的，说他拾得不算多。约完了粪，杜鹏海提起粪筐，要把粪倒进大粪窑子里去。不管谁来交粪，都是自己把粪往粪窑子里倒。粪窑子有沤粪用的粪水，把拾来的人粪马粪猪粪牛粪倒进粪水里沤一沤，发一发酵，生粪才能变成熟粪，上到地里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这天杜建岭阻止了杜鹏海往粪窑子倒粪，让杜鹏海把粪倒在粪窑子岸边的地上检查一下。杜鹏海一听，脸色马上很不好，说："不用检查了，都是好粪。"杜建岭笑着说："好菜不怕尝，还是检查一下好一些。"杜鹏海拾的粪有多半筐，他没有把粪倒在地上，却骂了杜建岭一句："我日你小娘儿，你还不相信我吗！"他们这里长辈骂晚辈是普遍现象，张口就来，当晚辈的都不是很当真。杜建岭说："看大叔说的，我当然相信你了，检查你拾的好粪，正好可以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说话间，又来了几个准备交粪的社员，等着杜建岭给他们约。杜鹏海问："你是挨个都检查呀，还是只检查我一个人的？"杜建岭说："看情况，我是抽查，抽着谁算谁。"杜建岭已经看出来了，杜鹏海的粪筐里一定有假，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怕检查。有好几次了，因杜鹏海年纪大了，往粪窑子里倒粪时倒不远，倒不进水里去，只能贴着粪窑子的边往下倒，杜建岭就发现了杜鹏海交的粪里掺了假。碍着杜建春的面子，他没有把杜鹏海造的假指出来。这次收粪前，他悄悄与生产队长杜建明商量过了，不能再放过杜鹏海这老家伙了，一定要把杜鹏海造的假粪检查出来，抓住他造假的事实，看他有什么话说。杜鹏海说："要抽查，你就抽查别人吧。"杜建岭强硬起来，说："那不行，今天抽查的就是你！"他掂起杜鹏海的粪筐，把筐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一倒就露馅儿了，除了表面有一泡大粪和几个半半拉拉的驴

粪蛋儿，下面全是一些土和黄胶泥。黄胶泥做成一坨一坨，是大粪的形状，外面裹着一层黄土。这样的“大粪”颇有分量，是很压秤的，当然可以多换工分。可这样的“大粪”里面却连一点儿粪都没有，不管怎样沤，都改变不了其黄胶泥的性质。把黄胶泥上到地里，对庄稼的生长不但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说不定还会起不好的作用。杜建岭问杜鹏海：“这是什么?”杜鹏海还嘴硬，说：“什么？大粪。连大粪你都不认识了?”杜建岭说：“亏你说得出来，你拉的大粪就是这样的吗？大家都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拿过一张铁锨，对其中一坨“大粪”进行解剖。他一把“大粪”切开，黄胶泥的本质就暴露出来。其他准备交粪的人都围过来伸着头看，有的人还用鼻子嗅了嗅。他们认出杜鹏海交的粪绝大部分都是用黄胶泥做成的，但没有人敢说实话。杜鹏海是老贫农，他的大儿子杜建春又是杜老庄的政治队长，谁敢得罪他！有人今天不交粪了，挎起自己的粪筐，偷偷溜走了。还有人远远地看见这边好像出了事，害怕拍到笸箩米动弹，自己造的假粪也保不住，就绕了弯儿，回家去了。杜鹏海仍不服气，叫着杜建岭的小名说：“你这孩子，这不是要办我的丢人嘛!”杜建岭说：“你还知道丢人？知道丢人就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杜老庄的社员都像这样，拿着假粪充真粪，队里的地还种不种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实事求是。作为一个老贫农，你这样坑害集体，怎能对得起毛主席!”杜建岭对记分员说：“你去把杜建明找来，看看这事儿怎样处理。”

杜建明正在饲养室里观察动静，记分员一去他就来了。杜建明问杜建岭：“怎么回事?”杜建岭说：“你问杜鹏海。”杜建明拿出当队长的权威，说：“我就问你，对老贫农你要尊敬!”杜建岭说：“他吃人饭，不拉人屎，我没法儿敬他!”这话有些难听，跟骂人差不多了，杜鹏海再次叫了杜建岭的小名，说：“你嘴里放

干净点儿，小心我抽你的嘴！”杜建岭说：“你敢，我看你敢动我一指头试试！”杜建明让杜建岭少说两句，把剖开的黄胶泥用脚踩了踩，说：“大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往粪里掺黄胶泥，你让我给社员们怎么解释！”杜鹏海说：“没法解释，就不解释。蒸馍有时还蒸花卷子呢，谁拾粪不带点儿泥！”杜建明说：“蒸花卷子有黑面有白面，好歹都是面。你这里面大部分都是黄胶泥，称不上花卷子。这样吧，我也不跟你抬杠了，叫杜建春来评价一下，如果他说你交上来的都是粪，一点儿泥巴都没有，给你记一百分，我都没意见。”他让记分员去找杜建春。杜建明又说了一个意见：“要不把社员们都叫来，在这里开一个现场会也行。你拾的都是好粪嘛，你一心为公嘛，正好办一个展览，让大家排着队参观一下，好让大家向你学习。”

杜鹏海见杜建明派人去找杜建春，杜建明又说要开会，杜鹏海才不那么硬了，说：“今天拾粪算我白拾，我不要工分了，不就结了。”说着，拎起自己的空粪筐，就要走。杜建明说：“大叔，你别急着走，事情还没弄清呢，等杜建春来了，把事情弄清楚再说。”杜鹏海大概知道杜建春来了也不会向着他，不会有好果子给他吃，说：“他来了能怎么着，不管到哪儿，我都是他爹，我也不会叫他个爹。”杜鹏海梗着脖子，还是走了。

说来队里的社员早就对杜鹏海有意见。每年夏天打麦，秋天打豆子、谷子、芝麻等，队里都是派杜鹏海去看场院，说杜鹏海是老贫农，最大公无私。那一两个月时间，杜鹏海除了回家吃饭和解手，日日夜夜都在看场院的小屋里守着。文章就出在杜鹏海回家吃饭和解手上，他每次回家，都要往家里捎点儿粮食，打小麦时捎小麦，打芝麻时捎芝麻。他的汗褂子上缝有两个口袋，脚上穿着两只鞋，所捎的粮食并不多，一个地方不过装一小把，别人不容易看出来。就是看出来，他也不怕。他整天在粮食堆里滚

来滚去，口袋里，鞋壳篓里，难免会溅进一些粮食，谁都不敢说他是故意装的。不怕他每次装的粮食不多，就怕次数多。一天回家五六趟，十天就是五六十趟。所谓一天攒下一颗豆，十年能盖个瓦门楼，就是这样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杜鹏海有两个儿子，他没有跟儿子住在一起，老两口单独起灶，另住另过。杜鹏海在饭场吃饭，人们注意到他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别人家都舍不得拿黄豆生豆芽儿吃，他们家隔一段时间就生一次豆芽儿，一生就是半盆子。把芝麻炒熟了，在案板上擀成芝麻盐，用馍蘸着吃是很香的。一人吃芝麻盐，别人闻见了，禁不住流口水。杜鹏海不管别人流不流口水，他把芝麻盐盛在一只黑釉子的小碗里，隔三差五用馍蘸芝麻盐吃。杜鹏海家还圈养了两只旱鸭子，鸭子下了蛋，他们就放进盛了咸草木灰的坛子里，腌成咸鸭蛋吃。杜鹏海吃咸鸭蛋吃得很细致，很文气，他把咸鸭蛋一头腌空的地方磕开一个小口，把筷子伸进去，一点一点剜着吃。咬一口馍，剜一点儿咸鸭蛋放进嘴里。有一个谜语：一个小罐没有盖儿，里面装着两样菜儿，一样黄来一样白；一样流红油，一样像豆腐。谜底就是咸鸭蛋。杜鹏海每次在饭场里吃咸鸭蛋，别的人都眼气得不得了，眼珠子瞪得差不多像鸭蛋那么大。他们都认为，杜鹏海没少捞摸队里的粮食，不然的话，他们家的生活不会这么好。社员的意见难免反映到干部那里，有些干部也对杜鹏海有意见。有意见归有意见，因为杜鹏海的大儿子当着队里的第一把手，又没有人抓到杜鹏海的什么证据，别的干部都不好说什么。但是，疮怕越长越大，意见怕越积越多，疮大了要动刀，意见积到一定时候也会暴发。杜建岭抓住了杜鹏海造假粪的证据，意见的暴发就有了突破口。这件事从表面看，是对杜鹏海有意见，是针对杜鹏海的，实际上是针对杜建春的。表面看是物质利益之争，实际上是权力之争。而任何权力都与物质利益相联系，归根结底，争权力还是争

利益。

当晚，杜老庄生产队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在会计室召开会议，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民兵连长等，都参加了，讨论对杜鹏海的处理问题。会议由杜建春主持。办过三件事之后，杜建春说："大家都说说吧，看对杜鹏海怎样进行处理。"大家注意到了，杜建春提到杜鹏海时没说"俺爹"，而是说成杜鹏海，这表明杜建春的态度是严肃的，带有公事公办的意思。但是，没人发言。有人抽烟，有人卷烟。不抽烟不卷烟的，看着桌子上的那盏煤油灯。是那种高脚大肚子的煤油灯，上面罩着玻璃罩。玻璃罩上附着一层煤油烟子。杜建春说："干吗都抱着葫芦不开瓢？我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又是咱队的政治队长，我先表个态吧。虽说杜鹏海是俺爹，但他犯了错误，我绝不会包庇他。不管同志们说出什么样的处理意见，我看都可以研究，我对谁都不会打击报复。打击报复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还是没人发言。杜建春又说，"要说这个事情，我是有责任的。我的责任是家庭学习组织得不够，没把家庭成员变成全家红。"这时杜建岭才说话了，他说："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能把别人的责任都揽在你身上，你又没让杜鹏海造假粪。"杜建岭并不是为杜建春开脱，他是担心杜建春一把责任揽起来，事情就到头了，就没杜鹏海什么事了。好多事情都是这样，一把手一承担责任，什么事都一风吹了。你能把一把手怎么样？总不能处理一把手吧！有人附和杜建岭，说是应该分清责任。他们这样说，等于否定了杜建春的说法。因为杜建春的爹造了假粪，他们才敢于否定杜建春的说法。有经验的明眼人看出来了，别看杜老庄生产队不算大，领导班子成员不算多，连最基层的政权单位都算不上，但领导班子成员还是有派别的，派别之间也是有斗争的。他们分派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主张，主要是以门头划派。谁跟谁门头近，是一

个爷或一个老太爷派生的，他们自然就是一派，他们常说一拃没有四指近，指的就是血亲关系。按说领导班子统统姓杜，连一个外姓人都没有，往上数七八辈，还是一个老祖宗。但老祖宗派生的孩子多了，血缘上难免有远有近，有亲有疏，派别之争就挡不住。比如杜建春是妇女队长杜梅的堂叔，杜梅当然也要与杜建春站在一派，向着杜建春说话。而杜建岭和杜建明呢，是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他们要抱成把子，跟杜建春斗一斗。从目前情况来看，杜老庄的干部主要分成两派，以杜建春为代表的是一派，以杜建明为代表的是另一派。也有人哪一派都不想参加，想保持中立。会计杜建国保持中立保持得好一些。从门头上讲，他与杜建明门头近一些，但他不参加杜建明的派别。他心里只认宋玉真，跟宋玉真算是一派。他当着他的会计，时不时和宋玉真来上一腿，日子就很不错。杜建国保持中立的办法是开会时不说话，别人说话时，他笑笑就过去了。

杜梅问杜建岭："怎么想起来检查杜鹏海的粪筐呢？"这话背后有话，有一点向杜建岭发难的意思，意思是说：别人的粪筐你不检查，为啥单单检查杜鹏海的粪筐呢！杜建岭的回答是一个反问："怎么，难道杜鹏海的粪筐不能检查吗？"杜梅说："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杜建岭打断杜梅的话，问："你到底是啥意思？谁规定的杜鹏海的粪筐不能检查？"杜梅说："你让人把话说完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杜建岭也想说一段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教导是最有力的武器。但在造假粪的问题上，杜建岭不知道毛主席说过什么。他说："你说嘛，你嘴头子好嘛，谁不让你说！"杜梅说："这跟嘴头子好坏没关系。你让我说我就说了，我偏不说！"杜建岭说："你不说拉倒！"

杜建春把话接过去，对杜建岭说："你把检查粪的过程跟大

家说说吧。”杜建岭说：“有啥可说的，反正那不是粪，那是黄胶泥。黄胶泥沉，粪没有那么沉。粪是臭的，黄胶泥一点儿都不臭。记分员看见了，杜建明看见了，你也看见了，都可以证明。”又停了一会儿，杜建明开口了，杜建明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的意见，粪还是要收的。不能因为有人造了假粪，队里就不收社员交的粪了。我们处理这件事，不是针对哪一个人，不是跟哪一个人过不去。关键是通过这件事教育广大社员群众，让大家都知道，造假粪是不对的，是损害集体利益的，也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今后只能交真粪，不许造假粪。要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我看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让杜鹏海在社员大会斗私批修。”杜建岭马上表态：“我同意。”杜建明说：“不要急着表态话，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认为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对提高我们干部的威信有好处。因为犯错误的是我们干部的家里人，如果不进行处理，社员就有话说，说我们是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那么好，我们对造假粪的事公开进行处理，让杜鹏海进行一下自我批评。这样群众就会说，干部对家里人一点儿都不护短，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杜建明说完了，杜建春先不表态，只是说让大家都说说吧，同意不同意让杜鹏海在社员大会上斗私批修。杜梅说：“这样处理不大合适吧。杜鹏海是杜老庄的老革命，又这么大岁数了，这样处理是不是太重了？再说他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对他提出警告就行了。他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让他斗私批修也不晚。”杜建春一个一个点名，让每个干部都说出自己的意见，发扬民主不留死角。有人说同意，有人说不同意。点到杜建国的名字，杜建国嗯了一声，好像刚才走神了，没听见大家说的是什么。杜建春问杜建国是什么意见。杜建国说：“我没意见，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杜建明问：“大家说什么了？”杜建国说：“说什么都是讲民主，民主讲完了，

现在该集中了，嘿嘿。”杜建国到底没说出他是什么意见。

第一把手都是最后讲话，一锤定音。杜建春说：“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是一个团结的会议，民主的会议。我赞成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要让杜鹏海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斗私批修。另外我建议，还要对杜鹏海进行处罚，今天不给他记工分。”

二十

杜鹏海老两口儿住在一间小屋里，门口一侧有个粪窑子，窑子边上长有一棵枣树。枣树的叶子都落完了，枝枝桠桠在门口上方伸展着，门口一天三次冒出的柴草烟子把枣树的枝桠熏得有些发黑。杜建春到小屋来了，通知杜鹏海说：“爹，明天下午队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你准备一下，在会上斗私批修。”杜鹏海一听就急了，说：“斗啥私，我不会斗，我不去！”杜建春说：“不去不行，这是干部会议上研究决定的。”杜鹏海说：“什么干部会，那些干部还不是听你的！”杜建春说：“这一回人家不听我的了，一致要求你在会上斗私批修，我也没办法。”杜鹏海说：“我就是不斗，他们还能把我的鸡巴咬掉，我丢不起那个人！”杜建春说：“早知道丢人，你就不该干那样丢人的事。”杜鹏海被杜建岭检查出造假粪的事，回家没有跟老伴说，老伴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丢人的事，便问他：“你在外边干啥了，是偷人家了？还是抢人家了？”杜鹏海说：“我啥都没干，我光明正大。”老伴说：“你啥都没干，人家为啥要斗你。”杜鹏海说：“我看谁敢斗我，谁斗我我就死在他家里。”杜建春对娘说：“他把黄胶泥搓成屎橛子的样子，外面撒上一层土，往队里交时，被人家检查出来了。”老伴一听是这事，认为不算什么事，她说：“我当啥丢人的事呢，

这事不算啥。谁拉屎的时候不撒点儿尿，谁拾粪的时候不掺点儿土！粪又不是粮食，掺点儿土又不会碜牙，怕啥！”杜建春说：“他掺的不是土，掺土就好了，他掺的是泥巴。”杜鹏海说：“我日他娘，土和泥巴有多大区别，土里掺点儿水不就是泥巴嘛，泥巴晒干了不就是土嘛！”杜建春说：“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么多，你要是认为你有理，明天下午到会上说去，让社员群众给你评评。”杜建春说完走了。杜鹏海把一只鞋砸在门上，说：“斗到老子头上来了，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杜鹏海的老伴哭起来了，哭的声音很大。杜建春的老婆跑过去看了看，回来对杜建春说：“你快去劝劝咱爹吧，老头子要出去要饭，把被子都捆好了。”杜建春心说，这老头子，还真能折腾。杜建春来到爹娘住的小屋，见锅里下好了面条，老两口儿都没吃。娘坐在锅门口的地上哭，哭她的命苦。爹在床边坐着，旁边放着一卷用麻绳捆起来的粗布印花被子。爹一只手抓着捆被卷的麻绳，像是随时准备出走的样子。爹脸上恼恼的，不知他恼的是谁。杜建春说：“咦，这演的是哪一出儿?”杜鹏海听儿子指出他是演戏，不由恼上加恼，抓起被卷就要走。屋里已经来了几个妇女，杜建春的老婆和杜建春的弟媳妇都过来了，她们一起夺住杜鹏海的被卷，有的喊爹，有的喊叔，有的喊大爷，都不放杜鹏海走。杜建春的老婆说：“爹，爹，您有儿子，有闺女，你出去要饭，不是办你儿子的难看嘛，不是让人家戳你儿子的脊梁骨嘛！”喊叔的那个妇女说：“天说冷就冷了，又是霜又是风的，您的年纪这么大了，可不敢一个人出去。您要是有个好歹，我们这些晚辈的人脸往哪儿搁！”杜鹏海愈发来劲，往外挣着身子说：“你们谁都别拦我，我早就不想活了，死在哪儿算哪儿，狗把我吃了算拉倒。”他不惜把自己往悲里说，眼睛要湿的样子。杜建春说：“你们都不要管他，我看他到哪里

去！走不到县城，人家就得逮住他，把他当盲流送回来！”杜建春的娘哭得声音更大：“我的娘啊，他要是走了，我咋活啊！”

几个妇女把杜鹏海拉回到屋里，杜建春对那几个妇女说：“你们该吃饭，吃饭；该刷锅，刷锅，这儿没你们的事了。”几个妇女走后，杜建春对爹说：“干啥事要讲究策略，你这是啥策略？叫我说啥策略都不算，只能算闹笑话。好了，先吃饭吧，吃了饭，我给你说一个策略，帮你把疙瘩解开。”杜鹏海说：“我不吃，我吃不下去。你先说说你的策略我听听。”杜建春的娘也不哭了，抓着鼻涕往柴火上抹，等着当队长的儿子说策略。杜建春对爹说：“你没想想，我当着队长，能让你在会上斗私批修吗？我早就替你把策略想好了，你只要按我的策略办，主动权还掌握在你手里。”杜建春给爹说了第一第二第三，把实施策略的几个步骤都教给了爹。爹一边听一边点头，目光也坚定起来，好像当年斗地主的斗志又回来了。杜建春说：“那门儿的几个人想跟我斗法，我看他们还嫩点儿。”

下午上工的铃声敲响了，杜建明把铁壳子铃铛敲得欢快又清脆。社员们已得到通知，下午不到地里干活儿，集中到队部门前的空地上开大会，听假粪的制造者杜鹏海斗私批修。杜鹏海仗着自己以前斗地主有功，又仗着自己的儿子在队里当队长，平日里骄傲得很，一张口就要日人家小娘儿，都是把自己的话头压在别人话头上。这一回他造假粪的尾巴被人家揪住了，这泡粗屎看他怎样拉得出来。妇女们来了，她们有的拿来了小凳子，有的掂来了草篇子，垫在屁股底下。地不平，到处疙疙瘩瘩。她们的屁股都很肥，也很嫩，要是直接坐在地上，一会儿就会硌出一屁股麻坑。一坐下来，她们就开始纳鞋底，或纳鞋帮。除了睡觉，只要两只眼睛一掰开，她们的两只手就不闲着。她们都知道，庄稼人的日子在床上，在锅里，也在针尖上。针尖扎不到，家里人就没

鞋穿，没衣服穿。每逢开会，都是妇女们做针线活的好机会。参加会议可以记工分，连那些常年患病、不怎么下地干活的妇女也来了，来挣开会的工分。男人们来了，他们来了先找墙根。队部前面的墙根蹲满了，多数男人只好坐在地上。他们的屁股都有些尖，不像妇女们的屁股那么肥。硌了就硌了，硌满麻坑也没关系。他们从不觉得拉屎放屁的屁股有多么娇贵。他们都对这天的会议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期待老家伙杜鹏海的斗私批修早点儿开始。男人的粪筐是男人延长了的手臂，没有一个男人不拾粪。而凡是往生产队里交粪的男人，极少有不掺假的，掺多掺少而已。他们掺了假，没有遭到检查，更没有让他们斗私批修，这让他们心中暗喜。杜鹏海造的假粪被队里的干部检查出来了，这同样让他们心中暗喜。一喜他们就跟革命形势联系起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这样呢！地主富农的子女们来了，如黄金种、赵自民、杨纪英、王全灵等。赵自良不能来了，他的脚掩不动水车。黄银种也没有来，他还不是人民公社社员，没有资格参加社员大会。银种到地里拾粪去了。别人开会，没人跟他争粪源，他今天拾到的粪应多一些。黄鹤图、杜建勋、宋玉真、赵自良的娘，还有老地主分子、杜建勋的爹杜鹏翔也来了。杜鹏翔坐在人群外围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他的牙齿几乎掉光了，嘴唇和腮帮子都塌了下去。他的眼珠子还存在着，只是陷得更深了一些。杜鹏海用黄胶泥造大粪的事他也听说了，觉得这事有些可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造假的事多了去了。把几棵棉花的花朵子别在一棵棉花上，说一棵棉花就开了几十朵花。把几棵红薯结的红薯都连在一棵红薯秧子上，说一棵红薯就结了上百斤的红薯。那些造假虽说有些离谱，但棉花和红薯还是真的。杜鹏海把黄胶泥搓成条子当大粪，是彻头彻尾的造假，一点儿谱都不靠。在杜鹏翔的印象里，以前的杜鹏海不是这样，还

算是一个不错的农民。杜鹏海家的地不太多，他种地种得很精心，往地里上的都是真粪，从来不干人哄地皮的事。不为这，不为那，都是因为土地不是自家的了，打的粮食大部分都交了公粮，杜鹏海这才造了假粪。不管到哪一朝，哪一代，人都是对自家的孩子亲，有了好吃的东西，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孩子吃。土地也是这样的道理，土地是自家的，当农民的才会好好伺候它。土地不是自家的了，就去他妈的蛋吧！杜鹏翔不知道什么叫斗私批修，按他的理解，斗私批修就是斗人，就是一个人站着，别的人都坐着，好多人斗一个人。斗着斗着，就有人喊口号。再斗着斗着，就有人站起来动武，对被斗的人拳打脚踢。杜鹏翔记不清自己被斗过多少次了，已积累起丰富的挨斗经验。别人且不说，杜鹏翔记得，杜鹏海每次斗他都很积极，下手也重。土地改革那会儿，有一回，杜鹏海拿手掌当刀，嘴里说着咯嚓，一下子劈在他后脖梗上。他的头倒没有被劈下来，但他的头一沉，眼一黑，重重地栽到了地上，好一会儿没能爬起来。他今天大概不会挨斗了，挨斗的人换成了杜鹏海。这是怎么了，难道世事翻过来了，过去斗人的人现在也要挨斗了？人们老是说地主阶级心不死，地主分子要翻天，他没有翻天，倒是贫下中农在窝里斗起来了，他们自己要翻自己的天。杜鹏翔觉得这有点儿好，有点儿不错，他要把这个热闹看一看。

参加会议的社员们基本到齐了，杜鹏海还没有在会场出现。这次会议是为杜鹏海组织的，杜鹏海不来，会议就无法开。好比一台大戏总要有一个主角，主角一般来说都是大戏的台柱子，主角不来，就开不了台。庄里不少人都听说了，杜鹏海不愿斗私批修，不愿丢脸，他捆起被子要去要饭。他不会真的去要饭吧？不会已经离开了杜老庄吧？人们的眼睛在会场里找来找去，会场里找不到杜鹏海，不少人扭着头，朝杜鹏海住的那条村街看。只要

杜鹏海一出来，人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一只公鸡走出来了，公鸡的头昂得高高的，每走一步，头顶上的红冠子就颤动一下。一群麻雀落下来了，头一点一点地在地上乱啄。杜建春家的黄狗也出场了，它一出场，就拿出自己的标致性动作，撩起一条后腿往墙根滋了一泡尿。滋完了尿，它跑到麻雀群里去了，大概要瞅瞅麻雀们啄的是什么。它一过去，麻雀们就哄地飞起来了。麻雀们仿佛在说：狗东西，我们什么都没吃！黄狗既然是杜建春家的狗，也应该是杜鹏海家的狗。狗习惯为主人跑龙套，跑龙套的出来了，离杜鹏海出场大约不会远了。然而，杜鹏海还没出来。黄狗走到杜建春旁边，在杜建春对面卧下了。杜建春吸着自卷的“大炮”，表情似有些轻松。但人们看出来了，杜建春的轻松是装出来的，他的轻松只是表皮，表皮下面的肉是僵硬的。老爹要在乡亲们面前丢丑，当儿子的恐怕怎么都轻松不下来。

两个基干民兵从会计室里抬出一张三斗桌，并搬出一条凳子，放在会场中央。开会总要有一个主席台，这张桌子就是主席台。在社员们看来，这张桌子更像一个戏台。阳光从有些偏西的天上照下来，把“戏台”照得亮亮的，光线是足够了。“演员”杜鹏海怎么还不露面呢？观众们都有些等不及了。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黄金种在会场里坐得不是太靠前，也不是太靠后，在中间偏后一点儿。前面的位置坐的都是贫下中农，他没有资格到前面去。而在最后面坐的都是黄鹤图一类的黑五类分子，他绝不能与他们为伍。一个人不管到哪里，都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找不准位置就要犯错误，就要吃亏。也许一些贫下中农的子女不在意自己的位置，没有位置意识。可黄金种对自己的位置是在意的，确认自己的位置几乎达到一种精确的程度。不少人扭着头往杜鹏海所住的那条村街看，金种不看。他不能表现出有任何着急的意思，不能让人家说他幸灾乐祸。他旁边

坐的是王全灵，王全灵正在纳鞋底子。他就近看了王全灵一眼。他看得不是很明显，没有扭脸，只从眼角那里溜了一下。王全灵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想看看王全灵表现如何，是不是像他一样沉得住气。这一看不当紧，金种有了意外收获，或者说王全灵把金种给惹了，新的篇章从此掀开。你道怎的，在金种看王全灵的同时，王全灵也在看他。王全灵看他的方式与他是一样的，也是从眼角那里往这边溜。大概王全灵和金种的动机是一样的，想观察一下和自己有着同样身份的人在这种场合下如何把握自己。当两人发现在互相观察时，都有些受惊似的，赶紧把目光躲开了。会场里那么多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杜鹏海即将出场的方向，没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短暂的一溜。目光无形、无色、无味，目光走到哪里，别人也不大容易发现。可是，在金种看来，王全灵的目光是有形的，有色的，有味的，他一下子吃到心里去了。

人群中一阵躁动，杜鹏海终于出现了。杜鹏海不愧是今天的主角，一出场就显得有些隆重。杜鹏海嘴上叼着的不是自卷的烟，是机器造的白生生的烟卷。杜鹏海穿了一件新夹袄，夹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一直扣到脖子那里。杜鹏海斜挎着毛主席语录袋，袋子里是瘪的。他提前把红宝书取出来了，左手端着红宝书下沿，将红宝书贴在胸口。庄里人都知道，杜鹏海连一个瞎字皮都不识，他拿红宝书是做样子的，带有表演的性质。前不久庄里来了一个耍猴儿的，猴子所表演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挎毛主席语录袋。猴子自己打开木箱，取出毛主席语录袋，很利索地挎在脖子上。把语录袋挎好，它就立着身子，伸着毛茸茸的手，瞪着小眼睛，转着圈儿地向观众要钱，要吃的。好像它一挎上毛主席语录袋就有了多大功劳似的。也许人们想起了那只猴子，有人笑了，好多人都笑了，会场里顿时有些笑场。在大家都笑的时候，

金种也笑了。金种要看看王全灵笑不笑。他看见了，王全灵也在笑。王全灵的笑是微笑，笑意从嘴角和眉梢荡漾开去，好看极了。王全灵定是感觉到和瞥到了金种在看她，就不再笑了。她的笑收得真快，如流星划过天空，倏地就不见了。她的笑消失得真干净，一点儿痕迹都不留。王全灵低下眉，把针扎在鞋底子上，用中指戴的顶针从下面一顶，把针顶得从另一面长出来。她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针使劲一拔，针鼻子就把线带了过来。因纳底子要纳半天，王全灵往针鼻子里纫的线比较长，恐怕有五六尺。王全灵拉线拉得不快，要是拉得太快，线绳子和鞋底子摩擦就会哧哧响。那些贫下中农的媳妇和闺女，纳鞋底子时总是把线绳子拉得哧哧响，仿佛响声是一种音乐。王全灵纳鞋底子时愿意悄悄的，不愿意发出响声。

杜鹏海闭着嘴巴，沉着脸，一点儿都不笑。他的表情是阶级斗争的表情。他没有在人群外围停下来，一直往会场中央走。他所过之处，坐在地上的人们不由得往一侧歪着身子，像是为他让开一条路。走到会场中央的桌子后面，他在凳子上坐下了。干部们都没坐，他先坐下了。看他的派头，不像是让他斗私批修，倒像是请他作报告，或进行忆苦思甜。会场里又是一阵私语。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照例由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杜建良让全体社员起立，面朝北方，他带领大家办三件事。办完三件事后，会议由生产队长杜建明主持。以前这样的大会都是由杜建春主持。要突出政治，要政治挂帅，政治队长主持会议是当然的。今天换成杜建明主持会议，大概是杜建春要避一下亲。杜建明把杜鹏海用黄胶泥造假粪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宣布："现在由杜鹏海进行斗私批修！"

好比锣鼓家伙打过，好戏就要开台了。男社员不吸烟了，女社员不说话了，手中的针线活也停了下来，一齐看着杜鹏海的

嘴，看他如何开口。杜鹏海把毛主席语录翻开了，短粗的、有些变形的指头煞有介事地把语录本翻来翻去，像是在寻找能够活学活用的语录。他的手指有些抖，暴露出他内心的紧张。他翻到中间停住了，像是找到了比较合适的语录。他咳了咳喉咙，念道："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会场里又是一片笑声。杜鹏海说："笑啥，谁敢说我念得不对！"没人说他念得不对。他继续"念"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把语录本合上了，下面该斗私批修了吧？没有。按照儿子杜建春事先给他做好的设计，他的目光在会场里扫视着。扫到了人群外围的杜鹏翔，他的目光便在杜鹏翔身上锁定下来。如同老雕发现了兔子，杜鹏海的目光霎时变得锐利起来。杜鹏海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指着杜鹏翔说："杜鹏翔，你怎么来了？我们贫下中农开会，你算老几！你给我滚出去！"人们扭过身子，看着杜鹏翔。好像会议突然改变了方向，焦点人物由杜鹏海变成了杜鹏翔。杜鹏翔怎么办呢？要是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背着枪的杜鹏海这么一吼，他早就胆战心惊地滚出去了。可现在杜鹏海不背枪了，不是干部了，他还听不听杜鹏海的喝令呢？来开会是记工分的，他要是走了，下午的工分就没有了。他坐着没动，看着杜建春和杜建明，等他们的示下。杜建春不说话，看着事态往预定的方向发展。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是全中国的舵手，他是杜老庄生产队的舵手。杜老庄这只船往哪里走，舵把子在他手里掌握着。形势急转直下，是生产队长杜建明没有料到的。搞生产，杜建明没说的，摇耧撒种，犁地耙地，扬场垛垛，打坯脱坯，他是全把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可搞起政治来，他的经验就欠缺一些。见杜鹏翔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一时吃不准让杜鹏翔走好，还是留在会场

里好。

杜鹏海喊起了口号："打倒地主分子杜鹏翔！杜鹏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每次开批斗会，喊口号是少不了的。批斗一会儿，就要喊一阵口号。喊口号可以渲染气氛，烘托主题。可以灭阶级敌人的威风，长贫下中农的志气，还可以把会议掀起高潮。有人举着胳膊，响应了杜鹏海喊出的口号。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劲，不是让杜鹏海斗私批修嘛，他怎么斗开杜鹏翔了。所以他们只把胳膊举了一下，口号也只喊了半截儿，就停止了。

这时金种又悄悄把王全灵溜了一眼，见王全灵把线绳子缠在了鞋底子上，不纳了。王全灵的脸色有些寒。

杜鹏海继续把矛头对准杜鹏翔，问杜鹏翔到底滚不滚，要是不滚，他就把杜鹏翔拉过来进行批斗。说着，他气冲冲地向杜鹏翔走去。没有一个干部替杜鹏翔说话，杜鹏翔一看情况不妙，若再拖延下去，等杜鹏海把他捉住就晚了，说不定杜鹏海发扬当年的精神，还会把手掌当刀劈他的脖梗子。他两手扶地，赶紧站起来走了。

杜鹏海仍然没有斗私批修，他指出，会场上还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都得滚出去。杜建岭有些看不过，他说："今天主要是让你斗私批修，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杜鹏海说："我当然要管。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让阶级敌人参加这个会议，就成了敌我矛盾。我看你们的阶级立场有问题，我要到大队反映你们的问题。"说罢，他把语录本装进语录袋里，向会场外面走去。戏还没有正式开场，不能就这样结束吧！杜建岭对杜鹏海说："你不能走，你用黄胶泥搓成假屎橛子的事还没说呢！"会场里响起一片嗡嗡声。听不清嗡嗡的是什么，但里面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这时，杜建春站出来说话了。他的情绪何止是不满，简直有

些气愤，他说：“让他去反映吧！别说到大队反映，就是到公社革委会反映，我们也不怕。我们的阶级立场绝对没问题。”

二十一

散会后，金种的心思一直在一个地方活动着。他记住了全灵那一溜的眼波，记住了全灵想笑又不敢大笑的微笑模样。别人没听到杜鹏海斗私批修，像是没听到好戏一样，都有些泄气。金种不但不泄气，他的气反而鼓起来了。是全灵给他鼓的气。那时流行一句话，叫过电影。什么叫过电影呢？就是要求全体人民每天睡觉前都不要急于入睡，躺在床上，闭住眼，把自己一天来所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自我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没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的地方。如果做下了对毛主席不忠的事，应立即到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请罪，并保证今后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过电影是斗私批修的形式之一，这叫斗私批修不过夜。全国人民差不多都看过电影，对于过电影的说法，他们听得懂。金种脑子里也在过电影，不等躺在床上，他的电影就过开了，过了一遍又一遍。他过的电影没有别人，也没有他自己，只有全灵一个人。在他脑海里的电影屏幕上，有全灵的现在进行时，也有全灵的特写镜头。特写镜头越放越大，几乎把整个屏幕都占满了。金种所过的电影不全是纪实，其中也有想象和创作的成分。屏幕上出现全灵的特写镜头时，全灵不是从眼角那里溜他，而是从正面看着他，脉脉含情的样子。再比如全灵的笑也是对着他，笑得灿烂而持久。过电影的结果，金种神思飞扬，满心欢喜，有些快把持不住自己了。他真想自己也进入电影里，和全灵一起把电影演下去，演得卿卿我我，有声

有色。

看电影时，人们有时会笑，会眼湿，会走神儿，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电影一旦放完，电灯一亮起来，人们再看，不过是两根木头柱子之间挂着一块白布，上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天空是黑的，地上遍布看电影的小孩子挖的尿窑子，身边是电影散场后杂乱的人群，人们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了，顿感失落，没意思。然而，在脑子里过罢电影的金种没有一点儿失落感，有的却是兴奋不已。全灵看他了，注意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相信全灵对他有点儿意思，至少全灵对他不反感。不然的话，全灵不会拿眼悄悄溜他。会场里的青年小伙子不算少，全灵怎么不溜别人呢！金种稍稍有些自责，以前他只顾注意自华了，只顾把自华当成暗自追求的目标，怎么就忽视了全灵呢！太不应该了。相比之下，全灵是没有自华长得白，长得出色，但全灵长得也不差呀！明鼻子明眼，也挑不出一点儿毛病呀！问题不在这里，在于他把全灵看高了，而不是看低了，他把全灵看成雇农家的女儿了。杜老庄的人分成的阶级有八九级，分成的成分有八九种，谁家的阶级最低呢？谁家的成分最好呢？王长轩家的成分最好，阶级最低。因为王长轩家是雇农成分，全庄唯一的一家雇农成分。雇农者，顾名思义，就是地主家雇佣的长工，或者说是地主家使用的奴隶。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有一把子力气，靠给地主家干活为生。东河边上有一座烧砖的土砖窑，如果把土砖窑的高度分为九级的话，王长轩家所处的阶级就是地面上的那一级。如果拿水的成分来比王长轩家的家庭成分，他家的成分不是塘水，不是河水，只能是井水。水里没有鱼，没有草，清得顶多只有一些细微的土星子。贫农就够贫的了，雇农比贫农还要贫三分。

王长轩是谁？是王全灵的爹。

既然全灵是雇农家的女儿，前面怎么把全灵说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说起来全灵的情况有些特殊。全灵的娘原是李寨大地主李宪章的小老婆，叫梅淑清。土地改革时，李宪章家的五大财产统统被没收，分给了穷人。五大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粮食、牲畜、农具，但不包括地主的小老婆。不包括也不行，梅淑清被王长轩得到了。梅淑清嫁给王长轩时，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怀的就是全灵。全灵虽然出生在雇农家庭，不是姓李，而是姓王，但杜老庄贫下中农的目光是雪亮的，阶级斗争的觉悟是很高的，他们把全灵从雇农家择了出来。既然全灵是大地主李宪章的种，他们不能容许全灵混进贫雇农的阶级队伍当中。梅淑清嫁给王长轩后，他们两个合作，又连着生了五六个孩子。队里召开贫下中农会议，王长轩和全灵的弟弟妹妹都可以参加，梅淑清和全灵却被排斥在外。贫下中农的子女，年满十八岁后，都可以当基干民兵，都可以有机会把枪杆子握一握。全灵早就过了十八岁，当基干民兵始终没有她的份。

金种设身处地替全灵想了想，觉得全灵比真正的地主家的子女还难受。因为她生在雇农家，长在雇农家，原以为可以成为雇农家的女儿，可以沾些好成分的光。谁知道呢，大家火眼金睛，看人看根，单单把她剔了出来。像金种这样真正地主家的孩子，爷是地主，爹是地主，一切都明摆着，对改变自己的家庭成分原本就不抱什么希望，混日子罢了。而像全灵这样的，应该说很有希望。如果庄上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警惕性不那么高，全灵或许就被当成雇农家的女儿了，什么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都落不下她。没有希望还好些，恰恰就因为有希望，失望才更大些，处境也更尴尬一些。贫下中农认为，梅淑清把全灵藏在自己肚子里，企图装成是雇农王长轩给种上的，企图让全灵蒙混过关，这是不可能的。不管王长轩的种子有多饱满，在短短三五个

月内，他的种子也长不成一个孩子。人们看见全灵，愿意把她和李宪章联系起来。李宪章被人民民主政府枪毙了。见过李宪章的人都说，全灵与李宪章长得很像，眼睛像，鼻子也像。不想还罢，金种越往深里想，与全灵的距离拉得越近。他和全灵是同路人，应该对全灵有所安慰。他不安慰全灵，还有谁安慰全灵呢！他隐隐觉得，全灵也需要他的安慰。全灵溜他那一眼，不正是传递给他的信号嘛！

花开堪折直须折，金种必须抓紧时间与全灵接近，让全灵知道他的心。在追求自华时，他就没有抓紧时间，也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结果连自华的手都没能摸一下，自华的头发都没能得到一根，就把自华白白放走了，让自华成了杨纪功被窝里的女人。当然了，自华也有毛病，自华拧得很，从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和自华的关系基础差一些。给他的感觉，全灵与自华不一样，起码来说，全灵对他不反感，不排斥。如果一个闺女对一个小伙子不排斥，这就很好了，这就是发展感情和建立关系的基础。他要抓住这个基础，在基础上垒砖，架梁，盖顶，添瓦，盖成一间小屋。他和全灵住进小屋里，不管外面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他们都待在小屋里不出来，在小屋里生儿育女，共度春秋。

说行动，就行动。这天晚上吃过晚饭，金种把自己收拾一下，就出门去了。月亮还没出来，星星很稠密。一帮男孩子在队部门前的空地上玩打仗。玩法是分成两支队伍，一方为敌军，一方为我军。敌军攻山头，我军守山头。指定一棵树，或某一个墙角代替山头。攻方的人须派出一个兵头，只有兵头摸到山头才算胜利，别的人摸到山头都不算。攻防开始，攻方先把兵头掩护起来，待时机成熟，兵头才向山头冲击。而防守一方重点盯的目标就是兵头，他们发一声喊，一齐向兵头扑去，千方百计阻止兵头

接近山头。孩子们齐呼乱叫，杀声震天，闹得很热闹。金种贴一个墙角站着，装作看孩子们玩打仗，不时地往全灵家的房子看一眼。全灵家的房子是两间土坯草顶的房子，这两间房子原是杜建勋家的灶屋，土地改革后分给了王长轩。房子原来门朝北，是南屋。王长轩扒成了门朝南，成了北屋，也是堂屋。金种一探头，就把全灵家的房子看到了。全灵家没关门，门口的地上透出一些暗淡的灯光。他知道全灵在家里，但不知全灵在干什么。全灵或许在刷锅，或许在纺线，反正这会儿全灵不会睡觉。他很希望全灵能出来，只要全灵出来，他就叫全灵的名字，跟全灵说几句话。至于跟全灵说什么，他还没想好。有两句话是少不了的，比如问全灵吃饭了没有，再比如问全灵到哪里去。这些话都是嘴边的现成话和家常话，问了这样的话，把话搭上了，往下再说什么，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反正话不能说得太猛，说得太猛，就把全灵吓着了。金种潜伏着的样子也像是在与全灵玩打仗的游戏，全灵是守的一方，他是攻的一方。倘全灵从院子里走出来，他一定向全灵的山头发起攻击，占领全灵的山头。

金种在墙边站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人从院子里出来了。他听见杜建勋说："早点儿回来。"宋玉真答："知道了。"尽管金种知道人不是全灵，是宋玉真，他还是不由得有些紧张，身子竖得直直的，贴墙壁贴得更紧些。他想走开，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走动，宋玉真正好会看见他。他想蹲下，也没蹲，蹲下后目标会更大一些。真是常偷人的人鬼心眼子多，宋玉真走到院子口，一扭头就把壁虎一样的金种看到了，她问："谁呀?"金种不回答说不过去，答道："是我。"宋玉真说："是金种呀，吓我一跳，你站在这里干什么?"金种说："我看小孩子们玩打仗。"宋玉真晚上出门，不知又给哪个干部送货上门呢！金种不想答理宋玉真，想让宋玉真早点儿滚蛋，该偷谁就偷谁去。可是，宋玉真没有马上

走开，不但没有走开，还往金种身边凑得近些，小声说："我知道你等谁。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你放心，我跟谁都不会说。"说罢，宋玉真就向北边走去，很快消失在夜幕里。宋玉真的话让金种吃惊不小，金种惊得简直有些傻。宋玉真，这个娘们儿真了不得，她太聪明了！太人精了！金种刚一出马，就被宋玉真发现了，金种的动机也被宋玉真说破了，这可如何是好！不过，宋玉真的话也让金种觉得很受用，人长到二十多岁，他第一次听到如此让人受用的话。对宋玉真的话，金种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宋玉真说，她知道他等谁。宋玉真虽然没说出他在等全灵，但从宋玉真肯定的口气里，宋玉真一定知道他在等全灵。这是第一方面。从这个方面的意思来看，宋玉真是了解金种的，说宋玉真是金种的知心人也可以。第二方面，宋玉真说金种与全灵挺合适。这是一种评价，也是一种鼓励。宋玉真是过来人，她的人生经验比一般人丰富，宋玉真的评价是可靠的，她的鼓励对金种来说也很重要。人们做一些事情，需要得到正面的评价和积极的鼓励。宋玉真及时把评价和鼓励给了他，这使他增强了信心。宋玉真话里面的第三个方面的意思，是承诺为金种和全灵保密，让金种只管放心大胆地去追求全灵。说实在话，金种以前对宋玉真的印象不是很好，觉得宋玉真太风流，太乱，眼皮子太活，干部对她使个眼色，她就把自己的屁股调过去，干部对她伸出一个手指头，她就送给人家一个肉窝窝，简直就是卖身投靠，不顾人格。平日里，在宋玉真不注意他的情况下，他也愿意看宋玉真两眼，因为宋玉真长得的确好看。但是，要是和宋玉真走碰面，他就别着脸，故意不看宋玉真，让宋玉真知道，他对宋玉真不屑一顾。今晚通过几句话，他对宋玉真的看法稍稍改变了一些。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宋玉真向干部妥协，也许是她保护自己和保护家庭的一个方式，是出于无奈。宋玉真是个重人情的人，她眼观

六路，把他和全灵都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他对全灵的追求，只能秘密进行，不可能有人给他们当媒人。宋玉真说了这样的话，就权当宋玉真是他们的一个媒人吧。天上星光灿烂，金种心里软软的，不知不觉对宋玉真生出一些感激。

金种急于看见全灵，看见了全灵，全灵就存在着，看不见全灵呢，好像全灵就不存在了。可是，全灵没有出来，全灵连家门口都没出，他连全灵的影子都没看见。玩打仗的孩子们打完了第一轮，开始打第二轮。金种听见，在第一轮的战斗中，进攻一方的兵头被防守一方的士兵活活摁在离山头不远的地上，兵头禁不住打压，放弃了对山头的进击，宣布投降了。这样一来，进攻的一方就算失败了。第二轮战斗开始，攻防互换，失败的一方变成守方，胜利的一方变成攻方。金种为失败的一方感到遗憾，觉得兵头太不坚强。要是让他来做兵头，打死他，他也决不投降。金种等不及了，试着向院子里走去。全灵家住的院子，是一个大杂院，住着好几户人家。说是院子，其实并没有院墙和院门，没有形成封闭式的院子，从这边进来，从那边可以出去，东西是贯通的。金种从东边往西边走时，正好可以走过全灵家的门口。路上碰不见人就不说了，若有人问他去哪里，他就说去西边的一户人家借点儿东西。金种看见一个人坐在地上纺线，是梅淑清，不是全灵。他正要停下来往屋里多看一会儿，见门口一侧的一点儿红火一闪，他吓了一跳，赶紧走了过去。他看见了，蹲在门口一侧的是这家的男主人王长轩，王长轩正用烟袋锅子吸烟。烟袋锅子里的火光像一只独眼，独眼是一只红眼。在暗夜里，王长轩的这只“红眼”显得格外警惕，有着狼眼一样的穿透力，不能不使金种心生畏惧。

二十二

金种打算送给全灵一样东西。他和全灵不能只玩眼神儿，不能只来虚的，必须实打实凿，来一点儿物质性的东西。把一块地量来量去，地不算是你的。在地边栽上一丛蔷薇，作为地界，作为标记，地才属于你。蔷薇花开了，开得红艳艳的，你只看不行，看多少遍都是白搭。你动手把花采下来，花才是你的。他们这里定亲须由男方向女方下定礼，定礼多是布料、围巾什么的，家境好的人家还要给女方封一点钱。下定礼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定礼，定也。空口无凭，有物为证。有了定礼作证，亲事就算定下来了。他们也许不会马上结婚，一两年之后再举行婚礼，但定礼只要下过了，就等于铁板钉钉差不多。金种要给全灵送一样东西，还谈不上下定礼，离下定礼还差十万八千里。通过送一样东西，主要是表达他的实在，他的诚意，是以物传情的意思。

给全灵送什么呢？让金种颇费脑筋。他想到送给全灵一只卡头发的卡子。全灵留的是剪发头，头上没见戴卡子，分出的一部分头发是用一根蓝布条扎起来的。全灵需要戴一只卡子。过去的卡子都是用铁丝做成的，又小又细，戴在头上一点儿都不显眼。金种在商店里看见，现在的卡子多是用塑料做成的。卡子有红的，有黄的，有紫的，也有绿的，称得上五颜六色。卡子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的做成了月牙儿，有的做成了花朵，还有的做成了蝴蝶结。要是有一只塑料卡子戴在全灵头上，一定很好看。金种想到送给全灵一条围巾。农村的闺女和年轻媳妇都喜欢戴围巾。围巾是用机器织成的，四周带有流苏一样的穗子。围巾是正方形的方巾，她们对角一折，折成双层的三角巾，或顶在头上，或系

在脖子里，或披在肩上。围巾多是大红色或粉红色，也有绿色，颜色都很鲜亮。她们喜欢戴围巾，除了挡风取暖，更多是为了装饰。那时衣服的颜色极其单调，不是黑色，蓝色，就是灰色，很少有人穿花衣服和颜色鲜艳的衣服。她们把围巾一戴，立即就显得出色不少。好比一棵桃树，没戴围巾时，她们是冬天的树。一戴围巾呢，她们像是迎来了春天，春风在荡漾，小鸟儿在歌唱，美丽的花朵霎时开满一树。全灵肯定没有围巾，金种从没有见过全灵戴围巾。全灵要是戴上一条红围巾，一定像开满繁花的桃树一样漂亮。金种还想到了几样东西，那几样东西也是闺女家喜欢的，也都能寄托他的情思。可是，金种想到一样，否定了。又想到一样，又否定了。哪一样东西都需要花钱买，金种身上哪有一分钱呢！家里的钱都归叔叔掌握着，他花钱只能跟叔叔要。他不想跟叔叔要钱，一要钱，叔叔必定问他买什么。如果他说出买什么，就把自己的意图和秘密暴露了。叔叔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不能让叔叔知道自己的想法。

能不能既不花钱，又送给全灵一样东西呢？如果是夏天，他可以到生产队的菜园里偷一根黄瓜，送给全灵吃。他要摘那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让全灵吃得脆，吃得满意。不行了，随着夏天远去，黄瓜也跑得远了，他连黄瓜的魂都找不到了。要摘黄瓜，只能等到明年初夏。四月八，不见黄瓜也见花，说的是每年见新黄瓜的日期。金种等不到那个时候，一家有女百家问，若等到明年四月，恐怕黄花菜都凉了。如果金种家喂的有母鸡，而且母鸡会下蛋，他就把母鸡新下出的蛋藏起来一个，煮熟了，或烧熟了，悄悄送给全灵吃。新鸡蛋很好吃，剥开一层硬皮，软皮还没有剥开，一股特别的清香味就出来了。全灵家弟弟妹妹们多，他相信全灵极少有机会吃到一个鸡蛋。全灵能吃到鸡蛋一定很高兴。可是，金种的设想只能停留在“如果”上，他们家没养母

鸡，金种自己又不会下蛋，他到哪里弄一个鸡蛋给全灵吃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鸡蛋成了稀罕之物。金种两三年都没吃过鸡蛋了，几乎忘了鸡蛋是什么味儿。

什么事情就怕老想，老想，想得多了，总有灵感闪现的那一刻。金种脑子里的窗户像是被打开了，刷地照进了一道亮光。他突然想到一件自己的藏品，那件藏品堪称珍藏，他可以拿出来送给全灵呀！床上面的墙上有一个洞子，洞口被半块坯封堵着。金种爬到床上，把半块坯抽出来了，手伸进墙洞里一摸，谢天谢地，藏品还在。他心跳加快，仿佛摸到的不是藏品，而是自己的心。他把藏品拿出来了，托在手上，沉甸甸的。藏品的表面落了一层白色的细土，他用手把细土擦去，藏品立即闪出铜色的光亮。他的藏品是一只小小的铜质墨盒。墨盒是椭圆形，做工相当精致。盒盖上镌刻的图案是一棵松树，一只长腿鹤，还有半个月亮。墨盒是父亲上学时用过的。金种见过父亲在一本古书的空白处写的毛笔字，父亲的毛笔字写得相当秀气。父亲所写的几句话金种也记得清清楚楚，叫：春游绿草地，夏观红荷池；秋饮黄花酒，冬诵白雪诗。这几句话不知父亲是抄别人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反正金种记住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金种一开始上学，父亲就把铜墨盒给了他。金种从一年级上到四年级，从没有用过铅笔，也没用过别的笔，都是用毛笔蘸着墨写字。这只墨盒一直伴随着他。四年里，他每天端着墨盒去上学，放学后端着墨盒回家。他不敢把墨盒放在教室里过夜，怕别人给他偷走。上了四年学，他总算把自己的墨盒保住了。既然墨盒是父亲传下来的，虽说谈不上是传家宝，也算是一件家传品。他们家别的东西都没能传下来，地没有了，房子没有了，父亲的一些书也没有了，传下来的只有这件铜墨盒。墨盒是铜的，不是金的，值不了多少钱。金种之所以对墨盒比较珍视，因为墨盒可以传承亲情，保留记

忆，也盛着他的一颗向往文化的心。金种把墨盒打开了，一股墨的臭香从盒里释放出来。盒底的丝棉还在，掭笔的木通片还在，只是都干巴了。这不要紧，只要往墨盒里添进些许清水，洇一洇，储存在丝棉里的墨就会化开，变成墨汁，蘸来写字不成问题。一同放在墙洞里的还有一支毛笔，金种把毛笔也取出来了。笔头上戴着铜笔帽，金种把笔帽取下看了看，笔头并拢，笔锋还保持着。因他收藏时到水坑边用水清洗过，笔锋才保持得这么完好。金种试着把笔杆竖起来握了握，他握笔的姿势仍然很正确。

如果把墨盒送给全灵，那么，毛笔是不是同时送给全灵呢？金种犹豫了。他在意的不是毛笔，而是墨盒。这样的毛笔商店里有卖，花一毛钱就可以买一支。而这样工艺品一样精美的铜墨盒，恐怕很难买到。全灵一天学都没上过，一个字都没写过，他不知道全灵会对墨盒怎样看待。全灵会不会把墨盒只看成是一块铜，只认铜的价值吧？金种不是舍不得把墨盒送给全灵，也不是担心全灵不解其中意味，他主要担心的是全灵的那帮弟弟妹妹。全灵的弟弟妹妹有五六个，哪一个不是狼羔子，哪一个不是馋嘴猴儿？他送给全灵的墨盒若是被他们发现了，过不了几天，墨盒就会被他们偷走，当成破铜烂铁换了糖豆子吃。若是那样的话，金种珍藏多年的墨盒就再也无处寻觅。

金种的灵感继续闪现，新的灵感让他有些激动。他好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他改变了主意，不打算送给全灵墨盒了。有墨盒，又有毛笔，他学过的字还没有忘掉，为何不给全灵写一封信呢！写字是金种的强项，在学校上学时，他就写过一个顺口溜，称赞学习好的同学，受到过老师的表扬。写一封信对金种来说不在话下。是的，全灵不识字，他给全灵写了信，全灵也看不懂。这不要紧，全灵不识字，他也要给全灵写信。写信是他的优势，他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写信，他要让全灵知道，他是识字

的，是有文化的青年，在这方面，他比全灵高出一个档次。天下的闺女找对象，眼睛都是往上看，都希望所找的对象比自己高明。不识字的找识字的，小学毕业的找初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找高中毕业的。兔子想找羊，羊想找马，马想找骆驼。一个小伙子想让一个闺女喜欢你，就得先学会和那个闺女拉开档次。写信是拉开档次的手段之一。信也是金种的武器，他先用这个文明的武器把全灵搞蒙，下一步再接近全灵也许就容易了。

金种跃跃欲试，已经开始在肚子里遣词造句。句子造了两个，他才想起来，写信的条件三个具备了两个，还有一个不具备。他有了笔，有了墨，还没有纸。没有纸，信写在哪里呢，总不能写在自己手心里吧。锅门口的柴火里有一些干树叶子，有的树叶子叶片还不小，但树叶子代替不了纸。馏馍的馏布子也不能当纸用。据说纸是中国人发明的。世界上原来没有纸，人们只能在石头上、竹片上、树皮上写字。有了纸之后，人们才开始在纸上写字。中国人发明了纸，中国的纸应该很多吧，够用吧？不，在村里找一片纸难着呢。金种在家里瞅来瞅去，巴掌大的纸片都瞅不到。家里倒是有两本毛主席语录，是纸印的，可那是红宝书，有着神圣的性质，谁敢打红宝书的主意呢！再说，书页上已印满了字，再写字也没地方写呀。镇上的商店里卖的有白纸，五分钱一张。金种想用纸，只能到商店去买。看来金种还是绕不过叔叔，他还得向叔叔要钱。

金种对叔叔说："我要买一张纸，你给我钱。"叔叔问他买纸干什么。他说："你管我干什么呢，什么事都得跟你汇报吗？"叔叔说："谁让你汇报了，你汇报我也不听。想汇报，你向毛主席汇报。干部不是说了，要早请示，晚汇报。"金种说："少废话，把钱拿来！"叔叔说："离清明节还早着呢，还不到烧纸的时候。"金种知道，叔叔是故意装糊涂，故意跟他打岔，他不把叔叔授给

他的把柄摇一摇，叔叔就不会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上次，黄鹤图的罪恶行径被金种发现之后，黄鹤图并没收敛，没有中止犯罪。过了几天，黄鹤图再次给银种“挠痒痒”。之后，黄鹤图大概见金种并没有告发他，“挠痒痒”越发上瘾，每过三五天，他就要跟银种睡一头，给银种“挠一次痒痒”，几乎形成了规律。银种的表现也够让人恶心的，黄鹤图再给他“挠痒痒”时，他不哭了，不骂人了，黄鹤图也不必往他嘴里喂冰糖了，就那么不声不响地任凭黄鹤图“挠”。也许银种的痒痒就是黄鹤图“挠”出来的，不“挠”不痒痒，越“挠”越痒痒，银种需要黄鹤图给他“挠”。老不要脸碰到了小不要脸，一个把自己当公的，一个把自己当母的，就这样过起了两口子的生活。金种说：“你非要问我买纸干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要写你的大字报，用大字报揭发你，把你的罪行公布于众！”黄鹤图说：“你这孩子，又跟我开玩笑。你知道我胆小，就故意拿大话吓唬我。我小时候，你爹，就是我哥，带着我玩的时候，也好吓唬我。说吧，你需要多少钱？五分够不够？”看看怎样，抓住黄鹤图的把柄轻轻一摇，黄鹤图马上就老实了。金种说：“不够！”黄鹤图说：“五分钱不够，那就给你一毛吧。”黄鹤图解开腰间的布带，剥出一张烂糟糟的一毛钱的毛票，给了金种。黄鹤图说：“我知道你买纸干什么，我不说。”金种不相信黄鹤图知道他买纸的用途，说：“你不是说我买纸为了烧清明纸嘛！”黄鹤图说：“不是。”金种说：“既然知道不是，为什么胡说八道！我看你是成心找不自在。”

趁中午收工的时间，金种到镇上买回了一张白纸。一张白纸五分钱，剩下的五分钱他没有交还叔叔，自己收起来了。他把纸折起来，用菜刀把纸割开，割成一张一张，每一张都像书本那样大。他没有马上写信，把割好的纸压在床席下面。他对叔叔和银种说：“你们谁都不许动我的纸，谁要动了，我就用刀把谁的屁

眼子剜掉!”他不说剜眼睛，说的是剜屁眼子，里面含有敲打的意思，是一语双敲，一箭双雕。

晚上，等叔叔和银种都睡了，金种才爬起来，点上煤油灯，准备给全灵写信。墨盒里的墨洇好了，笔在木通上一摁一舔，墨汁子就从木通片上的小孔里冒出来。木通是一种药材，熬过几遍就没用了，和其他药渣子一块儿倒掉。这个木通片是金种从人家倒掉的药渣子里捡出来的，放在墨盒里的丝棉上舔笔最好，对墨可以起到一种过滤作用，既可以避免丝棉的毛毛沾在笔尖上，又不致使笔蘸墨过饱，同时墨里还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药香味儿，挺好闻的。金种把一张纸铺展在擀面切菜的案板上，把毛笔在墨盒里舔了一遍又一遍，却迟迟写不出一个字来。他原以为写封信很容易，真的拿起笔来，才知道写信这么难。他长这么大，从没有给人写过信，丝毫没有写信的经验。在学校里，老师教过怎样写信，写信的格式金种懂得。可是，他不知道跟全灵说什么。事先想好的几句话，临到下笔，都被他一句一句否定了。由此他知道，心里想的话和落在纸面上的话是不一样的，有的话适合想，不适合写，写出来不一定好看。而适合写的话，他暂时还没想起来。他皱紧眉头，两眼看着白纸，使劲想。不料这不是使劲的事，越是使劲，他的脑子越木。白纸仿佛变成了一朵云，白云在他眼前飘飘忽忽，一滴雨都下不来。信写不成，这样吧，先写几个字练练笔吧。他手中的笔总算落到纸上去了，白纸黑字马上显现出来。他没写全灵的名字，也没写自己的名字，写的是什么字呢，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社会主义好。这些字他没怎么想，一写就写出来了。等字写出来了，他才知道自己写了一些口号。这些口号在墙上随处可见，他不知不觉就记熟了。金种把这样的字看了看，他写得还不错，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没有一个掉胳膊少腿的。可是，这些字能算是给全灵写的信

吗？他能把这样的字纸送给全灵吗？不能吧！他写的口号虽然都很正确，都光芒万丈，人家全灵在墙上看这些口号就行了，他没有必要再给全灵抄写。金种摇了摇头，没有把这张纸团掉，收了起来。

金种没能给全灵写成信，他搅了半夜墨汁和脑汁，给全灵写了一些顺口溜。顺口溜一共是八句，起首一句最后一个字是花，后面押的都是花韵，读来朗朗上口，说是一首诗也可以。顺口溜写完，他不知自己背诵了多少遍，已背得很熟。他对自己写下的顺口溜相当满意。何止是满意，他简直有些得意。哎呀黄金种，真看不出来，你是一个诗人呀，是一个才子呀。像你这样的才子，放在杜老庄，真是埋没了，真是可惜了。王全灵，你发现了一个才子，你最有眼光。高山流水遇知音，你就是我的知音啊！金种很想站起来，把自己写的顺口溜朗读一遍。要是朗诵出来，一定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效果一定不错。他当然不会朗诵，叔叔和银种在床上睡着，他不能让他们听见。有一句成语叫对牛弹琴，叔叔和银种连牛都谈不上，只能算是两头猪。金种小心地把写了顺口溜的纸折叠起来，折成一个长条，又把长条折成燕尾形，放进自己口袋里。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金种就穿衣下床，提起水罐子，去井台打水。他多次在井台碰见过全灵，知道全灵家用水都是全灵打，全灵每天很早就去井台打水。他要趁在井台与全灵碰面时，把信交给全灵。他虽然写的是顺口溜，信的意思也包含在里面，他还是愿意把它看成信。外面下了雾，雾还不算小，井台那边朦朦胧胧的。井台南边不远处有一棵柳树，在雾气的笼罩下，柳树的枝条若隐若现，像画在空中的一幅水墨画。金种没急着到井台去，他要等全灵也出来打水，才跟过去。杜建国走过来了，他挑的是一对柏木筲。杜建国刚出现，宋玉真也出现了，宋

玉真也提着水罐子向井台走去。一见宋玉真，金种赶紧躲在墙角后面，宋玉真的眼太尖，他不想让宋玉真看见他。两个人几乎同时到了井台，杜建国打水，宋玉真站在一边等。杜建国打满一筲水，又打满一筲水。打满第二筲水时，他本可以挑起水筲走人，可他没有走，而是提起水筲，把水倒进宋玉真的空罐子里。杜建国把宋玉真的水罐子注满后，宋玉真可以走了吧，然而宋玉真还不走，待杜建国把第二只水筲重新打满水，他们才一起离开了井台。杜建国的两筲水像浮在雾中，步履甚是轻快。宋玉真的屁股也像膏了油，扭得好看极了。金种看出来了，杜建国和宋玉真之间一定有文章，有秘密。别看他们并没有说话，越是不说话，越是只用行动说话，越是表明他们关系默契。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仅是水和罐子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一定很深了，恐怕比水井还深。金种以前对杜建国的印象不错，认为杜建国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也是一个平和的人，没想到，哑巴蚊子咬死人，杜建国跟宋玉真也有一腿。金种听说宋玉真跟这个好，跟那个好，从来没听说过宋玉真跟杜建国好。说的不一定真，真的不一定说。杜建国不吭不哈，就把宋玉真的水罐子灌满了。宋玉真同样不吭不哈，任杜建国把水往她的水罐子里灌。说良心话，金种觉得宋玉真和杜建国是合适的，一个是杜老庄的美人儿，一个会打算盘，拉弦子，他们不好就亏了，好了才不亏。金种把给全灵送信的地方选择在井台，在没有看见杜建国和宋玉真之前，他以为自己是首创。谁知道呢，杜建国和宋玉真早就走到他前面去了。井台真是好地方。全庄的人，哪家不吃水呢，哪家的人不到井台这里来呢！有情的男女若是想见面，就以取水的名义到井台去。人一辈子就得经事，经一事，才能长一智；看一井，心里才会添一景。由己推人，世世代代，井台这里不知成全了多少人的梦呢，不知上演了多少有

声有色的人间活剧呢！前面有车，后面有辙，金种的预感很不错。

全灵提着水罐子来了，一边往井台走，一边腾出一只手整理头发。时不我待，金种赶紧转过墙角，跟了过去。金种心跳有些加快，好像十个手指头和十个脚指头都在跳。雾气在加重，树上的麻雀叫成一片。金种在心里对自己说："沉住气，不要慌，跟平常打水一样，没什么可慌张的。"他伸手往口袋里摸摸。摸到了信。信好像也有些跳，仿佛是他的又一颗心。他以极快的速度，把信的内容又背了一遍。全灵到了井台。周围没有人，只有他们两个。金种跟全灵打招呼："全灵，打水呢！"全灵扭头看了金种一眼，说："打水。你也打水？"金种说："我们家吃水都是我打。我看你也是，我天天见你打水，你一天至少打两回。"全灵眼瞅着井筒，无声地笑了一下，没再说话。要不是水罐子把水面的平静打破，她可以在水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水面一晃动，她就看不到自己了。全灵已把水罐子打满，一替一把拉着绳子往上提。全灵打水用的陶罐比较大，系陶罐的披毛绳子也比较滑，她提水时稍稍显得有点儿吃力，绷劲绷得脸上有些发红。金种把自己的罐子放在井台一边，伸出手说："来，我帮你提。"全灵说："不用不用！"她把打满水的罐子提出了井口。金种掏出了信，对全灵说："全灵，我送你一样东西，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全灵吃惊似的愣了一下，说："不要不要，你知道我不识字，不会念信，不是笑话我嘛！"全灵不可避免地满脸红透。太阳还没出来，全灵的脸红得像提前升起一轮红太阳。金种说："不识字没关系，以后我给你念，我教你认字。快拿着，别让外人看见。"全灵还是说不要。她提着的水罐子没有放在地上，欲走。水罐子里的水满得溜边溜沿，稍微一晃荡，水就会溢出来。金种把信塞到全灵口袋里去了，说："把信收好，千万别让咱庄的人看。"

全灵没有把信掏出来，提着水罐子走了。她走得有些快，水罐子里的水洒出一些。

金种没有马上打水，目送着全灵往家里走。全灵上身穿的是一件黑粗布夹袄，夹袄一侧留有一个口袋，口袋是暗的，金种给全灵的信就放在那个口袋里。全灵走着走着，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去了。金种很担心全灵会把信掏出来扔掉，要是那样的话，就等于把他的心扔掉了。还好，全灵的手在口袋里停住了，最终也没有把信掏出来。全灵大概是把信摸一摸，并把信放进口袋深处，把信藏得更保险一些。金种的第一个计划实现了，种子埋进土里，离发芽儿还会远吗！真他妈的有点儿好！他仰头往天上看了看，雾气罩着，他看不到什么。夏雾热，冬雾雪，雾也很好。从饲养室那边传来两声驴叫。在这个不错的早晨，驴的叫声显得格外高亢，嘹亮，气冲霄汉。

第七章

二十三

王长轩的爹和娘就是大地主李宪章家的长工。说李宪章是大地主，是与周围一些村庄的小地主相对而言。李宪章家的地多，门口挂过双千顷牌。挂双千顷牌时，仪式搞得很排场，仅大戏就唱了三天三夜。戏班子里有一个著名的坤角，戏唱得好，人也长得漂亮，风情万种的样子。据说李宪章掏了加倍的银子，不光听了戏，还把坤角给睡了。李宪章并不满意，说戏子台上是仙女，下了戏不过那么回事，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仅仅因为地亩广多，李宪章还称不上大地主，须有另外几个附加条件，李宪章才与别的地主区别开了。李宪章当着保长，握有一方权柄，抓丁派粮的事都是他说了算。李宪章的二儿子在外面当军官，背后有枪杆子的支持，并和城里的文明生活有了联系。别的土地主都吸不起大烟，李宪章吸得起，吸得大摇大摆。李寨离镇上并不远，李宪章每次到镇上的烟馆子里吸大烟，都是坐着带篷子的马车去。他下车时，有男仆给他撩开篷前的帘子，有女仆赶紧扶住胳膊。先探出来的是他手中的文明棍，文明棍落地，他的脚才落地。他戴着

茶色的水晶石眼镜，走得稳稳当当，不紧不慢，把文明的做派做得很到位。走着走着，他停下来了，把拴在扣子上的银链子往外抽，抽出一个圆圆的、明晃晃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钢壳子的怀表。他把怀表看了看，才走进烟馆子里去。他知道街边的人都在看他，但他谁都不看。他是这个小地方的一个人物。成了人物的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家都看他，他眼睛空着，一般不看别人。王长轩的娘病死了，王长轩的爹被土匪打死了，王长轩成了孤儿后要了一阵子饭，后来还是李宪章收留了他，让他当了李宪章家的第二代长工。王长轩会种庄稼，也会种菜园。他在菜园里就地和泥搭成一间小屋，晚上一个人睡在小屋里。原来李寨的人都不会种山药蛋，王长轩四处要饭时在菜园里帮人干过活，把种山药蛋的技术学会了。王长轩种的山药蛋结得多，长得大，吃起来格外面。李宪章爱吃山药蛋，对善种山药蛋的王长轩有所夸奖。有一年秋天收山药蛋的时候，李宪章还到菜园里看了看。沾着两手黄泥的王长轩见到东家拘谨得很，脸红得比红皮山药蛋还红。李宪章对王长轩说："好好干，等你再长大一点儿，我给你说个老婆，怎么样?"东家问了怎么样，意思让王长轩做出回答。王长轩紧张得直挠脖梗子，说："我不要老婆。"李宪章问："为什么?"王长轩说："我一个人挺好的。"又说，"有了老婆，光耽误干活儿。"李宪章笑了，用文明棍指点着王长轩说："你小子不懂，等你娶了老婆，你干活会干得更好。"李宪章不惜弯了腰，踏进王长轩住的泥巴小屋里视察一番。见麦草打的地铺上，只放着一团渔网一样的破被子，便对随行的人做出指示，把家里多余的被子送给王长轩一条。王长轩感激得差点儿给李宪章磕了头。

土地改革初始，身挎盒子枪的土改工作队员，到菜园的小屋找到贫苦人王长轩，动员他起来闹革命时，他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工作队员向他作调查，问李宪章这个人怎么样？民愤大不

大？王长轩说，李宪章对他不错，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了他，给他活儿干。每年夏天收麦季节，李宪章都让伙夫给他们这些干活儿的人蒸白面卷子，煮咸鸭蛋，擀蒜面条。王长轩把地铺上一床印花被子一指，说："你看，这就是李宪章让家里人送给我的，盖着暖和得很。"李宪章还说过，等王长轩再长大些，他让人给王长轩说个老婆，这一条王长轩还没有跟工作队员说。工作队员认为，王长轩说的都是表面现象，还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王长轩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勇敢地承担起同阶级敌人开展斗争的责任。工作队员天天到菜园里给王长轩讲革命道理。工作队员说，李宪章为什么有那么多地呢，都是从穷苦人那里剥削来的。李宪章自己不干活儿，都是雇穷人给他干活儿。地里打了粮食，穷人得不到，都被李宪章剥削走了。李宪章攒的粮食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就不断买地。其实李宪章的地都是用穷人的血汗钱买来的，应该属于穷人。工作队员的说法，王长轩未能理解，他说："不是，李宪章家的地原来就很多。俺爹俺娘给李宪章家种地时，李宪章家的地就这么多。"工作队员说，李宪章凭什么一个人娶三个老婆，而穷人一个老婆都娶不到，还不是因为李宪章地多钱多。李宪章的老婆也是从穷人那里剥削来的。本来应该每人一个老婆，因为李宪章多占了两个老婆，就等于把两个穷人的老婆剥削走了。工作队员拿王长轩作例子，说："比如你吧，你是应该有老婆的，因为李宪章娶老婆娶多了，你就娶不到老婆了。"这种说法让王长轩害羞，他说："我哪能跟李宪章比，人家李宪章命好，我的命不好。"真是榆木脑袋，死猫扶不上树！工作队员几乎对王长轩失望了，几乎放弃了对王长轩的开导。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王长轩的确穷，的确属于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的确属于依靠对象。工作队员干脆直接对王长轩说："这么说吧，你只要愿

意跟我们干，我们给你打保票，你什么都可以得到，没有地可以有地，没有房子可以有房子，没粮食可以有粮食，没有老婆可以有老婆。”王长轩听说过一个宝葫芦的神话故事。一个穷汉得到一个宝葫芦，从此拥有了一切。穷汉饿了，把宝葫芦一摔，眼前马上出现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还有一壶酒。穷汉冷了，把宝葫芦一摔，马上来了一件皮袄，里子是二毛羔子的羊皮，面子是团花缎子面。半夜里，穷汉觉得有一个大闺女陪他睡觉好一些，他又把宝葫芦一摔，果然有一个大闺女翩翩地来了，钻进了他的被窝里。王长轩对工作队员的话将信将疑，依工作队员这么说，工作队员不是成了一个宝葫芦嘛！他答应跟着工作队员干干试试。

工作队员说得没有错，他跟着工作队把李宪章斗倒后，果然像得到了宝葫芦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他分到了土地、房屋、粮食、衣服等，再有一个老婆就齐了。王长轩入了党，被土改工作队任命为民兵队长。工作队还给王长轩配了一把带木枪盒的盒子枪，王长轩一天到晚把盒子枪斜挎在肩，撅达撅达走到这儿，撅达撅达走到那儿，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一副志得意满、威风八面的样子。一切都像做梦一样，王长轩睁着眼敢相信，闭着眼简直不敢相信。那么，王长轩就尽量不睡觉，不闭眼。地上有树，树上有鸟；塘里有水，水里有鱼。没错儿，这不是做梦，一切都是真的。枪毙李宪章那天，就是王长轩和另外一个民兵把李宪章抬到公审大会上去的，这难道有假？李宪章听说要枪毙他，吓得瘫软在地上，再也拉不起来。当年的李宪章何等了得，他的脚跺一跺，李寨的地就颤三颤。王长轩原以为李宪章是个硬汉子，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失体面呢，不料想李宪章也怕枪子儿崩头，也是个尿包。李宪章不能走怎么办，王长轩只好把他捆起来，右手和右脚捆在一起，左手和左脚捆在一起，拿木杠子从中间一穿，抬起来往会场走。这样的办法不是王长轩发明的，他们这里过年时杀

猪，就是这样的捆法和这样的抬法。王长轩把这样简单易行的办法用在他以前的东家李宪章身上了。抬到半路，李宪章要求解手。王长轩不把他放下来，不给他解手解脚，让李宪章想拉屎就拉在裤裆里。李宪章说："王长轩，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起的呢！我待你不薄，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说一句话你记着，十年河东转河西，将来你跟我一样。"王长轩风头正健，这话王长轩不爱听，或者说李宪章的话让王长轩有些气恼，王长轩抬脚朝李宪章垂着的头上踢了一脚，说："放屁！你再敢胡说，我提前喂你一颗花生米！"公审大会开过，在枪决恶霸地主李宪章时，王长轩要求由他执行。乡里领导考虑到王长轩的枪法不一定准，说不定会浪费子弹；王长轩使用的是短枪，短枪的威力也不够，不能一枪毙命，没有批准王长轩的要求。

王长轩的好景不是很长，把李宪章枪毙后不久，王长轩就犯了错误。他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没有经受住阶级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他发起的攻击，被阶级敌人拉下了水。他所犯错误的名字叫腐化堕落。一犯错误不要紧，他的党籍被开除了，民兵队长的职务被撤销了，盒子枪也被上级收走了。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是一句老话。话老理不老，这句话在王长轩身上还用得着。说来王长轩对女人还是过于看重，急于找老婆，有些操之过急。李宪章的小老婆梅淑清找到他，在他面前一落泪，一叫他大哥，他就坐不住马鞍韂了，开始往下出溜。李宪章曾许诺要给他说一个老婆，李宪章死了，指望不上了。说一嘴侉子话的工作队员对他打过保票，保他可以找到老婆。可是，他房子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有了，老婆却迟迟没有着落。那个对他打过保票的工作队员调走了，据说调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搞土地改革去了，保票变成了空头支票。天下公鸡骑母鸡，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要找到老婆，还得自己动手。王长轩种菜园的时候，见过梅淑清，梅淑清

嫁给李宪章时算上虚岁才十六岁，是真正的小老婆。那天，梅淑清到菜园里摘黄瓜吃，王长轩指给她未收尽黄花的嫩黄瓜她不摘，偏偏把一根老粗的黄瓜看中了。那根黄瓜旁边插了一根苇子，王长轩已选定它作黄瓜种。黄瓜是白色的，微微有点发黄。王长轩对梅淑清说，那根黄瓜已经老了，吃着发艮。梅淑清说，她就喜欢吃老黄瓜。王长轩说，老黄瓜吃着不甜，发酸。梅淑清说，她就喜欢吃酸黄瓜。没办法，王长轩只好把那根老黄瓜给梅淑清摘了下来。王长轩觉得东家娶的这个小老婆太任性了，太孩子气了。因守着下人的规矩，王长轩垂着眼皮，不怎么敢看梅淑清。在递给梅淑清黄瓜时，梅淑清命他把黄瓜洗一洗，他才看了梅淑清一眼。只这一眼，他就再也忘不下，想不到天底下还有这般齐整的女人。怪不得李宪章不等梅淑清长大就娶她做小老婆，梅淑清确实赢人啊！王长轩赶庙会时看过一出戏，叫青蛇白蛇闹许仙。戏里青蛇变成的闺女小青儿，把王长轩看得如痴如醉。既然小青儿是由成精的蛇变化来的，青蛇肯定在人样子里挑来挑去，哪一个人样子最好看，她就照着那个人样子变。一个人样子不够用，她就把好多人样子的妙处都取过来，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戏台上的小青儿已经让王长轩觉得没挑儿了，及至他见到梅淑清，把梅淑清和小青儿一比，就把小青儿比下去了。天爷，一百个小青儿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梅淑清好看啊！王长轩以前也听说过被别人拉下水的话，在他的联想里，那些水不是河水，就是塘水，他从没有把水和一个女人联系起来。如今他跟梅淑清好上了，别人都指责他被阶级敌人拉下了水，他才醒悟过来，原来水就是女人啊，女人就代表水啊！如果梅淑清也是水的话，拉下水就拉下水吧。让他天天喝水，他都愿意。水就是把他淹死，他都不后悔啊！

定是王长轩得到的实惠太大了，李寨的人有些眼热。日他娘

的，王长轩不过是外边跑来的一条野狗，最好的一块肉凭什么让他吃！他们口口声声把王长轩叫成腐化分子不算，有人往王长轩的门上糊狗屎，有人毁王长轩地里的青苗，还有人跟王长轩找茬打架，一把就揪住了王长轩的两个蛋子儿，把王长轩揪得直翻白眼儿。王长轩在李寨住不下去，经过新来的工作队员从中协调，让王长轩带着梅淑清搬到邻近的杜老庄去了。

杜老庄的人也看不起王长轩。大地主李宪章弄过的女人他接着弄，他与阶级敌人尿到一个壶里去了，同流合污了。杜老庄的干部虽然没有把王长轩划到阶级敌人那一边，但也没有把他当雇农看待，没有把他看成革命力量。他这个雇农，怀里搂着个地主婆，是一个腐化了的雇农，不是纯粹的雇农。干部给他分的房子也充满暗示，前面一家姓赵的，地主；后面杜建勋家，地主；西边也是一家地主。王长轩被放在地主窝里了。地主家的人都成了缩脖乌龟，吃饭都躲在屋里，连个饭场都形不成。往庄子北边走，走到庄子中间，那里有一个较大的饭场。在那个饭场吃饭的都是贫下中农，还有干部。杜建春、杜建岭、杜建国等，都在那个饭场吃饭。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跟开会差不多。能在这样的饭场吃饭，差不多等于获得了政治上的一个待遇，地富反坏右是挤不进来的。王长轩不甘心，他要到庄子中间那个饭场去吃饭，以表明自己的雇农身份。梅淑清没资格去，他有资格去。他端着饭菜，不惜走过大半个庄子，来到贫下中农的饭场。他不说话，只靠墙根蹲下，埋头吃自己的。只要饭场里的人不说难听话，不撵他走，他就算取得了胜利。

王长轩是这个饭场的闯入者，大家一点儿都不欢迎他。在此之前，饭场里的人对王长轩有过多次评论，最后达成的共识是：王长轩，见了女人不要党，见了女人丢了枪，是一个目光短浅、没啥出息的人。大家之所以没对他说不中听的话，是对他的饭量

产生了兴趣。别人吃蒸红薯，都是用碗盛几块儿。他呢，盛红薯是用高粱莛子编的罩头子盛，一个人吃的红薯恐怕比三个人吃的还多。别人吃红薯剥一下皮，他吃红薯不剥皮，连皮就吃下去了。别人喝稀饭都是用瓦碗盛，王长轩喝稀饭都是用盆子，一只瓦盆子至少可以盛三碗稀饭。王长轩大概有考虑，这样用大家伙盛饭，一次就盛够了，省得吃饭时来回跑。王长轩吃辣椒也很厉害，一碗生调的青辣椒轱辘子，他用筷子一穿一穿，穿成一串，往嘴里一抿，就吃了下去，一点儿都不怕辣。王长轩的个子并不高，比中等偏低的人还要低一些，他的饭量为何这样大呢，恐怕他是一头猪托生的吧。杜建春的老婆马兰英忍不住了，对王长轩说："我日他姐，你比一头猪还能吃呢!"当众把王长轩和猪作比，这话有点儿贬低的意思了。然而，王长轩没有生气，他说："我还不如一头猪呢，猪长大了能杀了吃肉，我的肉没人吃。"马兰英说："那可不一定，你吃的是粮食，猪吃的是糠，你的肉兴许比猪的肉还香呢!"饭场的人都笑了。

二十四

梅淑清长得好看是好看，只是被李宪章弄过了，要是不被李宪章弄过就好了。王长轩不敢设想李宪章那个挨枪子儿的老色鬼是怎样把还是小闺女儿的梅淑清弄开苞的，只想到一点点，他就有些恨恨的，心头像鼓了一个包一样。他几次想问一问梅淑清，又不敢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要是问了，等于拿刀子往自己心上拉口子，留记号，并在伤口上撒盐末子。他没忘记梅淑清曾是地主的小老婆，有时他是带着阶级斗争的观点与梅淑清干那件事。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家伙当武器，用自己的"武器"与

梅淑清开展斗争。斗着斗着，他突然问梅淑清："嫩黄瓜好吃还是老黄瓜好吃?"梅淑清说："啥嫩黄瓜老黄瓜，你咋想起问这个?""我就问这个，你说不说，不说老子弄死你!"说着对梅淑清加大了冲撞的力度。梅淑清说："嫩黄瓜好吃，行了吧!"王长轩问："那你以前为啥说喜欢吃老黄瓜?"梅淑清说："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是嫩黄瓜还是老黄瓜?""你是嫩黄瓜，带刺儿的嫩黄瓜。""我就那么嫩吗?""不对，我说错了，你是不老不嫩的黄瓜，正是好时候。"王长轩说："你他妈的小嘴儿怪会说，你以前为啥不让我干，为啥不嫁给我?"梅淑清说："人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你不要想那么多。"王长轩说："我不想行吗！都是因为弄了你，我的党员也没了，干部也当不成了。我他妈的亏大了。要不是你把我拉下水，说不定我连副乡长都当上了。我要是当了副乡长，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等着我呢，我想弄谁就弄谁!"梅淑清说："你后悔了？你想撵我走容易，我不会赖着你。好了，下来吧。"梅淑清双手推了推王长轩。王长轩说："干什么，干什么，你给我放老实点儿，我坚决和你斗争到底！我要把你弄透气，从脚底板弄进去，从头顶弄出来!"

王长轩这么发狠，对梅淑清撞击得这样厉害，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知道梅淑清的肚子里怀有李宪章的孩子，他要把李宪章的孩子捣下来。比如杏树上有一颗青杏子，取一根高粱秆子对着青杏捣，三捣两捣就可以捣下来。现在梅淑清是他的老婆，而李宪章把种子留在他老婆的子肠里，这让翻了身的王长轩不能容忍。梅淑清嫁给他不几个月就生孩子，乡亲们也会笑话他，让他的脸没地方搁。如果"高粱秆子"不能把"青杏子"捣下来，他就把自己的家伙当成一杆枪，把家伙里面的精子当成子弹，用"子弹"对准梅淑清的子肠疯狂射击，不信把阶级敌人留下的后代射不下来。怀孩子的事情说来有些怪，有的女人好不容易怀了

孩子，只抬抬胳膊晾一件衣服，孩子就流了下来。而有的妇女，抱了石头片子往肚子上压，孩子都压不出来。梅淑清怀孩子属于怀得比较结实的那一种，尽管王长轩处心积虑，百般使坏，孩子没有被毁掉，还是如期生了下来。是个女孩子，就是全灵，王全灵。

王长轩不会让梅淑清的肚子空着，刚生出一个，他马上又给梅淑清种一个。在全灵之后，梅淑清又连着生了两个女孩儿。这让王长轩相当气恼。王姓，这个姓不算小。按张王李赵刘来排，王姓是中国的第二大姓。可是，到了杜老庄，姓王的却只有王长轩一家。王长轩的目的是要多生男孩子，生他一大群，好在杜老庄形成一股势力。他妈的，这个狗日的梅淑清，光给他生闺女，这不是要断他的种嘛！他在床上骂了梅淑清的妈，质问梅淑清："你肚子里装的怎么都是辫子货?"梅淑清说："这要问你自己，你装什么，我就给你生什么。"第四个孩子，梅淑清终于生出了一个男孩儿。王长轩分开男孩儿的小红腿，把男孩儿的小鸡摸了摸，说："这还差不多。"王长轩只高兴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与他定的计划指标差得还很远，他计划让梅淑清至少生五个儿子，生八个也可以。

让梅淑清多生孩子，为王家传宗接代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得始终把梅淑清的肚子占着，使梅淑清的肚子经常保持鼓着的状态。这样，杜老庄别的男人就会减少一些对梅淑清的兴趣，给梅淑清下种也种不上。他注意到了，那些姓杜的男人对梅淑清眼馋得很，像一群老骚胡看见了一只小水羊一样，急着下家伙。他稍微转转脸，就有人对梅淑清挤鼻子弄眼。他又稍微转转脸，就有人往梅淑清屁股后面凑。有一天，他到镇上去赶集，因担心有人见缝插针，打梅淑清的主意，他走到庄东边又折了回来。到家一看，一个姓杜的、鹏字辈的老家伙已捉住了梅淑清的

手，正把梅淑清往床上拉。王长轩把脚一震，把眼一瞪，老家伙才把梅淑清松开了。老家伙在队里当保管员，腰里天天拴着仓库门上的钥匙，他说："没啥，没啥，我来看看你们家有啥困难没有。"王长轩冷冷地说："你看我们家有啥困难呢?"老家伙说："别的没啥，我下次来给你们带点儿芝麻。"王长轩问："你还有啥?"老家伙说："看你们需要啥了。"王长轩把眼角子挑了两挑说："我要你的鸡巴。我告诉你，以后你再敢进我们家，我就把你的鸡巴割下来喂狗!"

王长轩果然买了一把刀，把刀拴在裤腰带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的刀，叫鱼刀。因木质的刀鞘上刻有鱼头、鱼鳞、鱼尾等花纹，所以叫鱼刀。他用磨镰石把刀子磨了一遍又一遍，在粗石上磨罢，又在细石上磨，把刀子磨得异常锋利。他的刀子钢口很好，对着下垂的几根柳树条子，他把刀子轻轻一挥，柳树条子就断了。夏天，他光背赤脚，只穿一条裤衩，照样带着他的鱼刀。这时他的鱼刀吊在腿帮子一侧，一走一晃，格外显眼。杜老庄别的男人，出门时身上都不带刀子，带刀子的只有王长轩一个。他在用刀子向杜老庄的男人示威：谁敢动他老婆，他就跟谁动刀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的表情跟刀子一样，一天到晚狠歹歹的，寒光凛凛。他知道别人都看不起他，他先看不起别人。他已经不会笑，或者说他的面部肌肉已失去笑的功能。刀子当然不会笑，刀子若是突然笑起来，人们定会觉得十分可怕。他的眼睛也像是变成了刀子。当他塌着眼皮时，如同"刀子"藏在刀鞘里，人们还察觉不出来。他一旦撩开眼皮，一道尖锐的光便从眼角射出来，让人觉得极不舒服。动物都有着自我保护的本能，你要抓一只螃蟹，螃蟹会高高举起它的夹子，并把夹子对你张开。你踩住了一条蛇的尾巴，蛇也会回过头来，张开嘴巴，向你发起攻击。人类更需要自我保护，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也更

强一些。人类不但有牙，还有手，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还装备有各种各样的武器。王长轩常年佩带的刀子也好，警惕和反抗的目光也好，说白了，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保护他年轻漂亮的女人，还要保护自己的一大窝孩子。

该说到王长轩和全灵的关系了。全灵不是王长轩的孩子，跟王长轩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在喜鹊抱窝的时候，他们这里的人会爬到树上，用鸡蛋把喜鹊蛋换下来一枚两枚，借助喜鹊温暖的翅膀为他们孵鸡娃子。王长轩认为，全灵就是在喜鹊窝里孵出来的鸡娃子，这只鸡娃子不属于他。当全灵还在梅淑清肚子里的时候，他没能把全灵毁掉。梅淑清把全灵生出来了，他还是不喜欢。他从来没抱过全灵，偶尔看全灵一眼，目光也是冰冷的。不要以为不会说话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小孩子都很敏感，谁喜欢她，谁讨厌她，她一睁眼就分得出来。王长轩一看全灵，全灵就吓得大哭。王长轩说："不许哭，再哭摔死你!"全灵哭得更厉害。王长轩去梅淑清的怀里夺全灵，看样子真的要摔。梅淑清赶紧转过身子，用奶头子把全灵的嘴堵住了。全灵小时候只会喊娘，不会喊爹。都一两岁了，她还不会喊爹。梅淑清教她："这是你爹，你喊一声我听听。"她撅着嘴，犟着眼，就是不喊。梅淑清打了她，把她推到门外头说："你再不喊爹，我就不要你了，让狗吃了你!"她这才喊了第一声爹。可是，王长轩并没有答应。梅淑清说："孩子喊你呢，你怎么不答应?"王长轩说："狗皮贴不到羊身上。"

人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随着全灵一年一年长大，王长轩不但没有改变对全灵的看法，反而越看越别扭。为什么？因为全灵长得越来越像李宪章。李宪章是大脑门儿，全灵也是大脑门儿；李宪章的眼窝有点深，全灵也是深眼窝儿；李宪章的下巴一侧长了一个雀子，全灵下巴一侧也长了一个雀子，只不过，李

宪章的雀子长在左边，全灵的雀子长在右边。他妈的，全灵简直就是一个证据，明确证明着全灵是李宪章的种，而不是他王长轩的种。全灵简直就是一个奸细，这个奸细是李宪章派来的，安插在了王长轩身边。李宪章虽然死了，他派来的奸细却存在着，而且是以成长的方式存在着，说不定哪一天，奸细就要在家里作点儿祸。或者说，全灵简直就是李宪章的化身。李宪章虽然被枪毙了，头被崩成了烂西瓜，但他的魂一定附在全灵身上了，不然的话，全灵说话，走路，看人时的眼神，以及偶尔的咳嗽，不会与李宪章那样逼真。李宪章指责过王长轩对他的虐待。李宪章还预言，王长轩将来的下场与他一样。广播里经常说，阶级敌人好比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李宪章肯定不甘心他的灭亡，就借全灵的身体还魂，给王长轩添各漾，向王长轩讨债。王长轩抓住全灵的一个错，狠狠地把全灵揍了一顿。全灵只给自己做鞋，不给妹妹和弟弟做鞋。王长轩问她为啥只给自己做鞋，她还跟王长轩犟嘴，说妹妹也有手，为啥不自己做！王长轩抓起一把笤帚，用笤帚的把子往全灵的屁股上抽，背上抽。全灵不躲，也不哭，就那么原地站着，任王长轩抽。全灵小时候很爱哭，动不动就哭得哇哇的，哄都哄不住。他妈的，她现在翅膀硬了，长志气了，竟然不哭了。怎么，你要学刘胡兰？王长轩不抽全灵的背了，抽全灵的头，用木棒一样的笤帚把子狠抽全灵的头，他不信把全灵打不哭。全灵牙关咬紧，就是不哭。不但不哭，她还用眼睛使劲瞪着王长轩，表示她的反抗和愤怒，还有蔑视。梅淑清看见了，赶紧过来护住全灵说："你把她打死吧，你把她打死吧！打孩子只能打屁股，哪有照孩子头上打的！"王长轩说："我就是看她会哭不会哭。打死她，我给她抵命！"梅淑清抱住了全灵的头，他把梅淑清和全灵一块儿抽，打累了才罢手。

之后，梅淑清摸着全灵头上鼓起的一个个硬包，梅淑清先哭

了，说："娘的傻闺女，他打你，你为啥不哭呢？你要是哭了，他打你两下也就算了。犟人吃犟亏，看看他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全灵这才哭了，她一哭，眼泪就像决堤的水一样汹涌而下。但她没有哭出声，就那么张着眼睛，任泪水越过眼眶，滚滚外流。梅淑清把她搂在怀里，说："要哭，就好好地哭，哭出声来，大声哭，别憋着！"全灵仍没有哭出声来，她拱在娘怀里，把眼睛、嘴巴都挤在娘胸前，眼泪、鼻涕把娘的衣服襟子流得一塌糊涂。大概由于悲愤和压抑，她全身都在颤抖，抖得像发疟疾打摆子一样。她说："娘，娘，你生下我干啥呢，为啥不让我死了呢！我要是死了，也比现在好受些……"梅淑清说："我苦命的孩子啊，都是娘把你害苦了呀！"梅淑清放大悲声哭起来。

全灵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她和庄子里别的小孩子一块儿玩，玩得闹起气来，有人指着她的鼻子说："你爹是大地主！"全灵说："俺爹不是大地主，你爹才是大地主呢！"又一个小孩子说："你爹就是大地主，你爹还挨过枪子儿呢！"全灵说："俺爹没挨过枪子儿，你爹才挨过枪子儿呢！俺爹有鱼刀，我让俺爹用鱼刀扎死你们！"全灵回家对娘说："人家说俺爹是大地主。"娘说："别听人家胡说八道，你爹的名字叫王长轩。"有小孩子再说全灵的爹是大地主时，全灵就说："俺爹是王长轩。"小孩子说，全灵的爹不是王长轩，但他们说不出全灵的爹叫什么名字。后来全灵到姥娘家问了姥娘，才知道了自己的亲爹真的不是王长轩。姥娘家在刘庄镇。全灵还知道了，姥爷解放前是开大烟馆的，解放初期，姥爷也被枪毙了。

知道了自己的真实来历，全灵并没有向雇农出身的王长轩身边靠拢。她冷眼看来看去，对王长轩怎么都看不惯，跟这个后爹怎么都拉不近感情。王长轩的所作所为，她怎么看怎么反感，甚至恶心。他们家只有一张大床，娘和王长轩带着几个小一些的孩

子睡在大床上，全灵和两个妹妹睡在大床对面靠墙根打的地铺上。地铺上没有褥子可铺，下面铺的是豆秆和麦秸，再铺一块拆开的破布袋片。她和两个妹妹盖一条被子，她搂着二妹妹睡一头，大妹妹自己睡一头。他们家的尿罐子就在大床和地铺之间放着。王长轩每次从床上下来撒尿，不管点灯没点，他都是赤条条的，一根线都不穿。他撒尿应该背点儿身子，背向地铺上的三个闺女。可是，他面朝地铺，把尿撒得哗哗的，尿星子都溅到了地铺上。王长轩跟娘在床上做那件事时，不是悄悄的，嘴里还要说出来，而且说得非常直白，非常下流。人们骂人时怎么说，王长轩就怎么说。王长轩从来不等全灵睡着，都是一上床就跟娘提要求，就开始做那件事。娘说过，孩子还没睡着呢，等孩子睡着再说。娘还说过，孩子已经大了，懂事了，这样不好。王长轩不管不顾，恶心人的话该怎么说还怎么说，下流的事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他说："孩子懂事怎么了，大了还不是得让人家日！"娘平日里不敢骂王长轩，一到王长轩开始做那件事时，娘好像得了理，就敢骂王长轩了。娘骂了王长轩的奶奶、祖奶奶，还骂了王长轩的亲娘和姑奶奶，把王长轩家所有长辈的女人都骂遍了。王长轩当然也不示弱，他现发现卖，娘骂什么，他也骂娘什么。有时候骂声贯穿着那件事的全过程，骂声什么时候停了，表明他们把那件事也做完了。在全灵的印象里，娘的肚子好像没有小过，刚生下一个孩子不久，娘的肚子又鼓起来了。好比娘刚卸下一个包袱，紧接着，又背上了一个包袱。不管娘的肚子鼓得再大，哪怕娘第二天就要生孩子，头天晚上，不要脸的王长轩仍要和娘做那件事。前面碍事，王长轩就从娘的后面做。全灵觉得王长轩连猪狗都不如，猪狗还知道远离怀娃子的母猪母狗，王长轩却不放过怀孕的老婆。全灵不愿意再在娘和王长轩床前的地铺上睡了，一个人愤然到外屋的锅门口去睡。没被子盖，她就扒些柴草盖在自

己身上。娘知道全灵为啥不愿意在里屋睡，她把自己的棉袄拿过去给全灵盖。

全灵实在不愿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对她来说，这个家就是一个苦海，她在这个家里多待一天，就等于在苦海里多泡一天。全灵有脱离苦海的机会。但是，出嫁不是说出就能出的，出嫁必须先有一个对象，找好了对象才能嫁过去。庄里的小伙子，全灵可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可看哪一个都不算。要找对象，还得靠娘为她张罗，靠媒人为她牵线。

梅淑清看出了全灵的心思，她也想尽快找一个人家，把全灵嫁出去。人说闺女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是冤仇。以前她对这样的说法不太理解，就算闺女晚几年嫁不出去，怎么能说到冤仇上呢！现在梅淑清理解一点儿了，闺女大了，该嫁人就得嫁人，留在家里终归不好。她当然不会与全灵结什么冤仇，怕只怕王长轩对全灵不怀好意。梅淑清已经发现了，全灵蹲在尿罐子上撒尿的时候，王长轩在偷眼瞅全灵的屁股。夏天，全灵只有一件布衫子，要洗一下，只能在夜间洗。夜间洗，夜间晾，白天穿。有一天夜间，全灵光着上身在外间屋洗布衫子时，王长轩装作要到屋外的茅房里解大手，突然就走到外间屋去了。王长轩这头猪，一定是想看看全灵的已经发育成熟的奶子。长大的全灵，现在明显处在危险境地。让梅淑清捕捉到的一个更危险的信号是，有一回，王长轩做那件事时，他们互相骂着骂着，王长轩不再跟着她学了，冷不丁来了一句："我日你闺女！"这让梅淑清吃惊不小。闺女，不会指王长轩的亲闺女，当然是指全灵。梅淑清不会只把王长轩的话当成骂人的话，如风过耳就完了。她敢肯定，王长轩怀了这样的想法，不过是骂人时说了出来。王长轩或许是借机做一个试探，探探梅淑清的口风，如果梅淑清不生气，不反对，下一步他真的有可能对全灵下手。王长轩这个日娘的，他是一个流

氓加恶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梅淑清登时恼了，一下子把王长轩推开，骂道：“王长轩，你敢动全灵一指头，老娘跟你拼命，用刀砍死你个驴将的！”

梅淑清找到庄上的一个老媒婆，托老媒婆给全灵介绍对象。老媒婆问梅淑清，打算给全灵找一个啥样的。梅淑清没敢一二三四提条件，说只要家里成分好，不聋不哑不瞎不瘸就行了。实际上，梅淑清还是提了条件，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给全灵介绍的对象必须是贫下中农家的孩子；第二对方不得是残废人。这两个条件是起码的条件，也是底线。过了一段时间，老媒婆果然给全灵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九里营的。老媒婆对梅淑清说，那孩子家里成分好，身体也好，很符合梅淑清说的标准。老媒婆还说，全灵要是嫁给人家，算是掉进福窝里了，不想享福都不行。这里给闺女说婆家，当娘的都要替闺女相一相家。梅淑清到九里营替全灵相过家了，也托人把那个男的打听过了，结果让梅淑清有些失望。那人家里成分的确不错，是贫农。但除了成分好，别的就不敢夸奖了。男人已经四十来岁，比全灵整整大了一倍，这哪里是给全灵找丈夫，给全灵当爹年龄都够了。男人倒符合“四不”的条件，不是残废人。但那人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是个秃子。按说头发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当吃，也不当喝，长长了还得剃掉它。可是，人该有什么就得有什么，不然的话，就不是一个全乎人。那人不是没娶过老婆，娶过，而且是先后娶过两个老婆。他的老婆都被他打跑了。原来那人是个打人狂，把打老婆当日子过。梅淑清可不能把闺女嫁给这样的人，那人的家不是什么福窝，分明是狼窝，她不能把好好的闺女往狼嘴里送。

二十五

全灵的衣兜里装着金种塞给她的信，她觉得有些沉甸甸的，像装着一个鸡蛋一样。是的，信和鸡蛋，风马牛不相及。可全灵不知不觉就把信和鸡蛋联系起来。小时候，全灵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到鸡窝里拾鸡蛋。他们家的母鸡下蛋的鸡窝就在窗台上，是一个破筐头子，里面垫着一些麦草。往往是母鸡憋得满脸通红，正在窝里下蛋，她就站在窗台下面等。母鸡刚把蛋下出来，她不等母鸡跟自己的蛋亲热一会儿，不等母鸡起身，就巴叉着脚子，把新生的鸡蛋从母鸡身子底下掏出来了。每拾出一个鸡蛋，她都把鸡蛋小心地捧在手里，喜欢得不得了。鸡蛋热乎乎的，滑溜溜的，是那样的温润。鸡蛋呈微红色，上面有一些粉粒一样的白点儿，粉嫩得像婴儿的脸蛋一样。鸡蛋是椭圆的，左看右看，都圆得恰到好处，精致极了。真的，每每拾起一个鸡蛋，全灵想到的不是鸡蛋可以吃，看重的不是鸡蛋的物质价值，她就是觉得鸡蛋好摸，好玩，好看，是从身体深处和心灵深处油然生发的一种喜悦，生命的喜悦。仿佛鸡蛋不是母鸡生出来的，而是她自己生出来的。要是让全灵回忆小时候有什么愉悦和幸福的记忆，她能想起来的恐怕就是到鸡窝里拾鸡蛋。后来弟弟妹妹们一长大，都抢着拾鸡蛋，她就拾不成了。全灵原以为再也找不到那种喜悦的心情了。当金种把信塞进她兜里时，她觉得衣兜一沉，那种久违的喜悦的心情似乎又回来了。谁说喜悦的心情不会重复，看来是可以重复的。

每次拾到鸡蛋，全灵只能捧到手里欣赏一小会儿，就得及时交给娘，由娘把鸡蛋收起来，或拿鸡蛋到集上换盐。她没有权利

对鸡蛋进行任何处置。这封信就不一样了，信是金种给她的，属于她自己，她不会交给娘，也绝不会让娘看见。闺女大了都有秘密，全灵也有了自己的秘密。全灵一天学都没上过，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把王全灵三个字写在纸上，她看看王全灵，王全灵看看她，他们谁都不认识谁。小时候全灵也想上学，但王长轩不让她上。王长轩不但反对她上学，她的弟弟妹妹们到了上学的年龄，王长轩统统不许他们上学。王长轩说："又中不了状元，上学干什么！有那个工夫，还不如到地里拾一泡粪呢！"全灵的大弟弟全生该上学时，梅淑清极力主张让全生去上学，说孩子们若都不去上学，就等于是一窝子猪。怨全生自己不争气，他上学只上了不几天，认识了一，还不认识二，就再也不愿到学校去。全生现在天天到地里放羊，野得跟羊也差不多。全生不知跟谁学的，赶着羊下地时，竟捏着自己的小鸡巴往羊的屁股上凑，嘴里还说着："我日羊，我日羊。"实在让人恶心。全灵不识字，不等于不懂信是什么东西。她相信，金种给她写的都是好听话，都是让她脸红心跳的话。有些话不好意思说，就用字写成了信。不然的话，金种直接跟她说就行了，不用写成信。而一旦写成信，就郑重了，文明了，并可以保留下来，近乎神圣的意思。全灵在古装戏里看见过青年男女互相写信。在戏里，写信不叫写信，叫传书。传书就是传情，他们传情传得着实让人心醉。不知戏里的事是从人世间来的，还是人世间的生活受着戏的引导，反正全灵也收到了金种的传书。这预示着他们之间也有一场戏要上演，哎呀呀，我的娘哎，这可如何是好！

全灵想把信藏起来，可想来想去，哪儿都不保险。床席下面，不行。粮食坛子里，不行。风箱的洞子里，也不行。她的那些弟弟妹妹们，眼尖得很，鼻子也尖得很，地上掉一颗羊屎蛋，他们恨不能捏起来当糖豆儿吃，一个两个都像是饿死鬼托生的，

哪里容得下家里藏一丁点儿东西。信虽说不是可吃的东西，但也不能被他们看见，一看见就保不住了。信不离身，身不离信，还是把信装在衣兜里保险一些。全灵急于把信看一看，不识字不要紧，她要先看看信纸上写没写字，写了多少字。仍拿信和鸡蛋作比，她把“鸡蛋”带来带去，万一碰碎了怎么办呢！若把“鸡蛋”暖得时间过长，暖出一只小鸡来，信就不是原来的信了。趁做完早饭到茅房里解手时，她才把信展开看了看。别笑话全灵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看信，没办法，家里没有一块儿属于她自己的空间，没有一点儿隐秘的地方。就是在茅房里，她还得不时地干咳一声，以免有别人闯进来。她把信看见了，信上确实有字，一共是八行，上下对得很齐，每一行的字数都差不多。只可惜，全灵一个字都不认得，白纸是白纸，黑字是黑字，她叫不出一个字的名字。她把信按原样叠好，重新放回衣兜里。金种明知她不识字，却偏要给她写信，不会是成心治她的难看吧？

出于本能，闺女家一旦大了，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都难免有些注意，并悄悄把人家拿过来和自己放在一起，在心里比一比，比比哪些地方合适，哪些地方不合适。全灵注意的多是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小伙子。有一个初中毕业的小伙子叫杜建中，全灵注意他多一些。听庄里人说，杜建中学习成绩很好，他打算上了初中上高中，上了高中上大学。文化革命一革，他的学就上不成了。杜建中的情绪很低沉，走路老是低着头，很少跟人说话，一副悲观无望的样子。杜建中发泄悲观情绪的办法是唱歌。他唱歌不愿让别人听，都是自己躲进苇子棵里或高粱棵里唱。有一天午后，全灵到苇子坑边给兔子薅草，听见杜建中正在苇子棵里唱歌，唱的都是电影上唱的拉长秧子的歌。风吹着苇叶，白云在蓝天上慢慢飘动。杜建中把长秧子歌唱了一支又一支，全灵听得心里软得不行。她循着歌声，悄悄钻进苇子棵里，让正唱歌的杜建中看见

了。苇子长到了菜园里，苇子中间有一块平地，平地上爬满细草。杜建中就躺在草地上，对着苇叶缝隙中的天空唱歌。唱着唱着，杜建中的两个眼角有泪水漉漉地流下来。一个人上了中学，会唱这么多歌，家里的成分又很好，还有什么悲苦的呢！看来一个人的成分好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流泪的杜建中并不耽误唱歌，他唱得越来越好听了。又唱了一会儿，杜建中就睡着了，泪痕在他眼角熠熠闪光。全灵不只心软，简直有点儿心疼。这样的人儿，要是嫁给他，天天给他洗脚都乐意啊！不久杜建中当兵去了，全灵心里空落了好一阵子。还有杜建良，杜建良也是初中毕业，全灵对杜建良的印象也不错。杜建良不喜欢唱歌，喜欢讲笑话，他讲的笑话，能把人笑岔气，连全灵这样成天不敢笑的人都憋不住。有想法归有想法，对这些贫下中农的孩子，全灵也就是想想而已。平日里，人家连多看她一眼都不看，不可能把她作为对象考虑。是呀，天下的闺女多的是，人家要找，就找贫下中农的闺女，何苦找一个经不起刨根的闺女呢！

在这种情况下，全灵仍没有怎么注意过金种。天上飞过一只鸟，坑边长着一根苇子，全灵有时看见金种像飞鸟和苇子一样，跟没看见也差不多。甚至可以说，在找对象的问题上，全灵早把金种排除在外了。道理明摆着，全灵怎么能找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呢！从哪方面讲，找了金种都是自跳火坑。不知底细的外村人问起来，全灵都是说他们家的成分是雇农。全灵没有说谎，他们家的成分的确是雇农。全灵要是嫁到外村一个贫下中农家当媳妇，她的成分问题就解决了，不会有人再把她挑出来，把她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的出身问题若隐若现，嫁到贫下中农家，就是隐，嫁到地主富农家呢，就是现。如果她找了金种，等于自我现形，出身问题一下子就会放得很大，坐得很实。全灵没有想过嫁在本庄，要嫁就嫁到外庄去，嫁得越远越好。她不能再待在王长

轩的眼皮子底下，眼不见，心不烦，永远看不见王长轩才好呢！还有，全灵对金种的叔叔黄鹤图也看不惯，人家叫他猪八戒不亏，他真的像一头猪。全灵不敢想象，她怎么能在那样一个不算人家的人家生活呢。不过全灵得承认，就金种本身而言，她挑不出金种有什么毛病。金种不高不低，白白净净，眉眼都很端正。金种不是一个闷人，是一个心里透气的聪明人。心里透气的人，不光眼里有灵气，好像身上长着好多眼睛，全身都有灵气。你看他时，不必看他的眼睛，哪怕你看他的后背，他也会感觉到，眼睛很快就会找到你。金种还是一个识字的人。地主家的孩子识字的不多，在整个杜老庄，解放后正经上过几年学的，只有金种一个。一个男孩子，识字与不识字大不一样。不识字的像一块土坯，经不起风刮雨淋。识字的，像是砖坯烧成了砖，成熟，结实，可以用来打墙基。如果拿透气作比，不识字的人很难透气，一识字就透气了。如果金种不是地主家的孩子，全灵当然愿意和金种谈一谈。金种是地主家的孩子，那就算了。广播里说了，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话是这么说，到了实际就不是这么回事，好像家庭成分不好本身就是罪过，一个人一出生就有罪过，对道路哪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呢！烧锅往灶膛里填柴火时，全灵想到过把金种给她的信放进火里烧掉，那样的话，谁都看不见，一点儿痕迹都不会留。可全灵毕竟有些好奇，有些舍不得，她想知道金种给她写的是什么。请谁把信给她念一念呢？庄里有两三个在外面工作的，外面寄来了信，收信的人家一般都是请杜建良或杜建国给念一念。金种给她的信，她可不敢请杜建良和杜建国念，她保密还怕保不严呢，要是把信拿到那两个干部面前，等于自投罗网差不多。她想到了宋玉真的丈夫杜建勋，杜建勋识字，她要是请杜建勋把信给她念一念，杜建勋大概不会给她传播出去。可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这个想法放弃了。杜建勋

知道了，保不住宋玉真也会知道。宋玉真跟那么多干部有关系，谁能保证她不跟干部说出来！全灵没把信放进火里烧掉，好像信自己就变成了一团火，她一时不知道信里说些什么，信就在衣兜里燃烧着，都快要把她的衣服烧破了。

这天上午，队里没有给妇女劳力安排活儿。全灵跟娘说，她到刘庄镇看看姥娘，一个人到镇上去了。全灵终于想出了一个请别人给她念信的办法。镇上邮政所门口，天天坐着一位白胡子老头儿，给不识字的人念信，代人家写信，写一封信收五分钱。据说老头儿原来是一位私塾先生，解放后，人家不让他教书了，他年纪也大了，干不动农活了，就干起了这个营生。老头儿的大号叫李月贤，家是李寨的，与全灵的生父李宪章是一个村。全灵认识李月贤，李月贤不会认识她。请李月贤帮她念念信，应该是保险的。因为李月贤就是干这个的。全灵没有去姥娘家，直接到邮政所门口去了。这天不逢集，李月贤身边没有人。李月贤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小桌上放着白纸、墨盒和毛笔。李月贤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戴着铜框子的老花镜，正看一本毛主席语录。全灵来到李月贤面前，没有马上把信掏出来。李月贤从镜框上面，把眼睛翻上去，问全灵："姑娘，写信吗？"全灵说："不是。我有一封信，想请您帮我念念。"李月贤把手伸出来："好，拿来吧！谁给你写的信？"全灵说："这个你不用问。"全灵的脸忽地红了。一听不让问，李月贤就明白了。全灵还没把信掏出来，她又问："念一封信多少钱？"李月贤说："念信不收钱，写信才收钱。"全灵说："那给您添麻烦了。"全灵前后左右看看，不见有人走过来，才把信掏出来，递给了李月贤。李月贤还备有一个马扎，把马扎指给全灵坐。全灵坐下了。坐下好，目标小一些。李月贤把信展开了，没有念出声，他自己像是先默念一遍，熟悉一下。李月贤已经很老了，脸上的皱纹比核桃皮上的花纹都多。连李月贤

嘴唇上都布满皱纹，他默念信时，嘴唇上的皱纹乱颤。李月贤的嘴唇颤动传染了全灵，全灵的心跳不由得有些加快。这时，邮政所的邮政员咳嗽了一声，全灵以为有人过来了，吓了一跳。要是有人过来，她得赶快把信从李月贤手里收回来。李月贤把信默念完了，抬起眼对全灵说："姑娘，这不是信，是一首诗。这诗是写给你的吧？"全灵说："别管写给谁的，能念吗？"李月贤说："当然能念，这诗写得很顺口，姑娘你听好喽，杜老庄有一枝花，人人见了人人夸。"念了两句，李月贤停下来问全灵："你是杜老庄的吧？"全灵说："我不是杜老庄的，你念吧。"李月贤接着念道："花好月圆正当时，不知花儿落谁家？有心上前问一问，又怕花儿羞答答。一封书信表寸心，黄金有价情无价。"李月贤念了诗，对全灵说："姑娘，你有福呀，你遇到才子啦。像这样的才子诗千金难买，你好好收着吧！"李月贤念诗时，他念一句，全灵在心里记一句。诗念完了，全灵差不多全记下了，意思也知道了。全灵心里跳得厉害，满脸都是红的。她接过李月贤还给她的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像是有点儿走神。李月贤问她要不要写一封回信，她似乎才回过神来，说不用了。

全灵还是到姥娘家去了一下，不然的话，她不好跟娘交代。姥娘正在床上睡觉，她把姥娘拉起来了。姥娘说："今天又不逢集，你到集上来干什么？"全灵说："我想您了，我来看看您呀！"全灵拉住姥娘的手，见姥娘的指甲长了，说："您的指甲太长了，扎人，我给您剪剪吧！"姥娘说："还是我这个外孙女知道跟姥娘亲。我的眼花了，怕剪不着指甲剪着肉，就没剪。"全灵找到剪刀，刚把姥娘的大拇指的指甲剪到一点儿，指甲就崩飞了。全灵说："哟，你的指甲咋这么脆！"姥娘说："人老了，骨头都是脆的。指甲是长到外面的骨头，哪能不脆！灵灵，你今天该不是遇到了什么喜事儿吧？"全灵把喜悦的心情收敛了一下，说："我哪

里会有什么喜事儿，都是愁人的事儿。”姥娘说：“看你满眼的喜气，我还以为你找下女婿了呢！”全灵惊奇了一下子，人说人老成精，看来这话有些道理。全灵说：“您净瞎猜，您的眼不是花了嘛，能看见什么！”姥娘说：“我眼花了是不假，我心里还长着一双眼呢，我的眼花得越厉害，心里的一双眼越明镜似的。”全灵说：“您给我指指，您心里的眼睛在哪里长着。”姥娘指了一下自己的肚子，说：“你摸摸，在这儿呢！”全灵知道姥娘逗她玩，禁不住笑了，一笑就笑得很响。全灵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姥娘说：“跟我说说，你找下的女婿是哪庄的？”全灵不笑了，说：“谁找女婿，我一辈子都不找女婿。像我这样的，谁会看上我呢！”姥娘叹了一口气，说：“可怜我外孙女没生到好时候，你要是早出生二十年，你爹可舍不得把你放到乡下，早把你送到城里读大书去了。你坐着包车，穿着洋装，谁跟你说话，都得先喊你小姐，那是什么派头！”姥娘越说越吓人，这些话让别人听去可不得了。全灵赶紧拿剪指甲的事把话岔开了。

回家路过一条河时，全灵装作到水边洗手，把金种写给她的信重温了一遍。金种说她是杜老庄的一枝花，她真的是一枝花吗，她以前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人人见了人人夸，这话让她不敢当，她没听见杜老庄的人夸过她。金种把她比成花，想问问花落谁家，又不敢问，怕的是把她问羞了。这是金种的懂事处，也是金种的小心处，哪个闺女家不害羞，金种不问就对了。让全灵颇费琢磨的是最后两句，让全灵觉得大有深意的也是最后两句。金种为什么给她写信呢，是为了向她表达心意。金种表达的是什么心意呢，是比金子还宝贵的情意。全灵不想承认也不行，金种真会写信。金种上的学并不多，学问并不大，他怎么写得这样好呢！李月贤说，金种写的不是信，是诗。照这么说，金种把她写进诗里去了，她就是诗里的人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入诗呢，

恐怕跟戏台上的人差不多吧。而戏台上的女子，身上穿着罗裙，头上戴着花冠，走起来只见人移，不见脚动，恍如仙人。台下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都朝戏台上仰望着。思绪缥缈之间，她仿佛看见，戏台上那个万人仰望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她全灵。她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绣球，正欲往台下抛，一看，面前并没有人，都是水。水是蓝的，映在水底的天也是蓝的，一时间，全灵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差点落下泪来。

二十六

过了两天，金种装作无意间又在井台碰见了全灵。全灵慌乱得不行，人无处躲，眼无处躲。金种悄声问："全灵，我给你写的信你看了吗?"这一次还是全灵先到井台，先打水。空罐子挨到井里的水面时，罐子是漂着的，需要用罐绳把罐子摆一下，把罐子摆倾斜，罐子才能打到水。前两下，全灵都没能把罐子摆倾斜，第三下才摆倾斜了。全灵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你写啥，都是白写。"全灵觉得应该恼，脸上就恼了一下。金种见前后无人，说："那，我给你背背吧!"天爷，要是金种当面把那些话背给她听，那像什么话!全灵说："我不听，我不听!"提着水罐子走了。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金种一眼。全灵提着水罐子走时，金种没有急着打水，一直对全灵看着。他不相信给全灵写信是白写，不相信全灵不找人念信。他想作一个试验，要是全灵回头看他一眼，就说明全灵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信的内容已在全灵心里发挥了作用。要是全灵一直不回头呢，那就得另说。金种试出来了，全灵果然回了头，果然看了他一眼。金种发现，当全灵发现他在一直注视她时，全灵那一瞥很

是意味深长。很可能，全灵也是在作一个试验，试试他是不是一直在背后看着全灵。试验碰试验，两个人的试验都取得了成功。

金种把自己写的顺口溜背得极熟，熟得比自己嘴里的舌头还熟。睡梦里，他可以忘记自己的舌头，但可以把顺口溜背诵一遍。他也想把自己写的顺口溜说成是诗，但又不大敢，他知道诗是很高的东西，不是谁都能够得着。看着全灵的细腰和结实的臀部，金种以极快的速度把顺口溜又默背了一遍。不错，真的不错，你小子挺有才华的。他敢说，他的每句顺口溜都是一枝花，够全灵欣赏一阵子的。每句顺口溜都是一枚坚果，够全灵啃一阵子的。坚果破了壳，里边就是甜东西，就是一兜子蜜，够全灵吮吸一阵子的。全灵，臭丫头，我的心上人儿，好好消受去吧。

这天大队来了通知，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晚上要到杜老庄生产队演出一场。队里很快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全体社员。传达好消息的同时，政治队长杜建春也有严肃的布置：贫下中农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在演出期间进行破坏捣乱。尽管杜建春的布置让金种觉得有些多余，金种仍觉得有演出是一个好消息。宣传队来演出，全灵就会出来看，金种就有机会在人堆里接近全灵。他不再给全灵写信了，要送给全灵一样东西。

这天中午收工后，他跑着回家。趁叔叔不在家，他把家里的麦子挖进一只布口袋里一些，小跑着来到集上，把麦子卖掉，用卖麦子的钱买了一只卡子。他买的卡子是塑料制成的，玉红色，形状像一只蝴蝶结。一路上，他把卡子握在手里，手装在夹袄的衣兜里，手心里出了一层汗，把卡子都沾湿了。

金种一回到家，叔叔就板着脸审问他："黄金种，你是不是偷家里的麦子了？坦白吧！"金种预想到黄鹤图会跟他来这一手，说："什么叫偷，只有你才会偷。你偷鸡摸狗，鼠窃狗偷，都偷

到被窝里去了。”黄鹤图说：“麦子是家里的，你没跟我商量，就拿去卖，不是偷是什么！”金种说：“我天天劳动，天天挣工分，家里的麦子有我一份，干吗我没权处理，只有你可以卖！”黄鹤图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是长辈，这个家只有我说了算。家里就这么一点儿麦子，你卖我卖他也卖，日子还过不过了！”金种说：“当长辈的缺乏长辈的道德，他就没脸当这个家。”黄鹤图说：“你不要无限上纲。我走得正，站得正，怎么缺乏当长辈的道德了！”金种说：“谁缺乏道德谁清楚，我说出来不好听，别的人听见也会脸红。”银种也在家里，金种瞅了一眼银种，果见银种的脸很红。金种又说：“其实说你缺乏道德说轻了，你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是触犯刑律的问题。”黄鹤图说：“你越说越没边，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偷了麦子，就应该承认，不要为自己打掩护。说吧，你卖了麦子买什么了？把买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金种的手在衣兜里握着卡子，却说：“我什么都没买。”又说，“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管不着！”黄鹤图说：“叛徒，不像话！”金种说：“你才是叛徒呢！”

黄鹤图正在擀面条，银种正在烧锅。等黄鹤图把面条擀好，银种也把锅里的水烧开了。黄鹤图拿起菜刀切面条时，突然扬起刀，对着金种的头比画了一下。金种本能地往旁边一躲，瞪圆了眼珠子说：“干什么，干什么，你敢砍我！”金种惊得有些失色。黄鹤图把菜刀放低，说：“我试试你心里虚不虚。”金种说：“黄鹤图，你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对我充满了刻骨仇恨，仇恨到已经起了杀人的心，想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你的杀机已经暴露出来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我砍死。”黄鹤图把刀切在面条上，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跟你计较。”

吃完了饭，黄鹤图从金种身边走过时，一只手快速向金种的夹袄口袋掏去，说：“我看看你买的到底是什么？”金种一挣，把

口袋的口子撕叉了一点，说："不让看！"黄鹤图的手虽然没有插进金种的口袋里，但他从口袋外面一把将口袋里的东西攥住了，说："你让看不让看吧，不让看我就攥坏它！"这就是地主分子的丑恶嘴脸，你们看看他有多么可恶！金种以为黄鹤图放弃了对他的追问，趁他的警惕性稍微有所放松，黄鹤图的手就像一只毒蛇一样，突然向他的东西发起了袭击。金种说："你敢！你攥坏了我的东西，我跟你拼命！"金种不敢再使劲挣，挣不好了，黄鹤图真有可能把卡子弄坏。卡子做成了蝴蝶的样子，"蝴蝶"的翅膀是很脆弱的。黄鹤图说："我摸出来了，像是一只卡子。你说，是不是卡子？"金种的手揪紧夹袄口袋的口子，脸斜着往一边一仰，不说。黄鹤图说："卡子是女人戴的东西，你买卡子干什么！老实交代，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银种，你也听听，看这个小偷怎么说！"金种的脸红了一阵，很快变得有些发黄。他真想抡起巴掌，一巴掌抽在黄鹤图的脸上，把黄鹤图抽趴下。他还瞥见放在案板上的那把菜刀，他真想冲过去，抄起菜刀，在黄鹤图头上砍一气，把黄鹤图的血好好放一放。但他没有动巴掌，也没有动刀。想象到了，就解了一点儿气。他不能把与黄鹤图的矛盾弄得太激化，一激化就不好收拾了。他必须忍，为了保住卡子，为了全灵，他的姿态要高一些。他说："你管我呢，我想给谁戴，就给谁戴。"金种这样说，等于把黄鹤图的猜测证实了，他真的买了卡子。

黄鹤图把攥卡子的手松开了，鼻子哼了哼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给谁买的卡子。你是给王全灵买的，对不对！你不用脸红，不用跟我瞪眼，我说准了吧！就你那点心眼子，还在你叔的心眼子里套着呢。你以前打的是赵自华的主意，赵自华被姓杨的换走了，你又开始打王全灵的主意。我告诉你，驴拉石磙，转一百圈子，缰绳还是在人家手里攥着呢。我不是泄你的气，你打

王全灵的主意也是白打。别说一个卡子就想卡住人家，你把你的眼珠子抠下来送给王全灵，王全灵也不会把她的屁股调给你，王全灵的大腿夹得紧着呢！且不说王全灵怎样，王长轩那一关你就过不去。你没见王长轩腰里成天价带着刀子，好像天底下的人都欠他二百钱一样。他会同意王全灵跟你好？你做梦去吧！”金种吃惊不小，这个猪头猪脑一样的黄鹤图，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他难道真的是由猪变成了精怪，又从精怪变成了人，与猪八戒的神通有相似之处？看来对黄鹤图还得多加小心才是。金种笑了，说：“可笑，可笑，太可笑了！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卡子我是给海玲买的。”黄鹤图把金种一指：“你他妈的还在耍花招儿，还在蒙我，你就蒙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你小子吃亏的时候。”

在杜老庄生产队队部门前，平地挖土，戏台垒起来了，台柱子栽上了，宣传队自带的两盏汽灯点燃了，锣鼓也敲了两遍，一个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腰扎军带、手把红宝书贴在胸前的女报幕员走出来了，一直走到台前，报道：“刘庄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艺演出现在开始，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请全体起立，我们共同办三件事。”看演出的人来了不少，大人孩子都来了，连一向很少出门的一个瞎子也都被家人领了出来。演出送到家门口，不说百年一遇，也是十年一遇，谁都不愿意错过看演出的机会，杜老庄的人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不光是杜老庄的人，邻近村里的人也来了一些。邻村来的多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知趣地站在人群外围。里圈的人本来坐下了，报幕员一说全体起立，戏场子里一阵乱动。办完三件事，报幕员喊坐下时，戏场子里好一会儿才恢复安静。

金种不相信黄鹤图的话，他一定要把卡子送到全灵手里。他无心看戏，一心在全灵身上，全灵就是他心中的戏。找到全灵，

就有戏。找不到全灵，什么戏都不算戏。全灵在人群外围站着，他找到全灵没费什么劲。只是在接近全灵时，他犯了一会儿犹豫。全灵和宋玉真在一块儿站着，他要是接近全灵，有可能被宋玉真发现。宋玉真太精明了，给王全灵送卡子的事，他不想让宋玉真发现。台上演了一个小合唱，一段歌舞，这会儿正在演《老两口学毛选》。说是老两口，却是两个年轻人。姑娘盘了纂，头发上扑了白粉，脸上画了皱纹，装成老太婆。小伙子嘴上粘了白胡子，眼上粘了白眉毛，装成老头儿。白胡子和白眉毛都是用撕成缕的棉花粘上去的，一看就是假的。好玩的是老两口出场时的动作。踏着音乐的节拍，老两口都拐叉着腿，半弯着腰，每走一步都颤颤巍巍，极尽夸张之能事。特别是那位演老头儿的，一边走，扎着白毛巾的脑袋一边大摇着，眼看就要把白胡子和白眉毛都摇下来。这个节目大概比较受观众们的欢迎，台下起了一片笑声。趁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台上，金种不再犹豫，扁着身子，轻轻挤到全灵身边。宋玉真在全灵右边，他站到了全灵左边。他眼睛望着台上，胳膊装作不经意间悄悄触了一下全灵的左肩。全灵的眼角溜了一下，溜见的是金种，把左肩往前收了收，与金种脱离开。台上的老两口走到了舞台中央，捧起了毛主席语录，开始唱：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了灯下边，咱们两个学毛选。老头子，哎老婆子，你看咱们学哪篇，我看咱们学这篇，你看沾不沾？老婆子唱：咱们的二小子他干活有点儿懒，你却很少给他提意见，反对自由主义，咱们来学一遍，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台下金种捏住全灵的一点儿衣襟，往下拉了拉。全灵垂下手，往下扒拉金种的手，不让金种拉她的衣襟。她以为金种在给她使暗号，让她跟金种出去，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去。全灵可不敢跟金种出去，满戏场里都是眼睛，若让别人看见，那算怎么回事！全灵不让金种拉她的衣襟，金种把她的衣襟放开

了。可是，金种更大胆的动作接着就来了，他竟然顺便抓住了全灵的手，很快地握了一下。金种握得很有力，全灵未及挣扎，就被金种握住了。尽管金种只把全灵的手握了一下就松开了，全灵的手心还是忽地出了一层汗，手稍微微地有些颤抖。他们的眼睛都望着台上，望着在戏台上转来转去学毛选的老两口，好像很专注的样子。其实呢，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什么，耳朵也听不到什么。他们的感觉和注意力都转移到手上去了，仿佛眼睛和耳朵都长到了手上。这样一来，他们的两只接触过的手像是两只小动物，“小动物”极敏感，极富灵性，他们把“小动物”给惹了。“小动物”蜷缩着，心头跳荡不止，一副很渴望的样子。或许“小动物”原本就很渴，不招惹它们时还不觉得，一经招惹，它们的渴望就有些按捺不住。

老两口学毛选，学了一篇又一篇，一字字，一行行，越学心里越亮堂。观众鼓掌时，宋玉真悄悄退场了。金种把卡子掏出来了，在下面往全灵手里塞。全灵以为金种又要拉她的手，正要躲开，觉得不像是金种的手指，怎么有些硬扎扎的呢？金种把头俯低一点儿，小声对全灵说：“我给你买了一只卡子，很好看。”噢，原来是卡子。全灵在下面连连摆手，意思是不要不要。金种前几天刚给她写了信，现在又给她卡子，抓得真够紧的。卡子当然是好东西，全灵长这么大，从没有戴过一只买来的卡子。她扎头发都是用草茎、布条。过年时娘能给她买一截红头绳，就算很不错了。全灵在镇上的商店里见过那些用各色塑料做成的花卡子，那些花卡子在硬纸板上一别就是一大排，她早就想买一只花卡子戴戴，可是，哪有钱呢！现在，金种正把一只花卡子往她手里塞，她接受不接受呢？她和金种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接受人家的东西，恐怕不太好吧！全灵还听说过，闺女家不要轻易接受男孩子送的东西，男孩子一给闺女家送东西，东西里面就有了

别的意思，就是传情之物，或定情之物。她要是接受了金种所送的卡子，是不是就把情定住了呢？情哪是那么好定的，还是不要金种的卡子为好。然而，金种有些不由分说似的，不仅把卡子塞进她手心里，用她的手把卡子包住，还把自己的手在她的手外面又包了一层。全灵心说，完了，卡子不要不行了。她不想要，人家非要把卡子包在她手里，她有什么办法呢！这事真愁人。好比她的手心是一块地，卡子是一颗倭瓜种子，人家要把“倭瓜种子”种进“地”里，“地”是拒绝不了的。她不能夺自己的手，不能使劲挣。她一挣，就会被别人发现。周围都是看戏的人，那些人看戏的瘾头都很大。他们若是发现她和金种的手连在一起，有可能不看戏了，都回过头来看他俩。他俩虽说演的不是老两口学毛选，恐怕人家比看老两口学毛选的兴趣还要大。台上的老两口是假的，他俩的手拉在一起可是真的。台上的演员大家都不认识，她和金种，杜老庄的人全都认识他们。戏里演的是生人，大家都愿意看熟人来演。观众倘是把他俩的事儿当戏看，那事情就闹大了，离被说成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就不远了。全灵没有挣，但她的手也不能老在金种手里包着。她像拔萝卜那样把手拧了拧，握着卡子的手从金种手里挣脱出来，插进自己衣兜里去了。

全灵把卡子收下了，金种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这会儿台上的节目换成了《朝阳沟》选段，一个叫银环的姑娘背着一只花书包，一路走一路唱：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满坡的野花一片又一片，层层梯田把山腰缠，山腰缠。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通到跌水岩，好像是珍珠倒卷帘哪！金种悄悄撤后一点，把自己的右侧的胸贴在全灵左侧的肩膀上，等于自己的半边身子贴到了全灵的半边身子。在戏场子里，人挤人人挨人是常有的事。他的眼睛看着台上的银环，装作随便调整一下自己的站姿，就把全灵贴到了。全灵没有动，眼睛

也看着边走边唱的银环。有生以来，金种从来没有过这般美妙的感觉。一贴到全灵的肩膀，他马上感受到全灵身上散发出的热量。全灵像一只小火炉，烤得他胸前发热，几乎出了汗。他仔细感觉了一下，其实全灵的热量散发得并不强烈，而是徐徐地，缓缓地，有些敦厚，还有一些柔软。可是，全灵的热量穿透力是很强的，全灵穿着夹袄，他也穿着夹袄，给他的感觉，他们好像没穿夹袄一样，柔软的热量直接就流到了他身上。是的，像是有了一股暖流，流进了他的血管里，并流进了他的心里。他们之间仿佛已经形成了交流，美妙的感觉由此而来。随着交流的加快，金种觉得稍稍有些发晕，有些站不稳。夏天发大水时，站在东河的河堤上，看湍急的河水滚滚而去，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是流水带风，会产生一定的吸力。难道全灵也对他产生了吸力不成？他很想伸开双臂，把全灵搂在怀里。他和全灵贴得这样近，只要他一伸手，就把全灵搂到了。但他把自己克制住了，这里不是搂全灵的场合。他相信，以后会有机会搂全灵。何止是搂全灵，他还要亲全灵的嘴，把全灵亲得出不来气。金种仰脸往天上看了看，天上有大半块月亮，还有一些稀疏的星光。在月光和星空下面，才是灯，才是歌舞，才是乐器的演奏，才是人间的戏台。在戏台下面的暗影里，才是男女老少。人哪，除了干活，除了吃饭，除了男女相爱，还要听戏。好像不听戏就不成其为人了。人遇到了喜事，就会写一台戏唱一唱。谁能说今天这台戏不是为他和全灵两个人唱的呢！

第八章

二十七

入冬下过第一场雪，公社革委会办起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学习班，集中学习上级下发的整党文件，进行冬季整党和斗私批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那么，下面就层层举办学习班。各村的干部拉起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着面粉、红薯、粉条、香油、白菜、萝卜、大葱，还有柴火和铺盖，纷纷向公社所在地进发。镇上没有那么多空房子，在公社干部的协调下，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居民家里打地铺，借宿，并在居民家里做饭吃。杜老庄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生产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妇女队长、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等，都参加了学习班。除了队里的干部，学习班还吸收了两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学习。他们都愿意到学习班学习，这是一种政治待遇，也是一种福利。学习期间，他们可以记同等劳动力的最高工分，吃饭也不用花钱，里外都是赚。他们在家里吃饭，冬天很少用白面擀面条，一般都是用豆面、红薯干面、麦面三掺儿面擀面条。在学习班里，他们天天

都能吃上一顿纯麦面擀的白面条。在家里吃饭，他们很少吃油，很少吃炒菜。在这里，他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用芝麻香油炒的菜。有时在大家的要求下，杜建春一高兴，一开恩，还会让做饭的买块猪肉，给大家开开荤。吃饱了饭，他们就坐在地上念文件，念报纸，然后讨论。他们没什么可讨论的，没有多少正经话可说，杜梅稍有离开，他们的讨论就跑题跑到茄子地里去了，开始说荤话。杜建良找好了对象，是公社宣传队的一个演员小田。演员生得白白胖胖，样子很紧凑，只是个子不太高。宣传队到杜老庄搞过演出，老两口学毛选中的那个老太婆就是小田演的，杜老庄的人都认识她。因为宣传队的驻地在镇上，学习班的人动不动就跟杜建良开玩笑，问杜建良去会过小田没有，跟小田亲过嘴没有。杜建良说没有，大家都不相信。杜建兴向杜建良提了一个问题，问杜建良跟小田结婚时，在新婚之夜怎样摆弄小田，准备从哪头弄。杜建良说："弄什么，不弄，只搂搂就行了。"学习班的人都笑了，七嘴八舌乱说一气，讨论得相当热烈。归纳起来，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到嘴的肥肉哪能不吃，只是一夜吃几次的问题。杜建良说的是不弄，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一弄就把小田的肚皮下面弄个血窟窿。杜建良有些害怕，小田反过来安慰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是个老窟窿。有人就新窟窿还是老窟窿的问题展开争论，说不能随便说老窟窿，说成老窟窿，杜建良该不干了。他们的发言这样争先恐后，杜建良几次想插嘴都插不上。讨论好不容易告一段落，杜建兴又对杜建良说："建良你不必发愁，真不会弄，到时候你找我，我教你怎么弄。"不想杜建良红着脸答应了，说："好，到时候找你请教。"

杜建良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识字最多，理论水平也最高，每天念文件念报纸都是他念。他说："注意，注意，大家注意了！"学员们以为杜建良要把学习和讨论纳入正轨，遂安静下

来。杜建春说："是该好好学习一会儿了。"太阳照在房坡上，房檐下的冰条子正滴答滴答往下滴水。杜建良没有念报纸，说："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儿吧。"说着看了民兵连长杜建兴一眼。杜建兴说："你讲笑话儿，看我干什么！"杜建国说："别打岔，听建良讲。"杜建良讲道："有一个男人娶了一个老婆。男人每次跟老婆行房事，老婆都疼得噢噢叫，像杀猪一样。"杜建兴插话问："是不是那男人的家伙太粗了？"杜建良说："你听我讲呀，那男人的家伙不是太粗了，是太长了，每次都捣到底子上，疼得他老婆受不了。他老婆埋怨他不要老婆的命，要他想点儿办法。他说哪有什么办法呢，每次不知不觉就弄深了。老婆说，笨蛋，你不会在家伙根部垫一条毛巾嘛！男人在根部缠一条白毛巾，老婆的疼痛果然减轻一些。可是，老婆还是叫。老婆说，笨蛋，你不会垫两条嘛！男人缠上两条毛巾，老婆果然不疼了，说好受多了。只是缠一条毛巾，又缠一条毛巾，有些麻烦。老婆说，笨蛋，你不会到缝纫店，把两条毛巾接到一块儿嘛！男人认为还是老婆聪明。他到缝纫店，花五分钱让师傅把两条白羊肚子毛巾长着接到一起，用起来方便多了。可是，白毛巾不禁脏，加上那男人在老婆来月经时也不放过老婆，用过几次，白毛巾就脏了。所谓皎皎者易污，就是这个意思。老婆再次给男人出主意，笨蛋，你不会到集上买一包煮黑，把白毛巾染成黑的嘛！男人骂老婆，我日你妹子，你的好主意为啥不一次说出来呢！男人把毛巾染黑后，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黑毛巾掉色，把男人的家伙也染黑了，黑得像驴屌的颜色一样。男人有些遗憾，说完了完了，人屌都快变成驴屌了。不料老婆喜得嘴都合不住，说这下好了，总算把你变成驴了！"这笑话确有笑料，听者都禁不住笑了。杜建良平时很少讲笑话，不讲是不讲，一讲还真不错。

其实呢，这笑话的包袱还没有抖开，一抖开就更好笑了。杜

建春一指杜建兴说："还在那儿傻笑呢，还不快把你脖子里的围脖儿取下来扔掉！"大家一看杜建兴脖子里围着的黑围脖儿，这才回过味儿来，才把笑话的包袱找到了。你道怎的，杜建兴的围脖儿正是用两条白羊肚子毛巾接在一起，又染成了黑色。这可把大家笑软了，杜建明和杜建国的眼泪都笑了出来。

杜建兴有些傻眼。他笑不出来，咽不回去；围脖儿取下来不好，戴着也不好，脸紫得有点儿像猪肝的颜色。杜建良这狗小子，讲的笑话原来是现编的。杜建良见他脖子里戴着一条黑围脖儿，就顺口编了一个黑围脖儿的笑话编派他。刚才他只说了两句教杜建良在新婚之夜怎样摆弄老婆，杜建良就编了一个笑话报复他。由此他知道了杜建良的心眼子有多小，报复心有多强。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杜建兴才拍了一下地铺说："天底下的人，数识字的人最坏了。识的字越多，人就越坏。他们用学来的字，专门给别人下套儿。你稍微不小心，他们就把你套住了！"

金种送给全灵的卡子，全灵第二天到水坑边洗衣服时悄悄拿出来看过了，式样，颜色，大小，她都很喜欢。戴在头上一定很好看。她想戴在头上试一试，并以水为镜照一照。可她扭过头往岸上看了好几次，把美丽的卡子拿出来好几次，到底没敢往头上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她若是戴了卡子，被人看见就不好了。晚上睡觉前，待娘吹灭了灯，她一个人在锅灶前的地铺上，才在黑暗中轻轻把卡子戴上了。她用手指摸了又摸，用手掌摁了又摁，确认真的把花卡子戴上了。她还掌起面来，假装对面有一块镜子，左边照一下，右边照一下。她仿佛看见了，玉红的卡子卡在漆黑的头发上，出色得很呢。既然卡子是蝴蝶的形状，在她的想象里，卡子很快变成了一只蝴蝶。"蝴蝶"飞呀，飞呀，飞了一会儿，盘旋了一会儿，就落在了她头上。"蝴蝶"落在她头

上时，把翅膀收了一下，随后才又展开了。全灵想起金种给她写的信，“蝴蝶”和信里的内容一下子对上了。金种在信里说她是人人见了人人夸的一枝花嘛，花儿当然会吸引蝴蝶，蝴蝶自然会落在花儿上。全灵只把卡子戴了一会儿就取下来了，重新放回夹袄的兜儿里，跟信放在一起。早上梳头光溜溜，中午梳头毛飕飕，晚上梳头鬼来揪。晚间不能多动头发，动头发时间长了，就把鬼引来了。她才不愿意让鬼们看见她的花卡子呢！另外，她不把卡子取下来，戴着卡子睡着了怎么办呢？一觉睡到大天光，让娘看见她头上戴的卡子就麻烦了。娘一定会问她卡子从哪里来的，恐怕她跳进黄河都说不清。

怕鬼有鬼。这个鬼不是真的鬼，是她的弟弟全生。吃过早饭，全灵正在锅台后面弯着腰刷锅，全生蹑手蹑脚来到她后面，手往她衣兜里一掏，快速把卡子掏了出来。全生的样子很欣喜，举着卡子说：“哎哎，卡子，花卡子！”全灵不及防备，惊得脸都黄了。她不刷锅了，转身去捉全生，要把卡子夺回来。全生脱兔一样蹿到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仍举着卡子向全灵炫耀，说：“哎哎，花卡子，真好看！”这个小屁孩儿，他怎么知道全灵衣兜里装着卡子呢！全灵气坏了，指着全生说：“把东西还给我！你还不还？不还我打死你！”全生才不怕她的威胁呢，嬉笑着说：“不还，就不还！”全灵的大妹妹也把卡子看到了，对全生说：“把卡子给我看看。”大妹妹也到了喜欢卡子的年龄，眼里亮闪闪的。全生说：“不给，不让看，我自己戴。”说着，拿卡子往自己头上比画。他剃的是光葫芦头，头上根本戴不住卡子。全灵的娘也在家里，娘把全灵看了一眼，意思是问，哪里来的卡子？王长轩在吃饭场里还没回来，他要是看见了卡子，家里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王长轩每天都是这样，要在饭场里待到最后一个，像是生怕漏掉了什么重要的消息。都是全灵把锅刷完了，他

的饭碗才拿回来。在王长轩回家之前，全灵必须把卡子从全生手里要回来。

全灵改变了态度，说："全生，你把东西还给大姐，到明年夏天，大姐还给你摘桑椹子，给你摘一大兜儿，足够你吃的。全生最听话了，大姐最喜欢全生。"她一边说着好听话，往全生嘴里喂着"甜桑椹子"，一边向全生接近。这是她的一个计谋，一旦离全生近了，她就饿虎扑食一样扑过去，把全生擒住，从全生手里把卡子夺回来。然而全生像是看穿了她的计谋，全生开始往门外退，边退边说："我不要桑椹子，我就要卡子。"梅淑清对全生呵斥说："全生，一个破小子家拿着卡子干什么，把卡子还给你大姐！"全生把卡子摇晃着，说："不给不给就不给，我用卡子换糖豆儿！"趁全生正说话，全灵猛地伸手去抓全生。全灵没有抓到全生，全生一跳，跳到门口一侧的粪窑子对面去了。粪窑子里都是死腥烂臭的脏水，全灵不可能从粪窑子里蹚过去，只能绕着粪窑子追全生。那么，全生就绕着粪窑子跟全灵转磨，全灵追到这边，他跑到那边；全灵追到那边，他又跑到这边。大姐平日里不爱理他，老也不带他玩，今天总算跟他玩了。见大姐一停下来，他就拿着卡子冲大姐晃，说："来呀！来呀！"全灵气得都快要哭了，说："全生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个喂不熟的狗，你把东西还给我不还给我？要是不还给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不料全生一点儿都不怕她死，仍嬉笑着说："好，你死吧，你死个样子给我看看。"

梅淑清从屋里出来了，对全生说："你把卡子给我吧，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煮一个鸡蛋吃。"全生说："你骗我！"梅淑清说："我不骗你，娘啥时候骗过你！"全生皱起眉头，像是想了一下说："那，今天就得煮，煮一个大个儿的鸡蛋。"梅淑清说："好吧，就依着你，今天晌午就让你姐给你煮。好了，把卡

子给我吧。”全生这才把卡子交给了梅淑清。梅淑清一接过卡子，就骂全生的娘，骂的还是那个地方，说：“你还想吃鸡蛋，吃鸡屎都没人给你屙。”全生受骗不过，在梅淑清腿帮子上推了一下，推过就跑了。

全灵眼巴巴地看了娘一眼，遂低了头，希望娘把卡子还给她。梅淑清没有把卡子还给全灵。她掀开衣服大襟，露出衣服小襟，小襟子上缝有一个布兜儿，她把卡子装进自己兜儿里去了。全灵喊：“娘！”她喊得很长，很恳切，喊罢，眼圈儿就红了。她大概还是希望娘能把卡子还给她。娘说：“全灵，好，很好，你等着吧！”

只有梅淑清和全灵在家时，梅淑清对全灵说：“说吧。”全灵撅着嘴，不说。梅淑清开始审问：“卡子是哪儿来的？谁给你的？”全灵说：“拾的。”“在哪儿拾的？”“路上。”“你还怪会拾呢，再去拾一个给我看看。拾个卡子算什么，有本事你咋不拾一个金元宝回来呢！闺女，你不用再跟你娘打哑谜了，你娘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实话跟你说吧，我知道给你送卡子的人是谁，在杜老庄，只有他才会给你送卡子，才会买你的好儿。我不说出来，就是想试试你，看你说不说实话，还跟你娘一心不一心。”全灵不相信娘知道给她送卡子的人是谁，娘这是在诈她，她说：“我说是拾的，就是拾的。有丢的，就有拾的，拾点儿东西又不犯法。”全灵不会说出金种，金种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天底下没有别的人喜欢她，包括她的亲娘。只有金种喜欢她，金种夸她是杜老庄的一枝花。只为这一点儿，她也要把金种藏在心里。梅淑清冷笑了，她冷笑了一声，停停，又冷笑了一声，才说：“你还替他保密呢，不就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嘛！那孩子头把子上长眼，心眼子多得很。那孩子仗着自己上了几年学，识了几个字，心就高了，就不老实了。他对你不怀好意，我早就看出

来了。我不说他的名字，是不值得说，也是给你留着面子。闺女，这下你知道娘不是诈你吧！”全灵脸上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哪种颜色都固定不下来。娘说出的那些条件，符合的只能是金种。全灵不能明白，金种对她好，娘是怎么知道的呢！

梅淑清问：“那孩子还给你送过什么?”全灵说：“没有了。”全灵还是嫩，她这样回答，等于承认了卡子是金种送给她的。之所以慌着回答，她想起衣兜里还装着金种给她的一封信。卡子被掏走了，信一定要保住。信和卡子比较起来，她觉得信更重要。娘猛一问，她差点儿把手插进衣兜儿里摸她的信。亏得她及时反应过来，手才没有往衣兜儿里摸。娘说：“还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吧。”全灵装作有些生气，说：“说没有，就没有。”梅淑清叹了一口气说：“你这孩子，平常我看你不像个傻孩子呀，你这事儿办得怎么这么傻呢。你没想想，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你是雇农家的闺女，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哪有雇农家的闺女找地主家的儿子的，那不是明摆着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嘛！娘也是当过人上人的人，不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好成分，我干吗怀着你嫁人呢，干吗受这么大的屈呢！要是知道你这么不争气，我当初还不如死了好。”梅淑清说到伤心处，眼眶里涌满了眼泪。她弯起手指轻轻一碰，眼泪就流了出来。全灵见娘流眼泪，她的眼圈也湿了。梅淑清说：“闺女，我知道这事儿不怨你。就是让你挤着眼挑，你也不会挑到他。这事儿都怨那孩子，他是无枣打三竿，想撞大运呢！你放心，娘马上请人给你说媒，一定把你说到贫下中农家里，要不是贫下中农家的孩子，说破大天咱娘儿俩也不愿意！”梅淑清到底没有把花卡子还给全灵，她说：“卡子放在我这儿吧，等哪天得着机会，我把卡子还给那孩子，让他死了那份儿心。我不会骂他，也不对他说难听话，只把卡子还给他就算了。”

全灵没提什么反对性的意见，知道提了也是白搭。她隔着衣

服把金种给她的信摸了一下，信还在，这让她感到庆幸。

过了两天，全灵发现，金种给她的信也没有了。她急得出了一身热汗，又出了一身冷汗，把衣兜儿掏了一遍又一遍，哪有信的一点儿影子呢！她在锅灶门前的柴火堆里翻找，翻过一堆烂树叶子，又翻过一堆烂草，连半点儿纸片儿都没有。信又没有扎翅膀，怎么会飞走呢？

二十八

金种一直沉浸在把卡子成功送给全灵的喜悦之中。这天上午，天阴得很重，队里没有给社员安排活儿。队里的党员和主要干部都到公社学习去了，只留副队长杜建岭在队里领导生产。杜建岭捞不着挣不出力的工分，捞不着吃不花钱的饭，他很有意见。杜建岭心里明白，他揭露了杜建春的爹造假粪，杜建春一有机会就给他小鞋穿。鼻子大了压嘴，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有气也说不出。杜建春不是让他在队里领导生产吗，他所能做的，是像那些去学习的干部们一样，自己不干活儿，也照记工分。给社员安排了活儿，他这儿转转，那儿转转，只当指挥员。若不给社员安排活儿呢，他也不能少记工分。有两样活儿常年都不歇工，队里饲养室的饲养员得天天喂牲口，杜建勋和黄鹤图须天天淘大粪。杜建岭到饲养室里坐一会儿，算帮着喂牲口了。跟杜建勋和黄鹤图说几句话呢，算是检查他们的工作了。谁敢不给他记工分呢！

金种掀开盛小麦的泥巴坛子看了看，在设想下一步给全灵送点什么。小麦金黄金黄，还有不少，坛盖一掀开，使有一股含着阳光味道的燥香扑出来。他这天不打算到镇上去卖小麦，倒不是

怕黄鹤图说三道四，是他自己认为，给全灵送东西的时间不能离得太近，既给全灵一些盼头，还得把全灵抻一抻。这跟钓鱼的道理一样，你连三赶四地给鱼下鱼饵，鱼产生了怀疑，就不一定吃钩。你让鱼尝到一点甜头，就放长线，把鱼抻着。抻到一定时候，等鱼急得转腰子，你再给鱼更好的鱼饵。这时鱼下嘴比较猛，你把鱼钓住不成问题。金种打算，等到快过春节的时候，等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的时候，金种再送给全灵一样东西。金种想好了，他要送给全灵一条围巾。他不给全灵买红围巾，农村新媳妇差不多都是戴红围巾，不稀罕了。他也不给全灵买绿围巾，庄稼是绿的，草是绿的，树是绿的，绿围巾跟那些东西靠色了，戴绿围巾容易被淹没，显不出来。他准备给全灵买一条花格子的围巾，既有红的格子，又有黄的格子，还有白的格子。那样的围巾戴在全灵头上一定很出彩儿，在杜老庄能拔头份儿。围巾买回来之后，他得改变一下送围巾的办法，不能像送卡子那样，把卡子悄悄塞到全灵手里，只贴一下全灵的肩膀就完了。这一次，他要把全灵约出来。白天当然不能出来，哪儿哪儿都是平地，连个挡人的地方都没有。平原地种庄稼好，男女约会的条件就差点儿。要约，他只能约全灵晚上出来。晚上的夜色把人们的眼睛一蒙，大家活动起来就方便些。把全灵约到哪里去呢，想来想去，只有把全灵约到生产队的麦秸垛那里合适一些。为了显示出集体的优越性，杜老庄生产队只垛了一个麦秸垛。麦秸垛南北很长，东西很宽，往上看也很高，是平原上少见的庞然大物。这里没有山，麦秸垛就像是山。每年垛麦秸垛，队里都要放一挂炮，男劳力要集中吃一顿白面馍，把仪式搞得像盖房上梁那样隆重。麦秸垛垛得非常讲究，或者说非常艺术。麦秸垛上圆下方，不但好看，还风刮不动，雨打不透，结实得像磐石一般。庄里的孩子们都爱绕着麦秸垛做游戏，做文章。秋天，他

们在麦秸垛上掏洞，把摘来的柿子放进洞子里闷。冬天下大雪，他们躲在麦秸垛一角，支起筛子捉麻雀。或贴着麦秸垛底部掏出一个大洞，掏成小屋模样，钻进去打扑克，睡觉。把全灵约到麦秸垛那里，他不着急把围巾拿出来，让全灵猜，他要送给全灵什么东西。全灵一猜二猜猜不着，他再把围巾拿出来，给全灵一个惊喜。这次他要亲自把围巾给全灵戴在头上，并拉过两角，系在全灵脖子里。做完这一切，他就顺便把全灵搂住，搂得紧紧的，搂得全灵喘不过气来。同时，他的脸贴全灵的脸，他的嘴亲全灵的嘴。如果贴脸亲嘴还不能满足，他们最好找一个小屋样的麦秸洞钻进去，再把洞口封上，在里面相拥着躺一会儿。洞子里面是黑的，他们互相只能听到对方的喘息声。这时候，他会把手伸到全灵的衣服下面，摸一摸全灵的奶。全灵要是不反对，他就把全灵的裤带解开，把全灵的棉裤脱掉，骑到全灵身上去。那样的话，就团结了，紧张了，生动了，活泼了。我的小燕子，我的小鸽子，我的小鹌鹑，我的小母鸡，我的小全全，我的小灵灵，我的小亲亲，你，你，你舒服死我吧你，你要了我的命吧你……

大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可这年的大雪来得早，刚交过二九，一场大雪就下来了。雪是天将明时开始下的，天越来越明，雪越下越大。雪本身并不会发光，尽管太阳没能出来，天明也是太阳在起作用，不是雪在起作用。然而雪毕竟是白的，毕竟是一种能反光的晶体，还是能对天光起到一种烘托作用。下大雪干扰不了公鸡的生物钟，一点儿都不影响公鸡正常打鸣，它们该什么时候打，还是什么时候打；该打三遍，一遍都不会少。它们打鸣打过第三遍，就扇着翅膀，从窗台上或树枝上飞下来了。地上的积雪已有三四指深，它们一落下来，雪地上立即印上了它们那竹叶样的爪印。没有刮风，雪花没有随风飘舞，出发点和落脚

点几乎成一条垂直线，一落下就没有再移动。雪落得如此心静，如此沉着，便于雪花的积累，很快就能显出成绩。一棵椿树的梢头有一捧黄鹂飞走时遗留的鸟窝，朵朵雪花很快把鸟窝变成了一只银色的雪球。石榴树的枝条比较细，一般情况下，雪在上面停留不住。可这天的雪花仿佛有一种黏性，又有一种执著的精神，它们在石榴树细细的枝条上也积攒了下来，小朵攒成大朵，小块攒成大块，树俨然成了一棵花树。仿佛石榴树是夏天开红花，到了冬天就变成开白花。农家院子里都会扯上一根晾晒衣物和干菜的绳子，谁会指望晃晃悠悠的绳子上会落雪呢，这天的落雪在绳子上也一点一点砌起来，绳子由黑变白，由细变粗。好像绳子原来不过是一条虫，一条毛毛虫，经雪一装饰，就变成了一条龙，一条小白龙。杜建春家的黄狗很勤快，它一早就冒着大雪，跑到庄子大西南的义地里去了。义地里先是来了几只老鸹，在大雪茫茫之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黄狗和老鸹走到一起来了。在黄狗到来之前，老鸹都在雪地里立着，黑老鸹几乎变成了白老鸹。黄狗一来，它们纷纷飞起来，抖掉了身上的落雪，又恢复了黑的本色。黄狗跑到老鸹刚才站立的地方嗅了嗅，没有嗅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它抬起头来看着老鸹，仿佛在说：这里没什么东西呀！老鸹在黄狗上空盘旋，呱呱叫着，像是在讥讽黄狗：大笨蛋，大笨蛋！它们又集中落在一个地方，似乎用行动告诉黄狗：来呀，来呀，好吃的东西在这儿呢！待黄狗冲过去，它们随即一哄而散，在空中笑成一团。黄狗像是终于看出来了，这帮穿黑衣的小丑无聊得很，它们在逗它玩。黄狗冲着在它头顶飞来飞去的小丑们叫了两声，仿佛骂道：欠操的玩意儿，老子不奉陪了！黄狗转身向庄里跑去。漫天皆白，满地皆白。不见麦苗，不见坟包。天不是原来的天，地不是原来的地。大雪像是一支巨大的笔，笔头饱蘸的是锌白，大雪大笔一挥，就把天地间的麦苗、坟

包、树木、房屋、石磙、麦秸垛、河堤、砖窑，等等，都勾销掉了。尽管黄狗在奔跑，黄狗的姿态是一种动态，因为黄狗身上也落了雪，它在雪中也微不足道，好像也被勾销掉了。跑到庄口的桥头，黄狗大概意识到自己的这次行动有些暧昧，才奋力一抖，把身上的积雪抖落。黄狗抖动的力量和频率是惊人的，在它抖动的瞬间，它身上的雪化成了模糊的雪雾。雪雾对黄狗的身体有所夸大，像是把一条狗夸大成了一头牛。

吃过早饭，王长轩在家里扎笤帚，梅淑清和全灵纳鞋底子。下雪天，别的孩子无处可去，在床上也躺不住，就蹲在地上看王长轩扎笤帚。他们冬天都没袜子可穿，脚上的鞋也破破烂烂，不是露了脚指头，就是露了脚后跟。他们穿的棉裤都不厚。小一些的孩子甚至连棉裤都没有，就那么上面穿一件棉袄，下面光着屁股。他们往地上一蹲，棉袄就把腿和屁股罩住了，对下半身能起到一点保温作用。他们好比是一只只小鸡，棉袄就是小鸡的膀子，在严寒的冬季，小鸡只能把膀子耷拉下来，为自己遮一点风寒。

老媒婆踏着雪到王长轩家里来了，不用问，又是来给全灵说媒。王长轩看不惯老媒婆，老媒婆跟他打招呼，说他下雪天还舍不得歇一会儿，不知他用嘴还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就算答应了，只管扎他的笤帚。一团生麻绞成的白麻经子，一捆打去高粱籽儿的高粱穗头，扎好了就是笤帚。笤帚不仅可以扫地，用来抽孩子的屁股也可以。王长轩动不动就抓起笤帚，把某个孩子抽得屁滚尿流。王长轩知道老媒婆的底细。老媒婆的男人原来是常住在庄子外头那座庙里的一位道人。道人也是杜老庄的外姓人，姓张。道人除了为死人做些道场，大部分时间，道人脱下道袍，换上短打扮，也到地里种庄稼，种蓼蓝。道人的地产很有限，土地改革时，他家的成分划成了贫农。王长轩对把道人划成贫农很有看

法，认为这样的贫农不是很地道，不纯粹，不如他家的雇农成分货真价实。道人的老婆随道人在庙里住，却三天两头往庄子里跑，因为她跟庄子里的另一个男人相好。她跟那人生了一个闺女，闺女长到十六七，生病死了。后来，她要了一个养女。养女长到十七八，她在外面说闲话，说自己的男人跟养女不干净。养女受辱不过，哭着回到哥嫂家去了，给她来了个一去不回头。她老了无事可做，就东家跑跑，西家跑跑，当起了媒婆。王长轩的看法是，木匠吊线，首先得自己的眼正，自己的眼是斜的，吊出的线肯定正不了。当媒婆也是一样，首先得自己走正道，如果自己都不正，看梨梨瘪，看瓜瓜歪，她能介绍什么好对象。

全灵对老媒婆也没什么好感。上次老媒婆给她介绍的对象，娘在言谈话语中断断续续对她透露过一些，知道那人不但是一个秃子，是一个半大老头儿，还是一个打人狂。全灵觉得老媒婆太看不起她，把她看得太低，简直把她看到死地里去了。老媒婆哪里是在给她介绍对象，明摆着是在骂她，诅咒她，欺负她。她想了想，自己并没有得罪过老媒婆呀，老媒婆干吗把她往火坑里推呢！全灵也猜到了，老媒婆又是来给她介绍对象。一个过景的老婆子，工分都不会挣了，只会搂点儿树叶子，她筐里哪有像样的对象！任她扒来扒去，不过还是一些烂树叶子。全灵还不知道给她介绍的对象是谁，先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她在心里咬了牙印儿，凡是老媒婆给她介绍的对象，她一概不同意。她对老媒婆和娘说："你们说话儿吧。"遂拿起鞋底子，到宋玉真家纳去了。

老媒婆给全灵介绍对象，不想让王长轩听见，也不想让全灵的那些妹妹弟弟们听见。她跟梅淑清说了几句闲话，用一根指头指指里间屋，意思到里屋去说。梅淑清会意，把老媒婆领到里间屋。二人刚靠着床边站定，一个小闺女儿不长眼色，跟到里间屋，蹲到了老媒婆和梅淑清面前。小闺女儿仰着脸，眼巴巴望着

老媒婆几乎掉光了牙的嘴。仿佛老媒婆的嘴里含有一粒糖豆，或一颗甜枣儿，只要老媒婆一张嘴，糖豆或甜枣就会掉下来，她在下面可以接个正着。梅淑清对小闺女儿说："去，一边玩儿去！"小闺女儿没有走，只蹲着往后退了退，两眼仍盯着老媒婆的嘴。梅淑清说："你滚不滚，不滚我踢死你！"说着用脚尖朝小闺女儿蹬了一下。小闺女的棉袄仍包在膝盖上，她像个球儿似的在地上滚了一下，才到外屋去了。老媒婆把嘴对在梅淑清耳朵上，搅动舌头，曲曲曲，曲曲曲，开始为全灵说媒。她像是仍嫌声音不够小，怕被别人听去走漏了消息，把满是红薯气的嘴对在梅淑清耳朵上不算，还把一只手遮在自己的嘴巴上。老媒婆的嘴在曲曲，眼珠也不闲着，自动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不老的是老媒婆的眼睛，在略显昏暗的屋里，老媒婆的眼睛仍显得亮闪闪的。老媒婆小声说完了，突然就加大了音量，把没有防备的梅淑清几乎吓了一跳。老媒婆说："全灵她娘，这下你算是烧了高香了，全灵算是烧了高香了！这样的好人家，论成分，是贫农；论亲戚，是党员，是干部；论个人，又聪明，又伶俐，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呀！"梅淑清说："好，好，让你多费心。等全灵回来，我马上跟她商量，尽快给你回话。"老媒婆说："还商量啥呢，我看这事儿你就能当家。你想想看，全灵跟汤大梁一定住亲，全灵一嫁过去，杜建春就成了全灵的大舅。全灵底下的这些弟弟妹妹呢，都跟着全灵喊大舅。有孩子的大舅在杜老庄当着大拿，你们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以后遇到点儿啥事，我还得找你帮忙呢！"梅淑清说："我都知道了，你就放心吧。"这时几个孩子都到里间屋来了，他们嘻嘻笑着，哎，大舅，哎，大舅，不知道把哪个叫大舅。老媒婆再次把声音放小，把嘴巴对在梅淑清耳朵上说："是杜建春的妹妹看中全灵了，杜建春的妹妹跟她嫂子马兰英说了，是马兰英托我来提亲。龙门摆在那儿了，就差全灵那一跳。全灵

一跳过去，鲤鱼就变成了龙。等全灵回来，你跟全灵好好说说，闺女大了，别拿着捏着，得着好机会就不能放过。等着嫁给汤大梁的闺女排成了队，全灵要是错过了机会，恐怕哭都找不着庙门。”外屋啪的一声响，像是笤帚把抽到了地上。梅淑清听得出来，这是王长轩对老媒婆不耐烦了，故意弄出的响声。梅淑清遂对老媒婆说：“你稍坐会儿，我去给你烧碗茶吧?”老媒婆说：“我不渴，不用烧茶了。”这才走了。雪下得小了一些，地上的脚印多了起来。

老媒婆刚走，王长轩就骂人家，骂老媒婆老这个，老那个，骂得相当恶毒。王长轩说：“她自己裤裆里也有扁扁货，干吗不把自己嫁给汤大梁!”梅淑清说：“你不能这样说话，人家也是一番好心好意。”王长轩说：“她要是有好心，早就子孙满堂了。”汤大梁是杜建春的外甥，他每年都到杜老庄走姥娘家，王长轩和梅淑清多次见过汤大梁。汤大梁家的成分没说的，汤大梁家的家境也不错，只是汤大梁的个子长得太矮了。这地方说一个人长得矮，有一个习惯性的说法：蹦三蹦都够不到铡把子。要是说到汤大梁，这种说法恐怕用得着。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夸张，铡把子才有多高，汤大梁不用蹦，够到铡把子不成问题。汤大梁不是一个侏儒，他比侏儒要高一些。但是，汤大梁不能和王全灵比，一和王全灵比就糟了，把汤大梁放在王全灵面前，恐怕汤大梁的头顶连王全灵的膈肢窝都碰不到。一个像小山羊，一个像大骆驼。汤大梁不光身体没长开，脸也没长开，像刚出生的小猴儿的脸一样，一看就让人可怜。杜建春的妹妹和妹夫个头都不低，不知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这是一道难题，梅淑清和王长轩一时不知道怎么解。解不好了，惹得杜建春不高兴，就把他们全部拴了进去。汤大梁家的成分是好，但全灵嫁的是人，不是成分。成分再好，也不能代替本人，也不能搂着成分睡觉。梅淑清估计，全灵

要是知道给她介绍的是汤大梁，肯定不会愿意。

全灵还在宋玉真家纳鞋底子，纳几针，看看门外的雪。有不远处的一堵黄泥墙衬托着，落雪才看得清楚些。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不是雪在动，是墙在动，墙好像在往上升。眨眨眼再看，原来还是雪在动。全灵在庄子里没有要好的姐妹。成分好的闺女，她不敢找人家，怕的是人家看不起她。成分不好的闺女呢，是她不愿意找人家，不愿意忘记自己家的成分是雇农。可是，一个人不能天天守在家里，特别是阴天下雨下雪时，总得有个地方去，总得找个人说说话。全灵找宋玉真说话的时候多一些。一来，全灵离宋玉真近，转过自家墙角，就到了宋玉真家。她到宋玉真家串门，不会被外人看见。二来，她和宋玉真不是一个年龄段，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三来，她每次找宋玉真，宋玉真都笑眯眯的，对她很友好。全灵也听过风言风语，说宋玉真不正经，腰里别副牌，谁要跟谁来。但全灵不相信宋玉真是那样的人。宋玉真对丈夫杜建勋很好，对孩子也很好，哪里会有那样的外心。宋玉真长得是漂亮，也很注意收拾自己，这不能算是宋玉真的缺点，相反，全灵看重的就是宋玉真这一点。宋玉真自己也说过，人来到这个世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不起你，但你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要是看不起自己，就完了，就做不起人了。宋玉真还是按过去的称呼，把老媒婆称为庙上那老婆儿，对全灵说："我看庙上那老婆儿到你家去了。"全灵说："是的。"宋玉真问："她去你们家干什么？"全灵说："我也不知道，瞎串门儿呗。"宋玉真把纳鞋底子的针在鬓角擦了擦，说："不是吧，你说不知道，我看你是知道的。人家很关心你呢。"全灵说："谁稀罕她的关心！她不关心还好些，她一关心，我连死的心都有。"说到死，全灵的眼圈红了一下。全灵不让宋玉真看到她的眼睛，低着眉纳底子。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离门口比较近。一朵雪花飘进来，悄无声

息地落在她脚前的地上。刚落下时，雪花的花瓣是支棱着的。只一会儿，花瓣就塌下去，变软，变薄，变成雪粉，直至化掉。宋玉真说："女大一枝花嘛，该有人关心的时候，没人关心也不行。"全灵心里一磁，像是丁地响了一下。宋玉真说的一枝花与金种信里的话对了点子，难道宋玉真把金种的信看到了？难道不翼而飞的信落到了宋玉真和杜建勋的手里去了？她不免疑惑地看了宋玉真一眼。宋玉真眉毛弯弯的，眼睛弯弯的，正眯着眼笑。全灵没看出什么。让人疑惑的事情还在后头，宋玉真竟提到了金种，说："全灵，咱下雪天说闲话，哪儿说哪儿了，你看金种这人怎么样？"怎么样呢？如同腾地燃起一股火苗子，全灵的脸顿时红透。她看了一眼门外的雪，把自己镇定了一下，才说："嫂子怎么想起来问他，他怎么样，我哪里知道。"宋玉真注意到了全灵满脸的潮红，一朵花儿该往红里开，连花儿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啊！看来这闺女的春心闹腾得不善哪！宋玉真声色不露，说："都在一个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能没一点儿看法呢！"全灵说："我这人没心，成天价就知道傻吃傻睡傻干活儿，别的啥心都不操。"宋玉真说："妹子这样说，嫂子可不同意。依我看，你心里灵性得很，哑巴吃饺子是你，哑巴吃黄连也是你，只是你不说罢了。妹子没赶上好时候，要是赶上了好时候，赶上能在后花园的书房读书，琴棋书画都难不住你，说不定还能考个女状元呢！"全灵说："嫂子快别这么说，你这不是要羞死我嘛！"宋玉真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咱姊妹俩不外气，我才跟你说这个话。要是换一个人，我还不敢跟她说呢！我看来看去，金种也是个聪明人。看一个人聪明不聪明，你看他的眉宇就看出来了，聪明人的眉宇那里都有一股子英气。"全灵不知道什么叫眉宇，不知道眉宇在哪里。但全灵不会问宋玉真，一问就显得认真了，也显得自己无知。全灵想起金种送给她的花卡子。娘说把卡子还给金

种，不知还了没有。要是还了，还卡子时，不知娘对金种说些什么。不管娘说了什么，对金种来说都是一个打击。全灵仿佛看见，金种对卡子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难堪得很，眼里也凄然得很。自从卡子暴露之后，全灵没有再看见过金种。她知道了金种都是早上到井台打水，她就改成晚上再去打水。她不知道怎样面对金种，把金种回避开了。也许她不该躲着金种，她这一躲，对金种的打击会更大些，会构成双重的打击，还卡子是一重，躲着不见又是一重。她本来就觉得已经和金种隔得很远了，哪堪天又下雪呢。天一下雪，云一层，雾一层，帘一层，幕一层，像是隔断了空间，也隔断了时间，她离金种似乎更远了。全灵不知不觉叹了一口气，差点掉下泪来。宋玉真随着全灵叹气，说："金种除了家里成分不好，我看挑不出人家什么毛病。"全灵说："成分不好不就是毛病嘛，成分不好就是最大的毛病。有一俊遮百丑的，也有一丑遮百俊的。成分好了，啥丑都不算丑，成分不好，再俊也是白搭。"宋玉真不由得对全灵赞叹起来："我的妹子呀，你刚才还说你傻，你听听你这几句话说的，哪一句不是俩眼儿齐睁着，一竿子插到底！嫂子以后遇到了啥事儿，还得向你请教呢！"全灵说："嫂子又笑话我。"

二十九

过了两天，杜建春的老婆马兰英亲自出马，到梅淑清家里来了。马兰英一来，全灵心说，催命的来了，拿着未纳完的鞋底子躲了出去。老媒婆给她介绍汤大梁，娘跟她说了，她一听就气得全身发凉，脸色发青。她不明白，老妖婆子哪一辈子跟她结下的仇气，难道不把她推到火坑里就不算完吗？在汤大梁身上，全灵

把自己说过的一俊遮百丑的话推翻了，那样的丑，别说一个贫农成分，就是一百个贫农成分也遮不住啊！全灵没明确说同意不同意，好像连不同意都不值得说。她迁怒于老媒婆，说的话和王长轩如出一辙，她说："她那么能，怎么不把自己说给人家呢！"

从家里出来，全灵这次没有到宋玉真家里去。下雪的那天晚上，宋玉真家里出了点儿事。先是杜建斌来到宋玉真家，跟宋玉真东扯萝卜西扯瓜。杜建斌在公社收购站帮过一段忙，帮着掌磅收购干草。那段日子，杜建斌烧包烧得不行了，嘴上叼着烟卷，穿着制服，好像成了吃商品粮的公社干部一样。为了让杜老庄的人知道他掌有权力，他愿意在过磅时做些手脚。凡是杜老庄的人去收购站卖干草，他装作对卖草人并不认识，却把五十斤，报成六十斤，或把六十斤报成八十斤。宋玉真去卖干草，他更是对宋玉真挤眉弄眼，故意问："这位大嫂是哪庄的?"宋玉真会意，说："你管俺是哪庄的呢，你是收草，又不是收人。"杜建斌说："那不一定。"宋玉真挑去的干草是六十斤，他报的是一百二十斤，整整多了一倍。这样一来二去，杜建斌就与宋玉真打到一块儿去了。杜建斌有些骄傲，好像吃到了仙桃一样，愿意把他和宋玉真的事显摆显摆。他说，他与宋玉真是老相好，在没去公社站当收购员之前，就与宋玉真好上了。一说到宋玉真，他就哎呀不止，相当感慨，说他算是知道了，女人跟女人真是不一样，把宋玉真这个仙桃吃上一口，别的女人都成了烂杏，闻都不用闻了。杜建斌在收购站帮忙时间不长，薅草的季节一过，人家就不让他在那儿干了。可杜建斌还是乐意把收购站的事情挂在嘴上，一说就是他在收购站如何如何，好像他真的当过公社干部一样。杜建勋听说过杜建斌和宋玉真的事，背地里，他掐着宋玉真的手腕子问过宋玉真，到底怎么回事。宋玉真根本不承认和杜建斌有那种关系，反对杜建勋有所埋怨，说："老鸹的一张破嘴就是用来自

夸的，你怎么能相信老鸹的话。你这样问我，不是恶心我，是恶心你自己，是自己给自己添堵。你没想想，就他那样的，自轻得没有四两，我哪个耳朵眼儿会看上他。贫农怎么了，天下的贫农多着呢，我看屎壳郎比他还贫呢！”杜建勋和宋玉真私下里都看不起杜建斌，可杜建斌到家里了，两口子还得应酬着。特别是杜建勋，一副很谦恭的样子，像是对杜建斌很欢迎，随时准备对杜建斌的话进行附和。不管杜建斌说什么，他都说，不错，对着呢，越说越对。宋玉真最看不惯杜建勋这种样子，男人越是这样没男人气质，越会增加杜建斌的气焰。宋玉真在背后埋怨过杜建勋好多回了，甚至质问杜建勋还有没有骨头。但一见着好成分的人到家里来，杜建勋的骨头不知不觉就软化成这样子，真没药治！

杜建斌说了一会儿话，走了。停了一会儿，宋玉真也要出去。一见宋玉真要出去，杜建勋顿时警觉起来，态度也强硬不少，他问：“你去哪儿?”宋玉真说：“我去找杜建斌哪，人家到咱家来了，我不去人家看看不合适。”杜建勋恼了，恼得脖子都拧巴了，他说：“姓宋的，你两面三刀，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一套。你不能去！”宋玉真指点着杜建勋说：“姓杜的，你完了，真的完了，连句笑话都听不出来。我去他家干什么？他就是拴着我的头拉，也拉不过去。”“那你到底去哪儿?”“我听说自华回来了，我去跟自华说会儿话。”杜建勋的态度仍没有转变，说：“天下着雪，最好哪儿都不要去，让人看见了，光说闲话。”宋玉真说：“要是不放心，你跟我一块儿去。”杜建勋说：“我不去。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跟人家说什么！”

宋玉真前脚走，杜建勋后脚踩着宋玉真的脚窝子，躲在一个墙角后面，吊着宋玉真的线。宋玉真去了赵大婶家是不错，但宋玉真去了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见宋玉真出来，杜建勋赶紧弯着腰，缩着脖子往家里跑。他不想让宋玉真发现他在吊宋玉真的

线。跑回家，他到床上躺着去了。他想让宋玉真知道，他是很大度的，对宋玉真到哪里去，他并不计较。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估计宋玉真该进家了，可是，怎么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呢？宋玉真从赵家出来，难道又拐了弯子不成！杜建勋躺不住了，翻身而起，朝门外冲去。外面的路上哪有宋玉真的影子呢！这个淫妇，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她以找赵自华说话为幌子，说不定真的找杜建斌去了。好在地上积的有雪，雪上留有宋玉真的脚窝子，杜建勋像一条狗一样，弯腰循着宋玉真的脚窝子，向宋玉真追踪而去。人不公平天公平，人不长眼天长眼。天上下的雪就是老天长的眼，有老天爷的眼盯着，看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往哪里逃！然而，杜建勋追着追着，停下了。宋玉真的脚窝子没有向杜建斌家的方向拐，却一直向队里会计室铺陈而去，这是怎么回事？会计室里只有杜建国，杜建国参加完公社的学习班回来了，正抓紧时间挑灯进行年终决算，宋玉真去会计室里干什么？难道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杜建国和宋玉真有一腿？杜建勋对杜建国的印象一直不错，杜建国看见杜建勋，也是不叫哥不说话，两个人几乎没什么成分上的隔阂，杜建国不会偷他的老婆吧？也许，宋玉真到会计室只是向杜建国问一下他们家的工分情况。可是，不对呀，宋玉真只说去找赵自华说话，没说到会计室找杜建国呀。找杜建国问工分应该光明正大，宋玉真为什么不敢说呢？看来这里头有名堂。会计室的门是关着的，门缝儿里透出些许灯光。他把脚步放轻，悄悄来到门口，侧着耳朵往屋里听。他不敢敲门，也不敢喊宋玉真，只是听。他没听见杜建国打算盘的声音。杜建国若是打算盘，在夜间很容易听到。坏了，他听见了宋玉真的声音，宋玉真说："乖，乖，想死我！"他们这里国不念国，国的发音是乖，宋玉真喊乖，显然是在喊国。杜建国也说话了，他说："别说话，别让别人听见。"宋玉真说："谁爱听见谁听见，我不怕！外面下

着雪，不会有人来。”不会错了，千真万确了，杜建国正在会计室里偷他的老婆。就在他面前，只隔着两扇木门，两个狗男女，连灯都不吹，就干开了。杜建勋以前只觉得宋玉真不正经，但总没有抓到证据，老天有眼，这一回总算让他撞上了。原来偷他老婆的人是杜建国。杜建国表面上比谁都正人君子，都不近女色，原来一切都是装的，他的算盘早就打到宋玉真的腿旮旯儿去了。一个男人，还有比遇上这样的事情更感屈辱吗？更不能容忍吗？恐怕没有了。杜建勋觉得自己浑身的血在呼呼地往头上涌，像是要找一个突破口涌出来。在旧社会，这地方土匪特别猖獗。土匪杀人有一个名堂，叫放天花。地上挖一个坑，让人站在坑里，往坑里填土。土自下而上挤压人的身子，把全身的血都挤得涌向头部。这时土匪取一把锤子，把人的脑壳敲烂，血一下子滋向天空。并没有人把杜建勋放在坑里，用填土法挤他的血，但他的头同样涨得厉害。他有些受不了，他要爆发，他要喊，喊全庄的人都来捉奸。他相信，只要他喊了，庄里的人很快就会跑过来，把杜建国和宋玉真堵在会计室里。他仿佛已经看见，人们把杜建国和宋玉真捆在了一起。有人还把宋玉真的棉裤扒掉了，用宋玉真的裤腰带拴了一只破鞋，挂在宋玉真的脖子里。那是何等解气！杜建勋把嘴张开了，又合上了。他又把嘴张开了，只是哈了一口气，又合上了。他张了两次，合了两合，到底没能喊出来。他想到了他家的成分。他被人看成地主分子，他的老婆宋玉真也被人说成地主分子，出了这样的事，贫下中农一定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人家不会认为杜建国有什么责任，有问题的只能是他和宋玉真。有可能说他利用宋玉真搞美人计，拉拢腐蚀队里的会计。往严重里想，说不定队里会开会批斗他们。要是那样的话，就糟糕透了，丢人的不光是宋玉真，还有他。罢罢罢，忍了吧，还是别让庄里的人知道好一些。

杜建勋不想活了，他要服毒自杀。他放有一包老鼠药，老鼠药的名字叫七步倒。意思是说，老鼠吃了药后，只能走七步就毙命了。杜建勋把七步倒拿出来了，也把包药的纸包打开了，一张嘴就能把药面子吞下。宋玉真曾经骂过他是老鼠，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一只老鼠算了。且慢，他这会儿不能死，得等宋玉真回来，他当着宋玉真的面把药服下去。人死要死个明白，他必须让宋玉真知道他为什么死，他死了也得向宋玉真讨债，让宋玉真不得安宁。他又把七步倒包了起来。

宋玉真回来了，问杜建勋："睡了?"杜建勋说："死了。"宋玉真点上灯说："死了还会说话?"杜建勋说："你就巴着我死呢，我死了，你就称心如意了!"宋玉真说："又来了，又来了。一个男人家，三天两头死呀活的，也不嫌丢份。"杜建勋说："我有什么份可丢的，我的份早就丢完了。说吧，你刚才到底到哪儿去了!"宋玉真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去看看自华。自华已经怀孕了，身子都有点显了。"杜建勋说："宋玉真，你还在骗我，还在骗我！你都骗我一辈子了！不要脸！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今天要是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死在你面前。你去赵自华家才去了多大一会儿，别当我不知道!"宋玉真心一虚，听出杜建勋盯了她的梢儿，她去会计室找杜建国，一定被杜建勋看见了。但宋玉真的口气一点儿都不软，说："你少说点儿难听话，反正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我给你上养老，下养小，哪一点儿对不起你!"杜建勋说："你还要怎样对不起我！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这样欺负我，比杀了我还难受。"杜建勋从床上起来了，来到了屋当门，说："我不活了，你去给我倒点儿水，我要喝药。"说着把那包七步倒拿出来了，再次打开纸包。宋玉真说："要倒水你自己倒，你自己又不是没长手。你不用拿死吓唬谁，你死谁不会死！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想死，要不是为着孩子，我

早死了一百回了!”她伸巴掌一打，把杜建勋手中的七步倒打掉在地上，散发着香味的药面撒了一地。杜建勋愣了一下，哭了，说：“我死，你不让死，我活，你也不让我活，你到底要我怎样!”杜建勋一哭就哭得声音很大。见杜建勋哭，几个孩子都哭了，孩子和杜建勋哭成一团。全灵听见了宋玉真家传出的哭声，但她不知道杜建勋为什么哭。一个大男人家，这般粗喉咙大嗓地哭，总归是骇人的，定是伤心伤透了。全灵只听见杜建勋和孩子哭，没听见宋玉真哭，猜不到宋玉真在这场哭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反正宋玉真脱不掉干系，杜建勋的痛哭也许正是宋玉真惹出来的。不管宋玉真家出了什么事，全灵暂时都不能到宋玉真家里去。

雪在化，房檐在滴水。全灵来到院子外头一家屋山东头不滴水的地方，站在那里纳鞋底子。她心里很乱，满脑子都是马兰英给她说媒的事，纳得有一针，没一针。杜建春家的黄狗跑过来了，试探着来到她身边，伸着鼻子向她身上闻。这只黄狗以前从没有接近过她，更别说往她身上闻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兆头。全灵有些害怕，她扭过身子，使劲对黄狗白着眼说：“去，去，滚蛋!”黄狗没有马上滚蛋，它低下鼻子，像是沉思了一会儿，才走了，大概找它的主人马兰英去了。全灵也想走，可是，除了自己的家和宋玉真的家，她不知道到哪里去。杜老庄这么大一个庄子，竟没有她可去的地方。

队部门前的雪被勤快的人提前扫过了，露出一块干爽的地方。剃头匠来了，在那块地方摆开架势剃头。杜老庄本庄没有剃头匠，剃头匠是外庄来的。剃头匠是兄弟两个，哥哥叫大听，弟弟叫二听。他们每隔半个月到杜老庄来一次，每次剃一天两天。他们剃头不收钱，只在夏秋两季收些粮食。他们把收到的粮食交到队里，队里给他们记工分。他们挑着剃头挑子而来，一头挑着

火炉和烧剃头水用的专用锅，另一头挑着脸盆、盆架、擦刀布和一个三角形的小柜子，柜子的小抽屉里放着剃头刀。这里的成年男人一般都是剃光葫芦头。剃头匠把头发剃过一遍，再刮上一遍，摸着光溜了，就算剃完了一个。每剃完一个，剃头匠就在被剃者的头顶呱地拍一下巴掌。这是剃头匠的专用动作，他们不说完了，也不说类似的语言，只是拍巴掌。这弟兄俩不怎么用剪子，也不怎么用推子，用的最熟的就是刀子。他们拿剃头刀的手势很好看，像唱戏的坤角翘起的兰花指一样。有的年轻人要留东洋头，他们也是用刀子剃。把下面的头发剃去了，把上面的头发留下了，黑是黑，白是白，黑白截然分明。这是春节前最后一次剃头，在大人的督促下，小孩子也来了不少，在那里等着剃头。有钱没钱，剃个光葫芦头好过年。这样的说法由来已久。另外，按这地方的规矩，小孩子在正月里不能剃头。为什么？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就为这个。全灵站的地方离摆剃头摊子的地方不太远，她一抬眼就把剃头摊子看见了。前些天，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杜老庄来演节目，就是在那块地方搭的戏台。就是在听戏的那天晚上，金种送给她一个卡子。想到卡子，全灵不由得又发起愁来。

马兰英一开始没有提给全灵介绍对象的事，她拿来一卷子整理好的破布片子，对梅淑清说："我没啥给你拿的，这点布片子，你留着给孩子垫鞋底子吧。我看你的几个孩子都没穿棉鞋，那可不行。大冬天的，把孩子的脚冻坏就不好了！"马兰英可不是老媒婆，马兰英是政治队长杜建春的老婆，可说是杜老庄的第一老婆。第一老婆能到梅淑清家里来，本身就是给了梅淑清好大的面子。第一老婆还给梅淑清带来了礼物，这更不得了。尽管马兰英带来的不过是一些破布片子，谁能说破布片子不是礼物呢！梅淑清要给马兰英烧茶，马兰英拦住她说："你的身子沉，别忙活了，

坐下吧，咱们说会儿话。”梅淑清又怀孕了，肚子大得像装着一个大葫芦头。马兰英说：“我看你这次怀的像个男孩儿。”梅淑清说：“我也不知道。不管生啥，都是孽障。”马兰英不同意梅淑清的说法，说：“你不能这样说，生了儿子，将来给你顶门立户；生了闺女，将来给你扤果子吃，多生一个，你将来多一份儿福。”梅淑清说：“那要看孩子是谁生，生在谁家。像我这样的，多生一个，多一份儿罪。大人遭罪，孩子也遭罪。你就说我的这些个孩子，有哪一个让我省心？没有一个不是我的冤家对头！”梅淑清主动提到了全灵，说：“庙上那老婆儿给全灵介绍汤大梁，我和全灵她爹都说好，就怕全灵没那个福。”话既然挑明了，马兰英就不必绕弯子了，她说：“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两边都知根知底，话也不用多说了，依我说，这个事儿不能光信着孩子的意儿，你们两口子还得替孩子拿主意。大梁那孩子我最了解，除了个头儿稍微低点儿，别的好处快让他占完了，你说厚道，你说本分，你说懂礼，你说知道见人亲，一百条子，条条都没得挑。人要那么高干什么，高了还多费二尺布呢，还多费布票呢。竹竿高不高，给它个女人，它还不会用呢！说句话不好听，大梁个头不算高，要是全灵嫁给他，全灵将来生下的孩子不一定就不高。我说一句话在这儿放着，等大梁和全灵有了孩子，说不定比他们都高呢。不瞒你说，这事儿我们家杜建春也知道了，也点头了。他挑剔着呢，这事能让他点头不容易。我说他点头了是什么意思你懂不懂，对，对，就是说他对这门亲事同意了，批准了。他一批准，全灵就是贫农家的儿媳妇，全灵生了孩子，就是贫农家的孙子，全灵就成贫农家孩子的娘，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咱们两家呢，就成了亲戚。今后不管遇到啥事，杜建春都不会让你们家吃亏。哎，我听说今年的救济粮和救济款又下来了，我跟杜建春说说，先给你们家留点儿。”马兰英把梅淑清的大腿

拍了拍，接着说，“我也不说那么多了，你是个明白人，话一点就透。”她压低了声音，“我一句话说包本儿，你回头好好跟全灵说说，叫她千万别惹我们家杜建春生气，他不生气时和善着呢，他要是生起气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梅淑清一个劲儿点头，说：“我知道，我明白。你放心吧，全灵一回来，我就跟她说。这个死妮子，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等着剃头的几个男孩子看见了站在墙根纳底子的全灵，其中一个男孩子把全灵一指，那些男孩子们一齐喊道：“王全灵，一枝花，人人见了人人夸。王全灵，羞答答，人人见了人人夸。王全灵……”呀，坏菜！这不是金种给她信里写的话嘛，怎么连小孩子都知道了。全灵的头一下子蒙得好大，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子一样。她一直惦着那封信的下落，看来信不但被“老鸹”叼走了，被识字的“老鸹”看了，还在“一群小老鸹”嘴里传开了。虽然传得有些走样，但一枝花和羞答答那样的话肯定是从信里来的，这可如何是好。小孩子们一喊不当紧，那些剃头的男人和两个剃头匠都朝全灵这边望着。他们望得有些大胆，眼里，嘴里，似乎还有笑意。特别是那两个剃头匠，他们把刀子架在人家头上，却不刮了，扭头朝全灵看着。既然小孩子们把王全灵喊成一枝花，他们当然愿意把花儿看一看。一个男人头顶的头发刚被剃了一刀，两边黑，中间白，像一个笑弯的嘴巴。也许男人只用嘴笑嫌不够，就笑到头皮上去了。全灵怎么办，她知道那些小孩子都惹不得，你越是不让他们喊，他们会喊得越厉害。全灵所能做的，是装作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只管埋头纳她的鞋底子。说心里话，全灵对小孩子们喊她一枝花并不是很反感。杜老庄的闺女，还有谁被称为一枝花呢，不就是她一个嘛！金种在信里说她是一枝花，要是不通过孩子们的嘴喊出来，谁会知道呢！全灵只是觉得有些委屈，一枝花又怎么样呢，恐怕连一泡牛

屎都摊不到，不知会摊到什么东西呢。不把全灵惹恼，那些小孩子好像不甘心，他们集成一堆，一边喊着，一边向全灵接近。全灵只好狠狠瞪他们一眼，把线绳子缠在鞋底子上，转身走了。

第九章

三十

这年的春节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大年初一，队里也不放假，社员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打着红旗，背着毛主席语录袋，拉着架子车，向东河进发。他们拉河堤的土，垫庄子中央的一个养鱼塘，要把养鱼塘填平，填成一块平地。山西有一个村子叫大寨，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大寨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移山造田，把一般的田造成松软的海绵田。杜老庄没有山，他们移河堤。杜老庄没有山沟，他们填养鱼塘。他们要把养鱼塘造成像大寨那样的海绵田，而且比海绵田还要海绵田。杜老庄的人从没见过海绵，不知海绵为何物。但他们见过棉花，海绵和棉花都有一个绵字，大概差不多吧，都是厚敦吧，软乎吧。这样的地杜老庄的社员同志们也会造。

春节前几天，公社组织一批大队和小队干部到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参观。作为杜老庄的带头人，杜建春也加入了参观团。这不得了，这是杜老庄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无论如何要载入杜老庄的史册。须知大寨是全国的先进典型，是中央领导和外国

友人常去的地方，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而杜老庄的政治队长杜建春却去了一趟，亲自参观了耳熟能详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爬到了著名的虎头山上。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誉！这荣誉不仅属于杜建春，也属于杜老庄的全体贫下中农，对所有贫下中农都是巨大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杜建春本人更是兴奋不已。别看他当着队长，以前他的腿却不长，顶远只到一百多里外的地方买过牛，连火车都没见过。这次他坐了汽车坐火车，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参观，真是了不得。大寨是中央领导常去的地方，他到了大寨，像是沾了中央领导的光，感觉大不一样。他的腰板挺起来了，棉袄上的扣子从顶扣到底，一出门就是视察的样子。又仿佛大寨是一块圣地，他到了大寨，就等于朝了圣，他就成了一个圣徒，并取回了真经。回到杜老庄的当天，他就召集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他到大寨的观感。他很会传达，善于用细节说明问题。他谈到，在大寨参观时，他在地里抓了一把土，想带回来留作纪念。工作人员看见了，马上对他进行制止，说大寨的土不能抓。又走了一个地方，他捡了一小块石头，心说大寨的土不能带走，小石头总可以带走吧。不料他刚要把小石头往衣兜里装，又被工作人员看见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大寨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什么都不能动。参观的人那么多，如果你抓一把土，他捡一块石头，大寨哪里受得了。他后来才知道，那些分散在各处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安机关派去的便衣，专门负责对大寨的保卫工作。那些便衣的眼睛都很好使，恐怕比鹰的眼睛都好使，参观人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谁想带走大寨的空气都不行。杜建春的传达，引起全场一次次赞叹和羡慕之声。

在大年初一的劳动中，杜建春的身影也出现在过革命化春节的人群中。他手持一把铁锨，站在鱼塘边，指挥人们把土倒在这儿，倒在那儿。这个养鱼塘存在了多少年，人们已无从考证。或

许在几百年前，杜姓人家的第一代祖先在这里安家落户，就有了这个养鱼塘。然而到了这一代，他们要把养鱼塘填平。所谓沧海桑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养鱼塘结了一层冰，背阴的那边还有未化尽的积雪。随着冰面的土越倒越多，冰面被压塌，下面的水泛了上来。水是混浊的，像是把塘底的泥浆子激了上来。同时激上来的还有一条条白鱼。那些鱼似乎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冬天的，它们正在冰层下面的泥巴窝里睡得好好的，人们干吗要打破它们的睡梦呢！它们一被激上来，很快就被冻死了，身子变得僵硬僵硬。不要忘了，人是吃鱼的，特别是在过年期间，鱼是很好的一种食物，不管炸着吃，还是炖着吃，都堪称美食。可是，杜建春不发话，谁都不敢捡鱼。这就是革命化的威力，仿佛革命一来，不仅年将不年，节将不节，人类连吃鱼的本性都给革掉了。

这年的春节，还有一件事情可记。一个在师范学院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偷偷刻了一块木版，在家里印制老灶爷卖钱。因他在师范学院是学美术的，雕版刻得相当不错。有灶爷，就有灶奶奶，这一对灶屋里的神仙长得都很富态。灶神被染成大红大绿，姚黄魏紫，颜色鲜艳得很，极讨庄稼人的喜爱。灶神画是用绵草纸印成的，价钱不贵，一毛钱即可请到一张。这样的灶神画，右派分子当然不敢卖，由他的父亲揣到怀里到外庄去卖。他的父亲是老贫农，行动上自由些，也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警惕的目光无处不在，老贫农卖灶神画照样被人告到了公社。公社革委会派人一查，右派分子很快露馅。公社领导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死灰复燃，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的又一表现，必须把右派分子抓起来。公社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背着枪，直接来到杜老庄，把右派分子捆了起来。右派分子还很年轻，脸色十分苍白。人家捆他时，他没有任何反抗，脸上微笑着，表现得很

顺从，配合。他说："不要误会，我刻的画不是封建迷信，是民间艺术。人民大众需要这样的艺术。"保卫干部在他腿上踹了一脚，命他闭嘴。右派分子的娘，趴在地上，抱着儿子的腿，叫着儿呀儿呀，哭得一塌糊涂。保卫干部说："让开，不让开连你一块儿抓！"最后，是右派分子的爹把右派分子的娘拉开了。抓到私刻灶神画的右派分子，这是公社革委会狠抓阶级斗争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公社材料组把这件事写成了材料，报到县里去了。县里的报道组根据这个材料写成了一篇报道，送到省里的日报社。日报果然把这个报道登了出来。这个公社的名字多少年都没有在省里的日报上出现过，通过这件事，公社的名字见了报，公社领导好不欢喜。

通过右派分子被抓走这件事，也给杜老庄的干部敲响了警钟。事情出在杜老庄，对右派分子检举揭发的应该是杜老庄的人，立功的也应该是杜老庄的人，现在立功的却是外庄的人，这不大合适。看来，杜老庄的人阶级斗争的眼睛还要瞪得更大些，阶级斗争的耳朵还要竖得更高些，阶级斗争的绳子还要勒得更紧些。

正月初五晚上，杜老庄召开了春节以来的第一个批斗会。参加批斗会的人员有共青团员、基干民兵、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都是年轻人。杜建春没有参加会，他和两个政治副队长坐在与会场隔壁的会计室里吸烟，听着会场里的动静。开会之前，没有通知说是开批斗会，更没有说批斗谁，会前的气氛是轻松的。正月初五也叫破五，破五还是春节的组成部分。山虎掏出衣兜里装着的散炮，在队部门口放了一两颗。天是阴的，队部门外极黑。炮响时，放出的是一团白光，很刺眼。杜建良向山虎提了一个问题，放炮是什么在响。山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可笑，放炮嘛，当然是炮在响。杜建良说："错！"山虎补充说："炮里面卷的有

炸药，炸药一炸，把炮皮炸掉了，炮就响了。”杜建良还是说错，他说：“我告诉你吧，放炮不是炮在响，是空气在响。不光放炮是这样，打响鞭也是这样，你把鞭子往空气中一抽，空气觉得疼了，就叫唤一声。不信你在真空里抽鞭子，不管你使多大劲，都发不出声音。”山虎不懂什么叫真空，他说：“依你这么说，人放屁，不是屁眼里发出的响声，也是空气发出的响声了！”杜建良表扬了山虎，说：“这一回算叫你说对了，你这叫触类旁通。”杜建兴对杜建良很不服气，说：“就你能！”说着把自己的黑围脖儿取下来，往杜建良脖子里围。关于黑围脖，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只有杜建兴和杜建良知道。杜建兴一给杜建良戴黑围脖儿，杜建良就明白了杜建兴的意思，他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不需要。”摆着手躲开了。杜建兴说：“我看你挺需要的。”追着杜建良，往杜建良脖子里戴，把杜建良追得满屋子跑。别人虽不解其中意味，见一个人那么热心地关心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却拒绝关心，也觉得挺可笑的，就笑了。

赵自民、杨纪英、黄金种、王全灵等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参加了今晚的会议。会场里只点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尽管灯光很暗，金种还是把站在墙角暗影里的全灵看见了。他一眼又一眼地看全灵，希望全灵也能看他。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很亮，要比煤油灯亮得多。他不信全灵看不见他。直到这时，金种还不知道今天的会议是批斗他，他一点儿不好的预感都没有。他还在那里想好事儿呢，还以为是与全灵聚会的好机会呢，还想着与可爱的全灵进行目光上的深入交流呢。开会之前，照例由杜建良带领大家办三件事。办完三件事后，杜建良大声宣布：“会议现在开始。黄金种，站到前面来，向大家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事情有些突然，颇有些风云突变的意思，会场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金种一愣，吃不准杜建良是不是叫他。然而，杜老庄只有

他一个叫黄金种，没有第二个黄金种，不是叫他是叫谁呢！说是叫他吧，怎么又是反革命又是罪行呢，这话从何说起！杜建兴把金种一指："黄金种，你个地主羔子，还愣着干什么，等别人请你坐飞机怎么着！"坐飞机是可怕的，金种只好走到会场中间去了。那里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煤油灯。金种走到那里，煤油灯的灯头忽闪了几下，灭了。屋里顿时陷入黑暗。杜建良随身携带的有手电筒，他把手电筒打开了，往人堆里照了照，问谁有火，把灯点上。没人回答。杜建良只好到会计室，跟杜建春借来了火柴，才把煤油灯重新点着。杜建良借题发挥说："大家看见了吧，阶级斗争就是这样，这叫灯欲静而风不止。"在灯灭的那一刻，金种产生了一个念头，冲出门外，跑掉，跑到哪里算哪里。别看屋里有那么多人，他相信不会有人能追上他。但他没有跑，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他不能稀里糊涂跑掉。他的脑子转得飞快，想弄清今天批斗他是为什么，会不会因为他给全灵写信的事呢？那天，一大帮孩子齐声喊王全灵一枝花时，金种正在家里，他也听见了。这个喊法怎么有些熟呢，是了，他给全灵的信里是这么写的，肯定是信的内容被别人看去了，传到小孩子口里去了。当时，他心里还稍稍有些得意。在学校里写作文时，老师曾念过他的作文。他给全灵写的信，也没有被埋没。他写东西，不求发表，但经孩子们这么一喊，一传播，就等于发表了，是口头发表。这让他有了一点儿小小的成就感，认识到自己确有才华。现在想来，庄里的贫下中农一定对他给全灵写信有意见，就让年轻人批斗他。是呀，庄里那么多贫下中农的闺女还没有被称为一枝花呢，王全灵凭什么就成了一枝花呢！

杜建良没有提金种给王全灵写信的事，对金种说："交代吧！"金种说："交代什么，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杜建良说："交代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给你提示一下，你竟敢辱骂伟大

领袖毛主席。”会场里呜的一下，大家像是共同吸了一口凉气。金种实实在在吸了一口凉气，他马上反驳说：“不可能，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我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杜建良说：“你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要是不交代，革命群众就起来揭发你。谁揭发？”山豹站了出来，说：“我揭发。他骂毛主席了，他说毛主席是他的儿子。”呜的一下，全会场的人像是又吸了一口凉气。不等山豹话音落下，金种就指着山豹说：“杜山豹，你胡说，你诬蔑！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你这样无中生有地陷害我！你还有没有一点儿良心！”杜梅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喊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杜梅喊一句，大家举一下拳头，跟着学一句。全灵也举着拳头跟着喊，她吓得有些抖，手脚都是凉的。杜梅喊完了口号，指着金种说：“黄金种，你太猖狂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赶快承认你的罪行，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好多人一起喊，请罪，请罪，请罪！队部的后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向毛主席请罪，就是在毛主席像前低下头来。金种没看毛主席像，更没有对毛主席低头。他要是一低头，就等于承认骂了毛主席，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这个罪名可不得了，要是把这个罪名给他坐定，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就不只是挨批斗的事了，他就得坐牢。他说啥也不能承认。他盯着山豹说：“你说我骂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谁在场？谁能证明？这是政治问题，你不能血口喷人！是不是你自己骂了毛主席，你想赖在我头上？”山豹说：“就是你骂的，我听见了。你个地主羔子，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我用枪崩你个丈人！”说着一调屁股，冲金种放了一个响屁。山豹这样做不够严肃，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杜建良说：“不要笑，请大家严肃点儿！”他

以很快的速度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背完了毛主席语录，他转向金种，质问道："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革命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山虎说："对，我们不答应。我证明，这小子确实骂过毛主席。"金种说："你证明不算！"山虎说："我证明不算，谁证明算！这小子坏得很，我看不动点儿真的，他就不老实！"他走到金种后面，在金种的背上推了一掌："走，向毛主席请罪！"金种被推得向前跌了两步，回过头，狠狠瞪了山虎一眼。他决不屈服。特别是在全灵在场的情况下，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全灵看在眼里。他不能下软蛋，不能在全灵面前丢脸，他必须拿出男子汉的样子，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想起了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还想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他要向那些英雄人物学习。山虎说："瞪什么瞪，不认识你爷爷了。再瞪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泡儿踩。"他揪住金种的脖领子，把金种揪到了毛主席像前，另一只手摁金种的头，命金种低头，低头。见山虎动了手，河西、河东、山豹、杜建兴等好几个年轻人都过来了，帮着山虎摁金种的头。金种的脖子再犟，也敌不过人多手众，他的头被摁得低了下去。可是，那些人刚一松手，他的头像压下去的弹簧一样，迅速弹了起来。他弹得劲有些大，头碰在杜建兴的下巴上，把杜建兴的下巴碰得喀哒一响。金种的反弹把那些年轻人给惹了，他们一起扑上来，有的掀金种的胳膊，有的揪金种的头发，有的踹金种的腿弯子，要把金种弄跪下。金种不是不愿意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吗，他们就让金种跪下向毛主席请罪。金种坚决不跪。别人把他的腿踹弯，他绷直，再踹弯，他再绷直，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倒在了地上。一见金种倒地，围上来的人更多，对金

种乱踢一气。他们骂金种是装死狗，让金种起来，起来！金种躺在地上的暗影里，周围都是腿，都是脚。那些腿和脚分不清哪头是金种的头，哪头是金种的脚，只管对地上的一团黑影乱踢，好像谁不踢就不够革命，就吃了亏似的。有些女民兵，也凑过去踢一脚。全灵的心揪得紧紧的，紧成了一个小蛋蛋，她不知道金种会不会被人打死。一开始金种还哎呀哎呀地叫，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只一会儿，就听不到金种的声音了。主持批斗会的杜建良说："好了好了，让他说，让他交代。"别人让开，杜建良过去弯腰一瞅，金种脸上有些花，像是流了血。他喊："黄金种，起来，起来！你不要抵赖，抵赖是抵不过去的。"金种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断了气一样。杜建良用一只手在他鼻子上试了试，说："没事儿，让他反省一会儿吧，我们一起唱一支革命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预备——唱——"队部里顿时响起雄壮有力的歌声。

三十一

正月初六晚上，杜老庄又召开了一场批斗会。这次批斗的对象不是黄金种，换成了王全灵。黄金种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没得出结论。杜建良和杜建兴向杜建春建议，把黄金种捆起来，交到公社去处理。杜建春不同意把黄金种送交公社，说："不要着急，再调查落实一下再说。"杜建兴说："我看不用调查了。我们抓到了现行反革命，是我们杜老庄的成绩。"杜建春对杜建兴说："这个你不懂，在政治经验方面你还欠缺一些，我们要送黄金种，只能往大队送，直接送到公社，就是越级。我们要是越过大队这一级，大队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杜建兴说："那，我们就把黄金种

送到大队里去，一级一级往上送。”杜建春有些不耐烦了，对杜建兴连连摆手，说：“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上级领导那么忙，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能处理的就自己处理，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一级组织干什么！你们两个记着，一个黄金种的事儿，一个王全灵的事儿，不经过我的允许，谁都不许往上报告。谁要是给杜老庄脸上抹黑，我知道了一定不依！”

批斗王全灵的会还是由杜建良主持。杜建良喝道：“王全灵，站出来，交代你的罪行！”全灵站到桌子前面去了。她的表现比金种差远了，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还没人让她低头，她的头就低下了，还低着眉，低着眼。她的双手在身体两侧垂着，左手抠左边的衣角，右手抠右边的衣角。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一个闺女家挨批斗，这在杜老庄的历史上恐怕还没有过，这是多么丢人现眼的事啊！全灵的头晕得厉害，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死了吧，死了吧。全灵的罪行是河东揭发出来的，河东说，王全灵喊过蒋委员长万岁。王全灵的罪行同样让全场的人震惊，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喊毛主席万岁，王全灵竟然喊蒋委员长万岁，可见她有多么反动。全灵知道这样的罪名有多重，她不承认喊过这样的话。她说，她只知道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不知道还有一个姓蒋的，从来都不知道蒋委员长是谁。

杜建兴认为王全灵是装不知道，问王全灵：“你说不知道蒋委员长是谁，那你知道不知道蒋介石是谁？”全灵仍说不知道。杜建兴说：“你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目、全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都不知道，可见你肯定是装的，你在为自己的罪行打掩护。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不知道李宪章是谁？”全灵说：“不知道。”杜建兴说：“你难道连你爹的名字都不知道吗？”全灵说：“我爹姓王，我爹的名字叫王长轩。”杜建兴说：“不对，王长轩是你的后爹，你的亲爹是大地主李宪章。你不要以为梅淑清把你

装在肚子里带到雇农家，你就成了雇农成分。贫下中农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绝不允许你打入人民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明确告诉你，你亲爹李宪章是被我们政府枪毙的。你向往地主阶级的生活，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就喊蒋委员长万岁。这就是你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这不是你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罪行都可以成立。好了，你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吧。我希望你不要向黄金种学习，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全灵说：“反正我没说过那样的话。我敢赌咒，我要是说过那样的话，叫我不得好死，叫龙抓我，雷劈我。”

会场里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否定了全灵的赌咒，他们说：赌咒不灵，放屁不疼！山虎上前抓住了全灵的胳膊，口气比对金种客气些，说：“走吧，向毛主席请罪去吧。”全灵使劲儿甩了甩胳膊，没甩脱。河东、河西、山豹等好几个小伙子都向全灵围过来。全灵很害怕，害怕这些虎狼一样的人像对待金种一样对她动手动脚。她说：“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谁都不许动我，谁动我，我骂谁！”山虎说：“谁动你了，没人稀罕动你。我们是让你向毛主席请罪。”说着使劲一推，把全灵推到河东身上去了。河东说：“我没动你吧，是你先动的我。”他也是一推，把全灵推得撞到了山豹身上。就这样，他们把全灵围在中间，你一推，我一推，推开了。他们表面上好像都不愿意让全灵碰到自己，人人都是迫不得已，推全灵都是被动行为。实际上他们都愿意让全灵撞到自己怀里，全灵毕竟是一个长成的闺女，她的身体要比金种的身体软乎得多，也好闻得多。这种情况有些像看新媳妇时闹洞房，闹洞房时他们就愿意把新媳妇推来搡去，以便趁机与新媳妇的身体接触一下。平时他们无法接触全灵的身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知怎么搞的，煤油灯突然灭了，队部里变得漆黑一团。这样一

来，批斗会更像是闹洞房，批斗现场更像洞房现场。这种转变没有什么明显的痕迹，像是一种自然过渡。最近庄上没有娶新媳妇，他们没有捞到闹洞房，今天就闹闹全灵代替一下。杜建良喊："怎么搞的？谁把灯弄灭了，点灯，点灯！"那边灯还没点着，这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不亦乐乎。好多人都围过来了，无数只饥饿的手一起伸向全灵。他们不只是推了，有的摸，有的揪，有的掐，有的拧，有的抠，有的搂，大家各取所需，各尽所能，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全灵受不了了，开始骂人。谁动她敏感的地方，她就骂谁。没人还嘴。在黑暗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你说每个人都是鬼也可以，反正谁都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谁都不会认为全灵是在骂自己。全灵不指名地骂，只能让他们更得意，更疯狂，他们就差扯烂全灵的衣服，扒下全灵的裤子了。混乱中还有人说话，全灵一听就是杜梅说的，杜梅说："你不是一枝花嘛，你就好好地开吧！"听杜梅这么一说，全灵似乎把挨批斗的原因找到了，坏就坏在这个一枝花的说法上。庄里有女队长，女团员，女民兵，成分好的闺女很多，人家还没有被称为一枝花呢，一枝花哪里轮得上她！这事儿都怨金种，金种瞎写信，把自己害了，也把她给害了。全灵觉得委屈涌上来，她想哭。这时她又听见有人说了更难听的话，说得声音不大，像是河西的老婆说的，又不大像。那人说："注意点儿，别踢人家肚子，别把人家踢小月了。"小月是什么，小月就是流产。全灵还是一个闺女家，还没有结婚，怎么说得上怀孕呢，怎么说得上小月呢！要污辱一个闺女家，恐怕没有比这话更脏、更狠、更恶毒的了。全灵哭了，她一哭就哭得声音很大，有些声嘶力竭。她第一声哭得很长，像是憋足的一口气全用上了。她听见自己的哭声后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一开始为什么没哭呢，为什么要憋到这会儿呢！好了，她现在总算哭出来了。哭声是她唯一的武

器，她要把这个武器使用一下。哭声是她最后的反抗，她要通过反抗向那些欺负她的人表示抗议，并保护一下自己。全灵以前也哭过，但总是抽抽泣泣，有些压抑，放不开声。这一次她像是彻底放开了，哭得直抒胸臆，酣畅淋漓。她自己似乎也没有想到，她哭的潜力这么大，哭得这样高亢，这样有力量。她的哭很快收到了效果，那些人停止了对她的攻击。她顺势躺倒在地上，哭得更痛心些。

杜建春大概听到了哭声，从会计室里出来了，他责问："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怎么黑灯瞎火的，把灯点上。"杜建良跑到会计室，拿来火柴，把灯点上了。杜建春批评杜建良："你怎么主持的，王全灵哭什么？"杜建良说："让她向毛主席请罪，她不请，有人拉她，她就哭了。"全灵还在哭。别人只是拉她吗，杜建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杜建良是有文化的人，她以前对杜建良的印象还不错，没想到杜建良也是这样不凭良心。杜建春说："开批斗会要看对象，不要对女同志动手嘛。对女同志动手动脚像什么话！"他对全灵说："好了，不要哭了，起来吧！"全灵没有起来。杜建春喊全灵的大妹妹全明，问全明来了没有。全明在墙角的黑影里答："来了。"杜建春对全明说："把你姐拉起来，你们一块儿回家去吧。"他随即宣布："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回到家，全灵还是哭，梅淑清怎么劝都劝不住。梅淑清问全明："你姐怎么了？"全明说："她喊蒋委员长万岁，人家让她向毛主席请罪。"梅淑清说："这可是瞎说，你姐哪里知道什么委员长不委员长，你姐只知道毛主席。"梅淑清问全明："人家骂你姐了，还是打你姐了？"全明说："我也不知道。"梅淑清骂了全明的娘："你不知道，你的眼呢？你的耳朵呢？你是个死人哪！"梅淑清问全灵，全灵也不说。人家骂她骂得那样难听，她哪里说得

出口。就是对自己的亲娘，她也没法说。她觉得自己的全身都是疼的，身上肯定青一块，紫一块，连一块好地方都找不到。这个话她也无法对娘说，只能用衣服遮着盖着。在家里，她不再大声哭了，眼泪还是一股一股往外冒。她没法活了，她要死。她打算好了，就在今天夜里，等娘睡了觉，她就喝药，或者上吊。想到她死后，娘一定很心疼，娘会哭得很厉害，所以她的泪水就止不住。她对娘说："娘，你去睡吧，我没事儿。"娘说："我知道俺闺女受委屈了，你这样，娘不放心，娘陪陪你。"全灵叹了一口气，还说没事儿。梅淑清帮全灵把锅灶前的地铺整理好，把被子铺展，说："好了，睡吧。好好睡一觉，把啥都忘了它。啥事儿都是一样，放在心上是重的，扔到梦里是轻的。隔一夜如隔一辈儿，睡过这一夜，上一辈的事儿就翻过去了。"全灵说："我知道，你去睡吧，我马上就睡。"娘伸手帮全灵解扣子，全灵吃了一惊似的，赶紧把娘的手挡住了。她和衣躺在了地铺上。娘说："要睡，就脱了衣服好好睡。"全灵说："我先躺一会儿，你去吧。"梅淑清又在全灵身边坐了一会儿，一会儿拉被子盖盖全灵的脚，一会儿又把全灵的手放在被窝里，见全灵安静下来了，她才到里间屋的大床上去睡。

梅淑清一直不敢睡沉，脑子里留着一根弦，听着外屋的动静。后半夜，她听见外屋有轻轻开门的声音，还有窸窸窣窣的响动，她光脚下床，冲到外屋一看，见全灵站在一只小凳子上，正往门梁头上穿绳子。不好，这闺女要上吊！梅淑清一下子把全灵抱住了，说："灵灵，你这是干什么！"全灵说："娘，娘，你别管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你别管我好不好！"全灵又哭了。梅淑清说："你这闺女太狠心了，你不让我活，我不管你能行吗！"她不顾全灵的挣扎，像小时候抱全灵那样把全灵从凳子上抱下来，娘俩一块儿摔倒在地铺上。王长轩听见动静，也从里间屋出来

了。他只披一件大棉袄，下面光着腿。他说："你吓唬谁呢，我们把你养大容易吗！"梅淑清对王长轩说："睡你的觉去吧，这儿没你的事儿！"梅淑清躺在地铺上，抱着全灵的头，也哭了。她带着哭腔说："孩子，娘这一辈子啥都不求你，只求你一件事。"全灵不知道娘求她什么。娘说："你记住娘的话，不管遇到多大难处，受到多大委屈，都不能寻短见。娘还没死呢，你死在娘前头，让你娘怎么活！这不为，那不为，权当可怜可怜你娘吧，啊！"梅淑清抓一把眼泪，往地铺上的柴火上抹；又抓一把鼻涕，还是往柴火上抹。眼泪鼻涕都抓不及，她就往鼻子里吸，往嘴里咽。她说："人想死容易，活着不容易。一个人有没有志气，不在于你敢不敢死，而在于你敢活不敢活。那死鬼死的时候，多少人都巴着我死。我干吗要死呢，我不死，我就是要活着，就是要碍碍那些人的眼。六十不死，我活到六十；八十不死，我活到八十，我倒是要看看，这个世界会走到哪一步。有天阴的时候，就有天晴的时候；有下雨的时候，就有出太阳的时候，我就不信老天爷不睁眼！"

王长轩在里间屋听见了梅淑清说的话，他说："梅淑清，你胡说什么，是不是想变天？再胡说我揭发你！"梅淑清说："王长轩，你去揭发吧，不揭发你就不是人。不等你揭发回来，我放一把火，把你的孩娃儿都烧死！"王长轩说："我看你是疯了！"梅淑清说："我就是疯了，是你把我逼疯的！"

当晚，梅淑清没有再回到里间屋的大床上，一直陪着全灵在地铺上睡。外头起了风，远处有狗叫。庄子里只有杜建春家养有一只狗，狗叫声只能是从杜建春家的院子里传出来的。庄子里别的人家都不许养狗，因为忆苦思甜的贫下中农多次讲到，他们在旧社会曾被地主家的狗咬过。讲的人多了，人们几乎达成了共识：狗是地主阶级的帮凶，专咬穷苦人，狗和地主阶级属于同一

个阶级。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激起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仇恨的同时，也激起了对狗的仇恨，所以大家都不许养狗，已有的狗也要打死。作为杜老庄的当家人，杜建春家的黄狗却被保留下来，这不知该怎样解释。难道因为杜建春是贫农，他的狗也成了贫农？难道因为杜建春是队长，他的狗也成了队长？梅淑清抬头看看，见门还没有关，起身把门关上了。娘俩说起人家为啥找全灵的事儿，梅淑清说："还不是因为杜建春想让你嫁给他外甥，你不同意，杜建春面子上下不来，就借故整你。啥婚姻自由，那都是嘴上说的。对人家自由，到你这儿就没自由了。人家不说这事儿，捏一个别的事儿批斗你，让你有苦说不出。"听娘这么一说，全灵前后一想，可不是咋的，躲在会计室里当幕后指挥的果然是杜建春。别人把她折磨够了，杜建春才出来充好人，目的还是牛不喝水强按头，逼她就范。她原以为孩子们喊她是杜老庄的一枝花，引起了别的闺女忌恨，人家就联合起来，拱着队里的干部整她。看来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她得罪了杜建春。到底是娘经历的事多，看人看得透，一说就说到根儿上去了。娘说："我都记不清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你就是不往心里去。看看，吃亏了吧。灵灵，你记着，只要你不答应杜建春他外甥那门亲事，你吃亏的时候还在后头呢。不光你一个人吃亏，咱一家人都过不上安生日子。你心里要是还有你这个娘，要是知道娘不会害你，你就低低头，过去吧，在哪里不是吃饭过日子呢！你一过去，咱一家人都跟着沾你的光，就都没事了。人活一辈子，哪能不低个头呢。龙大不大？龙有抬头的时候，自然也有低头的时候，就别说人了。好了，天快明了，睡一会儿吧。"

第二天傍晚，王长轩挨打了。他躺在庄西南角小桥边的一块麦地里，额角被人打了一个血窟窿，鲜血一股一股往外冒，脸上

脖子里都是红的。他腰里佩带的鱼刀还在，好像鱼刀一点儿都没有派上用场。王长轩闭着眼，头来回摆动，嘴里喃喃道："我不行了，我快死了！全生，全生，记着替你爹报仇啊！"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全生在麦子地里放羊，一个男孩子捏了两粒羊屎蛋往全生嘴里塞，说是请全生吃糖豆。这样的黑"糖豆"可不好吃，全生闭着嘴，拒绝吃。反过来，全生只捡了一粒"糖豆"，趁那男孩子不注意，一下子塞进人家嘴里去了。男孩子把"糖豆"吐出来，还呸呸地吐着，与全生扭打在一起。男孩子的爷爷也在地里放羊，眼看自己的孙子要吃亏，爷爷就用拐棍兼放羊棍捣全生的屁股。棍子是用桑树条子制成的，又长又硬，捣在肉上相当疼。全生受疼不过，骂了男孩子的爷爷，骂完就跑了。小孩子敢骂老人，这还了得。老人举着棍子，去追打全生。王长轩见男孩子的爷爷追打自己的儿子，跑到麦地里来了，他对老人说："我的孩子要是有什么错，你告诉我，我来管教他。你追着打他算什么！"老人说："我打他怎么了，孬种生不出个好种，我还打你个孬种呢！"举棍朝王长轩头上打去。王长轩哪里吃这个，他伸手一接，就把棍子攥住了，任老人怎么抽也抽不回。老人双手抓着棍子往王长轩头上压。王长轩也双手抓着棍子，就那么往一侧一拧，就把老人拧倒了。这下王长轩闯祸了，老人对他孙子说："王长轩打我了，快去喊你爹你叔来！"老人姓杜，是鹏字辈的。他有四个儿子，各个都很彪悍，都是打仨挟俩的角色。一个狗日的外姓人，胆敢在杜老庄打他们的老爹，他们岂能饶过王长轩。他们闻讯从不同的方向跑来，争先恐后向王长轩扑过去。王长轩一看形势不妙，撒丫子就跑。可是，他跑了东，跑不了西；跑了南，跑不了北，人家弟兄有四个，他怎能跑出人家的包围圈呢！这家的老四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练就了一身军事技术。他飞脚踢起老爹丢在地上的棍子，并抓在手里，

往王长轩头上那么一击，王长轩就噗的一声栽倒在地。随后杀到的其他三兄弟有些遗憾，他们本打算把王长轩好好收拾一顿，不承想王长轩已头冒血水，完全失去了招架能力。他们认为老四还是缺乏打人经验。会打的打十下，不会打的打一下，老四属于不会打的那一种。

梅淑清跑来了，趴在王长轩身上哭："他爹，他爹，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能死呀，不能丢下孩子不管哪！"王长轩的眼睛微微睁开一点儿，有气无力地说："杀人偿命，快去报告队长，报告公社……"

梅淑清跑到杜建春家，马兰英和黄狗都堵着院子门口不让她进。马兰英说："我们家杜建春头疼，不得劲，吃了药刚躺下，有啥事儿你去找杜建兴吧。"梅淑清抱住马兰英的胳膊，把嘴凑在马兰英耳边，不知跟马兰英说了几句什么话，马兰英的态度才有所转变。马兰英把梅淑清看着，像是把梅淑清说的话盯了盯，才说："我去跟他说说试试。"又说，"你呀，这就叫锅漏了才想起来找锔匠，你要是早点有这个话，我看啥事儿都不会出。"

也不知马兰英到屋里跟杜建春通禀了什么，杜建春很威严地把痰腔打了打，从屋里走了出来。梅淑清说："她大舅，你快去看看吧，全灵她爹的头让人家打烂了。"杜建春听见了"她大舅"的叫法，但跟没听见一样威严，问："谁打的?"梅淑清说了是谁打的。杜建春说："谁打的都不行，家里有七狼八虎也不行，打坏了人是要偿命的。我去看看。"他来到小桥边的麦地里，见王长轩头上的血还在往外流，而全明、全生等几个孩子跪在王长轩身边哭，就像他们的爹真的不行了。还有不少人站在那里围观。杜建春一来，围观的人自觉地为他让开了一条道。杜建春把王长轩看了看，朝几个孩子说："哭什么，你们的爹离死远着呢！全生，你马上去把赤脚医生找来，让他先给你爹包扎一下，止住

血。全明，你赶快去找一辆架子车，把你爹往公社卫生院拉。谁打了人，治疗费由谁出！”问全明：“你姐呢，怎么没看见你姐？”全明说：“俺爹不是她亲爹，俺姐跟俺爹不亲。”杜建春说：“什么亲不亲的，现在不说这个，快去吧！”杜建春见杜建兴也在那里看，遂安排杜建兴说：“你马上到公社报一下案，请公社的治安员来调查处理。”杜建兴想起杜建春上次说的不可越级报案的话，问是不是先向大队报告一下。杜建春说：“这是刑事案件，大队没有处理刑事案件的专职治安员，只能报到公社处理。”杜建兴说好，他马上去。杜建春环顾四周，厉声问：“人呢？打人的人呢？把一个阶级兄弟打成这样，躲起来就算完了！我跟你们说，王长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谁都跑不掉！”这一切梅淑清都看在眼里，杜建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确实厉害。她把杜建春喊成“她大舅”真是喊对了，杜建春已经站在“她大舅”的立场上，有了一些“她大舅”的样子。

三十二

杜老庄让金种伤透了心，他对杜老庄彻底绝望了，他要走。据说中国的地面大着呢，他不信找不到一个活人的地方。他不打算去找大姐夫，既然大姐夫说过不让任何人去找他，他何必去找没趣呢。他也不准备到城里去。他从来没到城里去过，大城市没去过，小城市也没去过，不知城市为何物。他隐约觉得城里森严得很，不是乡下人所能去的地方。过罢正月十五，公社给杜老庄分来了三个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都是男青年。庄里没房子住，队里给他们盖房也来不及，就在饲养室临时腾出一间屋给他们住。他们都戴着军帽，穿着胶底鞋，上工时跟社员们一块儿出

工，下了工自己做饭吃。过了一段时间，广播匣子里又有了新的说法，那说法是城里的市民说的，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哪里去呢？到农村去，在农村安家落户，跟农民一样挣工分，挣饭吃。公社又给杜老庄分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这位妇女拉着一辆加重型的架子车，车上装着铺盖卷，装着锅碗瓢盆，装着一口木箱，还装着妇女的一双儿女，就到离城市几百里之外的杜老庄来了。庄上连草屋也没有了，场院里还有两间放太平车的车屋，队里只好把新来的一家三口安置在车屋里。车屋没有门，敞着大口子。那城里来的妇女说："没事儿。"有人建议把太平车推出来。那妇女说："不用推了，我们就睡在车上，挺好的。"以前，根据零零碎碎的传说，杜老庄的人对城里的看法不是很好，认为城里人都是花里胡哨，好吃懒做。不知他们从哪里听来一个顺口溜，说城里的女人都是烫发头，戴手表，高跟皮鞋咯咯叫；下地她怕鞋沾土，干活她怕扭住腰。这个妇女来了，他们拿顺口溜一对照，从头对照到脚，原来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妇女不是烫发头，手脖子上没戴手表，脚上也没穿高跟鞋，连皮鞋都没穿。他们有些失望，觉得看景真是不如听景。这城里来的女人干活儿怎么样呢？她不是从城里拉来了一辆架子车嘛，架子车就是她的生产工具。春耕生产开始了，队里的男女社员们从饲养室的大粪堆那里往旱堡子地运粪。别的女劳力都是两个人拉一辆架子车，那女人一个人拉一辆架子车。装粪的男劳力想给她的架子车少装点儿，她说只管装吧，装满点儿，没事儿。直到架子车装得堆起来，她才拉着架子车走了。她塌着腰，伸着脑袋，整个身体与地面几乎构成了平行状态。她脑门上的汗水噗哒噗哒往下掉，拉一路，掉一路。这一下杜老庄的人对城里人的看法改变了，他们说：我日他姐，我看城里人比咱乡下人还能干呢，还能吃苦呢！杜老庄的人后来又听

说，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个作家，作家经不住批斗，自杀了。这个女人没了丈夫，就被城里人撵到乡下来了。杜老庄的人都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只听说过作假，作精，作死儿，作家作的是哪门子怪呢！从这些情况金种得出判断，城市连城里人都容不下，哪里还容得下他一个乡下人呢！

天黑了，金种决定今天夜里就走。下定了走的决心之后，他却早早地在床上躺下了。他听见一帮孩子在他家屋山东边那块空地上又喊又叫，像是在玩挑兵的游戏。前半夜他不能走，万一被庄里的人看见就不好了。他要等到后半夜，人脚定了，再悄悄地出村。他听人说了，全灵已与杜建春的外甥汤大梁定了亲，杜建春的妹妹把定亲的彩礼都给全灵送去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全灵是他在杜老庄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杜老庄还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呢。后来他发现了全灵改成晚上去打水，他也晚上去打水，在井台“碰见”全灵一回。全灵看见是他，连水都不打了，提溜着空罐子就往回走。他连喊了全灵好几声，全灵不但不答应，连头都不回一下。全灵如此无情，让金种寒彻心肺，痛彻心肺。

银种出去玩还没有回来。其实银种并没有和庄里的那帮孩子一块儿玩，他只是站在旁边看一看。他不想那么早回家睡觉。叔叔老是给他“挠痒痒”，他的“痒痒”问题好像一点儿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痒痒”了，这样很不好，有点儿烦人。他准备等叔叔睡着以后再回去。天上有月亮，地上有月光。银种看别的孩子玩，也不敢站得太近，只站在一个墙角的阴影处。不是别的孩子因他是地主家的孩子，不带他玩，而是那些孩子一看见他就会把他当成玩偶，就要玩他。一个男孩子到墙角撒尿，还是把银种看见了，他说：“银种，咱们一班儿，你当兵头吧，你跑得快。”银种往阴影深处退，说：“我不来，我跑不快。”男孩子说：

“没事儿，我们掩护你。”他大声对挑兵打仗的另一方宣布说：“我们这班儿的兵头是银种，你们捉银种吧。”对方的人马呐喊着朝银种扑过来。那始作俑的男孩子对银种说：“快跑！快跑！”银种不跑不行了，赶紧转过墙角，向自家方向跑去。银种知道，那帮孩子一捉住他，就会把他撂倒，压摞摞一样压在他身上，继而扯他的裤裆。自去年入冬以来，他的棉裤已经被人扯烂了三次，他缝了三次。他不愿再被人扯烂。他打算一口气跑回家里去，一进家就把门关上，谁打门也不开。只可惜，银种一年到头连根裤腰带都没有，他的大裤腰棉裤都是一叠压，一拧，向下绾起来。这样绾棉裤腰慢慢走还行，不能跑，一跑，一震，动作幅度一大，棉裤腰就会散开，秃噜下来，裤腿几乎绊了他的腿。他两手提着裤腰，接着跑。人的两只胳膊好比鸟儿的两只翅膀，胳膊挥动不起来，奔跑的速度就大打折扣。其结果，银种还是被人家追上了，捉住了。那帮孩子一捉到银种，就把银种掀翻在地，一个接一个压在银种身上，把银种压在最底层。他们一边压，一边欢呼。人堆摞得高了，后来的孩子就跑着往上猛蹿。他们不是把银种压在下面就完了，还有人负责拍银种的脑袋，一边拍一边念：“一五一十上金桥，我问清官饶不饶？”扮清官的孩子说不饶，拍银种脑袋的打手就继续拍。在混乱之际，热衷于撕裤裆的一族又下手了。他们摸到银种的裤裆，一手抓住一边，奋力一撕，就把银种的裤裆撕成了大开门。银种裤裆里一凉，屁股和鸡子就暴露出来。银种当然要骂人。可他不知是谁撕的，骂与不骂差不多。撕裤裆族这次撕开了裤裆不算完，还顺着裤腿一直往下撕，把银种的两条裤腿也撕开了。这样一来，银种的两条裤腿就不再是两个筒子，成了两块夹了套子的布片子。这种办法有点儿像剥羊，他们把银种当成了羊，把“羊皮”剥了下来。没办法呀，谁让银种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呢，谁让银种是地主家的孩子呢！

如果他们仅仅是把银种的裤裆裤腿撕开，从中得到乐趣，手段还不算太残忍。这天晚上，以游戏的名义，有人对银种使用了残忍的手段，或者说对无助的银种下了毒手。银种觉得有人揪他的耳朵，把弯耳朵揪成了直耳朵。有人揪耳朵，对银种来说是正常现象。平日里，有人说帮银种紧紧弦子，动不动就把银种的耳朵揪一揪，拧一拧，银种的耳朵经常红彤彤的。可这回不大一样，不知名的人揪了他的耳朵后，随即把一样东西塞进他耳朵眼儿里去了。塞完了右边的耳朵眼儿，揪耳朵的人如法炮制，把他左边的耳朵眼儿也塞进了一样东西。两个耳朵眼儿都塞了东西后，银种的感觉一下子变了，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由一个喧闹的世界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世界。刚才满耳朵满脑子都是小伙伴们的大笑和尖叫，聒得他的头都疼了。这会儿像鬼打了墙一样，那些聒噪被隔在了外面。连他自己的骂声听起来也很遥远，仿佛骂声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棉花，又绵又软，一点儿力度都没有。又仿佛不是他在骂，是别人在骂，骂人的人站在高高的云端。银种夏天在水坑里洗澡时有过这样的情况，不管小伙伴吵闹得再厉害，他一把头埋进水底，那些吵闹声就听不见了。那是因为他头顶有厚厚的水，水把水面以上的声音隔住了，他才听不见。这会儿他又没潜在水里，耳朵边又没隔着水层，怎么听不见伙伴们的声音了呢！直到那帮孩子从他身上散开了，他爬起来坐在地上，还瞅着满地的月光发呆。

银种用一根食指往右边的耳朵眼儿里掏了掏，意识到耳朵眼儿里被人塞进了东西。食指太粗，伸不到耳朵眼儿里去，换成小拇指，往耳朵眼儿里掏。小拇指的指尖把耳朵眼儿里的东西触到了，东西很硬，表面滑溜溜的，像是一粒黄豆，又像是一粒豌豆，抑或是一粒玉米豆，反正是豆类的东西，不是坷垃头儿或砂礓头儿。他下坑洗澡时，耳朵眼儿里常常会灌进水。每当耳朵眼

儿里灌进水时，他把头偏向一侧，用手掌把耳朵眼儿捂上，再猛地把手掌拿开，如此反复几次，就可以把里面的水吸出来。他用吸水的办法吸了几次，没能把粮食豆豆吸出来。还是下坑洗澡时，为了防止水灌进耳朵眼儿里，他事先揪两片麻叶，捏成团儿，塞进耳朵眼儿里。等洗完了澡，他把麻叶团儿掏出来扔掉就完了。他用掏麻叶团儿的办法，试着用小拇指往外掏粮食豆。然而粮食豆毕竟不是麻叶团儿，他不掏还好些，一掏，一推动，好像进入得更深一些。他觉得耳朵根子涨疼涨疼，好像塞进去的不是两粒粮食豆，而是两颗圆圆的核桃。他的耳朵眼儿不是嘴，里面没有长牙，不能把粮食豆咬碎，不能嚼嚼咽下去，或吐出来。他的耳朵眼儿也不是肠子，不能把粮食豆消化掉。他必须想办法把粮食豆取出来，不然的话，他就成了一个聋子。他想不出哪个孩子这样坏，竟对他下这样的毒手。别说小孩子不坏，小孩子坏起来更无所顾忌。

家里黑着灯，叔叔和哥哥都睡了。银种一进家就喊叔，说他的耳朵疼。由于耳朵眼子被堵上了，他说话声音很大，比平时大出许多，好像平时说话是蚊子叫，现在变成了鸡叫。叔叔让他睡觉，他没听见叔叔说的什么，对叔叔说："你大声点儿，我听不见!"叔叔说："为啥听不见，你耳朵眼儿里塞驴毛了!"这一次银种隐隐约约听见了，他说："塞的不是驴毛，可能是豌豆。你点上灯，起来给我看看吧。我的头嗡嗡响，啥都听不见。"叔叔说："明天再说吧，可能睡一觉就好了。"这一次银种又没有听见叔叔说的是什么。但银种的眼睛还管用，他没看见叔叔起床，也没看见叔叔点灯。银种有些急了，他摸到床前，啪啪地拍着床帮，哭起来了，他哭着说："我都快疼死了，让你给我看看你都不看。"银种话后面还有没说出的话：你就知道弄我的屁股眼子，就知道欺负我，现在我的耳朵眼子出问题了，你就会装死狗。银

种哭着，还骂起人来了。他没指明骂谁，骂的是妈里个什么。叔叔说："你敢骂人，疼死你个驴将的，没人管你。"

金种有些看不过，对黄鹤图说："你起来给他看看嘛！"黄鹤图说："你怎么不起来给他看？"金种说："他不是你的人嘛！"黄鹤图听出金种话里有虫子，说："他是我侄子是不假，还是你的弟弟呢，你们两个还都是从你娘的子肠里爬出来的呢！"金种说："你这人就这样，用着人家的时候，朝前；不用人家的时候，朝后，我早就看透你了。"黄鹤图说："我怎么了？你没听人家说嘛：弄你的嘴，你有牙；弄你的眼，你挤巴；弄你的鼻子黏糊塌；弄你的耳朵装不下；弄你的屁眼儿正得法。"越来越下流，越来越无耻！金种真想跃起来跟黄鹤图干一架，问问黄鹤图到底还要脸不要。又过了一年，又长了一岁，金种觉得自己的力气比以前大多了，拳头也比以前硬多了，两个人若打起来，他两巴掌就能把黄鹤图抽得满脸开花。想到他今天晚上就要走，就要远行，便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不能因为与黄鹤图干架就耽误了自己的大事。同样也是想到今天晚上要走，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他一走，黄鹤图欺负起银种来就更加肆无忌惮，更没人替银种说话。金种自己起来了，点上灯，对银种说："来，我帮你看看。"金种刚摸到银种的耳朵，银种就嚷疼，疼。金种喝道："叫唤什么，再叫唤我就不给你看了。"他把灯端过来，一手揪着银种的耳朵片子，一手端灯照着，借着灯光往耳朵眼儿里瞅。他一瞅就瞅见了，塞进银种耳朵眼儿里的是一粒玉米豆，玉米豆是黄色的，灯光一照，闪着金色的光点。金种说："坏了，是个玉米豆儿。"银种问是啥。金种大声告诉银种，是玉米豆。银种让哥哥帮他把玉米豆掏出来。金种把玉米豆又看了一遍，见细耳朵眼子把直径大于耳朵眼子的玉米豆挤得很紧，掏出玉米豆是不可能的。如果拿火柴棍往外拨，只能拨在玉米豆上，越拨，

玉米豆就越往里滚。金种不知道是谁这样害人，这明明要把银种害成一个聋子，一个傻子。金种对银种说，他没有办法把玉米豆掏出来，银种只有明天到公社卫生院去，让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后半夜，月亮落下去了，外面黑得很好。金种悄悄爬起来，打点自己的行装。他没有多少行装可打点，衣服原身打原身，只带着自己的被子就行了。季节虽说到了春天，夜风还是很寒冷。这一去免不了风餐露宿，他必须带着被子御寒。他身上只有给全灵买卡子剩下的四分钱，四分钱只够买两碗水，连吃一顿饭都不够。他不愿跟黄鹤图张口要钱，不想让黄鹤图知道他要离开杜老庄。再说，他就是跟黄鹤图要钱，黄鹤图也不会给他。他要带一点干粮路上吃。人长嘴要吃饭，他一两天不吃饭还可以，要是三四天不吃饭，恐怕就走不动路。可家里有什么可带的干粮呢？馍筐没有馍，泥巴坛子里没有了麦子。地窖里只有一些红薯，茓子里只有一些红薯片子。他只能带一些红薯片子。当他往被卷儿里包红薯片子时，黄鹤图醒过来了。黄鹤图这天晚间没有给银种“挠痒痒”。黄鹤图坐了起来，问：“黄金种，你偷红薯片子干什么？”金种被黄鹤图冷不丁一喝吓了一跳，他镇定了一下，没有答理黄鹤图。黄鹤图继续问：“你是不是要逃走？”逃走？他是逃走吗？他为什么要逃走呢？他不愿意回答，也没有回答的必要。他把被子卷起来了，卷得很紧，尽量压缩被卷的体积。把被子卷紧后，他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根麻绳捆扎被子。黄鹤图说：“你拿的红薯片子太少了，可以多拿点儿。”稀罕，这是黄鹤图说的话吗？见他要走，难道黄鹤图发了善心！他本打算多抓几把红薯片子来着，黄鹤图一醒，他就不敢抓了。既然已经把被子捆起来了，就算了。黄鹤图说：“你要走，就走得远远的，别让人家逮到你。”金种说：“不用你管。我一走，合了你的意了吧！”黄鹤

图说："话不能这样说，别管怎样，你也是我的亲侄子呀。咱先说好，今天晚上的事儿，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咱俩什么话都没说。我正睡觉呢，正打呼噜呢，早上醒来，就看不见你了。"金种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

这时，银种喊了一声救命啊，两只胳膊也痉挛似的动了一下。喊过之后，银种翻了一个身，嘤嘤地哭起来。金种和黄鹤图都听出来，银种这是在做噩梦。银种醒着的时候别人欺负他，银种在睡梦里，别人也在欺负他。金种对黄鹤图说："明天你带银种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看。"黄鹤图没有说话。

第十章

三十三

往庄子外面走时，金种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自己的脚步声送着他，他自己的心提溜着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出了庄子。走过庄口的小桥，又走过庄北的小桥，往北再走过一座大一点儿的桥，就到了刘庄镇。到了大桥的桥头时，他站下了，转过身子，向杜老庄回望着。眼前这条河有河堤，河堤上面还栽了杨树，金种要是过了桥，杜老庄就被河堤和杨树挡住了，他就看不见杜老庄了。他的祖上老家并不在杜老庄，是在老县城以南的大黄营。曾祖父那一代做了官，发了财，就在杜老庄购置了外庄地。曾祖父的儿子又多，他派出了一个儿子，在杜老庄建了家园。到了金种这一代，已是黄家在杜老庄定居的第三代。金种在杜老庄生，在杜老庄长，熟悉杜老庄的一砖一窑，一草一木，几乎把杜老庄当成了老家。他没有看见杜老庄，层层夜色把杜老庄遮蔽住了，他鼻子一酸，突然有些伤感。他不是跟杜老庄有多深的感情，舍不得离开杜老庄。杜老庄死不让他死，活不让他活；在杜老庄，他爱又爱不成，恨又恨不成，他早就不想在杜老庄待了。只是这

一走不知是吉是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他应该到父母的坟前站一会儿，跟父母说一声。因他是偷偷出来的，出来得有些匆忙，竟忘了与父母道别。伤感上来了，他却不敢流眼泪。他听人说过，夜晚是鬼的世界，哪里都有鬼在出没。鬼们的同情心都很强，也喜爱管闲事，他们若看见谁在夜间哭泣，流泪，就会显出很关心的样子，纷纷围过去进行安慰。安慰之际，有的鬼还可能附在哭泣者身上，哭泣者的腔调就成了鬼的腔调，那就麻烦了。所以，夜行之人一般都不敢流泪，不敢示弱，都害怕鬼们的关心。尽管心里有伤感，万般委屈，他们也尽量忍着，硬着腰板，硬着头皮，做得阳刚一些。金种咳了一声，有痰没痰只管吐了一下，毅然转过身来，向河对岸走去。

越过刘庄镇，又走了大约二三里路，金种觉得眼前一明，又看到了一条更宽的河。有一年秋天，他跑着拾粪，曾来到过这条河的河边，这是他所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那一年，河上还没有架桥，过河的人要乘坐小木船，由摆渡的人撑着竹篙，送到对岸去。那次金种没有坐船，他没有坐船的钱，到河那边也没有事。金种虽然没有坐船，却坐在河边，把来来往往渡人的小船看了许久。他觉得河那边有些陌生，到了河那边就如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现在河上建起了一座水泥桥，这座桥不知何时建的。有了桥，过河就方便多了。他小心地走到桥上，见桥两边都是明水，稍稍有些紧张。俗话说，近怕鬼，远怕水。鬼都是人变成的，有熟人才有鬼，鬼当然只在近处，到了远方就没有鬼了。远怕水是说，你只能看到水的表面，却不知道水有多深多浅，水里有没有漩涡和吃人的精怪。对金种来说，他没到这条河里洗过澡，这条河的水就算是远水。还有，这条河像是一条界限，一条他人生的界限，走过这条河，等于他把人生的界限跨过了，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金种就这样分辨着乡间的土路，像在梦里一样往前走。他选择的大致方向是向北，因为他听说县城在北边。县城是他确定的第一个前进目标，如果没有目标，他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天渐渐亮了，他看见了自己的脚，看见了自己的腿，像是从梦里回到了现实世界一样，他才感到有些突兀。他走在路上，是突兀的。他还背着被卷，更显得突兀。被卷像是一个标志，又像是一个指证，人们一看见他的被卷，就会认出他是一个外出的人。田里开始有人下地干活，金种在薄雾中看见，这里的人们下地干活也是扛着红旗，背着毛主席语录袋。走了半夜，他以为自己已经走得挺远了，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并没有走多远。不知哪个村子的高音喇叭在播送《东方红》，熟悉的旋律在田野上空回荡。太阳从东边出来了，一从地平线下冒出来，太阳就显得又红又大，与歌曲所唱正好对景。路上有人拉着架子车，有人赶着牲口，从对面走来。每过来一个人，都看着他的脸和他的被卷，对他很是注意。他不愿意被别人注意。每见有人走过来，他都尽量靠着路边走，低着眉，低着眼，不与人家打照眼。他怕人家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不知怎样说。真的，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万一有多事的人截住他，盘问他，他该怎么回答呢？在他出来之前，杜老庄正在组织民兵成立民兵战备连，说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一旦打起仗来，杜老庄的民兵备战连就要拉出去，投入战斗。不光是杜老庄，每个村都要成立备战连，每个大队都成立备战营，全公社成立备战团，为打人民战争做好充分准备。杜老庄的民兵备战连由杜建兴任连长，杜建良任指导员。金种还听说，杜老庄近日就要抽出一部分身体条件比较好的民兵，到县里挖河，建水闸。对了，如果有人问他，他就说到县里去挖河。

又走了一段，大约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金种看见对面走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这两个人都空着手，披着短大衣，大衣往两

边张开着，一看就像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样的人物。金种不能看见干部，一见干部，他不知不觉就有些发慌，大腿根子有些发软。他不往前走又不行。只好把被卷往身后背了背，早早地就把眼睛躲开了。还好，这两个干部没有拦他，把他放了过去。然而金种刚要快走，听见一个声音喊他，让他停一下。金种不敢跑，他站下了，身上忽地出了一层汗。其中一个干部问他："你是哪庄的?"金种说了庄名。干部又问："你这是去哪儿?"金种说："去县里。""去县里干什么?"金种说："去县里挖河。""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金种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他说："对，就我一个。"那人像是起了疑，说："不对吧?"金种赶紧编了一个说辞："我是打前站的，先找一个做饭的地方。"那人噢了一声，这才挑挑手梢放他走了。刚转过身，金种听见一个干部对另一个干部说："我还以为这小子是个流窜犯呢!"他吃惊不小，很是后怕，脊梁沟出的凉汗几乎把衣服溻湿。亏得他事先想好了一套应付盘查的话，不然的话，人家三问两问，就会把他问掉底子，说不定会把他扣留起来，然后把他押送回杜老庄。如果那样的话就糟透了，等于他离开家门不远就被人逮到了。干部的盘问为金种敲响了警钟，看来阶级斗争的眼光不仅杜老庄有，哪里都有，他得处处小心，步步谨慎才是。

地里无人干活时，金种知道天晌午了，人们收了工，回家做午饭吃午饭去了。他回头望了望天，见太阳到了正南。看看附近的村庄，村庄上头正飘起缕缕炊烟。他听见了拉风箱的声音，鸡叫晌的啼叫，还隐隐闻到了烟火的味道。他的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他已经走了半夜，又走了半天，肚皮早变得薄溜溜的，脚有些发胀，腿有些发软。他看到前面不远处的路边有个麦秸垛，就走过去，靠着麦秸垛头坐下来，从被卷里掏出两片红薯片，开始吃午饭。红薯片子是干的，干得像干涸的河底被风干的蛤蜊片子

一样。他必须把红薯片子一点一点嚼碎，利用自己的口水把红薯片子嚼成糊糊，才能咽下去。他已经把第一口红薯片子嚼碎了，甜丝丝的味道在他的口腔里充溢着，红薯片子真好吃。

一个去麦田挖野菜的小女孩提着篮子过来了，专注地看着金种嚼干红薯片子。金种把手中的红薯片子对小女孩伸了一下，问："你吃吗?"小女孩摇摇头，说："我不吃。"接着问金种，"你是要饭的吗?"可笑，小女孩把他当成要饭的了？金种从小就听人说过，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饿死不要饭。要饭是丢人的事，他怎么被看成要饭的了。他问小女孩："你看我像要饭的吗?"小女孩点点头，说像。"你看我哪儿像要饭的?"小女孩没说出他哪儿像要饭的，却认定他就是要饭的，继续问他："你要饭咋不到庄里边去要呢，是怕狗咬你吗?"金种说："我不怕狗咬我，我怕你咬我。"小女孩摆摆手说："我不是狗，我不咬人。你去我们家要饭吧。"这小闺女，真够难缠的。金种说："告诉你吧，我不是要饭的，我是过路的，我在这儿歇歇脚 。哎，我有点儿渴了，你们家有水没有，能不能给我端来半碗?"小女孩说："有，你等着，我去给你端。"看这样子，小女孩真的会给他端水。他担心会把小女孩家的大人引出来，就说："算了算了，我到县里再喝吧。这里离县城还有多远?"小女孩说："十八里，我听我爷爷说的。"金种说："我这就走。"他没舍得多吃红薯片子，只吃了两片就不吃了。要走的路还很多，以后的日子都是未知数，他带的有数的红薯片子必须节省着吃。

金种看见了烟筒，烟筒很高，上面正冒黑烟。黑烟比烟筒还高得多，像是高到云彩眼儿里去了。金种看见了楼房，有的是两层，有的是三层，差不多连成了片。楼墙上写着很大的标语：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金种看见了汽车。有的汽车有头，后面有敞着口子的车斗子。有的汽车看不

见车头，整个汽车像两间小房子。金种想，那露着车头的汽车大概就是货车，那像小房子的汽车呢，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客车。金种看见，人也多起来了，南来的，北往的，骑车的，提包的，啥样的人都有。这是县城，肯定是县城，金种到县城了！他被县城的繁华震住了，一时有些无措，不知往城里走好，还是停下来好。他左看右看，看到一个大门口，门口上方用水泥雕着六个大字，大字上面涂着红漆，标明是县里的汽车站。有人在汽车站门口坐着，屁股下面坐的是自己的行李。有人在汽车站门口一侧站着，像是在等人。有人靠墙根半躺在地上，花着脸，支爹着头发，在吸一个烟把子，像是一个疯子。还有人提着黄帆布提包往车站里边走。金种犹豫了一会儿，也走进了汽车站的大门。既然是上车下车的地方，大约人人都可以进来。候车室有两间屋大，墙上开着卖票的窗口。窗口只有一个，没人在那里买票。卖票的是一位年轻妇女，两只胳膊上戴着蓝套袖，正在窗口里边织毛线。候车室的墙上列着一块汽车开行的时刻表。金种从时刻表上看到，这里的汽车可以开到多个县，还可以开到地区所在的城市，以及京广铁路线上有火车站的城市。金种看时刻表也是白看，他口袋里没有买车票的钱。墙上还画着一块长途汽车行驶的线路图，线路是用红线画成的，支里八杈，像天上打闪打雷时炸开的纹路一样。金种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明白了，从县城再往西走，就可以到达地区所在那个城市。地区也叫专区，专区下面是县，县下面是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小队。从专区所在的城市再往西走呢，就到了有火车站的城市，就可以看到火车了。

金种没有往县城里面走，要把这个县迈过去。他不喜欢杜老庄，也不喜欢这个县。县城里没有他落脚的地方，没有人管他吃饭，他到县城里干什么呢。时间是半下午，离天黑还有一段时

间，他要接着往前走。按他的想法，只要离开这个县，就没人管他了，他就自由了。

三十四

越走路越平，越走路越宽。路成了柏油路，路两边栽着杨树。金种望着远方，心里不禁有些舒坦。他总算把杜老庄那个狗地方抛开了，远远地抛开了，杜老庄连他的屁都闻不见了。让那些姓杜的都死在杜老庄吧，让他们都不得好死。头上飞过一群鸟，他差点跟鸟招了手。跟鸟比起来，他就是少了两只翅膀。如果再长上两只翅膀，他就更自在了。走过一座桥时，金种看见一个拉架子车的人，把车停在路边，下到河里洗脸。他想捧几口水喝，也下到了河边。他把被卷放下，两手捧起水刚要喝，洗脸的人对他说："别喝河里的水，喝了容易拉肚子。"金种实在太渴了，说没事儿，还是以手捧水，喝了几口。他把洗脸的人叫大哥，问："这个大哥，你是去拉煤吗?"大哥说："是。你这是去哪儿?"金种知道不能再说去县里挖河了，因为他已经把县城越过去了。他说："我去走亲戚。""去哪儿走亲戚?"金种说："去贵州，找我大姐夫。"说着，他们一个洗完了脸，一个喝完了水，一块儿上了岸。当大哥拉起架子车往前走时，金种就背着被卷跟在人家后边。这样挺好，省得他一个人走，遭人怀疑。两个人一块儿走，还可以就个伴儿，说说话。他说："大哥，我替你拉一会儿吧。"大哥说："不用，空车不沉。到贵州远得很呢，你咋不坐车呢？地蹦子撵，得走多长时间！"金种编瞎话编得很快，他说："我是打算坐车来着，我到汽车站看了看，今天的汽车票卖完了，明天早上才有汽车，我不想等，先走一段再说吧。"金种

听见了自己编的瞎话，自己也感到奇怪，吃荆条，屙箩头筐，他比编筐的人编得都快，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样的本事呢！想想，没关系，出门在外，谁都不认识谁，谁能不说点儿瞎话呢！大哥说："你把行李放车上吧，远路无轻重，老背着怪沉的。"金种说："谢谢谢谢，我一看大哥就是个实在人。"这是一辆加重型的架子车，车上放的有被卷、茓子、干粮袋子，还有一只钢精锅。车尾绑着一块侧棱着的木板，是架子车载货时的挡头。金种把自己的被卷也放在车上了。而后，他坚持要把架子车拉一会儿，说大哥如果不让他拉，他就把自己的被卷拿下来。大哥说："好好好，让你拉。"大哥停下车，把车辕子让出来，把车襻交给他。大哥说："我看你是有文化的人哪！"金种问："你怎么看出来的？"大哥说："有文化和没文化不一样，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依我看，你至少是初中毕业。"金种说："差不多吧。"大哥说："你看怎样，我没说错吧。你是贫农成分吧？"金种没想到大哥会问这个，才没说几句话就问到他的成分，看来阶级斗争的眼光真是无处不在。他没有从正面回答大哥的提问，以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是贫农成分又怎样，他们又不让我入党，不让我当会计，所以我不想在家里干了。"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既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贫农成分，又不把贫农成分当回事。只有不把贫农成分当回事，才不会引起生人的怀疑。大哥问："你大姐夫在贵州干什么工作？"金种说："在一个煤矿工作。""是当矿长吗？""不是正矿长，是副矿长。""是副矿长也行呀，也是当官的人哪。你找他，是去参加工作吧？""我去看看情况，他让我下井挖煤，我就不干。我听说下井太危险了。他要是给我安排一个好一点儿的活，我就干。"大哥扶着车把看着他，露出了羡慕的表情，说："当煤矿工人挣钱多，等你在矿上干两年回来就不一样了，骑洋车，戴手表，吸洋烟，打金腔，腰里的票子一掏嘎嘎的，后面跟

的大闺女撵都撵不离。”金种笑了，说大哥挺会说笑话的。他编瞎话，大哥在他编的瞎话的基础上，也在编瞎话。拣好听的说呗，吹牛又不报税，挺好玩的，也挺过瘾的。大哥夺住车把，说：“还是我来拉吧，我看你将来也是当矿长的料子，我哪能让矿长替我拉车呢!”听大哥已把他叫成了矿长，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把车让给了大哥。大哥说：“你大姐夫的煤矿要是离咱们老家近就好了，我就到他那里去拉煤。”金种说：“嘿，那还用说嘛，我一句话，煤随便你装，保证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像是修公路时被从中劈成了两半，公路在村子中间夹着。他们远远看见几个戴红袖标、打着小旗的小学生站在路边，像是准备拦截过路的人。大哥问金种：“你带介绍信了吗?”金种问：“什么介绍信?”大哥说：“介绍信你都不知道，看来你老弟以前没出过远门。现在你只要出来，就必须带介绍信。带大队的介绍信都不行，要用大队的介绍信换成公社的介绍信才行。你要是不带介绍信，人家就不让你住店，不卖给你车票。碰见管治安的人，人家就会把你扣住，把你当成流窜犯，送回老家去。”金种出来还不到一天，已经两次听到了流窜犯的说法。在杜老庄时，他也听说过这个说法，但没怎么往心里去，没有跟自己联系起来。什么叫流窜犯呢?有杀人犯、放火犯、投毒犯、强奸犯、鸡奸犯，怎么又出来一个流窜犯呢?那些犯都是犯罪，都是罪人，流窜犯是什么罪名呢!难道人只能在一个地方待着，待到老死，一出来就算流窜就算犯罪了。他第一次把流窜犯的说法和自身联系起来了，按大哥的说法，他没有带介绍信，已经是一个流窜犯了。与大哥的交谈中，他云里雾里，被虚构成了初中毕业生、贫农社员、未来的矿长。转眼之间，他却成了流窜犯。这种一落千丈的反差给他的感觉不是很好，他也有些不大甘心。他问大哥：“你带介绍信了吗?”大哥

说："当然带了。"金种说："别人要是向我要介绍信，你帮我证明一下，就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拉煤行不行？"大哥说："恐怕不行，介绍信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咱俩说了半天话，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呢。"金种说："我姓黄，叫黄金忠，金子的金，忠心耿耿的忠。"他没说自己叫黄金种，他不大喜欢那个种字。大哥答应试一试。

来到小学生面前，原来小学生们不是查看带没带介绍信，而是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毛主席语录，就不放他们走。这难不倒他们。只要不是傻子，谁背不出一条两条毛主席语录呢。背毛主席语录是金种的强项，他站到前面，问小学生："背几条？"一个小学生伸出两根手指，说背两条。金种一口气背了三条，超额了一条。金种对小学生们说："这是我大哥，还让他背吗？"一个小学生说："背。"大哥也背了一条。这一关他们顺利过去了。

晚上，他们没有睡在露天地里，投宿在路边的一个农家。大哥不是第一次出来拉煤，哪里走，哪里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到了农家，大哥要借柴借水做一顿饭。借宿不收钱，做饭是要花钱的，一个人做一顿饭交一毛钱，如果用一个锅做两个人的饭，要交两毛钱。金种听说做饭要花钱，他说："我晚上什么都不吃。中午我吃的是肉包子，吃多了，现在一点儿都不饿。"大哥做的饭是煮红薯片子茶，馏一个红薯面锅饼子。大哥吃饭时没有让他吃。大哥大概认为，一个花钱买肉包子吃的人，对红薯茶和锅饼子肯定看不上。但大哥没有忘记，金种曾到河边捧水喝，他喝得只剩下半碗红薯茶时，悄悄向金种递了递，意思问金种喝不喝。他为啥要悄悄递呢，因为他只交一毛钱，说的是做一个人的饭。要是被这家的主人看见金种也吃了饭，那就得再交一毛钱。金种自知身上不趁一毛钱，向大哥摆摆手，表示坚决不喝。

其实金种极想把那半碗红薯茶接过来喝掉，他的肚子已饿得欲从他嘴里往外伸手。他相信，不等这家的男主人看见，他三口两口就把半碗红薯茶灌下去了。但是，不能呀，他既然说了自己是准备坐汽车的人，是吃肉包子的主儿，就得继续装下去。编瞎话不能开头，一旦开了头，后面一路都是瞎话，他就得为瞎话付出代价。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不亮，他们就继续赶路。金种和大哥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赶往有火车站的那个城市。他们早上都没有吃饭。半晌午，他们到了专区所在的那个城市。大哥对金种说："你该去坐汽车了。"可不是嘛，他不能再和拉架子车的大哥一路同行了，再同行下去就露馅了。再说，他肚子里一点儿本钱都没有了，腰软腿软，眼前一阵阵发黑。一天多来，他只吃了两片红薯片子，喝了几口河水，却走了这么远的路，确实饿得顶不住了。他得赶紧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吃他带的红薯片子。昨天晚上，为了不把红薯片子露出来，不让大哥发现他的穷酸，他连被卷都没有打开，靠着被卷，在农家灶前的柴草窝里和衣躺了一夜。大哥曾劝他盖着被子睡，他说不用。好像他的被卷里包的不是红薯片子，而是比红薯片子还厚敦的人民币。他对路上结识的大哥有些依依不舍似的说："你要不是拉着架子车，我就请你跟我一块儿坐汽车，买车票的钱我来掏。"不想大哥来了个热粘皮，说："你这样说，我就把架子车便宜卖掉，跟你一块儿当工人去。"金种说："我是愿意，就怕嫂子不愿意。"路上通过交谈得知，大哥已结了婚，他出来拉煤并不是为了自家烧，而是拿煤到砖窑上换砖头，用砖头盖房子。大哥笑了，说："我跟你说笑话呢，你赶快去坐车吧。"

第三天下午，金种终于走到了京广线上有火车站的那个城市，并来到了车站广场。广场上人很多，有的跑着，有的走着，

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也有的躺着。金种看见，有不少人像他一样背着被卷，他再也没有了突兀的感觉。一种他从来没听见过的雄浑的声响从车站传来，他估计那应该是火车的叫声。如同鸟儿飞上了天空，鱼儿游进了大海，金种像达到了最终目的似的，心里一翻，热泪顿时盈满了眼眶。在这里，再也不会有人认识他，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家是地主成分，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批斗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出来真是好啊！他后悔自己以前太老实了，太傻了，干吗不早点出来呢。心里一开阔，他想到了弟弟银种。银种的两只耳朵被人塞了玉米豆，不知掏出来没有。如果不把玉米豆掏出来，银种有可能变成一个废人。他应该晚出来一天，带银种到公社卫生院把玉米豆掏出来。或者把话跟叔叔说死，让叔叔答应带银种到公社卫生院去。他出来之后，叔叔肯定还是顶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每天到别人家去淘大粪。叔叔这一辈子也是很悲哀的。

激动之后，金种很快陷入茫然。到了这个城市后，他不知道下一步再到哪里去。每当车站的大喇叭一响，说哪儿哪儿开来的车到站了，到哪儿哪儿的列车就要开了，就有一些人排着队，背着大包小包，提着大东小西，挨挨挤挤往车站里边涌。进站的门口很窄，门口两边都站着穿铁路制服的人。凡是进站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硬纸壳儿做成的小牌牌，他们把小牌牌交给穿制服的人。穿制服的人手里握着小钳子一样东西，他们把小牌牌放进“钳子”嘴里夹一下，像是打上一个记号，持小牌牌的人方可以进站。金种看出来了，那个小牌牌就是火车票，有了火车票，才能进站坐火车，否则连车站的门都进不去。买火车票需要钱，金种哪里有钱呢！那么，金种迈开双脚，继续走呗。可他不想走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城市，他还到哪里去呢。这个城市让金种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起点，对金种来说，仿佛

到了终点。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金种不愁没有地方待。晚上，他装作到候车室候车，与众多的候车人待在一起。候车室里暖和一些，也有一排一排的连椅。见真正候车的人走了，连椅上空出位置来，他就到连椅上坐着，把被卷也拿到连椅上，趴在被卷上睡觉。白天，他从候车室里走出来，在车站广场周边的街道转圈，看商店，看饭店，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板，也看城市里的女人。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他带的红薯片子吃完了，仅有的四分钱也分两次买了两碗茶水花掉了，他现在成了身无分文和没有一粒粮食的人。作为一个活人，吃饭问题是这样实际，又是如此迫切。这不是他想吃不想吃的问题，而是他不吃饭就无法存活的问题。他也问过自己：你不吃饭就不行吗？他的肚子回答是：不行，不吃饭是要饿死人的。他有些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看见有人往地上扔了一块橘子皮，他的眼睛马上追过去，盯着橘子皮迟迟舍不得离开。橘子皮黄黄的，软软的，应该能吃。又有人往地上扔了一块香蕉皮，他的眼睛也被吸引住了。香蕉皮厚厚的，里面像是有不少果肉。他想起了红薯皮，红薯皮是可以吃的。他看着香蕉皮很像红薯皮。他走到香蕉皮旁边站着，左看右看，一旦没有人注意，他便快速把香蕉皮捡起来。然而有一队市民走过来了，他们一路敲锣打鼓，一路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像是毛主席又有了最新指示下来，他们在欢呼，游行。金种赶紧退到一边站着。等游行的队伍走过，再看那块香蕉皮，已被踩得稀巴烂。有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拿着一小包饼干，一边走，一边吃。金种悄悄地跟了上去，他似乎闻到了饼干的香甜气息，嘴里不由得动起来。他热切希望小学生手里的饼干能够掉出一块两块，那样他就可以捡到饼干吃。可是，他跟着小学生走了好一会儿，直到小学生走进了学校，小学生手里的饼干连一点儿渣子都没掉。他有

些后悔，后悔自己没有紧走两步，把小学生手里的饼干夺过来。这个念头刚产生出来，就被他否定掉了，并有些害怕。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恶念呢，那样他不就成了一个强盗了嘛。他前后看看，像是怕有人发现他的恶念似的。还好，没有人注意他。这不是在农村，农村的地里这时候有麦苗和豌豆苗，饿得实在没办法了，他可以到地里掐点儿豌豆苗吃。这里的地都打成了硬邦邦的水泥地，别说豌豆苗了，连草都很难找到一棵。

火车站广场对面有一家小饭馆，专卖大碗汤面条。说是汤面条，并没有多少汤，像是糊涂面条。稠稠的面条里，还放有萝卜条、白菜叶和粉条，一看就很好吃。面条一毛二分钱一碗，还要收三两粮票。那时粮票和钱一样重要，如果只有钱，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饭吃。凡是沾点粮食的饭，都要花粮票，哪怕买一碗稀饭，也要花一两粮票。在家里吃饭是不用粮票的，所以金种从没用过粮票，他连半两粮票都不曾有过。金种来过小饭店两次了，每次都看到饭店里守着不少要饭的。那些要饭的小孩子居多，也有上岁数的老头和抱孩子的妇女。若看见哪个吃饭的碗底剩有一口半口，小孩子就抢过去，端起饭碗扣在脸上，把碗底的剩饭舔干净。有的吃饭的把一碗面条刚吃了半碗，小孩子就凑过去，两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嘴，并把脏污的小手伸到桌面上，希望人家别吃那么干净，能给他留下一点儿。那些人或把碗一端，身子一转，到另一个桌上吃去了。或瞪起眼珠子，把小孩子狠狠瞪上几眼，就把小孩子吓退了。小饭店的营业人员不知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他们不允许要饭的在饭店里停留，要饭。间或就出来一个男人，肩宽脸宽，凶神一般挥着两只手向外轰撵要饭的。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滚蛋，滚蛋，统统滚蛋！你们这些寄生虫，你们这些不劳而获的东西，应该把你们当流窜犯抓起来！"他一骂，一撵，那些要饭的就走了。然而他们并不走远，待那个男人

一离开，他们又纷纷溜进饭店。他们如人们所说的饭蝇子，人走近时，便一哄而散；人刚一离开，便很快聚拢来。“饭蝇子”只惦着吃，不管人们骂什么，他们都不在意，好像听不懂一样。“饭蝇子”的嘴都很大，脸都很小。只要能保住嘴，要脸不要脸都无所谓。前两次来小饭店，金种都是被人家撵出去的。那男人不仅骂人，还上纲上线，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金种脸上很挂不住。金种还是要脸面的，他的脸皮还不够厚。可是，金种转了一圈，转了一圈 ，又回到小饭店来了。带的红薯片子吃完后，他又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摸摸脸，腮帮子吸了进去。摸摸眼，眼睛已塌了坑。他明显地饿瘦了。再这样下去，说不定真的会饿死人呢！他仿佛看见，一个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那个人就是他。他要是死了，人家会不会把他当成一具无名尸，随便扒个坑埋掉呢？不不不，他不能死，他要活下去。跑出来了，死了，若是让杜老庄的人知道了，岂不把人家笑死！

回到小饭店，金种并没有和那帮小孩子抢剩饭吃，而是帮服务员收拾碗筷。他端起来的是空碗，碗里连一口剩根儿都没有。他把一只只空碗摞到一起去了。端碗的当儿，他闻到附在碗里的面条的气息，说实在话，他连啃瓦碗的心思都有啊。他采取的是迂回的办法，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饭店服务员的理解和同情，换到半碗面条吃。这样的话，他的面条就不是平白要来的，是用劳动换来的。在餐厅里收拾碗筷和擦桌子的服务员只有一个，是一位中年妇女。服务员头戴无檐的白卫生帽，身上穿着白色的工作围裙，胸口别着一枚红底黄字的纪念章，上面是毛主席的手写体“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服务员并不欢迎金种帮她收拾碗筷，一见金种收拾碗筷，她像是一下子把金种的动机看穿了，说：“放下放下，不用你收拾。这儿没饭给你吃。”金种预料到服务员会有这样的态度，人家是城里人，是有工作的人，持这样的

态度是正常的。金种把脸皮厚了厚，没有因服务员不让他收拾就不收拾，他塌着眼皮，一副孤苦的样子，看见空碗继续收拾。他还拿起服务员放在桌边的抹布，替服务员擦桌子。谁不愿意让别人替自己干活呢，服务员坐下休息去了，没有再制止金种收拾。

机会来了。一个背黑皮包的男子在柜台那里买了饭票，就在凳子上坐下了，等着服务员取走饭票，把饭端到他面前。服务员说："自己端!"男子说："噢，自己端。"去取饭窗口把饭端出来了。男子把饭吃了几口，皱着眉，像是很不满意。他问服务员有没有辣子。服务员说没有。他又问服务员有没有醋。男子的口音像是南方人的口音，说醋说不清楚。服务员让他再说一遍，把舌头放利索点儿。男子比画着，说酸的，酸的东西。服务员这才明白了，仍说："没有!"男子不高兴了，说："要什么，没什么，面条这么咸，让人怎么吃!"服务员说："爱吃不吃，有钱去酒楼呀，去吃七个盘子八个碗呀!"男子真的不吃了，把筷子往桌面上一撂，扭身走了。临走还说了一句："什么为人民服务，都是假的。"金种把被卷放在桌子下面，一直在男子身边站着。男子一走，金种赶紧把饭碗捧住了，却看着服务员的眼色。服务员说："你不吃还等什么？你到底饿不饿，不饿就给别人吃!"金种当然要吃，他处心积虑，忍辱受气，目的就是想得到一点儿饭吃嘛。金种大喜过望，这差不多是一整碗稠稠的面条啊，老天爷真是有眼啊！他埋头吃起来。他觉出那帮要饭的孩子朝他凑过来，有的孩子还把手伸到了桌面上。对不起了，金种拒绝看他们。他一口气把面条吃完了，吃得碗底干干净净，吃得头上冒出了汗珠。一碗饭下肚，他的肚子鼓了起来，腮帮子和眼睛似乎也随之鼓了起来，力气得到了恢复。吃了人家赏赐的面条，金种更得好好帮人家干活。那个服务员呢，像是已经拿面条给金种付了报酬，不再反对这个年轻人帮她干活。她坐在那儿，看着金种收

拾。等金种把碗收够了一摞，她再端进饭店的操作间里去。操作间是闲人免进的地方，她绝不允许金种进操作间半步。

此后，金种天天到小饭店里混饭吃。他知道了服务员姓白，称服务员为白师傅。白师傅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的瞎话随口就来。他说他的大姐夫在贵州给他找了一个工作，他到火车站准备买火车票到贵州，结果钱被小偷儿偷走了，粮票也被小偷偷走了。白师傅说："我说呢，一看你就不像一个长期要饭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老在这儿待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呀。"金种说："我已经给我大姐夫写了信，让他到这儿来接我。我为啥天天到这儿来呢，因为我跟我大姐夫说的地址就是火车站对面的饭店。"白师傅相信了他的话，说："噢，怪不得你天天到这儿来呢，原来是等你姐夫呀。你不应该写信，应该打电报，或者打长途电话。写信多慢哪，等你大姐夫收到信，至少得一个星期。"金种说："谁不知道打电报、打长途电话快呢，没钱人家不让打。我把口袋翻遍了，才凑够了寄一封信的钱。"白师傅说："这样吧，你再等几天吧，如果你大姐夫还不来接你，我借给你一点儿钱，你去打个长途电话问一下。"金种看着白师傅，眼圈渐渐红了，说："白师傅，您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哪！"得到了白师傅的好感，金种不会再饿肚子了。吃饭的人若留有剩饭，白师傅优先给金种吃。吃饭的人不留剩饭呢，白师傅就直接从操作间里盛出半碗或一碗面条给金种吃。有一天，白师傅从家里给金种带来了一个白面馍，馍里夹着细细的咸菜丝。金种感动得把白师傅叫成了大姐，说白师傅像他大姐一样对他好。金种觉得这样很不错，只要饿不死，他就可以在这个城市待下去，能待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

金种没等到白师傅借给他钱，他就被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抓走了。这天晚上，金种没有坐在候车室的连椅上睡。他见有人在候

车室墙角的地上铺几张报纸，躺在地上睡，他也捡了两张废报纸，在地上铺展，打开被卷，铺一半，盖一半，睡在了地上。人站起来走路，坐下来说话，该睡觉的时候就得把自己放倒。金种躺在地上，觉得轻松多了，舒服多了，好像好久没有这样睡过了。后半夜，金种睡得正香，有人踢他，喊他，命他起来。他迷迷糊糊睁开眼，见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都很高大，强壮。他暗暗叫了一声不好，查介绍信的人来了。躲是躲不过，他揉着眼坐了起来。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手：“票！”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什么票？”“什么票，车票。把你的火车票拿出来。”金种说：“没有买。我的钱被小偷儿偷走了。”那人说：“介绍信！”金种往口袋里摸，往怀里摸，摸了一会儿，说：“我想起来了，我的介绍信被小偷儿连钱一块儿偷走了。”那人说：“你不要再演戏了，这样的戏我看得多了。什么这小偷儿那小偷儿，我看你就像个小偷儿。起来，跟我们走！”金种把被子卷起来，用麻绳捆上，被其中一个人带走了。那些人继续在候车室里查。

金种被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屋里。屋顶装的是电棒，显得很亮。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桌边的墙上挂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坐着的人块头很大，很威风，一看就是当官的。当官的以审讯的口气问金种叫什么名字。金种说了名字。当官的在一个软皮本上记下了。当官的问金种的籍贯。金种不懂什么是籍贯，他没听说过这两个字。当官的说：“我问你家住哪里，哪个县？哪个公社？”金种说了县和公社的名字。“说完全，还有大队和生产队呢？”金种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名字也说了出来。当官的继续问：“你家里什么成分？”到底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金种愣了一下，犹豫是不是说实话。当官的说：“你必须说实话，如果隐瞒成分，被我们查出来，就要判你的刑。”金种只好说了实话。当官的说：“我一看你们家就是地主成分，贫下中农家的

子女不会到处乱跑。你到这里几天了?”金种说:“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不行，你必须交代清楚。”金种像是回忆了一下，说:“十一天了。”“这些天你都犯过哪些罪行?”“没犯过。”“你当过小偷儿没有?”“没有。”“你抢过别人的东西没有?”“没有。”“不可能。这些天你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金种说:“要饭。”当官的说:“年纪轻轻的出来要饭，亏你说得出口。好逸恶劳，可见剥削阶级思想还在你头脑中作怪。一个在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后代，不好好在农村待着，改造自己的思想，出来乱跑什么!城市是领导阶级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所在地，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知道吗?”金种说:“我以前不知道，您一说，我就知道了。我错了，改正还不行嘛!”“你准备怎么改正?”“我回到我们庄里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金种很怕人家把他送回去，那样庄里人真的会把他当犯人看待。当官的问:“你怎么回去?”金种说:“我走着来的，还走着回去。”当官的说:“你不要耍滑头，我们要是放你走，你转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寄生虫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遂对送金种来的戴红袖标的人说:“带走，先关他两天再说!”

三十五

金种又回到了杜老庄，他是一路被押送回来的。在那个仓库一样的大房间里，金种被关了三天半。那个房间里已经关了不少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关押期间，官方每天给每人发两个玉米面窝头，免得他们饿死。后来先后来了几辆货车，把同属一个县的人集中在一起，分别拉走了。货车后面搭了桥板，和金种一起被赶到一辆货车上的有二十多人。上车前，他们都被捆了胳膊捆

了手。胳膊背剪着，捆在后面。每个人都捆好了，还有一根长绳子，把他们串连起来。有生以来，金种这是第一次坐汽车，却是被捆绑着上汽车的。把他往汽车上赶时，金种想起了他的被子，他说："我的被子，我的被子！"随车来的背枪的民兵照他腿上踢了一脚，说："你还要你的被子，不给你枪子儿就不错！"背长枪的民兵是两个，他们与被押解的人一块儿站在货车的车厢里。其中一个民兵把枪端了端，说："都听着，枪里压着顶膛火，半路上谁敢跳车逃跑，我们就开枪打死谁。"货车一直把他们拉到县里，已有各公社派来的人在县里等他们，把他们取走。和金种一个公社的是四个人，他们互相看看，谁都不认识谁。公社没有汽车，来了一辆马车，把他们拉走了。跟马车来的是公社里挎手枪的治安员，治安员负责押运他们。治安员姓韩，在全公社很有名，四个被绑着的人都认识他。其中一个人对老韩说："把我们的手解开吧，我们不跑。"老韩说："闭嘴！小心我抽你。"那人说："我想撒尿怎么办呢？"老韩说："好办，尿自己裤裆里！"他们被押到公社大院里去了。公社大概提前给有关大队下了通知，有哪个大队跑出去的流窜犯，就由哪个大队派人把流窜犯领走。各大队的人到齐后，老韩没有让他们马上取人，而是先给他们开了会，把他们严肃批评了一顿。批评他们没有看管好自己的人，给本公社脸上抹了黑。要求他们，对这次抓回来的人要狠狠批斗，并严加看管，绝不允许再到处流窜。

到公社来带走金种的不是大队的人，是杜老庄的杜建国。这种带人的任务应该派给杜建兴或杜建良，因为他们两个到县里挖河去了，杜建春只好临时抓了杜建国的差。杜建国见到金种，问："你是咋搞的，到外边干什么坏事了？"金种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杜建国说："你说得怪好，没干什么坏事，人家捆你干什么。好了，走吧。"走出公社大院，金种向杜建国要求说：

“建国哥，你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杜建国说：“那可不行，我要是给你解开绳子，你跑了怎么办，我可追不上你。”金种说：“建国哥，我保证不跑，不给你添麻烦，你还不相信我吗？”杜建国说：“不是不相信。这事儿应该派杜建兴来，他没在家，就派我来了。我不想来，这是得罪人的事儿。哎，你这回都是去了哪儿？”金种说了有火车站的那个城市。杜建国说：“那你看见火车了吗？”金种说：“看见了。”杜建国说：“你比我还强呢，我还从来没见过火车呢。听说火车跑得很快，一眨眼就过去了，是吗？”金种说：“也不像传说的那样快，火车很长，好一会儿才跑完。”

说着来到镇子南边的桥上，金种看见南边过来一个人，急忙转身跑到桥下，背靠着桥墩子，把捆着的胳膊隐蔽起来。走过来的是全灵的大妹妹全明。杜建国问全明到哪儿去，是不是走姥娘家。全明说是，接着问杜建国：“你在这儿干什么？”杜建国没有指出金种在桥下面，他说：“我在这儿等一个人。听说你姐明天要结婚，是吗？”全明说：“是，俺娘让我去接俺姥娘。”杜建国说：“天快黑了，赶快去吧。”等全明过了桥，杜建国来到桥下，问金种：“你怎么回事，害怕见人吗？”金种说：“你要是不把绳子给我解开，我就不走了，我一头撞死在桥墩子上，不活了！”杜建国说：“你的自尊心还怪强呢。好，我给你解开。咱先说好，我给你解开绳子的事儿，你跟谁都不要说。”金种说：“你放心。在杜老庄，你是我最尊敬的人。”杜建国说：“我可不敢让你尊敬，你尊敬我，不是害我嘛！”他把捆金种的绳子解开了。解开后，他想把绳子扔到河里去。看了看，绳子还不错，没舍得扔，窝巴窝巴装衣兜里了。

太阳正在下落，下面起了一片红霞。太阳映进水里，不是一点红，是长长的一道红。麦苗起身了，坟头飞起一只老鸹，一落进麦地就不见了。路边的杨穗冒了出来。两个人往杜老庄走，杜

建国告诉金种："全灵明天就要结婚了。"金种说："她结她的婚，她的事儿我不关心。"杜建国说："得了吧你，你说的不是心里话。人家要把全灵娶走，你心里不知多难受呢！你给全灵写过求爱信，把全灵夸成杜老庄的一枝花，这事儿连小孩子们都知道。"金种说："那都是瞎胡闹。"杜建国说："你说瞎胡闹，我不这样认为。依我看，全灵还是喜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家的成分不好，全灵嫁给你绝对没问题。"金种鼻根儿一酸，眼圈儿湿了，说："建国哥，你不要再笑话我了。"杜建国说："我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受家庭成分的影响，说不定你还能考上大学呢。"金种说："建国哥，就为你这句话，我就得记你一辈子的好。"

进了庄，杜建国没让金种回家，把金种送到杜建春家去了，意思是向杜建春交差。梅淑清正在杜建春家，像是和杜建春、马兰英商量什么事情。杜建国说："建春哥，我把金种给领回来了。"杜建春鼻子嗯了一下，说："这是谁，我咋不认识呢！"杜建国说："这就是金种呀，黄金种。"杜建春说："让他自己说，他自己没长嘴吗！"金种说："我是黄金种。"杜建春说："你还知道自己的名字呀，我以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呢！你不是进京赶考去了吗？怎么，没考个状元回来？我正准备让杜老庄的人到庄门口迎接你呢，你怎么自己就回来了！"杜建春没抽金种的嘴巴子，但杜建春说出的这些话跟抽了金种的嘴巴子差不多，金种塌着眼皮，满脸都是黄的。他无话可说。杜建国说："建春哥，我完成任务了，我走了。"杜建春还没发话，马兰英把话接过去了，跟杜建国开玩笑："你急着走干什么，又没有相好的在被窝里等着你。"杜建国嘿嘿笑笑，说家里还有事呢。杜建春说："去吧，忙你的去吧。"杜建春继续对金种说："杜老庄盛不下你了，你跑呀，接着跑呀，还回来干什么！我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来佛，就算你跑到天边，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孙悟空比你跑

得快不快，他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以为跑到天边去了，结果怎么样，还在如来佛的手心里攥着呢！”杜建春说着，把手攥起来，朝上端着，往金种面前伸了伸，仿佛他就是如来佛。梅淑清一直看着金种，眼神很复杂。马兰英大概急着跟梅淑清商量事儿，说：“好咧，让金种走吧。”又对金种说，“你以后可不能再往外跑了，跑到哪儿都一样。”杜建春说：“怎么不让他跑，我就让他跑，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对金种说：“我只跟你说一条，你不是会写字嘛，回去好好写一份检查，写得深刻些，好好挖挖你的思想根源，然后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念，准备接受大家的批斗。记住了？”金种点点头。杜建春厉声道：“说！”金种说：“记住了。”杜建春说：“滚！”

金种回到家里，叔叔黄鹤图看了他一会儿，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却问他：“你怎么又回来了？”言外之意，好像金种不该回来一样。金种说：“你希望我死，我没死。我的口粮还在这里。”黄鹤图说：“你的口粮已经被你带走了。”金种没看见银种在家，问黄鹤图：“银种呢？”黄鹤图说：“我也不知道。”金种说：“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让你带他去公社卫生院看病，你带他去了吗？”黄鹤图说：“我让他自己去，他去了就没再回来。我还以为他找你去了呢，你没看见他吗？”猪八戒倒打一耙，这是黄鹤图的惯用伎俩。依黄鹤图这么说，他不但没带银种去公社卫生院取出耳朵眼儿里的玉米粒儿，还把银种弄得失踪了。金种又心疼，又生气，气得手都抖了，质问黄鹤图：“是不是你把银种害死了？你把银种害死后埋在哪儿了？你说吧！”黄鹤图并不着恼，说：“你不要血口喷人！只有像你这样有害人之心的人才会这么想。”金种说：“黄鹤图，我一定要揭发你，连过去的事儿一块儿揭发。我看你是杀人灭口。”黄鹤图说：“谁不让你揭发，我早就说让你揭发。你就说我把你也杀了，看谁信你的！你的被子呢？你带走

的被子哪儿去了?”金种说:“你不要打岔,我现在只跟你说银种的事儿。”黄鹤图说:“你是不是出去混抖了,有跟班的替你拿着行李?我得出去看看,请跟班的进来歇歇。”黄鹤图把头探出门外左右瞅瞅,说:“外边没人哪,是不是黄家的大少爷衣锦还乡,行李拿不完,有小包车在后面跟着呢?”金种突然大吼起来:“黄鹤图,你今天必须给我交出银种,不交出银种,我跟你没完!”说着一头朝黄鹤图撞去,撞在了黄鹤图的胸口上。黄鹤图伸手扭住了金种的两个膀子,说:“好哇,你个驴种,你敢打我,你敢打你叔。我把你个驴将的养大了不是,你有劲了不是。”他使劲把金种往一边摔,想把金种摔倒。金种身后就是尿罐子,他要把金种摔倒在尿罐子上,弄金种一身臊。金种也把黄鹤图的两个膀子抓住了,绷着腿,抵着头,与黄鹤图对抗。他说:“地主分子,犯罪分子,你把银种交出来!”黄鹤图往一边摔他,他的一只脚只抬了抬,很快就站稳了。若在几年前,金种根本禁不住黄鹤图摔,黄鹤图一摔,他就得倒地。黄鹤图摔他头朝东,他不敢头朝西。那时候,黄鹤图在家里绝对处于统治地位,想收拾谁就收拾谁。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金种与他好像有些势均力敌。摔不倒金种,他就奋力往后推金种,把金种推得屁股撞在门板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见金种没了退路,他用脚踢金种,照金种的小腿骨上踢。只要踢到金种的小腿,踢不断也会踢肿,金种就会失去战斗力。金种弓着腰,不让黄鹤图踢到。趁黄鹤图抬脚踢他的当儿,他腾出一只手抄黄鹤图的腿。只要抄到黄鹤图的腿,他准备迅速把黄鹤图的腿掀起来,扛到自己肩膀上,而后像扔一根木头一样把黄鹤图扔在地上。然而他只抄到黄鹤图的一点儿脚后跟。未及抓牢,黄鹤图的脚就落了地。这一抄,均衡被打破,黄鹤图立足不太稳。金种抓住机会反击,一股劲把黄鹤图推得向后退去,推得黄鹤图的屁股撞在床帮上,也发出一声响。金种逼近黄鹤图,

继续发力，将黄鹤图推得仰倒在大床上。黄鹤图的后腰被床帮顶着，前腰被金种挤着，处在下风位置。金种挥起拳头，朝黄鹤图头上击去。他早就想和黄鹤图干一架，已经憋了好多年，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这次外出，一路受尽屈辱，也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黄鹤图把银种弄丢了，他只能把气出在黄鹤图身上，和黄鹤图老账新账一起算。黄鹤图伸手一挡，头一歪，金种的拳头没有击在他的耳门上，落在了他的脖子上。黄鹤图觉出来了，金种出拳很猛，很有分量，这驴日的，他真的下狠手了。黄鹤图大骂一声："好你个黑驴将的，你想要我的命啊！"他依托床帮，猛地将身体弹起，又和金种在地上扭打在一起。两人一来一往，一冲一挡，一时难解难分。在动物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雄性动物中的新生力量向老霸主发起挑战，新老两只雄性动物就会斗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两只公羊斗，立起身子，斜着眼，头往一块撞，能把羊角撞断。两只公狗斗，互相咬得鲜血淋漓。两头公牛斗，老远就助跑加力，牛头轰然撞在一起，惊天动地。斗得最厉害的时候，一头公牛能把另一头公牛的头盖骨撞碎。雄性动物相斗，目的比较明确，就是为了争夺领地，争夺领地内的雌性动物，争夺与众多雌性动物的交配权，最终等于争夺后代。黄鹤图和黄金种要比上述动物高级一些，家里又没有母的，他们的争斗为哪般呢？

黄鹤图快顶不住了，气越喘越粗，像爬坡的老牛一样。金种毕竟年轻，他闭着嘴巴，瞪着眼睛，似乎越战越勇。杜建春家的黄狗消息最为灵通，不知它从哪里得到了黄叔和黄侄打架的消息，跑到黄家看热闹来了。两个人打到南，它跳到北边看；两个人打到北，它跳到南边看，看得饶有兴致。黄狗不时地往门外看一眼，似乎也有遗憾：这么好看的景致，怎么没有人来看呢！黄鹤图又开始骂自己的嫂子，说："嫂子我日了你，你怎么将出这

么个种，他连他的亲爹都敢打！”身手灵活的金种使了巧力，他把黄鹤图推着推着，身体突然往一边一闪，并顺势把黄鹤图一拽，把收脚不住的黄鹤图拽了个大马趴。金种跃上去骑在黄鹤图背上，抡起拳头在黄鹤图身上一阵乱擂：“我叫你骂，我叫你骂！我叫你不要脸，我叫你不要脸！臭地主分子，你的末日到了，是革命人民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金种还摁住黄鹤图的脑袋，把黄鹤图的脑袋往硬地上磕。黄鹤图大叫起来：“快来人哪，快救命啊，黄金种杀人啦，地主羔子杀人啦！”人称猪八戒的黄鹤图，平日里哼哼唧唧，金种以为他不会喊了呢，不料他一吃点儿亏，喊叫得比挨刀子的猪叫得还响。黄狗对每天淘粪的黄鹤图是熟悉的，它大概也对黄鹤图的呼救感到有些意外，随着汪汪地叫了起来。

听到叫声，赵大婶和赵自民过来了。赵大婶说：“这孩子不是出去了吗，啥时候回来的？你怎么能打你叔，你叔是你爹的亲兄弟。快起来，哪有小辈儿打长辈儿的！”金种说：“他没有长辈的样子，他把银种撵走了。”赵大婶说：“这事儿我知道，你叔没打他，没骂他，是他自己跑走的。”赵大婶对自民说：“快把金种拉起来！”自民把骑在黄鹤图身上的金种拉起来，金种仍不依不饶，说：“我打死这个坏蛋，我给他抵命。我早就不想活了！”赵大婶朝金种说：“我日他娘，你这孩子厉害！你有几条命？不就一条命嘛！不是我说你，你这孩子就是心高，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心高还得命高，命不高也是白搭 。”金种被自民拉走了，黄鹤图还趴在地上不起来。黄鹤图哭了，哭得呜呜的，说：“我的骨头断了，我不能活了！”

第十一章

三十六

自良在叫，后半夜就开始叫，天亮了还在叫。他不是叫娘，也不是叫自民，从他的叫声里听不出任何字眼。他的叫声变成了动物的叫声，比如羊的叫声或牛的叫声。拴在树上的羊，绕着树转来转去，有时被绳子缠了脖子，越缠越紧，自己又没能力解脱，就是这样的叫法。自良虽然也被拴着，但拴的是脚脖子，不是头脖子；是用铁链子拴的，不是绳子拴的，自良怎么绕，铁链子也不会缠到脖子里。再说，自良像一条死长虫一样日夜在麦秸草窝里趴着，一般也不动。自良叫第一声，赵大婶就听见了。自良以前没这样叫过，今天是怎么了？自良叫得这样难听，是不是有别的东西跑到自良住的小屋里，咬了自良呢？猪、狗、猫和老鼠咬活人和死人的事，在杜老庄都发生过。有一个一两个月大的小女孩儿，吃奶吃多了吐了奶。她家的狗帮她舔嘴上的奶，顺便把她的鼻子和嘴唇咬掉了。那时是旧社会，小女孩儿的爹有土枪，他拿出土枪，不但把狗崩死了，还把哭得没有人腔的小女孩儿抱到西地里，枪毙了。还有一个小男孩儿，夏天躺在地上睡

觉。他家的老母猪在地上拱来拱去，闻来闻去，后来咬到了小男孩儿的小鸡鸡，一口就撕掉了。老母猪不但咬掉了小男孩儿的小鸡巴，连同两个蛋子一块儿咬掉了。这家的大人听见小男孩儿的哭声，把老母猪打着打着，老母猪一边跑着，一边还是把小男孩儿的那套阳物吞下去了。这家的大人倒没有把小男孩儿处死，小男孩儿竟活了下来，长成了大人。长成大人又怎样呢，不扎胡子，说话还是被老母猪咬掉阳物时的娃娃腔，干活也没有力气。

赵大婶端了煤油灯，到小屋里看究竟。灯光照到小屋里，自良就不叫了。自良仰躺着，挤着眼，两只胳膊在地上平伸着，手里各攥着一把麦秸草。赵大婶把自良从头到脚照了一遍，自良身上没有流血，没有破烂的地方，一切都完整着，不像被猪狗咬过的样子。赵大婶喊自良，问自良怎么了，半夜里叫唤啥。自良把眼睁开一点儿，一珠子眼泪从自良眼角滚下来。灯光映在泪珠子上，仿佛泪珠子也成了红红的灯头，从自良的眼角滑落下来。“灯头”掉进麦草里，没有把麦草点燃，不见了。自良还会流眼泪？赵大婶好久没看见自良的眼泪了。泪从心出，自良会流眼泪，说明自良还会伤心，心还没有死。她伸手给自良擦眼泪，一接触到自良的额角，才觉出自良的额头滚烫滚烫，原来自良生病了，在发高烧。自良大概烧得难受，才不由自主地叫。原因找到了，赵大婶一点儿都不着急。发高烧不见得是什么坏事，看来这孩子的罪快受到头儿了。她把自良拍了拍，安慰自良说：“别叫了，你是冻伤风了，有点儿发热。好好睡吧，睡一觉就好了。”赵大婶移灯到堂屋去了。

赵大婶一离开，自良又在叫。他的叫并不连声，停一会儿，叫一下。人们以为他该叫了，他并没有叫。人们以为他不一定再叫了，他又叫出了声。所以他每一次叫都像是出乎人们意料，让人有些惊心，也有些烦心。自民和杨纪英也被自良的叫声惊醒

了，一醒就难以入睡。杨纪英已怀孕好几个月，肚子鼓得像个葫芦一样。杨纪英的肚子能鼓起来，当然归功于自民。自民给杨纪英肚子里种进一颗“葫芦种子”，杨纪英的肚子才会鼓起一个“葫芦”。自民把杨纪英的肚子摸了摸，肚子里的胎儿已经会动。杨纪英在翻身，好像肚子里的胎儿也在翻身。自良这样半夜里号叫，自民自己觉得无所谓，但他怕惊扰了妻子杨纪英和杨纪英肚子里的胎儿。他问：“娘，俺哥叫啥呢？”娘说：“他伤风了，没啥事儿。”自民说：“你别让他叫了，叫得别人都睡不着。”娘说：“他作死呢，你不让他叫他就不叫了？你不想听，不会找个东西塞住耳朵吗？”自民果然爬起来，揪了点棉花，捻成两个棉花球儿，摸索着往杨纪英耳朵眼儿里塞。银种耳朵眼儿里被人塞了玉米豆儿的事儿，全庄的人都知道了。杨纪英问自民：“什么东西？不是玉米豆儿吧？”自民说：“就是玉米豆儿，硬的。你不是喜欢硬的嘛！”杨纪英说：“不要脸！你往我耳朵眼儿里塞玉米豆儿干什么，想把我塞成聋子呀？拿来，让我摸摸。”自民把一个棉花球儿给了杨纪英，问：“硬吧？”杨纪英说：“够硬的，硬得跟棉花一样。”自民说：“这下你放心了吧。给我，我给你塞，保证给你塞得严严的。”杨纪英说：“我自己塞，你摸得人家的耳朵眼子怪痒痒的。”自民说：“一开始有点痒痒，一进去就舒服了。”杨纪英说：“又骚，又骚，急死你！我看你脑子里没装别的，就装一根粗筋，一天到晚不想别的，只想着那一条子事儿。”自民说：“那你让我想什么，你就是我的一切。”杨纪英自己把棉花球儿塞进耳朵眼儿里去了，说：“人家说银种耳朵眼儿里塞了玉米豆儿，我不太相信。耳朵眼子那么细，玉米豆儿那么大，能塞得下吗？”自民说：“当然塞得下。玉米豆儿表面是光的，耳朵眼子里面有点儿软，一捣就进去了。”

早起，做好了早饭，赵大婶端了一碗用红薯熬成的稀饭送给

自良喝。若搁往日，自良会坐起来，接过饭碗，一会儿就把稀饭喝干。这天赵大婶喊了自良，自良闭着眼，躺在地上不起来。自良的呼吸有些急促。赵大婶把稀饭碗放在自良头前，说："我把稀饭给你放这儿了，你啥时候想喝就起来喝。"自良噢地叫了一声，伸出一只手一扫，把稀饭碗扫倒了，黑色的红薯面糊糊和黄色的红薯块子流了一地。赵大婶赶紧把碗扶起来，用手往碗里抓那些红薯块子，骂了自良，说："我看你这孩子真是活腻了！"

白天，自良仍在叫。不过人声一起，鸟声一起，还有鸡声、风箱声等各种声响一起来，就显不出自良的叫声了，自良号叫的传播效果不如夜间那么好。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太阳光本身仿佛对自良的叫声也有一些遮蔽作用，阳光遮了一层，又遮了一层，似乎与某些人的想法形成了合谋。反正自良有些凄惨的叫声在院子里还听得到，出了院子就几乎听不见了。杨纪英把塞进耳朵眼儿里的两个棉花球儿掏出来了。不管自良怎样叫，她不会去看自良一眼。自从自良被拴在小屋里，她一次也没到小屋看过。从院子里走，她也躲着眼，不往小屋那里看。自良的病因她所起，她得尽量离自良远点儿，别让自良看见她，又惹出什么新的病来。听自民说，自良成天价光着屁股。这也是杨纪英不去小屋的一个理由。自民也不去小屋看自良，自良的一切都是归娘管。给自良端饭的是娘，给自良清理粪便的也是娘。听自良这样没日没夜地叫，自民估计自良病得不轻。娘说自良作死呢，自良离死大概不会太远了。娘说自良没啥事儿，自民就当没啥事儿。娘既然不愿让他管，他乐得不管呢！自良是娘的儿子，娘想对自良怎么处理，就由着娘吧。说实在话，自良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自良受罪，娘也跟着受罪，全家人都不得清静。无处不到的杜建春家的黄狗到小屋门口来了，它把自良看了看，眼角微闭了一下，转身走了。它像是例行公事似的，对自良没有任何安慰

的表示。赵大婶家的两只母鸡到小屋来了，它们也不是来安慰自良的。它们看见流在地上的稀饭里还有一点点红薯，试探着进去，欲把红薯吃掉。它们正要吃，自良突然叫了一声，把它们吓坏了，它们连跑带飞，从小屋逃了出来。

自华来走娘家了。自华也怀孕了，已怀孕好几个月，肚子鼓得像个葫芦。自华有些瘦，脖子细细的，小脸儿越发显白，脖子里和鼻梁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自华瘦得好像只剩下一个大肚子了。自华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娘死了。她狠哭狠哭，把杨纪功哭醒了。杨纪功晃晃她，她才醒过来。她醒来之后，还啜泣得不成样子。杨纪功问她怎么了，梦见什么了。她没有跟杨纪功说梦的内容，天一明就提出回杜老庄看娘。出门子的闺女回娘家不兴空手，总得带点礼物。杨家没什么东西让自华带，婆婆用手巾包了四个自家的鸡下的蛋，算是自华回娘家带的礼物。自华一进院子，就把娘看见了，娘没病没灾，正用铁锨在院子里铲鸡屎。自华喊：“娘，俺娘！”想起昨晚的梦，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娘说：“咦，这孩子身子这么沉，你怎么来了？”迎过去把自华手里提的鸡蛋接过来。自华没跟娘说她做的梦，只说：“我想您了，回来看看您。”说着，眼泪又流了两大串。见自华流泪，娘的眼圈也湿了。但娘对自华说：“怀着孩子少哭点儿，别动了胎气。你这孩子不胖呀？”自华说：“觉也不少睡，饭也不少吃。”

娘儿俩到堂屋里说了一会儿话，自良插进来叫了一声。自华像是吃了一惊，问：“啥东西叫唤？”娘说：“是你大哥。”“我大哥怎么了？”“有点儿发热，可能是伤风了。”自华来到小屋，见大哥头上披着长发，身上披着麦秸草，正躺在地上大喘气。大哥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跟麦秸草的颜色差不多。大哥的嘴唇上起了几个燎泡，燎泡明晰晰的，像是一碰就破。自华喊：“大哥，大哥！”大哥像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塌着的眼皮睁开了。大哥的

眼睛有些红。自华说："大哥，我是自华呀，你不认识我了？"大哥嘴动了动，还没有张开，眼皮却又合上了。就算是一个蹲监狱的犯人，也应该可以活动活动，也没有大哥这么惨。大哥恐怕是世上最悲惨的人了。都是因为换亲，才把大哥害成了这样。她也是换亲的当事人之一，要是没有她，就形不成换亲，也许大哥不会变成这样。在换亲的事情上，她只觉得自己受的委屈最大，哪里想到把大哥整个人都毁掉了。她做梦梦见娘死了，娘活得好好的。看来她的梦应在大哥身上了。亏得她来了，还能看一眼大哥。要是晚来一天两天，说不定就见不到大哥了，永远见不到大哥了。这曾是多么好的一个大哥啊！自华鼻子一酸，又流下泪来。她回到堂屋对娘说："请个先生给我大哥看看吧。"娘说："有啥可看的。晌午我给他擀一碗酸汤面叶儿，他喝了发发汗就好了。"

自华在娘家没有多停留，吃过晌午饭就走了。因为杨纪英的肚子跟她一样大，她有些躲不开似的，一抬眼就把杨纪英的肚子看见了。有时她没有抬眼，仍似乎能感到杨纪英的肚子在她眼皮底下晃。这让她觉得有些别扭，说不出来的别扭。按说杨纪英是二哥的老婆，是她的娘家嫂子，嫂子怀了孕，生了孩子，赵家就有了后代，她应该高兴才对。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不知是她模仿杨纪英，还是杨纪英模仿她，反正一看到杨纪英，就像是看到了自己。她躲不开的是她自己。无可争辩的是，她把杨纪英叫嫂子，反过来，杨纪英也把她叫嫂子，她不想答应都不行。这就是换亲造成的后果。说得不好听一点，两边的男人都抓得很紧，像喊了一二三开始似的，二哥给杨纪英种上了，杨纪功给她也种上了。好像谁不抓紧种，谁就吃了亏。什么换亲，实际上就是换肚子，换那地方。这事儿不能往深里想，想想挺让人恶心的。这件事儿本来就是一个阴谋，随着两个当妹妹的肚子变大，阴谋逐渐

显露出来。自华羞愧不已。

三十七

赵自华走娘家的这一天，也就是黄金种被抓回杜老庄的第二天，王全灵出嫁。

这天的天气不错，天是春天，阳是春阳，风是春风。水塘边的一棵杏树冒出了花骨朵，花骨朵上头露出一点儿白，还露出一点儿红。花骨朵映在水里，水波一起，仿佛花儿已经开了。秋水清来春水肥，地气催得塘水有些泛浑。鱼儿大概看见了映进水里的花骨朵，纷纷浮上水面唼喋。小燕子成双成对，在进进出出忙着修补旧窝，或搭新窝。队长没打上工铃，从早上开始，队里就没给社员们安排什么活儿。杜建春的外甥结婚，他得亲赴外甥所在的庄子，给外甥送贺礼。其实杜建春已经给外甥送过礼了，王全灵就是他送给外甥的礼，一份大礼，一份活礼，一份长奶子的礼，一份会生孩子的礼。若不是他这个当大舅的操心，外甥汤大梁一辈子别想得到这么好的礼物，恐怕不拉寡汉也差不多。大礼送过了，小礼也要送，做人情要做到底。他给自己放了假，顺便把全体社员的假也放了。大家都来给王全灵和汤大梁祝贺一下吧！

吃早饭时，王长轩照常端着稀饭碗和一罩头子红薯，不惜走近半里路，到由干部和贫下中农组成的饭场吃饭。王长轩那次挨打，没有被打死，也没落下什么残疾，只在额角留下一块伤疤而已。他的伤疤是白色的，仿佛贴了一片白色蝴蝶的翅膀。就近看，伤疤处很薄，很软，像是肉皮愈合了，下面的骨头壳子却空了一块。肉皮是起伏的，好像“蝴蝶”随时会飞起来。王长轩和

以前的感觉大不一样，他和杜建春是亲戚了，他有靠山了。与杜建春不约而同，他也把全灵看成一份大礼。所不同的是，杜建春把大礼送给了外甥，王长轩却认为他把大礼送给了杜建春。这礼物不是食物，食物吃完就没了。这礼物也不是衣服，衣服穿穿就破了，就撕巴撕巴垫鞋底子了。这礼物皮实，耐用，恐怕几十年都用不坏。只要礼物用不坏，就等于年年月月都提醒着杜建春，杜建春想不认账都不行。只要全灵把杜建春喊大舅，王长轩的所有孩子都跟着喊大舅，杜建春这个大舅是跑不掉了。至于全灵愿意不愿意嫁给汤大梁，嫁给汤大梁以后会怎么样，王长轩就不管了。碓窑子就是让碓头舂的，谁舂不一样呢！王长轩以前也来饭场吃饭，但他好像是局外人，往自己碗里插得进嘴，往饭场里插不进去嘴。如今不同了，别人说话，他也说。对别人的话有了不同看法，他还敢跟人家抬杠。这天杜鹏飞说了一句什么，王长轩就接了杜鹏飞的话把子。陈慧君看不过，说："老王，你们家今天有喜呀！"言外之意，让王长轩赶快回家去吧，不要在这里多嘴。还有一层意思，是讽刺王长轩贱卖了王全灵，还把自己当人了，老丈人。王长轩没往不好的方面理解，正瞌睡呢，有人给他送枕头，他需要的就是这个。他需要大家知道他家今天打发闺女，闺女一出嫁，他和杜建春杜队长就有了亲戚关系。他说："都一样，都一样。"他的意思是同喜同喜，因没听过和没说过这样的话，就说成了"都一样"。

全灵准备好了，等着把自己交出去。她想到了交公粮三个字。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份公粮，人家把她用石磙碾过了，用木锨扬过了，用太阳晒过了，用筛子筛过了，现在该把她交出去了。她自己一点儿都不当家。"交出去"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靠宋玉真和娘帮她做。宋玉真帮她开脸，娘帮她收拾箱子。家里给她买不起箱子，由汤大梁家出钱，家里给她买了这只现成的箱子。

当地婚嫁用的箱子都是这种规格，用桐木板做成的，内容很大，很能装东西。只可惜除了几件衣服，箱子里没什么东西可装。就是这几件衣服，还是用汤家送来的定亲的彩礼布做成的。闺女出嫁，哪能不陪送一床新被子呢！马兰英出面替全灵说话，说无论如何也得给全灵做一床新被子。梅淑清只好借钱买被面被里，并把家里的棉花都拾掇出来，给全灵套了一床新被子。有一床鼓鼓囊囊的棉被放进箱子里，箱子才不显得那么空了。按照老规矩，梅淑清在箱底四角各压了一枚用红纸剪成的带方孔的钱，这样一来，象征着满箱子都是钱，闺女就不会受穷。锁箱子时，梅淑清还在箱子里的表面上放一个烧饼。这又是什么讲究呢？据说箱子的钥匙虽说是新娘子拿着，但第一次开箱子时，新娘子须把钥匙交给新郎，由新郎开锁。新郎一开箱子就会得到一个烧饼，当然很喜欢。梅淑清今天把自己收拾得很光鲜。她用木梳蘸着水梳了头，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一丝不乱。她买了一只网头发的新网子，把头发塞在脑后，用网子网起来。她这样一收拾，像是露出了真面目。光光的前额，弯弯的眉毛，长长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口，一切恰到好处。都说宋玉真长得漂亮，原来梅淑清一点儿都不比宋玉真长得差呀。人们想起来了，梅淑清原来是大地主李宪章的小老婆呀。对了，这就对了，小老婆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妈的，让王长轩个活狗日的捡了个大便宜。

全灵自己没什么好准备的。断了根的浮萍，风吹到哪里算哪里。要说准备，她的准备就是饿肚子。从前天晚上开始，她就不吃一口东西，也不喝一口水。闺女家出嫁之前，必须把自己的肚子腾空，这也是出嫁的一个规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刚当新娘子就解裤腰带，解手。一帮子闹洞房的人围着你，你却要到茅房里去解手，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出嫁前的一两天内，按说可以吃一两个鸡蛋。鸡蛋是好东西，吃了就被肚子吸收了。可是，全灵连

鸡蛋也不吃，饿就饿个彻底。另外，全灵所准备的还有两包子眼泪。闺女要出嫁，要离开娘，总是要哭一哭。哭了才显得懂事，显得对娘有感情，并表示出嫁不是自己情愿的。要是不哭，人家会说这闺女傻，急着去找男人。你哭我也哭，就形成了闺女出嫁前的一种惯例。有的是真哭，有的不过是做一下哭的姿态。具体到全灵，全灵是真的伤心。作为一个女孩子，她不愿意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而周围的人非要她嫁给那个男人，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让女孩子伤心的吗？全灵的眼泪低头是一股，抬头又是一股，老也流不够。她的眼睛红红的，眼睑都肿了起来。她一两天都没喝水了，眼泪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眼泪是她的血变成的吗？

门外有机器的响声，一辆车斗子后面贴了红喜字的手扶拖拉机开进院子里。这辆拖拉机是来接全灵的。实行革命化的婚礼以来，有的闺女走着去结婚，有的闺女坐自行车去结婚。像这样开着拖拉机来迎娶新娘的还很少见，至少在杜老庄是头一份。这种迎娶方式是先进的，机械化的，前所未有的。手扶拖拉机没有熄火，突突突的，显得隆重而有气氛。拖拉机的响声引来了不少人，使得全灵出嫁的风光程度增加不少。全灵该上拖拉机了，梅淑清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说："我差点儿忘了，我这儿还有你的一样东西呢。"梅淑清掀开衣服襟子，把东西从衣兜里掏出来了，是一个卡子，一个玉红色的塑料卡子，一个做成蝴蝶结样的卡子。这个卡子正是金种送给全灵的那个卡子。全灵红肿的眼睛亮了一下，很快有些生气，说："你不是说把卡子还给人家吗，怎么还在你这里？"梅淑清说："他既然给你了，就是你的。我想了想，还给他，对他也不好，就一直替你放着。"全灵不接卡子，说："我不要。你说了还给人家，就不应该留下来。我平白无故要人家的东西，算怎么回事。"梅淑清说："也不能说平白无故，

他怎么不给别人卡子呢！他给你卡子，说明他心里有你。这些事情娘又不是不懂。”说到这里，梅淑清长叹了一口气，说：“人哪，叫我怎么说呢？这个卡子就算我从来没看见过，我什么都不知道，还不行吗！”全灵听说金种回来了，还是被人家抓回来的。金种回来后，全灵还没有看见金种。金种冒险往外跑，全灵明白为什么。金种把一颗心交给她，她辜负了金种的心意，把金种的心伤透了。恐怕她这一辈子都对不起金种。天底下的伤心人多的是，常常一伤就是一对，你伤心谁不伤心呢！全灵的眼里又冒出两股泪水。梅淑清趁机把卡子装进全灵的衣兜里去了。全灵知道自己的衣兜不是装卡子的地方，她打开箱子，把卡子藏到被子里面去了。这个卡子全灵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往头上戴，但谁能说她不是把卡子戴到了心上呢！

和黄鹤图打完架的昨天晚上，金种没有回到家里睡。他被自民拉出来，到自民家坐了一会儿，赵大婶一回来，他就走了。走到家门口，他想起来，他和黄鹤图打成那样，黄鹤图一定会记恨他，不让他再进家门。他伸手把门推了推，黄鹤图果然从里边把门闩得死死的。他没有叫门，也没有打门，悄悄转身走了。月亮很细，天很黑，金种不知往哪里走。他突然意识到，家有门口进不得，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无家可归这个词金种早就听说过，但他没有过心，好像这个词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又好像这个词是一个虚词，嘴上说说而已。这晚他才体会到了，无家可归不是一个虚词，而是一个实词，实实在在地落在他身上了。前一段他跑到外头，是流浪的性质，当然是无家可归。现在他回到了杜老庄，仍然是无家可归。后来金种出了庄，向东南地走去，走到了父母坟前。坟地很静，麦苗一片黑。在晚间，人们一般不敢到坟地里，但金种不怕。反而是他白天不敢来，要是白天来到父母坟前被人看见，人家就会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看着父母低

矮的坟头，他很想跟父母说说话，诉诉他心中的苦处，问问父母他应该怎么办。但他知道不能开口，口是话的门口，有时也是眼泪的门口，他若是说出话来，声音一抖，眼泪就可能倾泻而出。眼泪的闸门一开，说不定他还会哭出声来。他仰脸看了一会儿天，慢慢走了。父母的坟，是父母的家，还不是他的家。虽然他总有一天会回到父母身边，与父母团聚，但现在父母还不会接纳他。

看见饲养室里亮着灯，金种朝饲养室走去。饲养室门口一侧有一间盛牲口草的小屋，他打算到小屋的草窝里睡一夜。小草屋没有门，他进了小屋，弯着腰，伸着手，往草堆上摸。这里盛的草都是铡好的，很暄乎，也很香，是睡觉的好地方。金种脚下被绊了一下，蹲下一摸，是一个人的腿。金种吓了一跳，正要再摸摸是活人还是死人，被摸到腿的人说话了："谁呀？想睡就睡下，瞎摸什么！"听声音，说话的还是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金种当然不敢跟女人睡在一起，他连气都不敢吭，赶紧退了出去。

饲养员杜鹏正正给牲口拌草，金种到饲养室里去了，进门叫了一声大叔。杜鹏正一看是金种，问："听说你不是到外地找事儿干去了吗？怎么回来了？"金种说："回来了。"杜鹏正问："你吃饭了吗？"金种说："吃过了。"杜鹏正把一个牲口槽的草拌好了，接着给另一个牲口槽拌草。用炒熟的黑豆磨成的拌草料闻着很香。金种说："我想在草屋里睡一夜，我听见里边已经有人了。"杜鹏正问："是吗，是男的还是女的？"金种说："听声音像是一个女的。"杜鹏正说："可能又是那个要饭的妇女，她过来过去就在草屋里睡，不知道在草屋里睡过多少回了。哎，你不回家去睡，到草屋里睡个啥劲？"金种说："我叔跟我生气了，他从里边顶着门，不让我进屋。"杜鹏正说："这个猪八戒，跟自己的亲侄子格什么气呢！"金种说："他把我弟弟弄丢了，我说了他两

句，他抬手就打我。”银种耳朵里被塞了玉米豆儿的事，杜鹏正也听说了，他说：“不知道是谁那样坏良心，别说对一个人，就是对一头牲口，也不能往耳朵里塞东西。害人如害己，那样的人下辈子一定是个聋子。”既然已经有人在草屋里睡，而且睡在那里的还是一个妇女，杜鹏正就让金种在饲养室的床上睡。因为牲口夜里也要吃草，饲养员都要在饲养室里搭床，一年四季在饲养室里睡。床上有被子，也有褥子。杜鹏正把被子抻开了，让金种睡。金种说：“我穿着衣服睡，不用盖被子。”杜鹏正说：“要睡，就脱了衣服好好睡。不脱衣服不解乏。”杜鹏正从床下的布袋里抓出一把炒熟的黑豆递给金种，说年轻人牙好，没事吃着玩吧。金种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接过黑豆，他差点儿掉下泪来。他恼的时候，把姓杜的都骂了。他承认自己错了，姓杜的也有好人。杜鹏正大叔就是一个好人，杜建国人也不错。金种听杜鹏正说，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草屋里过夜，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有时是一家子。他们都是逃荒要饭的。他们都很能，像是摸到了门路，走到哪个庄天黑了，就到草屋里住。反正一般来说饲养室都在庄子外头，没有人管，也没有狗咬。草屋里又暖和，把身子往草堆里一钻，被子褥子都有了，外面下大雪都不怕。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金种把杜鹏正的话记住了。

睡到半夜，有人敲门。杜鹏正问：“谁呀？”“是我。”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是谁？”“我是过路的。”“你有啥事儿吗？”“事儿不大。大哥你开门吧，我进去跟你说。”“我睡下了，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我自己睡有点儿冷，我想跟你睡，让你搂着我。”“那不行，你又不是我老婆，我搂着你算什么！”“算什么？算打点野食呗。哪有男人家不爱打点野食的，见野食不打是傻瓜。”“你别再胡说了，再胡说我要骂人了。赶快走吧。”外边的女人还不走，手扒着门缝继续说：“大哥，我一不要你的钱，二不要你

的东西，第三别人又不知道，你怕什么?”杜鹏正说：“这不要，那不要，你说的好听。我要是放你进来，你该吸我的精了。精是最宝贵的东西，我可不愿意让你吸。别说你吸我，你吸我喂的叫驴，我都不同意。”停了一会儿，门外的女人叹了一口气说：“大哥真小气，我再也不理你了。”

女人一敲门，一说话，金种就醒了。他装作没有醒，惊奇得心中大跳，连大气都不敢出。现在到处都在喊革命口号，天天都在抓阶级斗争，人人都要进行斗私批修，金种万万没有想到，在饲养室里还有这样的事情。事情奇就奇在，是女人主动找男人，央着求着要跟男人睡。看来革命不管革得多么厉害，都会留下一些死角，都不是铁板一块。

三十八

金种在饲养室里待了一天，到了晚上又跑走了。这天他醒醒睡睡，醒了就帮杜鹏正扫扫地，淘淘草，喂喂牲口，无事时爬到床上接着睡。杜建春命他写检查，他没有写。他没写过检查，不知道怎样写。他知道杜建春不会饶过他。杜建春这天忙着给外甥娶老婆，暂时顾不上管他的事。等杜建春一缓过手来，肯定要组织人批斗他。在庄上坐等挨整，当然不如走了好。这次促使金种走，还有一个原因，黄鹤图和他彻底决裂了，拒绝他再进家门。中午，杜鹏正催他回家吃饭。他心里打鼓，黄鹤图会不会做着他的饭呢？管他呢，只要锅里有饭，他就吃。要是黄鹤图夺他的碗，不让他吃，大不了他和黄鹤图再干一架。然而他走到门口一看，门还是从里边关得严严的，他踢了两脚都没踢开。黄鹤图不但不让他吃饭，连家门都不让他进了。在和黄鹤图打架时，他没

料到后果会如此严重。可能黄鹤图一直在寻找把他赶出家门的借口，现在终于找到了。

这次出走，金种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改变了大方向。他不朝北走了，向南走。他不沿着公路走了，专走乡间的小路。他不奔有各级权力单位所在的城市走了，从一个农村走向另一个农村。他这样改变方向，主要是为了躲避官家。北方，公路，城市，还有火车站，都是官家集中的地方，他不能再往官家的手里撞。第一站，他来到了大姐家。大姐已经睡了，他叫开了大姐家的门。大姐也知道他出去了，问他怎么又回来了？详细情况他没有跟大姐说，也没有跟大姐说他和黄鹤图打架的事，只说只要还有两条腿，他就要走，是死是活都要走，谁都别想拦住他。大姐问："银种回家了吗?"金种说："没有。"大姐说："你看你们弟兄两个，一个在家里都待不住。"金种让大姐接着睡吧，他现在就走。他走到大姐家门口了，不跟大姐打个招呼说不过去。他说没什么事儿，让大姐以后别挂念他。大姐往外面看了看，说天这么黑，今天晚上别走了，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金种执意要走，说他就是要趁黑天走。大姐没有阻拦他，让他等等。大姐给了他两块钱，一斤四两粮票，还给他拿了两个红薯面锅饼子和两块蒸红薯。大姐去灶屋拿干粮时，他看见桌子上放着大姐夫来的一封信。他把信拿起来看了看，又把信放回原处。临走时，他对大姐说："你把大姐夫寄回来的信皮子给我一个吧。"大姐说："他说过不让老家的人找他，你要他的信皮子干啥!"金种说："大姐放心，我不会给大姐夫添麻烦。到了外边，人家老是要查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带个信皮子有时候也管用。"大姐把信瓤子抽出来，把信皮子给了金种。

春风吹拂着大地，越往南边走，天气越暖和，麦苗长得越高。金种不再为住的地方发愁。一个村庄连着一个村庄，反正每

个村庄都有饲养室，都有草屋。天黑了，不想走了，他就拐到一个草屋里去睡。随便走到一个村庄的村头，他不必打听饲养室在哪里，见哪几间房子比较孤零，并听见有牲口的叫声，闻见有牲口粪的味道，过去一看，果然是饲养室。他在草屋里睡就睡了，走就走了，没有人管他，没有一个饲养员向他要过介绍信。有的饲养员到草屋里取草时看见他，顶多交代两句，说在草屋里睡觉可以，不许尿在屋里，屙在屋里。豌豆苗长起来了，金种也不会再饿肚子。大姐给的锅饼子和红薯吃完了，他就到地里吃豌豆头。他走到豌豆地里，褪下棉裤，停下来装作解手，就开始揪豌豆头吃。他一揪就是一把，攥实了，当馍吃。豌豆头真嫩啊，真清香啊，比红薯面锅饼子还要好吃。他知道，豌豆头被揪去，很快就会发出新的，不会影响开花和结豌豆，多揪一点儿也没关系。他没拉出什么东西，没有贡献什么，却往嘴里收拾了不少东西。他用指头摸摸嘴角，一看，指头成了绿的。他想，在吃东西方面，他快变成一只羊了。只不过，羊是四条腿，他是两条腿；羊都是被绳子拴着，他是一只自我放逐的野羊。金种禁不住笑了。

绿色的麦地一望无际，金种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他不急着赶路，走得并不快。他没有目的，仿佛走本身就是目的。孙悟空也被称为孙行者，孙行者的“行”是有目的，他要协助师父唐僧去西天取经。金种也可以称为一个行者，一个纯粹的行者。他不去西天，也不用帮谁取经。金种成了一个闲人，他有了闲心，甚至有兴趣看路边的景致。看到一棵柏树，他站下了，仰着脸看柏树的树冠，估计这棵柏树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看到一树杏花映进水塘里，有小孩子在杏花树下的水塘边钓鱼，他站下了，看看小孩子能不能钓到鱼。小孩子钓上了一条鲫鱼，小孩子高兴，他也高兴。看见一只狗在麦苗地里扑来扑去，他也驻足观看。麦地

里并没有奔跑的兔子，金种猜不出狗在扑什么，也许在捕风捉影。走路走热了，金种觉出有虱子在裤腰那里动，就在一座桥头的砖垛子上坐下来，翻开裤腰捉虱子。捉到一只个头较大的虱子，他不急于把虱子杀死，而是放在手心里加以研究。研究的结果，他发现虱子长有六条腿。以前他以为虱子是四条腿，原来虱子是六条腿。他妈的，虱子以自己的小，以自己的微不足道，把他蒙住了。取得了成果之后，他仍没有把六条腿的虱子处死，把虱子放在地上，让虱子爬。虱子的腿数既然是人类腿数的三倍，爬得应该不慢吧？可金种发现，虱子在地上的行动能力相当弱。尽管虱子手扒脚蹬在拼命逃跑，可它跑了好一会儿，跑得才有一拃那么远。金种在虱子身后以手拍地，催虱子快跑，快跑！不料拍地扇风，风把虱子掀翻了。虱子六爪朝天，挣扎了好一阵，才翻转过来。等虱子自以为不过翻了一个跟斗云，已经跑到天边，他才用大拇指的指甲一挤，把虱子来了个就地正法。把虱子挤死后，金种也有些茫然。天没边儿，地没沿儿，老和尚没有头发辫儿。他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呢？

这天，金种在某个饲养室的草屋里睡了一觉醒来，听见外面一片沙沙声，像是下雨了。他张开鼻翅子闻了闻，阵阵雨气正向草屋涌来。他起身来到门口伸手试了试，果然下雨了，雨下得还不算小，他的手刚伸出去，就淋了一手湿。天黑得很浓，鸡不叫，狗不咬，估计刚到后半夜。麻烦了，天下了雨，明天的路怎么走？金种又在草窝里睡下了，一切等天亮了再说。天一亮，也许雨就停了。

天亮了，雨不但没有小，反而下得更大了。夜里的响声是沙沙沙，这会儿的响声是哗哗哗。屋檐的滴水连成了线，门口的地上积了一窝子又一窝子白水。黄色的粪沫子在水里漂起来，又沉下去了，满地都泛着浓郁的牲口粪气味。金种跑到雨地里，刚跑

了几步，又返回草屋。雨这样下法，他跑不了多远，就会淋个湿透。他穿的还是棉袄棉裤，吸水的能力很强。若是棉袄棉裤全湿透了，等于他全身驮满了水袋，走起来就困难了。棉衣淋湿容易，晾干难。他只有这一身衣服，一天到晚穿着湿衣服，不把皮泡烂才怪。人不留人天留人，人不能和天作对，还是等一等再说吧。金种没有再睡，坐在草上看落雨。

饲养员搬着一个荆条编的大草筐，到草屋取草。饲养员一进草屋，就把金种看见了，说："年轻人，走不成了吧?"金种赶紧站起来，承认走不成了，还说没想到雨会下这么大。饲养员说："该下一场透雨了，这场雨对麦子有好处。"饲养员往大筐里装草，金种帮着装。草装满了，金种帮饲养员把草筐抬到饲养室里。草屋的门口离饲养室的门口很近，只几步路。饲养员也没戴斗笠，没披蓑衣，没使用任何雨具。饲养员是一个中年人，穿衣戴帽却像个老头。饲养员头戴一顶六块瓦的瓜皮帽，瓜皮帽是黑色的，下半部浸满了脑油。把草筐放下后，金种没有回到草屋去。饲养室门口放着一口大缸，缸里盛着半缸水。金种知道，那是淘牲口草用的。给牲口喂草之前，都要把草放进水缸里淘一淘，一是为了洗去尘土，二是为了给草增加一些水分。金种把饲养员叫大叔，问："现在淘草吗?"饲养员说："你别管了，我自己来。"金种说："我也会淘。"他把草取出一些，放进水缸里，抄起用荆条编成的大笊篱，一下一下淘洗。饲养员说："你这个年轻人很勤快呀!"金种说："勤快说不上，干活儿干惯了，不干着急。"饲养员说："我看你不像要饭的呀，没拿碗，也没拿棍。"金种说："我是过路的，去矿上找我大姐夫。大姐夫来信叫我去，说在矿上给我找了一个活儿。"金种把草淘好了，捞出来端着控水。水控得差不多了，他问大叔先往哪个槽里倒。饲养员听金种说不是要饭的，上前接过笊篱，说："你歇会儿，还是我自己来

吧。”饲养员不让他淘草，他就拿起笤帚扫地。这个饲养员让他想起杜鹏正大叔，他不知不觉想在饲养员面前表现自己。他没想表现好了会得到什么，人家夸他两句，他就很满足。

牛、驴和骡子在吃草，饲养员跟金种说些闲话。说了一会儿闲话，金种知道了，这个庄子叫田家营，姓田的在这个庄是大户。饲养员就姓田，金种改称他田大叔。田大叔问了金种不少话。金种说了一些真话，也编了不少假话。金种说，他没爹了，没娘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没提到叔叔黄鹤图，也没提到弟弟银种，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两个人。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黄金诚。他特别强调，是诚实的诚。田大叔还没问到他的家庭成分，他主动对田大叔说了。他说他的家庭成分不太好，不是贫农，是中农。田大叔说：“中农没什么不好，俺家的成分也是中农。中农和贫农是一样的。”金种已经取得了田大叔的信任，田大叔说：“你只管在这儿住吧，等天晴了再走。”

吃早饭的时候到了，田大叔让金种跟他一块儿回家吃饭。金种推辞得很坚决，说：“不行不行，那可不行。田大叔的心意我领了。”田大叔说：“我看这雨一天半天不会停，人饿着肚子哪行！”金种说：“没事儿，我一天不吃饭都没事儿。您赶快回去吧，我还到草屋里待着去。”田大叔说：“你就在这屋吧，我吃完饭就回来。”金种说：“您还是把门锁上吧，万一出点儿啥事，我负不起责任。”既然田大叔似乎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小黄，说啥呢！我都这个岁数了，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吗？怎么，你还会把牛牵走一头不成！”金种说：“好好，田大叔相信我，我就在这儿替你看着吧。”田大叔脱掉布鞋，绾起裤腿儿，从墙上取下蓑衣斗笠，披上戴上，赤脚踏着泥巴回家去了。

田大叔走后，金种想找一把牲口料吃。牲口料一般是炒熟的

黄豆、黑豆或豌豆，有时掺一点大麦。金种没找到炒熟的原豆原麦，只在床下的布袋里找到半布袋已磨成面面的牲口料。他抓了一点闻闻，磨成面面的牲口料也很香，是一种煳香。但他没有往嘴里放，又放回布袋里去了。吃了牲口料，嘴里会有料香味，让田大叔闻见就不好了。他看了看牲口，发现有一头牛，还有一头驴，正瞪着大眼睛看着他，好像在发出疑问：这个家伙要干什么，他是不是要偷吃我们的饲料？金种把牲口料放回布袋后，利用房檐滴水，把两只手都洗了洗。洗去手上的香料味，他给了那头驴一个嘴巴子，说："看什么看，你要告密吗？"驴挨了抽，好像一点都不生气，还伸着鼻子嗅他的手。金种说："真是一头驴，蠢驴！"

田大叔很快回到饲养室来了，给金种拿来了一个红薯面窝头和一块蒸红薯。窝头和红薯用一块毛巾包着，一打开直冒热气。窝头的窝窝里还有红红的辣椒糊糊。大叔说："家里也没啥好吃的，我让你跟我回去吃，你不去，我给你捎了一点来，趁热吃吧。"金种感动得直哎呀，直搓手，说："好，好，我吃。我要是不吃，大叔该不高兴了。只是，哎呀，我怎么感谢大叔才好呢！"田大叔说："乡里人不兴说感谢的话。天有晴天的时候，也有下雨的时候，出门在外，谁能不遇到点难处呢！"金种说："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遇到好人。"

三十九

春雨下了两天两夜又半天，金种在田家营滞留住了。这一滞留不要紧，发生了一件让金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金种是一个小伙子，又不是一个闺女家，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时的农村，都是一

潭又一潭死水，村里的社员与外界是隔绝的，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虽然不时有一些要饭的挨门口要要饭，但他们要到一口吃的就走了，往往一去不回头。若是有一个闺女家到村里要饭，人们的眼睛会亮一些，态度会好一些，愿意给闺女拿点儿吃的，还愿意跟闺女说几句话。因为他们一看见闺女家来要饭，就会想到村里还有一些寡汉条子尚未娶到老婆，若说服闺女留下来，给其中一个寡汉条子当老婆是不错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那大饥荒的年月，不少村庄都捡到了要饭的闺女给寡汉条子当老婆。然而小伙子就没人稀罕吗？也不见得。

下雨的当天下午，田家营的政治队长兼生产队长田明照到地里查看落雨情况。他打着一把黄油布雨伞，脚上穿着一双深腰胶靴，一看就是干部的模样。他看了看麦田、麦秸垛和新发的红薯秧子，就拐到饲养室去了。金种正帮饲养员往牲口铺里垫土，队长收了雨伞，一进饲养室就把金种看见了，问："这是谁？"队长的口气有些警惕。饲养员说："这是我的一个亲戚。"对金种说："这是我们田家营的队长。"金种称了一声队长。"亲戚？哪庄的亲戚？我怎么没见过？"队长继续问。饲养员说："这是大王庄我二表哥家的儿子，他不常来，你当然没见过。"说着笑了一下。队长看见了饲养员的笑，说："田明山，你笑什么，你是不是蒙我？"田明山这才说了实话，说小黄是一个过路的，下了雨，在这里勒马等路。田明照说："我说嘛，谁家的亲戚我不认识！你真会使人，抓住一个过路的，就让人家帮你干活。"田明山说："四大爷死后，我一直说让你再给我派一个人，你老也不派，我不找人帮忙怎么办！这小伙子勤快得很，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帮我干活儿。我敢说，在整个田家营，找不着这么能干的！"一旁干活的金种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说："田大叔，你过奖了。"田明照常和公社干部打交道，听得多，见得多。他听金种说"过奖

了”这样的字话，便问了一句：“小伙子，你说什么？”金种说：“我说田大叔过奖了，我没有田大叔说的那么好。”田明照说：“听说话你是读过书的人哪。”金种说：“读的时间不长，只上了六年学，就不上了。”田明照说：“上六年学就是高小毕业，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问了金种一些情况，比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家里什么成分？等等。金种照着跟田大叔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田明照问：“你说去找你大姐夫，带的有介绍信吗？”金种说：“没带介绍信，带的有我大姐夫给我大姐的信。”金种从衣兜里把信皮子拿了出来，递给队长。田明照把信皮子的正面和反面都看了看，还给了金种，说：“出门在外，还是带张介绍信好一些。”说完这句话，田明照就撇下金种，只跟田明山说话。他问草够不够，料够不够。田明山答了够，他就撑着雨伞出门去了。

田明照回到家，刚把深腰胶靴换下来，田明山就赤脚踏着泥巴到他家来了。田明山说：“大哥，你都看见了，你看小黄这孩子长得多排场，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脸面头儿有脸面头儿，还有文化，这样的孩子真是难找。”田明山一说，田明照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田明照没有说话。田明山说：“依我说，你把小黄留下来，给你做干儿子算了。老天爷下雨不让他走，这可是老天爷送给你的。”田明照摇摇头说：“你说笑话呢。人家要去找他大姐夫当工人，你把人家留下来当农民，人家怎么会答应！”田明山说：“我听小黄的意思，他是到他大姐夫那里找活儿干，也没说一定会当上工人。当工人是端国家的饭碗，哪是那么容易的！”田明照的老婆也在家里，她问：“那孩子今年多大了？”田明山说：“虚岁二十三，周岁二十二，正是好年龄。”田明照的老婆说：“不行不行，太大了。这么大的孩子都长心了，怎么养都养不熟。要是十五六岁还差不多。”田明照瞥了老婆一眼说：“你知

道什么叫长心，我看你到现在还没长心呢！”老婆说：“好好，我不管。我没心没肺，行了吧！”田明照对田明山说：“你探探小黄的口气，看他愿意不愿意留在田家营当社员。你就说，我们看他没爹没娘了，是个孤儿，我们很同情他。他要是愿意留下来，队里可以考虑。别的话你不要跟他说，说多了不好。他要是稍微有一点不愿意，你就不要再劝他，这事儿勉强不得。”田明山说：“我知道。”

田明照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像田明照这样的岁数，应该有五六个孩子。可他老婆只生了两个孩子就打住了，不再生了。尽管田明照进行了百般努力，横着竖着，浅着深着，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老婆的肚子仍不能再鼓起来。虽然孩子少点儿，也是儿女双全，田明照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原因是儿子田军是一个傻孩子。女儿田莉是没说的，从长相，从聪慧程度，从说话，从接人待物，任你挑，都挑不出毛病来。可到了田军就不行了，田军一出生就是个傻子。手也长，脚也长，个头儿长得不算低。田军今年十七岁了，如果只比个头儿，田军比有的同年龄的孩子还高一些。可田军就是不长心眼儿。他有嘴，却不会说话，只会流哈喇子。他有眼，眼里却没神儿，一看人就不知道眨眼。要说他傻得一点气都不透，也不是。看见外村的闺女从村口路过，有人教唆他脱下裤子，把鸡鸡拿出来，展示给人家看，他果然照办了。后来，庄上的男人不必再教他，只要看见有赶集或走亲戚的闺女从村口路过，他自己就积极主动地把鸡鸡掏出来，并把持着鸡鸡棍子朝人家追过去。他人傻，好像鸡鸡并不傻。他的鸡鸡昂着头，连毛毛都扎了出来。闺女家吓坏了，跑得比兔子都快。田军也有着恼发脾气的时候，他发脾气不骂人，也不打人，只会啊啊叫着，用自己的牙咬自己的手背。他的手背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常常是疤拉流星。儿子是田明照的一块心病，一块治不好的

心病。事情明摆着，儿子是没指望了。这意味着，他不会有孙子了，他这一支，到他儿子这一辈，就算完了。他很忌讳绝户这两个字，每想到这两个字，他心里就一阵揪疼。他有儿子，不算绝户。可是，有这样一个儿子，跟没有差不多，他等于提前绝户了。他知道村里人都盯住了他这一点，都在背地里看他的笑话。他不笑，也很少说话。他的情绪是对抗的，脸子一天到晚都黑丧着。他不说话是不说，一说就是说一不二，吐口唾沫就是一颗钉。田明照的权威不是一天两天树起来的，他是田家营第一个入党的党员，党在这地方还是搞地下活动的时候，他就入了党。成立乡政府的时候，他还在乡里工作过。吃亏吃在他不识字，要是识字的话，他早就混上去了，不止是副乡长，当个副县长都不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格，田明照在田家营的权威是绝对的。别的村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职务是分开的，在田家营，田明照是政治、生产一肩挑。说来说去，田明照还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没有一个接班人。

田明山回到饲养室，把队长田明照家的情况对金种讲了。田明山一开始没有直说让金种给田明照当干儿子，只是说田明照一直想要一个干儿子，但没有碰见合适的。田明山说："谁要是给田明照当干儿子，那算是掉进福窝里去了。田明照家有三间大瓦房，还有两间西屋，一百年都不用为房子的事儿操心。"金种心想，田明照家的房子一定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分来的。不听金种接腔，田明山对金种说："队长对你的看法不错，说你将来很有前途。"金种说："是吗，他怎么看出来的？"田明山说："队长的眼光厉害得很，他看谁是龙，谁就是龙；看谁是凤，谁就是凤，看什么都不会走眼。"金种说："队长是够厉害的。"凭金种的经历和灵透，田大叔一提到田明照想要一个干儿子，金种就把干儿子和自己联系起来了。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让金种有些

猝不及防。他在杜老庄受欺不过，只是一心想逃出来。至于逃出来干什么，在哪里落脚，他还没有想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没有想过给人家当干儿子的事。他父亲已死去十多年，他觉得自己饱经沧桑，早就长成了一个大人，早就没有了儿子意识。一个未老先衰的人，突然间要给一个不相识的人当干儿子，岂不是有点可笑！干儿子，这个干字又当何解？干与湿相对，有干儿子，难道还有湿儿子不成！当了人家的干儿子，就得认人家为干爹。称呼时，干字又要略去，只喊爹。金种可从来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金种不会把干儿子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扯，他装作没领会到田大叔的意思，说："人家认干儿子，一般都是趁孩子小的时候认，孩子一大，人家就不愿意认了。"金种这样说，等于把自己排除在外了。田大叔说："那可不一定，大一点儿有大一点儿的好处，大一点儿，到家里就能干活儿，就能撑门立户，省多少事呀。我跟你说实话吧，队长一眼就看中你了，让我探探你的口气，看你愿意不愿意在田家营留下来。我敢保证，你只要留下来，不到一年，田家营生产队的会计就是你的。你是党员吗？"金种说："还不是。"田大叔说："你想入党容易得很，不过田明照一句话的事儿。"金种害羞似的笑了一下。金种不会忘记，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在杜老庄，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他头上，什么当会计，入党，他想都不敢想，想也是异想天开。假如给田明照当了干儿子，假如隐去了他的真实家庭成分，他真的等于脱胎换骨了吗？真的等于获得重生吗？前景如此光明，如此诱人，金种不得不想一想了。田大叔说："你不用着急，好好想想，想好了再给我回话。天下着雨，反正你也走不了。这事儿凭自觉自愿，强扭的瓜不甜。"金种说："我知道。"

田明山还有话对金种说。他到门口左右看看，见无人过来，才压低声音对金种说："有句话我不该这么早跟你说，我看你这

个年轻人实在不错，还是跟你说了吧。田明照名义上想要一个干儿子，实际上是想招一个上门女婿。他有一个闺女叫田莉，我跟你说过了。田莉今年二十一，比你小一岁，年龄正合适。那闺女不光长得好，人也沉稳。这个不能光听我说，哪天你看见田莉就知道了。”说到这里，田明山跟金种说了句笑话：“我敢说，只要看见田莉，你想走，都走不动了。”

由黄金种改名为黄金诚的金种，果然在田家营留了下来。雨停了，他没有走。太阳出来了，他仍然没有走。田明照安排金种就在饲养室里干活，算是给田明山找了一个帮手。田明照指示队里的记工员，开始为小黄记工分，不一定记满分，每个工记九分吧。田明照让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先借给小黄一些粮食，小麦、豆子都借一些。等小黄分到粮食，再还给队里。田明照没让小黄到他们家里吃饭，所以借给金种的粮食都背到田明山家里去了。仓库保管员明知这些粮食有借无还，也不敢说什么。说是生产队的仓库，跟田明照自家的仓库也差不多。田明照没有请客，没有就认干儿子的事举行仪式。但田家营的人都知道了，队长要了一个干儿子。队长的干儿子长什么样儿呢，社员们纷纷到饲养室里看小黄。那阵势像是生产队里新买回了一头牛，或是谁家娶回了新媳妇。那些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轻媳妇，也有大闺女。他们看金种看得很大胆，真像看牛看新媳妇一样。一个男人家，有什么可看的呢？这让金种很不自在，相当的不自在。可是，他既然处在干儿子的位置，不让人家看又不行。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理人不是，不理人也不是，只有硬着头皮强撑着。连队长的傻儿子田军也到饲养室来了，拐着头，拐着手，对金种看着。有妇女往前推田军，说：“这是你哥，快叫哥。”田军望着金种，竟无声地笑了。

麦子打泡儿了，麦子出穗儿了，麦子扬花儿了。田家营生产

队今年的麦子长势很好，如果不出现大的灾情，应该是一个好收成。沟塘里的蛤蟆叫起来，越到夜晚，蛤蟆叫得越疯狂。这是蛤蟆交配的季节，它们没有理由不纵情高歌。农谚说：蛤蟆打哇哇，四十五天吃疙瘩。疙瘩是新麦面做成的一种面食。这就是说，再过一个多月，金种就可以吃到田家营的新麦了。

阶级斗争的目光毕竟无处不在，有人对金种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什么？这里边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有人推测，这个姓黄的小伙子家庭成分一定不好，不是地主富农的儿子，就是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儿子，他在老家混不下去，就跑出来，隐瞒了自己的成分。有人分析，这小子有可能在老家犯了什么事，比如偷了人家的东西，或伤了人命，为逃避抓捕，就逃到了这里。还有的人的判断更大胆，认为这家伙很可能是美国和蒋介石派遣来的特务分子。他伪装成无依无靠的孤儿，以博得善良人们的同情。然后认革命干部为干爹，以革命家庭为掩护，便于长期潜伏下来。他表面上老实听话，积极干活，背地里搜集美蒋所需要的情报。一旦蒋介石反攻大陆，他就带着情报跑到敌人那边去了。有了这些推测、分析和判断，他们再拿金种作对照，越看金种越像一个肚里有货、眼里有鬼的人。有一个民办教师说："不信你看他的眼睛，他不让你看到底，你一看，他就躲开了。你不看他时，他该偷着眼看你了。他不敢让你看，说明他心里有秘密；他偷眼看你呢，是在观察你，看你发现他的秘密没有。"一些人听了民办教师的话，有点儿好奇又有点儿恐惧地来到饲养室，分两个步骤对金种做试验。试验的结果，他们没有了好奇，只剩下恐惧了。

别看一百只鸟儿在背地里议论得怪厉害，但没有一只鸟儿当着田明照的面把怀疑说出来。田明照是谁，是老党员，老贫农，老革命，老队长。人家的斗争经验不比你丰富！警惕性不比你

高！阶级观察的眼光不比你厉害！你敢怀疑小黄，实际上等于怀疑田明照的阶级立场，怀疑田明照的一贯正确，等于说田明照犯了政治方面的错误。得了吧你，不要老虎头上蹭痒，不要放着自在找不自在。也许人家田明照早把小黄的介绍信看过了，早对小黄进行了全面考查，才决定把小黄培养成他的接班人。毛主席指定林副主席为他的接班人，用得着你操心吗！

金种没到田明照家去住，还是和田大叔一起住在饲养室里。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金种的棉袄棉裤穿不住了。田明照的老婆来到饲养室，趁金种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金种的棉袄棉裤拆洗一下，扒出里面的棉胎，缝成夹袄夹裤。这是在尽干娘的责任。金种尽干儿子的责任更多些，时常去田明照家帮助干活。院子里一棵椿树分杈太多，需要削减一下，使主干更加突出。金种说我来。他后腰拴一把锯子，猴一样爬到树上，噌噌噌，就把多余的枝子锯掉了。粪窑子里的粪该出了。金种说我来。他跳进粪窑子里，先是刨，后是铲，不到半天时间，把一粪窑子粪出得干干净净。这天中午，田明照留金种在家吃饭。田明照的老婆用白面、葱花烙了油馍，擀了面条，还炒了两样菜，一样是新韭菜炒鸡蛋，一样是煎豆腐片。吃饭前，田明照问金种："你喝不喝酒？"金种说："不喝，我不会喝酒。"虽然没有喝酒，金种却像已经享受了喝酒的待遇一样，脸和脖子都红了。金种看见了田莉，田莉长得是不错。田莉话不多，有着少见的内向和老成。因田明山和金种说了那番话，金种看田莉时，眼神儿有些温柔，有些关切，还试试能不能和田莉达成某种程度的目光交流。目光的交流是第一步，有了目光上的交流，才能进行第二步，语言上的交流。金种觉出来了，田莉对交流是拒绝的。田莉大概看出了他有着交流的愿望，对他有些排斥，甚至有些厌烦。不知这是为何？

这天金种在田明照家吃饭时，田明照有一个侄子田玉同，端

着饭碗到田明照家来了。田明照的父亲弟兄五个，除了田明照的父亲生下田明照一个儿子，其他四个弟兄每人都是两三个儿子。儿子再生儿子，老枝再发新枝，田明照的本家侄子有十多个，将近二十个。田玉同只是其中的一个。田明照让田玉同吃菜，田玉同毫不客气，用筷子夹了一块韭菜炒鸡蛋放进自己碗里去了。田玉同是田明照众多侄子中比较有出息的一个。他初中毕业后，给县广播站写过几篇广播稿，就被抽到公社广播站去了，在广播站当编辑。虽然他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但他对自己的才华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信。大伯要了一个干儿子，他听说了。村里人对小黄身份的怀疑和议论，他也听到了。他还听人说，这个小黄不但有文化，人也聪明得很，田明照那么多侄子，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小黄的。这就让田玉同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不服气。小黄算老几，他要是真的聪明，真的有志气，就不该干这种卖身投靠的勾当。田玉同对大伯田明照也有看法，大伯有那么多侄子，挑一个过继不行吗，干吗找一个不知根底的野公鸡呢！他跟大伯家住一个院子，见小黄在大伯家吃饭，他的目的就是过来把小黄考查一下。他装作对小黄很欢迎，很热情，说："你这一来，等于给田家营增添了新生力量，补充了新鲜血液。"金种说："哪里哪里，我是到这里学习的，一切从头开始。""听你的谈吐，你至少是初中毕业吧？""没有，我只上到六年级。""为什么没继续上呢？""家里生活困难，上不起了。"田玉同连称可惜了，问："你老家是哪个县的？"金种说了哪个县。田玉同说："那个县我去过。哪个公社呢？"金种说了公社的名字。说过公社的名字后，金种突然警觉起来，他问这么具体干什么？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田玉同接着问他大队的名字时，他就没有说实话，随口编了一个名字。田玉同没有再问，已经够了，他把县、公社、大队三级行政单位的名字都记在了心里。

回到公社，田玉同就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公社革命委员会，向金种所说的那个县的那个公社发去了一封外调函，调查一下金种所说的那个大队有没有一个叫黄金诚的人，如果有这个人的话，这个人的家庭是什么成分。事关阶级斗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危，外调函很快得到回复，那个公社没有外调函中所说的大队，也根本不存在黄金诚这个人。

公社当即派了两个干部，来到田家营。他们先找到队长田明照，问田家营是不是来了一个叫黄金诚的陌生人。田明照说："有个小伙子是个过路的，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小伙子表现不错，没做什么不规矩的事。"公社干部之一说："我们向他了解点儿情况。"田明照说："他在饲养室，你们直接去找他吧。"

金种一见两个干部来找他，知道大事不好，怎么也镇定不住，脸刷地就白了。他希望田明照能保护他，说："我去跟田队长说一声。"干部说，他们跟田队长说过了。金种望着田大叔，希望田大叔帮他说句话。田大叔说："去吧，没事儿了就回来。"那些牲口跟金种似乎都熟了，见金种要被人带走，它们都停下吃草，眼巴巴地看着金种。只可惜，它们谁都没跟金种说一句挽留的话。

去了公社，金种没能再回来。人家摆开架势一审他，还没对他用刑，他就说了实话。他说他家里是地主成分，他的真名叫黄金种，家住杜老庄。金种这次的罪名是，隐瞒家庭成分，企图混入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

金种被五花大绑，押送回了杜老庄。是民兵连长杜建兴和另一个基干民兵把金种从公社押解回庄的。杜建兴一上来就抽了金种两个嘴巴，并踹了金种两脚，说："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叫你跑。再跑我把腿给你打断！"

金种回到杜老庄，是社员们傍晚收工的时候，杜建兴正好可

以带着金种游街示众。杜建兴临时喊了几个孩子，跟在游街的金种后面喊口号：打倒黄金种！打倒反革命！黄金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在各条村街游了一圈，杜建兴请示过杜建春，把金种投进队部里去了，从外边锁上了门。队部可以开会，可以斗人，也可以当监狱用，把金种监禁起来再说。当夜，金种借着桌角磨断捆他的绳子，扁着头，扁着肚子，从窗户上面的空当里爬出来，又跑了。是夜，月亮正圆，遍地都是月光，如雪。

第十二章

四十

金种又回来了。他这次回来，非同以往。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上打着发乳，皮鞋擦得锃亮。他右手提着一个大大的提箱，左肩还背着一个背包，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跟他一块儿回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金种的妻子。金种最后一次跑走，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天。他这次回来，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这中间，整整十四年过去了。金种跑走那年二十二岁，今年已是三十六岁的人了。在此期间，杜老庄的人有多种猜测和议论。有人说金种死在外头了。有人说金种混抖了，开了工厂，当上了老板。有人说金种跑到外国去了，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然而，金种回来了。也许，金种为了打消人们的无端猜测和议论，向人们证实他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就带着妻子回到了杜老庄。金种没有到大姐家去，他写信跟大姐联系过，知道全国煤矿有了新政策，煤矿工人在井下挖煤挖到一定年数，他们的老婆孩子可以从农村到矿上生活，农村户口可以转成城镇户口。于是，大姐就带着两个孩子到矿上找大姐夫去了，在贵州的矿上安了家，落了

户。现在的长途汽车能一直开到镇上，金种和妻子孙秀文在镇上下了车，金种发现镇子有了变化。原来的人民公社和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没有了，白牌子上的黑字换成了乡人民政府。镇上狭窄的南北街道变成了宽阔的东西街道。镇子南边的那条河还在，只是河水变成了黑色。走过河上的那座砖桥，金种往南一望，就望见了杜老庄。杜老庄一片黑乎乎的，只见树木，看不见房屋。他走了，杜老庄没有走，杜老庄还在原来的地方。杜老庄像是一棵树，它生在那里，就一直站在那里。随着风霜雨雪的到来和四季更迭，它有时发芽，有时落叶，但不会动地方。这就是生他养他的杜老庄，给了他许多屈辱和痛苦的杜老庄，留下许多难忘回忆的杜老庄，也是让他梦绕魂牵的杜老庄。他认识杜老庄，杜老庄还认识他吗？离杜老庄越来越近，金种的心情复杂起来，也紧张起来。他心跳加快，手脚发软，身上和头上忽地出了一层汗。他觉出自己出的汗是虚汗，这种汗忽地就来了，忽地就停了，一停就变成凉汗。仿佛这种汗不是从汗毛眼儿里流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汗里面有血的成分。他不明白，自己为何这样紧张，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现在人的家庭成分取消了，没有了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之分，他不再是地主家的儿子，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公民，不会再有人因成分问题而歧视他。他这次回来，没有人再捆绑他，押送他，他西装革履，自由自在，是光明正大地回来探亲。他不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箱子里带有足够的钱，还有最好的香烟和糖块。他在杜老庄没做过什么坏事，只有别人伤害他，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对谁都问心无愧。他有什么可紧张的呢，没什么可紧张的，应该放松，自信，昂起头来，挺起胸膛，出现在杜老庄人面前。这样给自己打了一阵子气，他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有些缓解。

他对孙秀文说：“你看，前面就是杜老庄。”孙秀文说：“你

快到家了，怎么样，心里激动吗?”金种说：“说不来，有一点儿。”孙秀文看见金种满脸的汗，说：“你走热了，歇一会儿，擦擦汗吧。”金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汗。他的手绢折叠成了一个方块，像是新买的。他没有把手绢打开，只是用折叠的手绢把额头上的汗吸一吸，搌一搌，动作不失优雅，也有一些拘谨。金种把地里的油菜花一指，对孙秀文说：“秀文，你看我们这里的油菜花多漂亮，真是像书上说的，满地黄花满地金哪!”孙秀文说：“是很漂亮，很好看。”

农历进入三月，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今年的春天暖得早，麦苗起身也早。大片的麦苗正在孕穗，看去绿汪汪的。麦地之间，这里那里，分布着一块块油菜花地。油菜花地的分布好像没有什么规则，没什么道理可讲，反正它在哪里都开得兴高采烈。有的开在麦地中间，有的给麦田镶了一道金边，还有的爬上了河堤。麦苗和菜花，一是绿，一是黄；一是深，一是浅；一是暗色，一是明色。但有了油菜花的照耀和提拔，麦地似乎也显得有些明亮起来。油菜花的黄，不光自己黄透就完了，它的黄像是散发性的，升华性的，从地面往空中延伸，一直伸到太阳那里。正在下落的太阳，仿佛真的受到了油菜花的感染，在渐渐地由白变黄。变黄的阳光反射到地面上，使地面的万事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燕子是金色的，在麦田上空飞来飞去，发出金子一般的鸣叫。蜜蜂是金色的，它钻进油菜花的花蕊里，就与油菜花结成了一体。蝴蝶是金色的，它是带翅膀的诗，也是飞翔的灵魂和美的化身。看见蝴蝶，谁能不想起梁山伯和祝英台呢！这就是金种的故乡啊，谁不认为自己的家乡是最美的呢！不知不觉间，金种的眼里已满含热泪。

有一个拉架子车的人从南面走过来，金种一见，又不由得紧张起来。还有一段距离，他看不清来人的面目，不知拉架子车的

人是不是杜老庄的人。要是杜老庄的人，他遇见的第一个杜老庄的人会是谁呢？他的手伸进西服的口袋里，摸到了装在口袋里的尚未开包的香烟。他准备好了，不管拉架子车的是杜老庄的哪一位，他先请人家吸烟再说。人家走近了，他看了人家一眼，人家也看了他一眼，他没认出拉架子车的人是谁，好像不是杜老庄的人。他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可是，这个人怎么有些眼熟呢，肯定见过，不是杜老庄的，也是周围庄上的。一方土地长一方庄稼，一个地方的人，面目总是有些相似之处。

金种来到杜老庄村口，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他最不愿意遇到的，也是他最怕遇到的。这个人是谁呢？是杜建春。尽管杜建春头发已经灰白，脸上爬满皱纹，个头似乎也抽抽了一些，金种还是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杜建春挑着两塑料桶尿水，正从村口往村外走。怎么办？金种不能退回去，只能继续往前走。是呀，今日的金种，不是昔日的金种，他干吗要退回去呢！他退到哪里去呢？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把勇气鼓了鼓，先跟杜建春打了招呼："建春大哥，忙着呢！"杜建春把金种打量了一下，说："这是谁呀，是金种吗？"金种说："是我。怎么，大哥不认识我了吗？"杜建春说："你别说，你要是不说，我还真有点儿不敢认。我听说你在外边弄发了，不错呀！"金种说："发说不上，做点儿小生意。大哥这是——"杜建春说："我攒了两桶尿水，挑到麦地里去。"金种说："大哥身体不错呀！"杜建春说："就这样，凑合活着吧。你这是啥时候回来的？"金种说："这不，刚走到这儿，还没进庄呢！"金种掏出烟，说："大哥吸根烟吧！"杜建春说："不吸了，在家里刚吸过，刚扔掉。"金种把整盒的烟掏出来了，却迟迟打不开烟盒。他的手有些抖。他好不容易把烟封撕开了，却又迟迟抽不出烟来。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他说："我们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给父母烧纸。清明节快到了。"杜建春说：

"回来很好。人无论走到哪一步，都不能忘掉家乡，忘掉父母。"金种终于抽出了一根烟，递给了杜建春。还是由于慌乱，他忘了给杜建春点烟。杜建春把烟卷别到耳朵上去了。杜建春挑着尿水桶一直没有放下来。这一切，孙秀文都看在眼里。杜建春把孙秀文看了一眼，问："这是——"金种说："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爱人。"杜建春问："咋没让孩子一块儿回来呢?"孙秀文说："没有，怕路远，不好带。"金种说："孩子放在孩子的姥娘家了。"杜建春说："那你们赶快回去吧。"金种这才想起应该对孙秀文介绍杜建春，说："建春大哥是咱们杜老庄的队长。"杜建春嘿嘿笑了笑说："我老了，不干了，让给年轻人干了。现在不叫队长了，叫村委会主任。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咱们回头再说话。"杜建春挑着尿桶走了，金种仍大汗不止，脖子里出的汗把衬衣领子都浸湿了。他觉得胸口发闷，出气不大顺畅。他把两根手指伸进领带里往下扒了扒，把领带扒得松一些，才觉得好受点儿。他以前从没系过领带，这次回家前，才弄了一条领带，系在脖子里。好好的脖子，勒上一根像裤腰带一样的布条子，真是活受罪。这一切，孙秀文都看在眼里。她对金种说："别着急，把头上的汗擦一擦。"金种掏出手绢，把额头、额角和脖子里的汗擦了一遍，手绢几乎湿透了。他恨自己，恨自己太少刚性，太没出息。以前没外出时，杜建春把他整成那样，他见到杜建春，并不是很紧张。现在物不是过去的物，景不是过去的景，杜建春也失去了权力，一切都向着有利于他的方面转化，他见到杜建春为何比以前还紧张呢?难道杜建春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被杜建春整怕了，形成了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他的目光追着杜建春的背影，又看了杜建春一眼。恰巧，杜建春也在回头看他。这又是为什么?很快，两个人都躲开了。

金种估计，他们家的房子不一定有了。但他还是领着孙秀文

朝房子原来所在地的位置走去。那个水塘还在，但金种家的房子确实没有了，那里被圈成了一个院子，院子门口朝南开。金种给孙秀文指着门口东边的院墙说："原来我们家的房子就在这儿。"孙秀文问："现在咱们去哪儿？"金种说："等等，让我问一下。"这时有几个孩子来到了金种和孙秀文身边，一个孩子问："你们找谁？"金种把几个孩子看了一遍，没有一个认识的。他知道，这些孩子的爹应该跟他年岁差不多，但他一个都对不上号。金种找谁呢，他一时说不出找谁。从大姐给他的信里得知，叔叔已经死了，弟弟一直杳无音信，在杜老庄，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院子里走出来一个年轻媳妇，金种也不认识这是谁家的媳妇。金种以为院子是自民圈起来的呢，但这个媳妇不是杨纪英。年轻媳妇问金种："你找谁？"金种说："我就是这庄的呀！""这个庄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呢？""是呀，我也没见过你呀。你爹是谁？""我爹是杜建国。""噢，你说杜建国，我就知道了。他身体好吗？还当会计吗？""他身体好着呢，会计早就不当了，现在到处跑着收废品。我想起来了，你是金种叔吧，我听俺爹说过你，俺爹说你的文采好着呢！快进屋歇歇吧！"金种没有进院子，说："我还以为赵大婶家在这里住呢！"年轻媳妇说："你说的是自良他娘吧，他们家的房子往后坐了，就在我们家的房子后头。"金种说："好，我去她家看看。"

赵大婶一认出金种，就把金种的胳膊抓住了。赵大婶对金种的亲热，是金种没有料到的。赵大婶把金种叫成"我的孩子"，说："这不是金种吗，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你总算回来了。我梦见你一回，梦见你一回，每一回醒过来，我都得难受好长时候。我猜着你一定会回来。再不回来，就见不着你大婶儿了。"赵大婶一边说着，一边用袖子搌眼泪。见赵大婶伤心落泪，金种的两眼也泪花花的。金种说："大婶儿，您的身体还好吧？"赵大婶

说：“罪还没受到头呢。你自良哥不死，我也没法儿死。我要是死了，他就不能活了。”赵大婶的话让金种大为惊骇，自良还活着，真让人不可思议。金种问：“自良哥的病好了吗？”赵大婶说：“好啥呢，还是那样。”金种说：“我得看看自良哥。”赵大婶家的房子还是三间，但扒掉重新盖过，整个房子往后退了不少。三间房子的西头，另外有一间极小的屋子，自良在小屋里住。金种来到小屋门口，见自良与十几年前一样，仍在麦草窝里趴着，连趴着的姿势都和十几年前一样。自良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乱麻一样。自良脸色阴白，是蘑菇色。自良的一只脚还被拴着，只是拴脚的不再是水车链子，换成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也不是固定在铁铸的水车上，而是在后墙根打了一个洞，绳子从洞里穿出去，拴在一段横木上。这种固定方式比以前更厉害，以前他可以绕着水车爬一爬，现在他爬不成了。自良身边扔着一块破麻袋片。自良正趴在草窝里睡觉，金种喊了他两声，他的眼睛才睁开了。自良的眼睛一点儿都不浑浊，很亮，出人意料的亮，像是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让人害怕。金种心里不由感叹，自良的生命力真够顽强的，十几年过去了，他这样过着非人的生活，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良一定在盼望着什么，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他，等待彻底解脱的那一天。可是，阶级成分的帽子已经一风吹了，大家已经平等了，自良还等什么呢？金种问自良：“自良哥，自良哥，你还认识我吗？”自良抬起头来看着金种，不说话。金种说：“自良哥，我是金种呀，你把我忘了吗？”金种的喉咙有些哽。自良看着他，还是不说话，像是彻底失去了说话能力。金种记起，他上一次来看自良时，自良用手比画着，像是想吸烟的样子。他没能给自良一根烟，心里一直有所亏欠。这次他要把亏欠补上。金种掏出一根烟，点燃，递到自良手里。自良接过烟，安到嘴上吸起来。自良吸了一口，咳嗽起来。

赵大婶这次没有反对金种让自良吸烟，她把孙秀文让进屋里，正跟孙秀文说话。她说：“我看见金种，只顾伤心了，没顾上跟你说话，你是金种的家里人吧？”孙秀文说：“是的。”赵大婶说：“你找金种，算你找对了。从小看大，三生知老。从小我就看金种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你看，金种现在有出息了不是！”孙秀文笑笑，没有附和赵大婶的话。赵大婶问：“咋没把孩子带回来呢？”孙秀文说：“没有。”“你们几个孩子了？”“就一个。”“小子还是闺女？”“闺女。”“几岁了？”“三岁多了。”“行了，三岁多离开手脚了，该再要一个，生一个小子，金种这一支子就有后人了。”孙秀文笑笑，没说生，也没说不生。

金种到屋里来了，从西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信封，开始往外掏钱。里边装的都是十块钱一张的大票子，一张，两张，三张，金种一共数出了十张。他把十张票子抽出来，捏在一起，递向赵大婶说：“大婶儿，我这次回来，也没给您老人家捎什么东西，这点儿钱您留下，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十张乘十块是多少？整整一百块呀！赵大婶像是被这么多钱吓住了，又是摆手，又是往后退，说：“我的孩子呀，我不要，我不要。你在外边挣点钱也不容易。”这时屋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有孩子，也有妇女。杜建国的儿媳妇抱着一个小孩儿也来了。他们都看到了金种手里拿的钱，一个两个都瞪大了眼睛，看得有些目不转睛。金种恳切地说：“大婶儿，您要是看得起您这个侄子呢，就把钱接着。要是不接，就是看不起您侄子。我在杜老庄没什么亲人了，以后大婶儿就是我的亲人。”金种鼻子一酸，两个眼窝子都湿了。赵大婶也红了眼圈，说：“好好，孩子这么说，钱我接着。你别给我这么多，给我两三张就行了。”孙秀文站在一边看着，不说话，对金种给赵大婶钱，既不反对，也不鼓励，好像金种的钱跟她没什么关系。金种说不多不多，坚持把一百块钱全

都给了赵大婶。赵大婶像怕被那些围观的人看见似的，把钱窝成一卷，攥到手心里去了。赵大婶大声说："好了，过去的事儿啥都不说了，今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今天就在家里住下。"金种把提箱打开，拿出一塑料袋子花花绿绿的糖块，对孙秀文说："快给大家分糖吃。"孙秀文接过袋子，抓出糖来，分给每个大人两块，每个小孩儿一块，一个人都不落下。

在赵大婶家吃过晚饭，赵大婶跟金种说了不少话。有些是金种问到的，有些是金种没问到的，恐怕一本书都装不下。赵大婶先说到自民。形势转过来之后，自民跟着人家的包工队，到外地的煤窑做工去了。自民挣了一些钱，在庄子东边分了宅基地，另盖了四间房子，一家人都搬过去了。自民现在有三个孩子，两个闺女，一个小子。自民打算再要一个小子。赵大婶又说到自华，说自华家是两个小子，一个闺女，日子过得也不错。别管好歹，两家都过成了一家子人，后代总算传下来了。说到金种的叔叔黄鹤图，赵大婶的话说得长些。那年队里用大锅锥打井，往井里放大锅锥时，推绞车的铁杠子甩出来，打在黄鹤图的腿上，把黄鹤图的腿骨打断了。他的腿打上了夹板子，自己爬着做，爬着吃，骨头竟然又长到了一起。虽说两条腿不一般齐，走路有点儿瘸，但不拄拐棍也能下地，赶集。地主分子的帽子摘下来之后，黄鹤图高兴坏了，托这个，托那个，让人家给他介绍对象。瞎子哑巴他都不嫌，只要是个女的就行，只要会生孩子就行。老婆还没找到，他就得了重病，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庄里把屋里的大床、粮食等作了价，卖给了庄里的人。用卖东西的钱给黄鹤图买了一口薄棺材，把黄鹤图埋了。赵大婶说："你叔也是个苦命人，形势好了，他死去了。他要是活着，能等到你回来，你看有多好！"说到这里，赵大婶把自己的衣襟子拍了一下说："不说你叔，我差点儿忘了，你叔还给你留下一样东西呢，说你不回来就不说

了，你要是回来，让我一定交给你。”赵大婶到里屋把叔叔留下的东西拿出来了，金种一看，是那只铜墨盒。亏得叔叔还想着他，知道他喜欢这只铜墨盒。尽管他和叔叔反贴门神不对脸，一直斗来斗去，他还打了叔叔一顿，叔叔临死时，还是原谅他了。毕竟是他的亲叔叔啊！金种接过铜墨盒，用手掌擦拭了一下，心里又酸了好一阵。

除了叔叔死了，赵大婶帮金种算了一下，这十几年，庄上的人已经死了十几个。比如王长轩、杜建勋、杜鹏正、杜鹏飞、杜鹏海，都死了。要说有福，杜老庄最有福的人要数宋玉真了。宋玉真有个娘家哥，上过大学，原来在县里教书。形势一转过来，宋玉真的哥不教书了，提拔到一个市里当市长。当了市长的哥哥想起了妹妹，派一辆小车开到家门口，把宋玉真接到市里去了。到了市里，宋玉真重新嫁人，嫁给了一个写电影剧本的人。有人在市里看见过宋玉真，说宋玉真打扮得像个电影演员一样。你看这事儿得了不得了，一个人要是有福，老天爷都替他攒着呢。他受的苦越多，攒下的福就越多。该到他享福的时候了，挡都挡不住。

金种最关心的人，还是弟弟银种。金种问赵大婶，银种后来到底回来过没有。赵大婶说：“没有。反正我是没见过他回来。听说有人在火车站看见过一个披头散发的人，长的样子像银种，喊银种他不答应，就吃不准是不是银种。”金种说：“我弟弟最可怜了，一想起我弟弟，我就难受得光想哭。”说到想哭，金种说话的声音里已带了哭腔。

晚上，庄里先后有好几个人到赵大婶家来看金种，跟金种说话。庄里传遍了，说金种发了大财，成捆的票子带回了半箱子，都是十块钱一张的新票子，新得能当小刀割纸。说金种一把就给了赵大婶一百块，大方得眼皮眨都不带眨的。说金种的头发梳得

光溜溜的，苍蝇落上去都会滑脚。说金种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金戒指金光乱闪，谁多看一眼，就把谁闪得迷瞪着。还说金种带回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比宋玉真年轻的时候还漂亮。杜建国来了，他情绪悲观，见到金种老是叹气。杜建国的结论是："人光靠成分好不行，成分好只管一小段儿，过了这一段儿，就不灵了。归根结底，人还得聪明，有志气，有才能。有了才能，人才能吃得开。一时吃不开，总有一天会吃得开。"杜建国对金种说："我早就说过，你不是久为人下之人，怎么样，让我说准了吧！"金种说："我哪有什么才能，要说才能，建国哥才算有才能呢！"杜建国正要否认自己有才能，赵大婶插了一句话，问杜建国："我听说宋玉真跟你相好，可有这事？"杜建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哪有这事，没有。人家宋玉真是宋市长的妹妹，可不敢瞎说。"赵大婶说："她哥现在是市长，过去又不是。你以前跟她好，还是抬举她呢。"杜建国还是不说实话，说："凤凰到啥时候都是凤凰，人家哪里会看得起我！"

随后又来的几个人，都是拐弯抹角跟金种要钱的。一个老太太来了，说她有两个儿子，两房媳妇，都不养活她，她现在只能到处要饭吃。金种给了她二十块钱。又一个老太太，拄着一根竹子，颤颤巍巍地来了，一坐下就捏着鼻子抹眼泪。说她生病了，肚子里长了一个疙瘩。她有三个儿子，三房儿媳妇。想跟儿子们要点钱看看病，三个儿子推来推去，都不愿意给她一毛钱。老太太骂自己骂得很难听，说都怨自己不主贵，才将下这些个坏种。金种同样给了老太太二十块钱。老太太接过钱就走了，比来的时候走得有劲些。杜建岭来了，他直来直去，张口就向金种借钱。他说："我儿子想在庄上开一个诊所，庄里人看病吃药方便些，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吧。房子啥的都齐了，就是钱不太凑手，进不来药。正好你回来了，先借给我一点儿钱吧。等钱一周转开，就

还你。”金种说：“你儿子开诊所，干吗让你给他借钱?”杜建岭说：“我儿子知道我跟你叔关系不错，跟你也不错，非让我来找你。他跟你不太熟悉，怕你不借给他。”金种说：“我这次回来，没带多少钱。你要借多少?”杜建岭说：“三百五百都行。”金种说：“对不起，把我带的钱都借给你也不够五百。我还有好多事没办呢。我顶多只能借给你五十。”杜建岭不高兴了，说：“五十够干啥的！怎么，你是怕我不还你吗?”金种现在不怕杜建岭不高兴，你不高兴怎么着，我还不高兴呢。金种说：“不是怕你不还，我这次回来，确实带钱不多。”杜建岭说：“我听说你都成万元户了，带回了半箱子钱。几百块钱，对你来说，不就是裤腰上的一个虱子嘛!”听杜建岭的口气，好像不知道成分已经取消了，成分上的优越感还存在着，他还以为自己当着队长呢，还居高临下呢！这让金种有些不悦，什么借钱，这不是来要钱嘛！金种说：“虱子是寄生虫，我不能把虱子借给你，不能让虱子吸你的血。”杜建岭说：“什么虱子不虱子，你是什么意思?”金种说：“虱子不是你说的嘛，你不是说几百块钱只等于一个虱子嘛!”杜建岭说：“我说过这话吗，我都糊涂了。好吧，五十就五十吧，也算我的面子没有掉地上。”金种知道，把五十块钱给了杜建岭，等于拿肉包子打狗，只有去路，没有回路。但他说了借给杜建岭五十块钱，不能再收回，就把钱如数给了杜建岭。杜建岭接过钱，连一句好听话都没说，就走了。金种心里甚是别扭。

当晚，赵大婶安排金种和孙秀文在床上睡，她说她到自民家里去睡。金种说什么也不让赵大婶走，他说天那么黑，赵大婶还得走到庄子东边去，要是摔着碰着就不好了。还说自良夜里万一有点啥事，他也不会伺候。金种让孙秀文和赵大婶睡在床上，他在锅门口打一个地铺，凑合一下就行了。

四十一

金种回到杜老庄的第二天，庄里有了新的传言，说金种带回来的老婆是假的，金种和孙秀文是假扮的夫妻。他们说，孙秀文和金种一点儿都不亲。金种给这个发钱，给那个发钱，孙秀文不管不问，好像一点儿都不心疼。既然两口子一块儿回来，怎么也应该带着孩子，有孩子以城里人的喊法，喊了妈喊爸，对他们的夫妻关系是最好的证明。没有孩子作证据，是不是夫妻就不好说。当然，夫妻是有结婚证的。可谁能问人家有没有结婚证呢！还有人已经知道了，昨天晚上，金种和孙秀文没有睡在一块儿。按人之常情，两口子走得离家越远，就越亲密，越形影不离。两个人不在一个床上睡，只能说明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假的。金种十几年不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了，干吗带一个假老婆呢？有人做了分析，金种有可能还没娶到老婆。而不带一个女人回来，就显得不够有本事，不是成功人士，也不够风光。所以，金种就临时借了一个老婆回来，给自己壮门面，添光彩。议论在庄里传开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很稀罕。于是，到赵大婶家去的人更多些。他们主要不是看金种，是看孙秀文，看孙秀文和金种的关系。结果，他们越看，越觉得孙秀文和金种不像两口子。

金种第三次从杜老庄逃走，大方向和第二次一样，都是向南。这一次，他再也不敢想着给人家当干儿子，更不敢奢望当人家的上门女婿，只求饿不死就行了。他不知走过了多少村庄，住过多少饲养室的草屋，后来流落到一个小镇上。小镇两天一逢集，每当集市过去，街面上就留下不少垃圾，弄得很脏很乱。他一边帮着清扫街道，一边捡些废品，换点儿小钱，维持生计。他

不洗脸，不理发，形象弄得很差，跟叫花子差不多。他一天到晚闭着嘴巴，很少说话。有人跟他说话，他装作听不懂，只摇头，不开口。镇上有要饭的瘸子，有逢集挨摊要东西的瞎子，也有专事给人家推磨的傻子。金种就和这些人住在一起。镇上也有生产队，生产队里也有饲养室和草屋，到了冬天和下雨天，他们就睡到草屋里。金种表面上好像死了心，活一天，赚一天，过一天，少一天。在肚子里，他的眼睛大睁着，支着耳朵，对社会的动向很是注意。也可以说，金种很关心政治。每当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下来，他都要听一听。每当墙上贴了新布告，他都要看一看。捡到废报纸，他看得更仔细。就是从废报纸上，他看到林彪死了，毛主席死了，好几个大领导都死了，唐山还发生了大地震。接着，北京有四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被抓起来了。这下不得了，小镇上沸腾起来。有人敲锣，有人打鼓，有人放鞭炮，有人扭秧歌，有人游行，有人喊口号，连傻子都被感染得乱蹦乱叫，人们高兴得都不知怎么好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商店里买了一瓶白酒，一边走，一边在街上就啃开瓶盖，对着瓶口喝起来。他喝下一口，就嚷一声痛快。他看见了金种。金种天天在街上扫地，他认识金种。他把金种叫成老黄，说："老黄，来来来，你也喝一口。"金种有些受惊，他说："不不不，我没喝过酒，不会喝酒。"干部说："这么大的喜事，不喝点儿酒祝贺一下哪行。什么不会喝酒，你是不是一个男人？你要还是个男人，就得喝。"金种不愿意否认自己是个男人，说："好好，我喝。"一口酒喝下去，金种觉得像是喝了一团火一样。

当晚，金种迟迟睡不着觉。他隐约有一些预感，社会要发生变化。变化说来就来，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变化很快在集市上表现出来。以前集市上卖东西的人很少，卖点鸡蛋和青菜，几乎都是偷偷摸摸。现在卖东西和买东西的人突然就多了起来，街面

上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以前集市上没有了唱小戏的，所有小戏都被打成封资修遭到禁绝。仿佛在一夜之间，那些唱大鼓书、坠子书和说评词的民间艺人纷纷涌现出来，在街头展示才艺。不管是唱的还是说的，都极其卖力，甚至有些夸张。好像他们压抑已久，终于又得到了抒情的机会。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这个不算小的镇子上，连一家饭馆都没有，过路的客人想吃顿饭都找不到地方。不光没有像样的饭馆，连卖小吃的都没有。现在好了，不仅可以喝酒吃炒菜的饭馆先后开起好几个，花样繁多的各种汤锅和各种小吃也一齐上市。汤锅类有羊肉汤、鱼汤、杂烩汤、丸子汤、胡辣汤，还有醪糟汤。小吃类有炸油条、炸素角，还有烤烧饼、烤火烧、蒸糖三角、煎面糊饼，等等。金种坐不住了，见到别人做生意赚钱，他也想做点儿生意。忽一日，金种听到了一个让他流泪的消息，国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以前所划的成分都取消了，什么地主富农，帽子都扔到太平洋里去了，人人的身份都一样了，都是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听到这个消息，没人请金种喝酒，他自己喝了酒。他的家庭成分，再也不是地主成分了。再也不会有人喊他地主羔子了。喝着喝着，他就流了泪，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分田到户的消息他也听到了，他认为自己可以回老家去了，可以分一份地种。但他打消了马上回家的念头。这样回去太寒酸了，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回去岂不是惹人笑话。他得想办法挣一点儿钱，起码要做一身新衣服。镇上有一个妇女卖烤烧饼，她的烧饼烤得好看又好吃，有些供不应求，生意很好。金种悄悄站在一边，看那个妇女烤烧饼，把整个程序都记在心里。烤烧饼并不难，把和好的面揪下一块，掺点切碎的葱花儿，揉圆，摁扁，表面抹一点儿糖稀，在糖稀上撒十数粒芝麻，驮在手背上，贴在一个圆包形的、下面生了炭火的烤炉里，一会儿就能烤熟。因表面抹有糖稀，烤熟的

烧饼呈红黄色，是诱人食欲的颜色。粘在上面的芝麻，一粒粒都鼓胀起来，仿佛每粒芝麻里都是一兜香油，轻轻一碰，就会流出一兜油来。金种跃跃欲试，相信自己也能烤出好吃的烧饼。

那个妇女走了，跟丈夫一起到城里开饭馆去了。金种洗了澡，理了发，接过那妇女留下的摊位，果然烤起了烧饼。金种不比那个妇女烤的烧饼更好吃，但他每天起得更早，待人更热情。他不再是一个无用的人，他有了自己的营生。有了这份营生，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同时，通过买烧饼的人们，他感觉到了人们对他的需要，社会对他的需要，并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他时常想到老家，想到杜老庄，想到在杜老庄所受的歧视和欺辱。他把回忆转化成为一种动力，要求自己一定要争口气，混出一个人样儿回老家去。怪不得人们喜欢做生意，做生意真不错，每天都能赚钱。特别是烤烧饼这样的生意，收入相当稳定。金种原计划，等他赚够一千块钱，他就回家。一千块钱当时还是大钱，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是宏伟的。可是，当计划实现之后，他不太满足，便制定了第二个计划，要赚到五千块钱再回家。五千块钱赚到后，他又想向一万块钱进军。他还在看报纸，报纸上的风向完全转过来了，天天鼓吹当万元户多么多么光荣。别人可以当万元户，他干吗不挣一个万元户当当呢！不知不觉间，金种赚钱已经上了瘾，多了还想多。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并攒够了一万块钱，七八年已经过去了，他从二十多岁的人变成了三十多岁的人。不行，光攒钱不行，要回老家，还得带上一个老婆。攒了钱，回老家还得藏着，不能全露出来。若带回一个老婆，乡亲们才会承认他这些年混得不错。钱和老婆比起来，老婆当然更重要。这些年他一门心思挣钱，把挣钱本身当成了目的，把找老婆的事忽略了，简直太不应该。

金种卖烧饼的摊位旁边，孙秀文也出了一个摊，卖胡辣汤和

小米粥。金种做生意早，孙秀文做生意晚。金种不反对孙秀文挨着他的摊位做生意，两个人的生意不是竞争关系，是互相促进的关系。烧饼是干的，胡辣汤和小米粥是稀的。有人买了干的，想喝点儿稀的，就在孙秀文的摊位上买胡辣汤。同样，有人买了胡辣汤，还要吃一个烧饼，就到金种的摊子上买烧饼。可以说，他们二人的生意是优势互补，得到的是双赢效果。天天在一起做生意，他们就认识了，金种把孙秀文叫小孙，孙秀文把金种叫黄师傅。该吃饭了，金种递给孙秀文一个烧饼，孙秀文还给金种一碗胡辣汤。时间长了，从言谈话语中，金种知道了孙秀文家的一些情况。孙秀文的不幸遭遇，让金种甚是同情。孙秀文的丈夫在城里做工，早起被疾行的汽车撞死了。肇事司机撞死人后逃跑了，好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孙秀文悲痛之余，想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可是，她到城里去了一趟又一趟，到交通队问了一回又一回，把家里的积蓄快花光了，交通队也没有抓到肇事的司机。冤有头，债有主。抓不到肇事的司机，冤就没有了头，债也没有了主。无奈之下，孙秀文才做起了生意。她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儿，为了她和女儿的生计，她必须坚强起来，自己救济自己。金种对孙秀文有了想法，觉得娶孙秀文当老婆是合适的。孙秀文虽然是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女儿，不再是大闺女。但金种到哪里找大闺女呢，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像孙秀文这样死了丈夫的女人。

金种托人把他的意思对孙秀文说了，他没有想到，孙秀文竟不同意。孙秀文的娘家就在这个镇，她早就看见过金种，见金种总是和要饭的在一起，印象不是很好。金种比她大七八岁，大得也太多了。金种是外地来的，她对金种的根底不是很了解。她是初中毕业，金种才上过六年学，文化程度不在一个等级。金种在镇上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住的一间房子还是临时租来的。

还有，孙秀文死去的丈夫是孙秀文中学时的同学，两个人的感情甚笃。对于别的男人，她恐怕还接受不了。金种没有泄气，他认准了孙秀文是一个诚实的人，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不管孙秀文说什么，他都能理解。一天收摊后，金种到孙秀文家里去了，给孙秀文的女儿买了糖，买了布娃娃，对孙秀文讲了他的经历。他什么都没隐瞒，说他们家原来是地主成分，在庄里地位很低，做不起人。他说到父亲、母亲都死了。他还说到弟弟，说弟弟失踪了。每说到一个亲人，他眼里都含着泪，沉痛得几乎说不下去。他说，今年清明节前，他准备回老家一趟，给父母上坟，烧纸，问孙秀文能不能陪他回老家一趟，回去两三天就回来。庄上的人以为他死在了外头，他要让庄里人看看，他并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还在外头结了婚，过成了一家人。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才希望孙秀文配合他一下，假装是他的妻子。这几天耽误孙秀文出摊做生意，他打算补偿给孙秀文一千块钱。孙秀文天天卖胡辣汤和小米粥，一年下来，不过才赚两三千块钱。金种答应给她一千块钱，等于把三四个月的赚头都给了她，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孙秀文没说接钱的话，说："我跟你回去，算怎么回事？"金种说："假的就是假的，我不会当成真的，不会动你一指头。我对你赌个咒吧，我要是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动你一指头，我黄金种就不是人！"孙秀文说："让我想想，我明天给你回话。"金种把一千块钱掏出来了，放在孙秀文家的桌子上。孙秀文说："你先不要给钱嘛，等我想好了再说。"金种说："我把钱留下，也不影响你想。你要是不同意，明天再把钱还给我就是了。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出摊时，孙秀文递给金种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金种心里一凉，以为孙秀文把钱还给他了。他摸着纸包有点软，打开一看，是一条领带。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布满金色的小花。孙秀文说，这是她丈夫生前买的

领带，一次都没用过。她放着领带没用了，送给金种吧，省得再花钱买。金种心里转凉为喜。

你不佩服杜老庄的人不行，他们的目光端的厉害。金种不是地主家的儿子了，他们看金种时，不再使用阶级斗争的目光。他们还有别的目光，如人性的目光，人之常情的目光，等等。他们用这些目光一看，就看出金种带回的老婆像是一个假老婆。香油有假的，醋有假的，药有假的，如今老婆也有假的。金种弄巧成拙，把笑话闹大了。杜老庄人老多少辈，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笑话。这笑话有多大呢，恐怕比杜老庄上面的一块天都要大。这笑话有多稀奇呢，恐怕比猪将象都稀奇。如此千年不遇的笑话，够杜老庄所有的人看一阵子了，笑一阵子了。

四十二

就给父母烧清明纸的事，金种请教了赵大婶，和孙秀文一起，到集上买了纸、金锞子、银锞子、冥币、刀头肉、四个白馍、四个苹果，还买了一挂鞭炮。他买的鞭炮比较长，是一大盘，至少有五千头。烧纸时放炮，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对在地下沉睡的人是一个提醒，对活着的人是一种宣告。一般来说，烧清明纸的人放的炮比较少，比较短，放散炮是放三个，放鞭炮也就是一小挂，三五十个，有那个意思就行了。而金种一下子就买了五千响的鞭炮，既有指头粗的小炮，也有擀面杖一般粗的大坠子。他二十多年没在父母坟前放过炮了，这回要补偿一下。通过鞭炮持续不断的响声，他不仅要让杜老庄的人知道，也让周围村庄的人都知道，黄家的后人黄金种，回来修坟祭祖来了。清明节烧纸，烧纸前都要先上上坟。所谓上坟，就是给坟上添一些新

土，并把长在坟上的一些杂树杂草棵子铲除。坟不够高了，添把土把坟添高。坟不够圆了，用新土把坟培圆。坟顶的坟头没有了，或被一年的风雨剥蚀得小了，须安上新的坟头。据说坟是阴间的人所住的房子，上坟等于给阴间的人修缮房子。“房子”修缮好了，才不会漏雨，阴间的人住着才踏实。“房子”平时不能修缮，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才能修缮，这是千年万年的规矩。所以，金种和孙秀文到坟地里烧纸时，特意带了一把铁锨。金种提着盛有各种祭品的纸筐，孙秀文抱着鞭炮，扛着铁锨。他们从庄里往庄外走，凡是看见他们的人们，注意力都集中在孙秀文身上，要看看金种带回来的假老婆长得到底怎么样。看过了，他们在背后小声议论：假的，假的。金种隐约听见了人们的议论，心里有些发毛，怎么，他和孙秀文的假夫妻关系，难道被人看出来了？他装作没有听见人们的议论，也不想让孙秀文听见，找些话跟孙秀文说。他说麦子不错，油菜不错，兰花豆也不错。有人碰见他们两个，眼睛看着孙秀文，问金种：“这是你家里人吧？”金种说：“是的。”“你家里人比你年轻呀？”金种说：“是年轻点儿。”“你们结婚几年了？”“六七年吧。”“几个孩子了？”“才一个。”“一个少点儿。”经过这番对话，庄里人似乎又得到了金种和孙秀文是假夫妻的新证据，两个人结婚六七年了，怎么才只有一个孩子呢！

金种家的祖坟在东南地，那里有祖父祖母的坟，有父亲母亲的坟。听赵大婶说，叔叔死后也埋在了那里。也就是说，他们黄家的坟地里应该有三座坟。来到地北头，金种往南边麦地中间指了指，对孙秀文说：“我们家的老坟就在那里。”孙秀文顺着金种手指的方向看了看，遍地都是正打泡儿的麦子，哪里有坟呢！孙秀文说：“没看见呀。”金种也没看见坟，他说：“可能是坟低了，麦子长深了，把坟遮住了。走，咱们进去看看。”地块与地块之

间有一条稍宽一点儿的麦垄，以区分不是同一家的地。这样的麦垄，也就是少耩一垄麦，其宽度只能踏进一只脚，两只脚并排，就会踩到两边的麦子。金种和孙秀文只能低着头，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小心地往前走。来到记忆中的坟地，除了麦子，还是麦子，哪里有坟的影子呢。不仅父母的坟没了，祖父母的坟没了，连赵大婶说的叔叔的坟也不存在了。金种往周围看了看，别人家的坟都在，有的上过了，有的还没有上。上过的坟是新土，新坟头。没有上过的坟，上面长着一些青草，还有不知名的鸟儿拉的白粪。独独他们家的坟没有了。金种想到过，由于他十几年不在家，他们家的坟没人上，可能比较小，比较低，比较荒芜。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家的坟竟被人家平掉了，平得一点儿痕迹都寻不见。一个人死了，埋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这个人曾在这个世界活过。坟没有了，标志没有了，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在人世上存在过。没有了坟，祭品就没法儿摆，纸也没地方烧。麦子一片白茫茫的，金种望望远处，看看近处，心里茫然得很。都是因为他不孝，连父母的坟都保不住。一阵风吹过来，麦子翻起波浪，金种的眼泪涌满眼眶。孙秀文看见了金种眼中的泪水，说："你们这儿的人太不像话，不能因为人家的后人不在家，就平人家的老坟。"孙秀文的话激起金种的气愤。平人家的老坟，就是对这个家族的蔑视和污辱，等于宣告这个家族已经绝后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没取消成分之前，他们家在杜老庄一直受欺负。现在成分取消了，大家都平等了，谁该受谁的欺负呢！他对孙秀文说："走，咱们回去问问，这块地是谁家的。"

金种一问赵大婶就知道了，那块地分给了杜建忠家。不知赵大婶事前是否知道黄家的老坟被平掉了，反正金种跟赵大婶一说老坟被平掉的事，赵大婶也很生气，赵大婶说，死人的坟，活人的脸，坟都是埋给活人看的。人家的后人还在，就把人家先人的

坟平掉了，搁谁都咽不下这口气。金种和孙秀文把祭品放在赵大婶家里，一块儿找杜建忠去了。

找到杜建忠，金种仍很客气，先给杜建忠掏烟吸。杜建忠笑着说："好好，这烟好，吸着软。"杜建忠小时候是个早产儿，身体一直很弱，脸很小，一笑额头上都是皱纹，神情有些古怪。杜建忠的岁数比金种小。闲话说了几句，言归正题。金种问杜建忠："你怎么把我们家的老坟平掉了？这样做太过分了吧！"闻听此言，杜建忠的笑马上收了起来，收得一点儿痕迹都不留，表情变得有些严肃。说严肃也不完全是，好像还有些恼怒，说："谁说我平了你们家的老坟，我日他先人。庄里把那块地分给我的时候，就是一块平地，地里一个坟疙瘩都没有。"金种说："按你的说法，还是生产队大集体的时候，就把我们家的老坟平掉了？"杜建忠说："这个我不知道，要问，你去问杜天生，他现在是村委会主任。"金种问："杜天生是谁？"杜建忠说："你连杜天生都不知道是谁，那你回来干什么！杜天生可是杜老庄的第一把手。"金种说："我问的是他爹，他爹叫什么名字？"杜建忠说："他爹是杜建明，杜天生是杜建明的二儿子。"又说，"转来转去，当官的还是我们姓杜的人。"杜建忠又笑了。

金种对杜建忠的话半信半疑，和孙秀文去找杜天生证实。走到原来队部所在的地方，金种发现队部的房子和会计室都没有了，不知成了谁家的院子。金种往北边看了看，原来属于他们家的大堂屋也不存在了，不知扒掉派了什么用场。金种对孙秀文指了指，说原来他们家的房子就在那里，是一个四合院，正房是明三暗五的大堂屋。孙秀文说："你们家原来够可以的。"金种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来到杜天生家，杜天生拉住金种的手，对金种很是热情，说："黄老板，欢迎欢迎，欢迎黄老板回家乡看看！"金种对老板的叫法很觉陌生，说："我不是什么老板。"杜

天生说："黄老板不要谦虚嘛，我听说您发了大财，如今和爱人一起衣锦还乡，我代表杜老庄的全体村民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他和金种握了手，还和孙秀文握了手。杜天生烫了头发，头显得很大，很时髦的样子。金种问："怎么没看见你爹，他身体好吗?"杜天生说："老头儿身体挺好的，天天到河坡里放羊。他不管庄里的事了，只管他的羊。你们这些成功人士，不要忘了家乡，希望你们对家乡的工作多关心，多支持。"金种见杜天生这样高看他，心里颇为受用。既然杜老庄的主任这样高看他，他就得端着点儿，有点儿高的样子。他说，他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是为父母上坟，烧纸。可让人不可理解和伤感的是，他家的老坟被人平掉了。杜天生一听，显得很惊讶，说："有这样的事吗，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平白无故平人家的坟，这还了得！你们家一共有三座坟，都在一块地里，这个我知道。分地的时候，每座坟所占的地都按一定的数目扣除了，他不应该平你们家的老坟。再说了，平掉两三座坟，才能腾出多少地，才能多种多少庄稼。现在的人，就是这么眼皮子浅，就是这么不值钱，为争一点儿地边子，能把人的头打破。你们去告诉杜建忠，第一，他必须向你们赔礼道歉；第二，立即把三座坟隆起来，按照你们的要求隆，你们说隆多大，他就得隆多大。你们就说是我说的，这是村委会的意见。虽然现在分田到户了，但农村的基层政权还在，我就不信管不了那些胡作非为的人。"金种对杜天生说了谢谢，又说，"我们跟杜建忠说恐怕不行，还是请您直接跟杜建忠说一下吧！"杜天生说："我要到乡里开会，你们去吧。要是有什么问题，你们再找我。我提个建议，供你们参考。小麦快出穗了，杜建忠可能舍不得刨掉。黄老板也知道，庄稼人就是这样，不愿意毁青苗。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适当给杜建忠一点儿补偿。你们也不在乎那两个钱，手指头缝儿里掉一点儿，就够他的了。他得了补

偿，隆起坟来就痛快了。我不是为他说话，现在村干部不好当，在这个位置上，我得一碗水端平。”金种说：“给他一点儿补偿没问题，你看给他多少合适。”杜天生说：“这个我也说不好，你们看着办吧。”

金种和孙秀文再次找到杜建忠，金种把杜天生的意见对杜建忠说了，特别强调，生产队时期并没有平坟，分田地时也不许平坟，把每座坟所占的地都扣除掉了。杜建忠恼了，恼得小脸发黄，说：“他杜天生说话等于放屁，他说扣除了坟占的地，我怎么不知道？我看一厘半厘都没扣。谁敢动我一棵青苗试试，我跟他拼命！”金种从杜建忠的话里听出来了，他们家的老坟就是杜建忠平掉的，恶劣的行径就是杜建忠这个小人干出来的。别看他弱弱叽叽，脑子也不是很够数，但干起损人利己的坏事来，比别人更可气。金种说：“你等于承认了我们家的老坟就是你平掉的，对不对？”杜建忠说：“什么等于不等于，你说等于，我说不等于，你说等于一百，我说等于零蛋。现在，哼，谁怕谁呀！”杜建忠听庄里人说了，金种带回来的老婆不是真老婆，是一个假老婆，不知从哪儿借来的小媳妇。一个人的本事纵能日破大天，带一个假老婆回来，把什么本事都抵消了，什么本事都不算本事。从假老婆这个事上来看，金种在外边混得不怎么样，要是混得稍稍说得过去，首先得找一个暖脚的人，把下边的问题解决一下。比较起来，金种还不如他，尽管他的老婆腿瘸一点儿，心眼少一点儿，但他的老婆毕竟是真老婆。仅凭这，他就有些看不起金种。还有，虽说地主富农的帽子一风吹了，现在不讲成分了，但猪将猪，羊将羊，不等于你们家以前不是地主，不等于你金种以前不是地主羔子。因听人说了金种的老婆是假老婆，杜建忠就盯着孙秀文看，看得有些肆无忌惮，甚至有些下作。

理不公，气死旁人。孙秀文实在有些看不过，对杜建忠说：

“你这个人，怎么连理都不讲。平人家的祖坟，跟挖人家祖坟差不多，是缺德，是损阴德，你知道不知道！谁都有祖宗，谁家都有祖坟，人家平你们家的祖坟，你心里是啥滋味！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得替别人想想！”孙秀文是个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她不开口是不开口，一开口就有些收不住。她越说越气，气得脸都白了。杜建忠的表情随着孙秀文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孙秀文脸红他脸红，孙秀文脸白他脸白，孙秀文横眉他也横眉，孙秀文嘴动，他的嘴也跟着动。他不是故意模仿孙秀文，不知不觉就成了这样。他咦了好几声，才说出话来，他说：“咦，咦，你算老几，你是哪架子上的鸡，这里哪有你插的嘴！”孙秀文说：“你说我算老几，我跟金种是一家人，你欺负他，就是欺负我！”杜建忠夸张地、生硬地笑了一下，说：“你不说你跟金种是一家人我不笑，你说是一家人笑死我！你到庄里问问，谁不知道你是金种借来的假老婆！你们两个演周瑜打黄盖，把戏演到老家来了，呸，呸，丢人！”想把牲口说几句，反被牲口弹了一蹄子。这一“蹄子”弹得有些重，还弹在了孙秀文的心口处，把孙秀文憋出了两眼泪。她指着杜建忠说：“你诬蔑，你造谣，你血口喷人！你老婆才是假老婆呢！”

杜建忠的老婆也在家里，见有人吵架，她大概觉得很好玩，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嘻嘻笑，说：“哎，假老婆，假老婆。假老婆，戴假帽儿，假鼻子假眼假耳朵。”

杜建忠对孙秀文说：“你说我的老婆是假老婆，我现在就可以把她的裤子脱下来，让她咋着她咋着。金种能把你的裤子脱下来吗？恐怕金种想摸摸你，你都不让摸。你现在要是能让金种摸摸你的奶，就算你们是真的两口子。”孙秀文让杜建忠闭嘴，说：“卑鄙，无耻，畜生！只有畜生才会像你一样无耻！”孙秀文对金种说：“走，咱们回去拿铁掀，只管把坟隆起来，看他能把你怎

么样！”孙秀文拉了金种就走。杜建忠说：“去吧，你们只要敢刨我的麦子，我就敢把那些地主分子的骨头扒出来。别忘了，杜老庄姓杜，不姓黄。你们得罪了我们姓杜的，我让你们回得了杜老庄，出不了杜老庄。别以为你有了几个臭钱就想翻天，杜老庄的天还在你头上罩着呢！”

回到赵大婶家，两个人都气得有些哆嗦。赵大婶问了原委，知道金种找杜天生办事，既没有给杜天生送钱，也没有送礼品，说：“那可不行，那怎么能行呢！事儿都是明的了，你找杜天生办一个钱的事，得给他送十个钱。缺一个钱送不到，他就拖着不给你办。你别听他嘴上说得好听，你不往他嘴上抹油，牙里塞肉，他的好听话就一直停留到嘴上。他三天两头跟这个喝酒，跟那个喝酒，喝了酒就是红脸，不喝酒就是白脸。他喝酒的钱哪里来，还不是靠大家供着他。你没听庄里人说嘛，杜建春掌权，靠抓阶级斗争，杜天生掌权，靠抓钱。过去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是钱一送就灵。杜建明不错的一个人，到他儿子这里就变了，变得比谁的嘴都大，比谁的手都长。别的我不知道，自民为宅基地的事找他至少不下十趟，那钱送的，够多盖一间浑砖到顶的房子都不止。”

得到赵大婶的指点，金种下午去给杜天生上钱。孙秀文气得还没缓过劲来，也不愿多看杜天生玩花活儿，没跟金种一块儿去。金种一见杜天生，就把一百块钱往杜天生手里塞，说：“我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什么东西。这一百块钱，小意思，你随便买点儿什么吧！”杜天生说：“你看你看，你大老远地回来了，村委会应该请你吃顿饭才是，还让你花钱，真不好意思。跟你说实话，村委会的办事经费紧张得很。这样吧，这个钱就算是你捐献给村委会的办事经费吧。怎么样，隆坟的事儿顺利吧？”金种说：“不太顺利，还得靠杜主任多帮忙。”杜天生问：“怎么回事？我

让你给他点儿补偿金，你给了吗？”金种说：“我还没来得及给，他就跟我急了。他还骂了你。”杜天生说：“他骂我没关系，他是叔叔辈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补偿金给我，我去转交给他，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只等着烧纸就行了。”金种说：“那好吧。”金种掏出装钱的信封，信封明显瘪下去了。他从信封里抽出五十块钱，说：“我算了一下，按好年成，一亩地打的麦子不过才卖一百来块钱。我给他五十块，相当于半亩地收成的价钱了。一座坟才占多少地，所打的麦子能卖五块钱就不错。我想了想，这次先把我父母的坟隆起来，其他两座坟，等收了麦子之后再考虑。”杜天生说：“很好，你的想法儿我同意。你姿态很高，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把五十块钱接了过去。金种转身要走，杜天生笑了笑，还有几句话要跟金种说，他说：“我听群众反映，你带回的老婆不是真的，不可能吧？”金种说：“当然不可能。我们结婚六七年了，孩子都三岁多了，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有一句话不该说，我看庄里人对我还是有些歧视。”杜天生说：“歧视说不上，人多嘴杂是难免的。你们回来时，把孩子带回来就好了，自然就把别人的嘴堵住了。其实，咳，依我的观点，你带回一个情人也没关系。现在有钱的人，哪个没有情人！只是咱们这儿的人，思想还比较落后，观念还比较保守，见不得别人比他多一个女人。”金种说：“我的观念也很保守。”杜天生说：“不是吧，我听说你挺浪漫的，在老家的时候，还给王全灵写过诗，送过花卡子，这不会错吧。”金种脸红了一阵，说：“那时候年轻，不过是一时冲动。”杜天生说：“王全灵的日子过得不错，嫁给汤大梁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高高大大。算是让汤大梁个狗日的逮着了一块肥地。”

按杜天生的承诺，金种带着孙秀文再次到地里烧纸，总算看见有一座坟隆起来了。坟堆小小的，比正打泡儿的麦子高不了多

少。坟堆不是就地刨土隆起来的，像是从河坡里弄来一些土堆起来的，因为土块上长着河草，土里还有河泥的腥味。青麦没有铲去，堆的土就那么压在麦子上，把麦子压得向周围倾斜着。坟上还没有坟头，一个坟头都没有。一个坟头代表一个人，这座坟是父母的合葬坟，上面应该安两个坟头。金种用带来的铁锨，就地起了两个坟头，安在坟顶上。坟头是圆锥形的，一个锥尖朝上，一个锥尖朝下，锥尖与锥尖接在一起。坟头上还拖着几棵青麦。金种把坟前的麦子铲去一些，铲出一块小小平地，以便摆放祭品。孙秀文帮金种把祭品都摆放好了，金种先点响了鞭炮，再点燃了纸。纸很多，花好的纸有好几沓子。金种一边往火里添着纸，一边念叨："爹，娘，我是你们的儿子金种，清明节快到了，我回来给你们送钱来了，快起来拾钱吧！都是儿子不孝，这么长时间没回来给你们送钱，让你们受穷了，受苦了。都是儿子不孝，没留在家里看好你们的坟，让人家把你们的坟平掉了，儿子对不起你们啊！都是儿子不孝，没照顾好我弟弟银种，现在也不知道银种在哪里。你们要是知道银种在哪里，就保佑他吧。都是儿子不孝，没本事，如今连个后人都没有。我的爹，我的娘，这些年来，你们不知道我的日子是咋过的啊……"鞭炮响完了，金种跪在地上，以头触地，哭起来。他一哭就不得了，就直抒胸臆，大放悲声。阴来阴去要下雨。好比阴云密布已经好久，一个炸雷打下来，大雨就下来了。金种的哭声就是炸雷，泪水就是大雨。雷声滚滚，大雨滂沱。又好比东河里发了大水，大水汤汤，一泻千里，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爹娘死的时候，金种还小，还缺乏悲痛的能力，缺乏大哭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直把悲痛体验着，积累着，现在终于到了暴发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把悲痛积累了几十年，储量已足够丰富，完全具备了悲痛的能力，怎样发挥都是厚积薄发。大哭也是一样，金种正当壮年，既有激情

力量的支持，又有身体力量的支持，源于内心，发自肺腑，本腔本嗓，响遏行云。太阳照着大地，麦子绿得发黑，菜花黄得发白。鸟儿箭一样射远了，蝴蝶伏在花头，浑身颤抖不已。杜老庄的人听见了金种的哭声，他们来到地头，打着眼罩子往东南地里看。他们说，没见过一个大男人这样哭法，金种这些年不容易呀！有过路的人，听见金种的哭声也站下了，朝金种痛哭的方向望着。一个人站下了，后来的好几个人都站下了。他们认为，这个男人哭远了，把上下几百年都哭到了。

孙秀文以为金种哭几声就完了，见金种伏在地上痛哭不止，不得不劝金种几句："金种，别哭了，起来吧，你还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劝着金种，孙秀文的喉头也有些哽咽。不听孙秀文劝他还好，一听孙秀文劝他，金种像是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增加了新的悲痛添加剂，使之悲上更悲，痛上更痛。他哭着说："秀文，秀文，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啊！"他似乎有些跪撑不住，趴在了地上，脸也拱在坟堆的泥土上，哭得更加痛彻心肺。孙秀文说："金种，我知道你心里的苦处。以前我不知道，这次跟你回来，我什么都知道了。人来到世上，谁心里能没有苦处呢！起来吧，咱们回家。"她拉住金种的一只胳膊往起拉，眼泪也漉漉地流了下来。金种的大哭仍止不住，身体哭得也有些瘫软，喊着："秀文，秀文，我该怎么办呢！"孙秀文说："我知道你的心了，回去咱们一块儿过。过两年咱们再回来。咱们带着孩子回来，啊！"

金种长啸一声："我的天啊！"

2007 年 2 月 16 日至 8 月 13 日于北京，

从初春写到初秋

送您一片月光（代后记）

从开罗前往埃及南部城市阿斯旺，需乘坐一夜火车。是夜，我独自享用一个小小包厢。睡至半夜醒来，抬头望见车窗外的天空挂着大半块月亮。月亮是晶莹的，无声地放着清辉。我素来爱看月亮，便坐起来，对月亮久久望着。列车在运行，大地一片朦胧。而月亮凝固不动似的，一直挂在我的窗口。我观月亮，月亮像是也在观我，这种情景给我一种月亮与我两如梦的感觉。

我有些走神儿，想到了故乡的月亮，想到月光在我家院子里洒满一地的样子。清明节前，我回老家给母亲烧纸。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一盘圆圆的月亮蓦然从树的枝丫后面转出来了，眼看着就升上了树梢。初升的月亮是那般巨大，大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必仰脸往天上找，甚至不用抬头，好像月亮自己就碰在我眼上了。随着月亮渐升渐高，皎洁的月光便洒了下来。没有虫鸣，没有鸟叫，一切是那样静谧，静得仿佛能听见月光泼洒在地上的声音。地上的砖缝里生有一些蒲公英，蒲公英正在开花。因月光太明亮了，我似乎能分辨出蒲公英叶片的绿色和花朵的黄色。

我相信，我在埃及看到的月亮，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月亮。我还愿意相信，月亮是认识我的，我到了埃及，她便跟着我到埃及来了。可是，埃及在非洲的北部，离我们家乡太远太远了啊！

远得隔着千重山，万重水，简直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充满神话的世界。家乡离埃及如此的遥远，月亮是怎么找到我的呢？是怎样认出我的呢？月光是不是有着普世的性质，在眷顾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呢？由此我想到普遍这个词。这个词不是什么新词，几乎是一个俗词，但我觉得用普遍修饰月光是合适的，是不俗的。试想想，就月光的普遍性而言，除了阳光和空气，还有什么能与月光作比呢！其实，对于月光的普遍性存在，我们的前人早就注意到了，并赞美过了。李白说的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苏东坡说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不过，李白是从纵的方面说的，苏东坡是从横的方面说的，他们以对人类生命大悲悯的情怀，从纵横两方面把月光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诗意化了。

月光是普遍的，也是平等的。月光对任何人都不偏不倚，你看见了月亮，月亮也看见了你，你就得到了一份月光。人类渴望平等，平等从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同时存在着三六九等的差别。从权势上分，人被分为官家、平民；从财富上分，人被分为富人、穷人；从门第上分，人被分为贵族、贱民；从智力上分，人被分为聪明人、傻子；从出身上分，人被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从职业上分，人被分为上九流和下九流；连佛家把世界分为十界的人界中，也把人分为富贵贫贱四个等级。"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就是等级差别的真实写照。然而，月光不分这个那个，她对万事万物一视同仁。月光从高天洒下来了，洒在山峦，洒在平原，洒在河流，洒在荒滩，也洒在每个人的脸庞。不管你住别墅，还是栖草屋；不管你一身名牌，还是衣衫褴褛；不管你是笑脸，还是泪眼，她都会静静地注视着你，耐心地倾听你的诉说。月亮的资格真是太老了，恐怕和地球

的资格一样老。月亮的阅历真是太丰富了，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她什么没看到呢！月光就是月亮的目光，正因为她看到的人间争斗和岁月更迭太多了，她的目光才那样平静，平等，平常。月亮的胸怀真是太宽广了，还有什么比月光对万事万物更具有包容性呢，还有什么比月光更善待众生呢！

我突发奇想，哦，原来文学与月光有着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功能，或者说月光本身就是自然界中的文学啊！阳光不是文学，阳光照到月球上，经过月球的吸收、处理，再反映到地球上，就变成了文学。阳光是物质性的，月光是精神性的。阳光是生活，月光是文学。阳光和月光的关系就是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阳光是有用的，万物生长靠太阳，世界上任何物质所包含的热量和能量都是阳光给予的。月光是无用的，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人们照样可以生存，生活。然而，且慢，月光真的连一点用途都没有吗？真的可有可无吗？当你心烦气躁的时候，静静的月光会让你平静下来。当你为爱情失意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月光会一直陪伴着你。当月缺的时候，你内心会充满希望。当月圆的时候，会引起你对亲人的思念。当久久地仰望着月亮，你会物我两忘，有一种灵魂飞升的感觉。当你欣赏了阳刚之美，不想再欣赏一下月光的阴柔之美吗！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会认为阴间也有遍地的月光呢！太阳为阳，月亮为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正面为阳，背面为阴；男人为阳，女人为阴；阳间为阳，阴间为阴，等等。有阳有阴才构成了世界，阴阳是世界相互依存的两极。正如这个世界少不得女人一样，月光还真的少不得呢！

同样的道理，只要人类存在着，文学就不会死亡。我愿以我的小说，送您一片月光。

2008年3月24日于北京和平里